果 戈 理

小 说 戏 剧 选

满 涛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小说戏剧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76,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张12$\frac{3}{8}$　插页3

1963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9,001—59,000

书号10019·1727　定价1.20元

Н. В. ГОГОЛЬ
ПОВЕСТИ И КОМЕДИЯ «РЕВИЗОР»

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果戈理选集»选译。作者像系据同一出版社 1949 年版«果戈理选集»第四卷复制。



作 者 像

譯本序

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果戈理于一八〇九年三月二十日(新历四月一日)誕生在烏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的大索罗庆采鎮。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很富有的中等地主,頗有文才,曾用俄文写过詩,还用烏克兰文写过几部喜剧。

果戈理在一八一九年进了波尔塔瓦的县立小学讀书,然后在一八二一年轉入涅仁中学。这时候,俄国剛經历了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爭,人民的民族自觉心大大地提高了;紧接着,又掀起了貴族知識分子所領导的十二月党人运动。涅仁虽然較为偏僻,但是也不能不受到这一蓬勃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果戈理和許多同学一起爭讀十二月党人的刊物《北极星》,热情地背誦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詩。他特别爱讀普希金的詩,把普希金当作崇拜的对象。

果戈理从学生时代起,就显露了卓越的艺术才能。他和同学們一起編輯手抄的刊物,有《文学彗星》等四五种之多。他把民間的警句、俗諺、歌謠以及历史文献等材料抄录在一本练习簿上,把它叫做"日用百科全书"。他写过詩、諷刺作品以及剧本《强盗》等。他又是戏剧活动的积极分子,从写剧本,画布景……直到演戏,什么事都要干。他在这些演出中主要是扮演老头子和老太婆一类的喜剧角色。他在馮維辛的《紈袴少年》里出色地扮演了普罗斯塔科娃太太。据当时目击的人回忆說:"沒有任何

一个演員曾經把普罗斯塔科娃的角色演得像十六岁的果戈理这样成功过。”

果戈理对陈腐的課程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对于教自然法的别洛烏索夫以及其他几位进步的老师却怀着极大的尊敬。这些老师經常介紹学生們閱讀法国資产阶級启蒙学者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果戈理对别洛烏索夫大为傾倒，把他称做“稀有人物”。

一八二七年，新任校长奉派到涅仁中学来“整頓学風”。当时有人控告别洛烏索夫等人在学生中間宣傳“自由思想”，这样，就制造出了所謂“别洛烏索夫案件”。这“案件”拖延了很久，牵累了許多人，果戈理也是被傳訊的学生之一。校长把别人交出的果戈理的笔記本作为物证，要他证明别洛烏索夫在上課时宣傳“政治方面犯罪的議論”。果戈理承认笔記本是他的，但是斬釘截铁地回答說：“上面抄的是一些法国启蒙学者的意見，这和别洛烏索夫沒有关系，别洛烏索夫在上課时是按照規定的課本授課的”。但是，尽管别洛烏索夫等几位进步的教师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在果戈理离开学校一年以后，他們还是成了傾軋、陷害的牺牲者，被驅逐出学校。

果戈理在这时候已經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的問題。他对周圍腐敗的环境感到十分憎恶，在一封写給朋友的信里他把涅仁的人們称做“俗物”，这些俗物“用世俗和猥瑣自滿的外壳扑灭了人的崇高使命”，而他所感到痛苦的是必須在这些人中間苟安偷生。在另外一封信里他又訴說自己沉痛、苦悶的心情，說他“好像是一个孤零零的人，飄泊在異乡”。

他决心要摆脫这种灰暗的奄奄无生气的生活，希望为祖国效劳。但是，他为祖国效劳的方法，他所設想的“人的崇高使命”，

是非常模糊的。他只想到在司法界服务，以为这样就可以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前进。

一八二八年夏天，果戈理从涅仁中学毕业。同年年底，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就怀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美丽幻想，出发到彼得堡去了。到了彼得堡以后不久，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在現实的礁石上撞得粉碎。他带来的几封介紹信都沒有能用上。他自費出版了一部題名为《汉斯·古謝加頓》的叙事詩，但結果遭到严厉的批評，他从书店里收回全部存书，把它們焚毁了。他甚至也尝試过去投考演員，但是剧团的負責人是个伪古典派，要求演員必須裝腔作势，果戈理的演剧才能当然不能被他所賞識。

一八二九年末，他終于謀到了一个小公务員的职位。官俸微薄得可怜，他經常过着受冻、挨餓的生活。他在給母亲的一封信里写道："恐怕沒有人在彼得堡生活得比我更儉朴了……，幸亏我已經有点习慣于寒冷，因此，能够穿着夏季薄外套挨过整整一冬。"

果戈理原来是为了追求理想才到彼得堡来的，哪知道在彼得堡接触到的，仍旧是同样卑污的現实。但是，如果說他的幼稚的幻想完全破灭，那么他梦寐以求的为祖国和人民謀福利的理想，却在現实环境中进一步受到了磨炼。在这一时期中，他一边在美术学院的夜校学习繪画，一边更加被文学所吸引，开始从事写作小說。一八三一年二月，他辞去了小公务員的职务，以后就完全把文学写作作为終生的事业了。就在这时候，他又认識和接近了大詩人普希金，这对于他的文学創作起了巨大的影响。

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二年，是果戈理写作活动最为旺盛的时期。他在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几乎写出了他的全部重要的

作品，計有：《狄康卡近乡夜話》(第一卷，1831 年；第二卷，1832 年)、《密尔格拉得》(1835 年)、《彼得堡故事》(1835 年)、《欽差大臣》(1836 年)以及《死魂灵》的第一部(1835—1842 年)等。

果戈理的作品以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丑恶为內容，因而自然地引起封建农奴制度的热心的維护者的攻击。另一方面，进步輿論界支持他，贊揚他，也是很自然的。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批評家别林斯基，首先发現了果戈理作品所包含的革新意义，写了无数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保卫果戈理的傾向，闡述幷发揚現实主义的文艺原則，摧枯拉朽地駁斥了反动文人們的种种邪論謬說。

果戈理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必然崩潰的过程，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斗爭要求的，但是他的思想又非常复杂矛盾。他对旧社会深恶痛絕，但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前途却茫无所知，更不知道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变革社会制度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他对自己作品中得出来的革命結論也感到害怕。他揭露了地主阶級和沙皇官吏的丑恶，但是他又把宗法制度的某些方面加以美化，主張倒退到已經消逝的古老宗法制度中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思想上的这种矛盾，最初只是表露在他的某些作品当中(例如《肖像》、《罗馬》等)，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继續深化，消极的因素就更为加剧，先前作品中所表現的批判、揭露的力量就显著地削弱了。

他的一些斯拉夫派及其他保守、反动陣营的朋友，当他后期长时間居留国外时，就利用他思想上的弱点，拚命包圍他，隔絕他和俄国国內进步思想界的联系，进行挑撥离間。这更促进了他思想上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思想上的危机。

果戈理动手写作《死魂灵》的第二部，正是在他的思想危机开始逐漸发展的时期。他在第二部里描繪了一些地主阶級寄生虫的形象如懶汉田退德尼科夫等，諷刺的力量还是非常巨大，大体上仍旧保持着第一部中的批判、揭露的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在地主阶級寄生虫的世界中寻找积极因素，把他們塑造成理想人物，这些人物沒有現实根据，破坏了艺术的眞实，因而招致了他的創作上无可挽回的失敗。

一八四七年一月，他出版了充滿伪善說教的《与友人书信选》。在这本书里，他公开宣傳斯拉夫派的反动主張，认为封建农奴制度是不可廢除的，认为只要在道德上进行自我教育就可以弥补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本书出版以后，立刻博得了反动文人們的喝采。他們高兴地看到，果戈理的灵魂"得救"了。他們包圍果戈理使他脫离革命影响的罪恶計划終于收到了成效。連充当沙皇宪兵第三厅的特务、过去曾經大肆攻击果戈理的布尔加林，也假惺惺地引咎自責，說什么以前对果戈理的"批評"未免失之"过苛"了。

但是，当时俄国进步的輿論界对这本书是一致予以憤怒的譴責的。别林斯基在一篇批評《与友人书信选》的文章里，指出果戈理落入反动文人們的陷阱，表示了万分的惋惜。一八四七年七月，别林斯基在德国查尔茨堡养病时，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那封著名的《給果戈理的信》，这就是后来偉大革命导师列宁所說的"沒有遭受审查的民主主义出版物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别林斯基在这封信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沙皇俄国的病根所在。他认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廢除封建农奴制度，摆脫专制政体、正教、国粹主义，而不是像果戈理所說的那样，要到神秘主义、禁欲主义里面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的思想“危机”，充分反映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在旧社会中找不到明确的出路，因而陷入的徬徨、苦悶的心情。他在长时期中对《死魂灵》的第二部进行过反复的修改，他焦思苦虑地企图表現客观的真实，但是因为摆脱不掉世界观中消极因素的影响，終于写不出他自己所满意的作品。一八四五年他曾經把原稿焚毁，重新从头写起。一八五二年一月，完成了第二稿，在病逝前十天又把它焚毁了。这个第二部現在倖存的只有最初的几章。

一八四八年春天，果戈理到耶路撒冷去作了一次身心交疲的宗教朝拜。同年五月，回到了俄国。此后，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历三月四日）病逝于莫斯科。

果戈理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非常卓越，他的小說和戏剧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别林斯基曾經說过，果戈理“在俄国創造了新的艺术，新的文学”；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說过：果戈理是“俄国作家中最偉大的一个”，他认为“世界上久已沒有这样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人民，像果戈理对于俄国这样重要”。

普希金和果戈理是俄国文学中的双璧。普希金在詩歌方面所完成的任务，果戈理在散文方面把它完成了。普希金也写过許多篇小說，但他主要的成就是在詩歌方面。由于果戈理的創造性的劳动，小說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正像普希金是俄罗斯詩歌的創始人一样，果戈理可以說是俄罗斯的散文之父。

果戈理从最初的《狄康卡近乡夜話》开始，就大胆地把普通人民写进作品里，这在当时俄国实在是破天荒的。出現在他的

作品里的人物，都是些教堂差役，农村的小伙子和大姑娘們。作品里充滿着純朴的語言，丰富的幽默，給人以清新的感觉。果戈理的作品，一开始就和主張鋪張堆砌、喜好陈腔烂調的貴族文学形成鮮明的对照。

《狄康卡近乡夜話》虽然也注意現实的描繪，但它更多偏重于浪漫主义的渲染。这以后，果戈理的观察、分析現实的力量更加成熟了；同时，他所接触到的現实也迫使他更加把注意力集中到生活的粗野平庸的方面来。他在后来的作品中，继承普希金的优良傳統，发展現实主义的創作方法，从而加强了文学中的批判傾向。他不仅如普希金說的：善于揭露"庸俗人的庸俗"，而更重要的是，剖开封建农奴制現实的表皮，毫无顾惜地揭露它的庸俗、空虛、丑恶，賦予"纏住人生的可怕的、惊人的瑣事的淤泥"以普遍意义，使人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从而充分发揮了文学的战斗作用。

沙皇鷹犬們一向痛恨果戈理作品的批判傾向，自从果戈理最早发表作品以来，就一直对之攻击不遺余力。布尔加林就曾經提出"自然派"这个称号，企图用来恶意地詆毁果戈理的作品。他认为，"自然派"主張毫不掩飾地描写現实生活，这就是貶低了文学的崇高的意义。他声势汹汹地責問說："尽管写得多么巧妙，为什么要显示給我們看这些破烂，这些骯髒的襤褸呢？为什么要毫无目的地描繪人类生活后院的令人不愉快的图画呢？"别林斯基对这种把果戈理污蔑为"自然派"的說法給予了有力的駁斥。他认为果戈理是"現实生活的詩人"，果戈理作品的特点是把生活表現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他主張文学应該反映并批判現实，这种見解和布尔加林之流主張文

学应該粉飾現实的反动看法正好針鋒相对。反动文人拚命要掩护黑暗統治，所以认为果戈理描写低微卑污的現实是罪大恶极，伤風敗俗，但是在别林斯基看来，反动文人认为大逆不道的地方却正是說明了果戈理作品的划时代的革新意义。結果，“自然派”的名称仍旧保留了下来。然而，它不再是恶謚，反而变成了当时持有批判傾向的进步作家的旗帜，而果戈理則被公认为这一流派的創始者。

“自然派”，实质上就是后来所謂的批判現实主义，它和冷淡、旁观的自然主义絕对是两回事。果戈理的作品含有高貴的憤怒，他的爱憎态度在作品中表現得十分鮮明。他不抄襲自然，却强調“必須有異常的灵魂深度，才能够照亮取材于卑賤生活的图景，把它提升为創造的珍珠”。这里所說的“照亮”，所說的“提升”，正是說明果戈理不是一个态度冷淡的自然主义作家，恰恰相反，他要求文艺成为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銳利的武器，用理想去“照亮”丑恶的現实，对丑恶的現实进行批判，使“生活的散文”提升为“生活的詩”。

果戈理的批判現实主义是以带有无情的諷刺为特点的。他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杰出的諷刺作家之一。他善于发現日常生活中庸俗可笑之处，用来作为諷刺的对象。不过，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的笑还只表現为幽默和滑稽，在当时，他常常嘲笑普通人身上的一些缺点，他认为这些缺点只不过是生活中次要的因素。随着他深入观察封建农奴制度下的現实，他逐漸感到丑恶現象在社会里占主导地位，开始以地主、貴族和官僚为描写对象并采取批判态度，于是，他的笑就成为充滿嘲弄、鄙視和憤怒的諷刺。与此同时，对于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小人物，他的笑却永远是含着同情的，这就是所謂含泪的笑。

果戈理作品的特点还表現在他所創造的形象的眞实性和典型力量中。他反对把抽象恶习加以拟人化，或者用主观色彩去塗染人物。正像别林斯基所說，他的作品"击敗了俄国文学中两种錯誤的傾向：矯揉造作的、浮夸的、掄着硬紙做的宝劍的、像塗脂抹粉的演員一样的理想主义，諷刺的教誨主义"。他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批判总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达到的。他在許多篇作品中，創造出了无限丰富的人物群象，这些人物是整个阶层的表現，同时又是某一个具体的、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作品的批判和揭露的力量才格外深刻，强烈，他笔下的許多人物傳誦于广大讀者之口，他的人物的名字几乎每一个都变成了尽人皆知的普通名詞。

这本选集一共收了果戈理的四篇小說和一个剧本。我們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創作中批判和揭露封建农奴制度以及他的現实主义手法等特点。

《塔拉斯·布尔巴》描写聚居在查波罗什的哥薩克起来反抗外族侵略者的故事。作品以起义农民作为主人公，直接描写到民族解放斗爭，这在过去的俄国文学史中是絕无仅有的。

这是一篇历史題材的小說，但它不拘泥于严格的历史年代，也不是把史实作枯燥的罗列。它的目的是要写出生龙活虎般的查波罗什哥薩克們，写出他們对祖国的无限的忠誠和热爱。

塔拉斯·布尔巴尤其是这群人里面一个最为鮮明、突出的人物。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对敌人說来，他是凶猛的复仇者；但是对伙伴說来，他是旣严峻又慈祥的領袖。他的身上有那个严酷时代的烙印，他的豪迈、奔放、爽朗的性格完全是在战火的包圍中，被动乱的环境所造成的，是"災难的火鐮从人民的胸

膛里敲击出来的”。

两个儿子刚从基輔的神学校毕业回到家，他就同他們揮拳动起武来，鼓励儿子要像打老子那样去打敌人；他不让儿子在家里多停留片刻，第二天立刻就从妻子身边把他們夺走，他說，他們需要的不是母亲的爱撫，而是广闊自由的田野和凶悍的駿馬。

老布尔巴的粗獷性格中带有些嫵媚，他的举止、行为是粗野的，但他的心灵又能承受細膩、深刻的感情。当伙伴被敌人俘虏的时候，他不忍丢开他們不管，一定要单独留下，率領一部分武装去搭救他們脫險。当安德烈投了敌人，虽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却毫不犹豫地亲自把他打死。但是，当另一个忠于祖国的儿子奥斯达普在战斗中被擒时，他又悲伤得失声痛哭。他冒了不可設想的艰險、阻碍，一定要深入到敌后去重見奥斯达普一面。奥斯达普受刑时，显示出崇高、勇敢的气概，这使老布尔巴深深地感动了，他从人丛中喊出那一声震撼魂魄的“我听着呢！”来回答奥斯达普临終时的呼吁。最后，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祖国举行了壮烈的血祭……作者通过这些細节，热情地歌頌以老布尔巴为代表的人民的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等高貴的品质。

小說中出現的人物不下几十人之多。作者以酣暢淋漓的笔墨描繪了这群热情、豪爽、獅子般活跃，“向烏克兰全境泛濫出哥薩克的意态和气度”的人們。小說还用史詩式的笔法描繪了杜勃諾城下的战役；精雕細琢地刻画了敌人方面的天主教的文化和風俗等等。

这篇小說具有生动的描繪和抒情的气息，鮮明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精神；作者善于把現实主义的描写和浪漫主义的笔調融合在一起，在人物身上寄托他的爱、希望和理想。作者在写給友人的一封信里說过：“借古喻今，你的言語就会增加三倍的力

量”，可見他不是随便选取这个历史題材，而是企图通过歌頌英雄人物来抒写他对現实中封建农奴制的憤懣和憎恶。

《涅瓦大街》在內容的精练、凝縮方面，可以說是短篇小說中的一篇代表作。

小說开头对涅瓦大街的几段描写，实际上就是对整个沙皇俄国官僚社会的揭露。在这触目尽是花領結、胳腮鬍子……熙熙攘攘的紳士淑女的大街上，一切都是虛伪的，可以收买的，連人类感情也变成市場上卖出买进的对象。

这是一个虛伪的、冷酷无情的社会，青年画家庇斯卡辽夫的悲剧就在这里展开。庇斯卡辽夫是一个眞誠、坦率的人，他献身于艺术，追求善和美，但是他的理想在唯利是图、尔詐我虞的社会里是永远无法实現的。他的追求只换得了痛苦的絕望，这个“安靜的、胆怯的、謙恭的、孩子般天眞的人”，終于只能伤心絕望地死去。

与他相对照的是一个反动軍官庇罗果夫。他厚顏无耻，玩世不恭，把人生看作逢場作戏；在他看来，追逐金发女郎和娶有陪嫁的商人女儿做老婆这两件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和青年画家庇斯卡辽夫的悲剧命运相反，这个庸俗透頂的庇罗果夫，在彼得堡的官僚社会里倒是一帆風順，过着非常美滿、幸福的日子。就这样，作者以辛辣的笔鋒向摧殘美和理想的腐朽社会，表示了他的憤懣不平的心情。

《涅瓦大街》的篇幅并不长，作者能够在短小的篇幅里，通过两个主人公在同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写出两种人物的不同的命运，其艺术概括力之强，是值得注意的。

在描写被侮辱的小人物方面，《外套》可以說是一篇典范之作。这篇小說刻画了一个貧穷的小官吏巴施馬奇金的形象。这

是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人，他对生活沒有什么奢望，甚至在机械的抄写工作中也得到乐趣。他整天伏案抄写公文，抄得背也駝了，眼睛也有点迷糊了。他挨餓，受冻，节省蜡烛……只想攒些錢，做一件新外套。作者让巴施馬奇金忍受了种种折磨之后，还要使他受到外套被劫的打击，使他沉到絕望的深淵。最后，还要使他去求見那位声势煊赫的某要人，受到他的申斥而痛苦地死去。对于他，作者表示了深厚的同情。

另一方面，作者又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彼得堡官僚社会那种冷冰冰的窒息人的环境。办公室里的人侮弄他，把紙片撒在他头上……某要人声色俱厉地呵責他，当場就把他吓昏了过去……特别令人悲憤的是，他在这社会里竟像一只蒼蝇一样，无声无臭地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人們直到他死后过了几天才知道他的死訊，大家对他的突然消失一点也不觉得惊奇，第二天，他的座位上已經換了另一个抄写員，仿佛世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一样。

这篇小說虽然沒有写出正面抗爭的形象，但是作者对腐朽社会制度毁灭人、扼杀人是表示了有力的抗議的。当时的俄国文学界崇尚华美文体，貴族气派，一般都不屑把貧穷的小人物写进小說里。继普希金的《驛站长》之后，果戈理在《外套》中以富有同情的笔调描写了默默忍受侮辱和压榨的小人物的悲剧，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它对以后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許多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受过它那种同情弱小、反对强暴的人道主义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过："我們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

《肖像》是一篇比較复杂的作品，在这里充分显露了作者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双重性。

在拜金主义的社会里，艺术变成了出卖的对象。小說的主人公，画家恰尔特科夫为发財欲所支配，竭力迁就上流社会的趣味，終于毁坏了自己的才能，变成了一个时髦的画匠。在这里，作者对腐朽社会的抗議，对毁灭艺术家才能的金錢权力的揭发，是相当有力的。

但是，当作者在这篇小說的第二部里企图解决腐朽社会和艺术家之間的矛盾問題时，破綻就暴露出来了。在这里，揭露腐朽社会的那种抗議的調子隐而不見了，荒誕不經的神秘的气氛增强了，道德的說教代替了生动的人物形象。他歌頌賢明君主对艺术的“保护”，主張艺术家必須保持“灵魂的平靜”，不要被“騷乱和怨言”所玷污，等等。他被資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吓坏了，却又看不到解决矛盾的出路，結果只能用宗法制度的“理想”来对抗他所憎恶的現实。他批判腐朽社会的結果，不是引导人向前看，却是号召人倒退到古老的、早已消逝的宗法制度去。

他在这篇小說里还发揮了对文学和艺术的看法。他反对自然主义的抄襲現实；他认为艺术必須被創造者的心灵所滲透；不通过思想而仅仅盲目地模拟自然，这是对艺术的褻瀆。这些意見是不无可取之处的。但是，作者进一步发揮下去，說那个描繪魔鬼的画家犯了錯誤，正是因为他把魔鬼画得太像眞的了，他必須贖偿自己的罪过，必須拋棄世俗的情欲，遁迹到深山中去斋戒、禱告、苦行修练，这却又陷入宗教贖罪和神秘主义的泥淖里去了。他公开宣称描繪上帝、充滿着圣洁感情的图画高于世間的一切艺术。他在第二部里所发揮的这种艺术見解，和他在第一部里对腐朽社会的揭露是自相矛盾的。

果戈理不仅是一个偉大的小說家，同时还是俄罗斯現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之一。

在果戈理写作剧本的当时，俄国戏剧界充斥着从法国移植过来的鬧剧，插科打諢，无理取鬧，結局总是千篇一律的大团圓場面。果戈理反对这种淺薄无聊的东西。他主張写作含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喜剧，对丑恶的社会現象加以无情的揭露。

果戈理所写的戏剧作品为数虽然不多，但他的《欽差大臣》却是世界文学中杰出的喜剧之一。剧情是这样的：在沙皇时代某一个外省小城里，欽差大臣微服私訪的消息引起了一場慌乱，市长惊悸之余，把一个耽擱在小旅館里沒有盘纏上路的浪蕩子赫列斯塔科夫錯认做欽差大臣，为了掩盖他平时貪贓枉法起見，拚命阿諛、奉承这位来自京城的"貴客"，因此鬧出了种种笑話。作者以一連串喜剧性場面的安排，充分揭露了官場中的貪污、腐化……等丑态。他通过生动、鲜明的刻画，把市长和赫列斯塔科夫作为官僚社会的两个侧面（一个代表官僚阶层的昏庸、卑鄙；另外一个代表寄生阶級精神世界的猥瑣、空虛）来加以揭露，这样，就使剧本具有了諷刺的威力和深度。用他自己的說法："我决定在《欽差大臣》中，将我……所知道的……俄罗斯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

市长是沙皇反动統治下一个最常見的人物。他从小学会了中飽私囊和消踪灭迹一套本領。他知道貪贓枉法是有罪的，但是大家都这样做，他自然也不能例外，也就难免有一点他所謂的"小过失"。

赫列斯塔科夫也是一个普通人物。他靠祖上的产业过活，"头脑里沒有主宰"，是一个空虛透頂的人，"連无聊的人也都称他为最无聊的家伙"。他輕浮，淺薄，天花乱墜地瞎吹牛，看到有人听他，他撒謊就更加带劲，自己都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一发而不可抑止。

这两个人碰在一起，就引起了喜剧性的冲突，造成了层出不穷的笑料。果戈理剧本中的人物不是漫画，不是凭空捏造的，虛构的，而是特定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剧本中的喜剧性不是从外部硬加上去的，而是从当时的社会制度，从这些灵魂骯髒、空虛的人物性格的邏輯发展中很自然地引发出来的。

有人认为，市长是一个老狐狸，他竟然把一个毫不起眼的家伙錯认作欽差大臣，似乎是不近情理的。其实，这是皮相之見。市长和浪蕩子赫列斯塔科夫之間产生的喜剧性冲突，是完全有現实根据，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的。市长唯恐因为貪污被揭发而受到懲罰，于是就把一个浪蕩子錯认作欽差大臣，盲目的官銜崇拜使他无論如何也不敢猜疑眼前这个欽差大臣的眞伪。赫列斯塔科夫是一个輕浮、淺薄的人，当他意外地受到人們的尊敬、礼遇、奉承的时候，他就得意忘形起来，撒謊就撒得更加带勁了。更应該指出的是，在当时俄国的官僚社会里，赫列斯塔科夫这个浪蕩子越是信口开河，前言不对后語，市长和官員們就越是对他敬畏和恐惧，把他无意的疏忽当作是有意的風趣。官吏的貪污，諂上驕下，人們精神世界的空虛，淺薄……这些在沙皇俄国都是非常眞实的，作家只不过在現实的基础上更加以艺术的夸張罢了。通过这些看来似乎不可能的細节，只是更加暴露出了整个官僚社会的腐朽、空虛、丑恶，把容易忽視过去的丑恶現象更加显著地突現在大家眼前。有些喜剧用巧合的情节或噱头吸引观众，只能博取淺薄观众的一笑，笑过也就完了。但是，果戈理的喜剧却让人笑过之后不得不深思，对現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的現象发生强烈的憎恶，兴起要同它斗爭的願望。《欽差大臣》又一次說明果戈理創作所包含的进步意义。

果戈理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憎态度、充滿着爱国主义精神

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对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种种不合理現象怀着憎恨，以充滿諷刺的艺术作品为武器，对它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的作品具有社会概括和典型化的力量，善于通过典型人物来批判整个腐朽、反动的社会制度，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憤怒和願望。正因为如此，他得以成为俄国文学中“果戈理时期”的奠基人。

果戈理曾經写过：“我的思想，我的名字，我的著作，将永远屬于俄罗斯。”他的这个預言可說是早已实現了。

满濤

1962年

目　次

小 説 选

塔拉斯·布尔巴

1

“轉过身来，儿子！你这副模样多可笑！你們穿的这也算是僧侶的袈裟？神学校里大伙儿都穿这种衣服嗎？”老布尔巴用这几句話接待了他的两个儿子，他們曾在基輔神学校念书，現在回到父亲家里来了。

哥儿俩剛剛下了馬。他們是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們还显得有点靦覥，正像剛出校門沒有多久的神学校学生一样。他們的結实的、强壮的臉上复盖着还沒有碰过剃刀的初生的柔毛。他們被父亲的这种接待弄得狼狽不堪，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眼睛望着地上。

“站住，站住！让我好好儿看看你們，”他把他們撥弄着，继續說。“你們穿的褂子多么长呀！这也叫褂子！走遍世界，这样的褂子也找不到一件。你們哪一个跑两步試試！我看他会不会叫前襟絆住，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别笑，别笑，爹！”做哥哥的那一个終于开口了。

“你瞧你，好神气！为什么我不能笑？”

“就是不能嘛。你虽是我的爸爸，可是只要你敢笑，实話告訴你，我就揍你！”

“哎呀，居然有这样的儿子！怎么，你要打老子？……”塔拉斯·布尔巴惊悸之余，往后倒退了几步，說。

“是的，就是我的爸爸也不成。誰要是侮辱我，不管是誰，我都要对他不客气。”

“你要跟我怎么个打法？用拳头？”

“不管用什么都行。”

“好，就用拳头吧！”塔拉斯·布尔巴卷起了袖子說。“我倒要瞧瞧，你动起拳头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父亲和儿子，在长久离别之后沒有欢叙，却互相动起拳头来了，重重地打在对方的肋骨上，腰眼儿上，胸口上，一会儿退后去，互相瞪着眼睛，一会儿又重新进攻。

“瞧呀，好心的人們：老头子发昏了！他簡直疯啦！”他們的臉色蒼白的、瘦弱的、善良的母亲喊道，她站在門檻边，还沒有来得及拥抱她的鍾爱的孩子們。“孩子們好容易才回家，有一年多沒有看見他們了，可是他不知怎么想的，要跟儿子动起武来了！”

“他打得眞不賴呀！”布尔巴住了手，說。“說眞的，是不賴呀！”他稍微理理好衣服，継續說。“用不着正式跟别人交手就可以知道他的本事了。他会成为一个好哥薩克的！欢迎你，儿子！我們来拥抱吧。”于是父亲和儿子接起吻来了。“好哇，儿子！往后你就得像刚才打我那样去打所有的人。别放过任何一个人！可是，不管怎么說，你这身打扮总是挺可笑的！为什么系着一根绳子？还有你，懶东西，为什么站在那儿，垂着一双手？”他轉向年幼的一个說：“你怎么不打我啊，狗杂种？”

“亏你想得出！”母亲說，同时拥抱了一下小兄弟。“誰听說有儿子打老子的？你們鬧得也够啦：孩子年紀还小，走了这么許多路，也累了……（这孩子有二十多岁，身材足有一俄丈高。）他

現在需要睡个觉，吃点什么，可是你叫他打架！”

“哎，我看，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布尔巴說。“儿子，可别听你母亲的！她是个老娘們，她什么都不懂。你們需要的是什么爱撫？你們的爱撫是空曠的原野和一匹駿馬：这就是你們的爱撫！瞧見这把馬刀沒有？这就是你們的母亲！别人塞进你們头脑里的那些东西，全是廢料；神学校啦，所有那些书本啦，識字課本啦，哲学啦，这一切鬼知道是些什么玩意儿，我唾棄这一切！……”說到这儿，布尔巴在自己的話里插进了一个这样的字眼，甚至是不便形諸笔墨的。“最好这个星期我就把你們送到查波罗什去。那儿的学問才是眞正的学問！那儿是你們的学校；只有在那儿，你們才能够得到知識。”

“那么他們一共只能在家里待一星期？”瘦弱的老母亲眼睛里噙着眼泪，凄楚地說：“可怜的孩子連玩一玩也沒有功夫了，連认識认識他們出生的老家也沒有功夫了，我也沒有功夫把他們看个仔細了！”

“够了，吵得够了，老太婆！哥薩克生来不是为了跟老娘們打交道的。你想把他們两个都藏在裙子底下，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他們上面。去吧，去吧，把所有的东西尽快地都給我摆在桌上。我們不需要饅头，蜜姜餅，罌粟餡点心和别的甜品；給我們拿来一整只的公羊，給我們一只母羊，四十年的陈蜜酒！白酒要多些，不是那种加了許多花样的白酒，带葡萄干和各种各样玩意儿的，要那种純粹的、冒泡沫的白酒，让它像疯狂一样地沸騰着，咻咻发响。”

布尔巴把两个儿子带到正房里，两个正在收拾房間的戴着錢币編制的頸环的美丽侍女从那儿迅速地跑出去了。显然，她們是因为不喜欢饒恕人的少爷們突然来临而吃了一惊，再不然，

就是想遵从她們女性的慣例：見了男人，大叫一声，慌張地跑开，事后用衣袖長久遮住羞得通紅的臉蛋。正房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風尙陈設的，那个时代只有在歌謠和叙事民謠里还留下一些鮮明的痕迹，而在烏克兰，已經不再有长髯垂胸的盲老人，在多弦琴的靜靜的伴奏下，对圍观的群众唱这些歌謠和叙事民謠了；正房是按照烏克兰因为宗教合幷而开始爆发騷扰和杀伐的那个艰难战乱时代的風尙陈設的。一切地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塗着彩色的粘土。墙上挂着一些馬刀、馬鞭、捕鳥网、漁网和步枪，一只雕工細巧的角形火药匣，一副金光燦烂的馬勒和鑲有銀片的絆馬绳。正房里的窗戶很小，嵌着圓圓的不透明的玻璃，这种窗戶如今只有在旧式教堂里才会遇到，除非掀起那块活动玻璃，否则是什么都不能够望見的。窗和門的周圍有紅色的木框。墙犄角的架子上摆着許多罎、瓶、綠色和藍色的长頸玻璃瓶、雕花的銀杯、各地制造的鍍金酒杯：威尼斯的、土耳其的、契尔克斯的，都是通过各种路徑，經过三四个人的手，才到达布尔巴的正房里来的，这种情况在战乱的年代原是极普通的。屋子的四周摆着几張白樺树皮制的凳子；一張大桌子摆在正面的墙角里，圣像下面；还有一座具有后灶和凹凸部分的、盖着彩色斑斕的瓷磚的大炉子——这一切对于每年假期远道跋涉回家的这两个年輕人說来，是非常熟悉的，他們跋涉回家，是因为他們还沒有馬，再說，习慣上也不允許学生騎馬的緣故。他們只有一縷长长的額发①，任何一个携带家伙的哥薩克都能揪住这縷額发，把他們痛毆一頓。这次因为他們毕业了，布尔巴才从馬群里选了两匹年輕的种馬送給他們乘騎。

---

① 旧时烏克兰人的一种头发式样，头頂剃光，留一丛头发在脑門上。

布尔巴趁儿子們回家的机会，叫人去召集所有留在当地的中尉和全体联队长官；当其中的两位和他的老伙伴德米特罗·托符卡奇副官来到的时候，他立刻把两个儿子介紹給他們，說："瞧呀，多么棒的小伙子！我馬上就要送他們到謝奇① 去啦。"客人們祝賀了布尔巴和两个年輕人，幷且告訴他們，他們做得很对，对于年輕人說来，再沒有比查波罗什的謝奇更好的学校了。

"来吧，弟兄們，大家都在桌子跟前坐下，爱坐哪儿就坐哪儿。来吧，儿子們！首先我們要喝白酒！"布尔巴这样說了。"老天爷保佑！欢迎你們，儿子們：你，奥斯达普，还有你，安德烈！老天爷保佑你們打起仗来永远胜利！要打敗伊斯兰教徒，打敗土耳其人，打敗韃靼人；波兰人要是胆敢反对我們的信仰，那么也要打敗波兰人！来吧，把酒杯凑过来；怎么样？白酒好喝嗎？拉丁話管白酒叫什么来着？儿子啊，拉丁人都是笨蛋，他們連世上有沒有白酒还不知道哩。那个写拉丁詩的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沒有念过多少书，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賀拉斯，对嗎？"

"瞧，多聪明的爸爸！"大儿子奥斯达普心里想："这老狗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还假装胡塗。"

"我想，僧院总长不会让你們聞一聞白酒的味道的，"塔拉斯继續說。"你們說实話吧，儿子們，他們用樺木和嫩樱枝狠狠地抽打了你們哥薩克的脊梁和渾身上下一切地方沒有？也許，因为你們变得太聪明了，所以才用鞭子把你們打得皮开肉綻吧？也許，不但是星期六，就是星期三和星期四，也要挨揍吧？"

"以前的事情不必再去回想了，爹，"奥斯达普冷靜地答道：

---

① "謝奇"是十六至十八世紀存在于烏克兰的一种哥薩克自治組織。

"以前的事情已經过去了。"

"現在让他再来試試!"安德烈說:"現在誰再敢碰我一下試試!現在只要有什么韃靼人敢露一露面,我就要叫他們知道哥薩克馬刀的厉害!"

"好哇,儿子!說实在的,眞好哇!要是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也要跟你們一块儿去!說实在的,我也要去!我在这儿等待什么鬼?叫我做一个割蕎麦的人,做一个管理家务的人,叫我看羊,看猪,跟老婆在一块儿耗时候嗎?滚她的吧:我是个哥薩克,我可不願意!沒有战事又碍得了什么?我还是要跟你們一块儿到查波罗什去逛逛。說实在的,我要去!"于是老布尔巴慢慢地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兴奋,終于完全发起脾气来,从桌子边站起来,振了振威容,頓着脚。"咱們明天就去。干嗎要耽擱?守在这儿,还能等到什么敌人嗎?这小屋子对我們算得了什么?我們要这一切有什么用?这些罐子有什么用?"說完这几句話,他就开始砸碎那些瓦罐和长頸玻璃瓶,扔在地上。

可怜的老太婆早已习惯于丈夫的这些行为了,坐在长凳上,忧愁地望着。她不敢說一句話;可是,她听見那个在她是这样可怕的决定之后,忍不住哭了;她望着立刻就要和自己离别的两个孩子——这种仿佛閃动在她的眼睛和紧閉的嘴唇里的默默无言的悲伤的全部力量,是任何人都无法描摹尽致的。

布尔巴非常固执。这是只有在艰苦的十五世紀,在欧洲的半游牧地带才会产生的一种性格,当时整个蒙昧原始的南方俄罗斯被自己的王公們所遺棄,历經蒙古掠夺者貪得无饜的侵襲而完全荒廢了,焚毁了;当时庐舍化为廢墟,这儿的人倒变得勇敢起来;当时面临凶猛的邻居和不断的危險,人們搬到瓦礫場上来住,习慣于熟視危难,再不知道世上还存在有恐惧了;当时古老

而和平的斯拉夫精神受到战火的洗礼，形成了哥薩克气质——俄罗斯天性的豪迈奔放的习癖；当时，所有的河岸、渡头、沿岸的斜坡和免除兵役的地方都住滿了哥薩克，他們的人数誰都不清楚，他們勇敢的伙伴們有权利回答想知道人数的土耳其皇帝說："誰知道呢！他們散布在整片原野上，哪儿有巴伊拉克，哪儿就有哥薩克"（意即哪儿有小丘崗，哪儿就有哥薩克）。这的确是俄罗斯力量的異常的現象：这是災难的火鐮从人民的胸怀中把这种現象压挤出来的。再沒有从前的封地，充斥着养狗人和猎师的小城鎮，再沒有小王公們的互相仇視和互通貿易的城鎮，却产生了被共同的危难和对非基督教掠夺者的憎恨联結起来的凶悍的村庄、营舍和外廓。大家已經从历史上知道，他們的頻繁的交战和騷动不安的生活怎样使欧洲免于受到侵襲，不致有傾复之忧。波兰国王們取封疆的王公們而代之，成了这一片广闊土地的纵然是遙远而微弱的統治者之后，深知哥薩克的价值以及这种尙武好斗、警备森严的生活的好处。他們鼓励他們，迁就这种精神状态。在他們遙远的統治下，从哥薩克自身中間挑选出来的統帅們，把外廓和营舍改編成了联队和正規的軍区。这不是一支集合在一起的常备軍，誰都看不見类似这样的东西；可是，一旦发生了战爭和大規模变乱，八天內，再不要多，每一个人从国王那儿只領到一块金币的餉銀，就都全身披挂，跨上馬背，两星期內就集結了一支軍队，那是随便什么征兵机关也都无法募集的。远征一結束，战士就退到草原和田里去，到德聶泊河的渡头上去，捕魚，做买卖，酿啤酒，又是一个自由的哥薩克了。同时代的外国人当时惊叹他們的異乎寻常的能力，是很有理由的。沒有一种行业、一个哥薩克不懂得：蒸酒、造車、制火药、干铁匠和鉗工的活儿，此外再加上拚命游蕩，像一个俄罗斯人那样地喝酒

和酗酒，——这一切都是他能够胜任愉快的。除了认为战时应召是一項义务的登記过的哥薩克之外，需要迫切时，还可以在任何时候募集到一大群一大群的志願兵，只要副官走过所有村庄和小鎮中的市場和广場，站在貨車上，扯开嗓門喊道："喂，你們，釀啤酒的人，釀蜜酒的人！你們別再釀啤酒，躺在后灶上，用肥胖的身体去喂蒼蝇啦！快去贏得騎士的光荣和荣誉吧！你們，耕田的人，割蕎麦的人，牧羊的人，跟娘們胡攪的人！你們別再跟着犁走，把黃皮靴踩在泥土里，別再偎在老婆身边，消耗騎士的精力啦！該是去获得哥薩克的光荣的时候了！"于是这些話就像火花落在干燥的木材上。耕田的人折断了犁，釀蜜酒和釀啤酒的人丟掉了桶，砸破了琵琶桶，手艺匠和商人把手艺和店鋪都打发到魔鬼那儿去，敲破了家里的罐子。全部家財都放在馬背上。总之，俄罗斯性格在这儿得到了深远的、广闊的发揮和强大的外观。

塔拉斯是那些主要的老联队长中的一个：他整个人就是为了战爭的惊惶而生的，他粗野而直率的脾气非常出众。当时，波兰的影响已經开始对俄罗斯貴族发生作用了。許多人已經模仿波兰人的习慣，以穷奢极侈、僕从成群、鷹鳥、猎师、饗宴、府邸来炫耀于人。这不合塔拉斯的意。他喜欢哥薩克的簡单的生活，跟那些偏愛华沙方面的伙伴們吵了許多次嘴，把他們称为波兰老爷的奴隶。他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他认为自己是正教的合法的保护人。只要哪个村子里有人抱怨土地經租人[1]压迫和新加房捐，他就威風凛凛地走进哪个村子里去。他和他部下的哥薩克們对那些家伙进行懲罰，并且約法三章，規定在下面三

① 这种人靠剝削为生，用錢买得土地所有权，然后租給农民耕种，自己从中取利。

种情况下必須拔刀子，那就是：如果专員①不敬重长老，在长老面前不脫帽子；如果嘲弄正教，不遵守祖先的規矩；最后，如果敌人是伊斯兰教徒和土耳其人，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基督教的光荣，举起武器去对付这些人都是可以允許的。

他現在預先用想像来慰娛自己，他設想怎样和两个儿子一起来到謝奇，对人家說："瞧呀，我給你們带来了多么棒的小伙子！"怎样把他們引見給所有在战斗中百炼成鋼的老伙伴；怎样看一看他們在軍事学习以及酣飲方面的最初的成就，他认为后者也是騎士的主要优点之一。他起初想只打发他們两个去。可是，一看到他們的那股朝气、高大的身軀和强壮的肉体美，他的軍人气质就也燃燒起来了，他决定第二天就跟他們一同前往，虽然除了頑强的意志是一个因素之外，他这样做是毫无必要的。他开始張罗起来，頒布命令，給年輕的儿子們选好馬匹和鞍轡，查看馬廐和庫房，挑选明天应該随他們出发的僕从。他把自己的职权交托給托符卡奇副官，并且对他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叫他只要从謝奇方面一得到什么消息，立刻就率領全軍出发。虽然他有点微醺，酒力还在他的头脑里迴蕩，却什么也沒有忘記。他甚至还吩咐人給馬飲水，給它們在秣草槽里多加大粒的上等小麦，張罗得累了，这才回到房間里来。

"好啦，孩子，現在該睡啦，明天我們就要做上帝叫我們做的事情。别給我們鋪床！我們不需要床。我們要在院子里睡。"

夜幕还剛剛籠罩天空，可是布尔巴总是很早就躺下睡了。他横臥在毛毯上，再盖上一件羊皮袍子，因为夜間的空气很凉爽，并且布尔巴在家的时候，是喜欢盖得暖和一些的。他很快就打

---

① 系指波兰籍的税吏。

起鼾来了，然后整个院子也都跟着他睡着了；躺在不同角落里的所有的人都打着鼾，哼哼着；更夫最先睡着，因为他欢迎少东家們的归来，酒喝得比大家都多。

只有一个可怜的母亲沒有睡。她挨近并排躺在一起的两个爱子的枕边；她用梳子梳理他們青春的、紛乱如絲的鬈发，用眼泪濡湿它們；她全神貫注地凝視他們，用全部感觉凝視他們，整个身心溶入一瞥之中，却还是百看不厌。她用自己的乳房哺育了他們，她养育和爱撫了他們——可是，能看見他們留在自己跟前的时間却只有一刹那。"我的儿子，亲爱的儿子啊！你們会怎么样？什么命运等待着你們？"她說，眼泪停留在使她美丽的臉改变了样子的那些皺紋里。她实在可怜，正像处于那勇于杀伐的时代里的每一个女人一样。她只度过了一瞬間的爱情生活，并且那是仅仅在最初的情欲的狂热之中，最初的青春的狂热之中，可是她的严酷的誘惑者即刻就为了馬刀，为了伙伴，为了酗飲，把她抛棄了。她在一年里有两三天看到过丈夫，后来就好几年听不到他的音訊。就是看到他的时候，他們住在一起的时候，她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她遭受侮辱，甚至遭受毒打；她受到仅仅由于怜恤而恩賜的溫存，她在这些被放蕩的查波罗什染上严酷色彩的单身騎士的集团里，是一种奇異的人物。沒有得到一点欢乐，青春就在她眼前閃过了，她的美丽鲜艳的双頰和胸脯，沒有被吻过，就枯萎了，盖上了早衰的皺紋。一切爱情，一切感觉，妇女所有的一切溫柔的热情的东西，在她身上都变成了一种母性的感情。她带着热誠，带着爱情，带着眼泪，好像一只草原上的鷗一样，在自己的孩子們头上翱翔。人家要从她身边把她的孩子，她的亲爱的孩子夺走，让她永远再也看不見他們！誰知道，也許，在第一次战役里，一个韃靼人就会砍掉他們的脑袋，

她将不会知道他們的被抛棄的尸体躺在哪儿，那尸体将被路上的猛禽啄食，为了那尸体的每一块肉，每一滴血，她是願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她一边痛哭，一边凝視着他們的被沉沉的酣梦紧閉起来的眼睛，想道："沒准儿布尔巴一觉醒来，会把行期延迟一两天；也許，他决定这么快就动身，是因为多喝了酒的緣故。"

月亮从天空的高处早就照亮了挤滿睡觉的人的整个院子，繁密的柳树丛，和把圍繞院子的栅栏掩埋起来的长长的杂草。她仍然坐在亲爱的儿子們的枕边，眼睛一分钟也不离开他們，也不想睡。馬儿察觉到天将黎明，都已經躺在草上，不再啃嚼飼料了，柳梢的叶子开始簌簌发响，慢慢地，忽起忽止的簌簌声一直傳到了最低处。她一直坐到天亮，一点也不觉得疲倦，內心渴望着黑夜能尽量地再延长些。草原上傳来一匹馬駒的响亮的嘶鳴；无数紅色的光带在天空中鮮明地閃耀着。

布尔巴忽然醒了，一骨碌爬了起来。他很清楚地記得昨天嘱咐过的一切。

"好啦，伙計們，睡得够啦！是时候了，是时候了！給馬飲水！老婆子在哪儿？（他通常总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妻。）快着点，老婆子，給我們預备吃的吧，因为要走很远的路哪！"

可怜的老太婆丧失了最后的希望，凄凉地緩步踱进小屋子。当她流着眼泪預备早餐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布尔巴下着命令，在馬厩里忙着，亲手給孩子們挑选最好的馬具。这两个神学校学生的風姿忽然大大改变了：他們脚上不再穿从前的骯髒的长統靴，却穿起附有銀馬掌的摩洛哥皮的紅皮靴来；像黑海一样寬闊的打着无数叠痕和褶襞的灯籠褲，系着一根金色的褲带；褲带上挂着縛烟斗用的、附有繐纓以及其他鈴鐺等小物件的一些长长的小皮带。深紅色的短袄是用漂亮的呢子做的，像一团火一

样，上面系着一条有花紋的腰带；几把雕鏤細工的土耳其式手枪插在腰带上；馬刀碰在他們的脚上，鏗鏘作响。他們的还沒有十分晒黑的臉，看来更是俊秀和洁白了；新生的黑髭現在仿佛把他們的白淨和青年人的健康而强壮的容顏衬托得格外鮮艳；他們戴着有金色尖頂的黑羊皮帽子，显得非常漂亮。可怜的母亲！她看到他們的时候，一句話也說不出，眼泪在她的眼睛里轉动。

"好啦，儿子們，一切都准备好了！别再耽擱了！"布尔巴終于說了。"按照基督教的規矩，現在在上路之前，大家必須坐下。"

大家坐下了，甚至連恭恭敬敬地站在門口的僕人們也包括在內。

"孩子的媽，現在給孩子們祝福吧！"布尔巴說。"禱告上帝，让他們勇敢地打仗，永远保持騎士的名誉，永远維护基督的信仰，要不然的話，情願他們死掉，連他們的灵魂也不要留在世上！孩子們，到母亲跟前去：母亲的禱告将带給你們水上和陆上的平安。"

像世上所有的母亲一样，軟弱的母亲拥抱了他們，取出两个小小的圣像，一边痛哭着，一边給他們戴在脖子上。

"让圣母……保佑你們……儿子們，别忘了你們的母亲……一到那边就捎个信回来……"她再也說不下去了。

"好啦，咱們走吧，孩子們！"布尔巴說。

台阶旁边站着几匹备好鞍韂的馬。布尔巴一跃就上了自己的"魔鬼"，那匹馬感觉到背上压了二十普特[①]的重量，疯狂地往后倒退起来，因为布尔巴是一个体重惊人的胖子。

当母亲看到她的儿子們騎上了馬的时候，她向臉上表露出

---

① 一普特等于一六·三八公斤。

更多柔和表情的弟弟那边扑了过去；她攀住他的馬鐙，粘貼在他的馬鞍上，臉上露出絕望的神色，拚命抓住他，不松手。两个健壯的哥薩克很留神地拉住了她，把她搀进屋里去了。可是，当他們騎馬跑出大門的时候，她以和她年龄不相称的野山羊般的全身敏捷，跑出大門去，使出一股不可思議的勁儿，拦住了馬，用一种疯狂的失掉感觉的热狂拥抱了他們中間的一个；人家又把她搀走了。

两个年輕的哥薩克心乱如麻地騎馬走着，害怕父亲，勉强忍住了眼泪，然而父亲那方面，也感到有点慌乱，虽然他竭力不表露出来。这是一个灰沉沉的阴天；綠草鲜明地輝耀着；鳥儿有点不合調似地啼囀着。他們騎馬走了一陣，回头去看看；他們的村落好像埋沒到地下去了；浮露在地面上的只有他們的陋屋的两个烟囱，和他們像松鼠般攀枝登临过的树梢；只有遙远的牧場还展延在他們面前，——他們从那块牧場可以回忆起全部生活的历史来，从在露水沾湿的草上翻滚嬉戏的时代起，直到在那儿等待一个黑眉毛的哥薩克姑娘迈着矯健迅速的脚步胆怯地走来的时代为止。接着，只有一枝頂上縛着車輪的井上的測量竿寂寞地矗立在空中；接着，他們走过的那片平原已經远远地像一座山岭，把一切都遮蔽起来了——别了，童年，嬉戏，一切，一切！

2

三个騎馬的人都默默地策馬前进。老塔拉斯想到了往昔的事情：他的青春，他的岁月在他眼前閃过去了，——当想起这些消逝的岁月的时候，一个希望一生永远年輕的哥薩克是会黯然泪下的。他寻思着到了謝奇会遇到旧日伙伴中的什么人。他計

算哪一些人已經亡故，哪一些人还活着。泪珠慢慢地在他的眼眶里凝結起来，他的斑白的脑袋忧郁地垂倒了。

他的儿子們寻思的却是另外一些事情。可是，关于他的儿子們，必須多交代几句。他們在十二岁上被送到了基輔的神学校，因为当时的达官显貴都认为教育子弟是必不可少的事，虽然这股热劲儿不能持久，結果倒是把教育忘記得更加一干二净。他們当时像一切初进神学校的孩子一样，野性天成，一向在自由环境里教养长大，进来之后，他們通常經过一番磨炼，获得了一种使他們互相类似的共通的东西。哥哥奥斯达普是这样开始他的学校生涯的：在第一年上，他就逃学了。人家把他抓回来，狠狠地打了一頓，强迫他在书本前面坐下了。他四次把識字課本埋在地里，四次人家把他打得皮开肉綻，然后給他买了新的。可是，毫无疑問，他还会重复第五次的，如果不是父亲向他郑重說明，要把他拘禁在修道院里做整整二十年的苦工，并且預先发誓說，他要是不在神学校里念完所有一切課目，就让他永远再也見不到查波罗什。有趣的是說这一番話的就是那一个塔拉斯·布尔巴，他曾經把学問罵得一文不值，并且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他还劝告孩子們完全不要去鉆研学問。从这时候起，奥斯达普就发憤努力，坐在枯燥乏味的书本前面，很快就儕于优等生之列了。当时学識的性质跟实际生活隔离得非常远：这些煩瑣哲学的、文法学的、修辞学的、邏輯学的奥妙絕对触不到时代，从来不可能在生活中被应用和重复。学过这些东西的人，不能把他們的知識，甚至哪怕是比較少一些煩瑣哲学成分的知識，和实际联系起来。当时最有学問的人，比其余的人更是不学无术，因为他們是和实际經驗完全脫离的。此外，神学校具有一种共和組織，充滿着許多年輕的、茁壮的、健康的人，——这一切都教导他們

去从事完全逸出学业范圍以外的活动。有时由于給养不良，有时由于經常用挨餓来施行懲罰，有时由于潑辣的、健康的、結实的青年人身上所发生的許多需要，这一切因素加在一起，就使他們产生了一种日后在查波罗什更加发展起来的进取精神。饥餓的神学校学生們奔走在基輔的大街上，逼得大家都必須保持警戒。坐在市場上的女商販，只要看到一个过路的神学校学生，就用双手遮住餡餅、面包圈、南瓜子，像雌鷹遮住自己的鷹雛一样。負有监督托付他照管的同学們的責任的班长，灯籠褲上有这样一些极大的口袋，能够把打呵欠的女商販的整个店鋪都装进去。这些神学校学生形成了一个完全特别的世界：他們被禁止踏入由波兰和俄罗斯的貴族們組成的上流社会。就連总督亚当·基謝尔，尽管对神学校爱护备至，也不把他們引进上流社会里去，并且吩咐要把他們管束得更严厉些。然而这种訓令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校长和师僧是不吝惜柳条和鞭子的，学监奉了他們的命令，常常把班长們打得皮开肉綻，让他們有好几个星期都要揉自己的屁股。这对于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說来，完全算不了什么一回事，不过比掺上胡椒的上好的伏特加酒稍微厉害一些罢了；另外一些人終于对这种不断的鞭撻感到了十分厌煩，他們假使能够找到路徑并且不被中途截获，就逃到查波罗什去。奥斯达普·布尔巴虽然发憤努力，学习邏輯学以至神学，可是无論如何，还是免不了受到无情的鞭打。自然，这一切应該只会使他的性格变得坚强起来，賦予他一种使哥薩克显得出众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奥斯达普經常被人认为是最好的伙伴之一。他很少带头率領别人去鬧事——偸窃人家的花园或菜园，可是同时，他却总是在勇往直前的神学校学生的指揮下第一批冲进去的人中的一个，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来不出卖自己的伙伴。无論打

断多少鞭子和柳条，都不能逼他做这种事情。除了战争和放肆的醺飲之外，他对任何其他的誘惑都毫不动心；至少，他几乎从来沒有轉过别的念头。他以直率的态度对待同輩。他具有一种只有这样性格的人在这样的时候才可能具有的善良天性。他被可怜的母亲的眼泪深深地打动了，只有这一件事才使他感到惶恐，使他若有所思地垂倒了头。

他的弟弟安德烈具有稍微活潑一些并且似乎成熟一些的感情。他讀书更出于自願一些，沒有像具有沉重而强烈的性格的人通常干起事来时那股紧張勁儿。他比他的哥哥更富于机智；他常常是危險行动的首領，有时靠了他的聪明机智，能够僥幸逃避懲罰，而他的哥哥奥斯达普，却把一切思虑棄置脑后，把长褂脫下来，躺在地板上，压根儿不想去乞求赦免。他也燃燒着建立功勛的渴望，可是同时，他的灵魂也能領会别种感情。当他过了十八岁的时候，爱情的要求在他的心里强烈地滋长了起来。女人越来越頻繁地出現在他的热烈的幻想中；他一边傾听哲学討論，一边时时刻刻看到那个鲜艳的、黑眼睛的、溫柔的人儿的姿影。她的瑩洁的有彈性的胸，柔和的、美丽的、全裸的胳膊，不断地在他的眼前閃动；連那粘貼着她的年輕的同时又是强壮的肢体的衣服，在他的幻想中也透露着不可名状的情欲的味道。他把这种热情的青春的灵魂冲动小心謹愼地在同伴面前隐藏起来，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哥薩克还沒有經历过战爭就想到女人和爱情，是可耻的，不体面的。大体說来，他在最近几年中更少带头鬧事了，但却更經常独自一人徘徊在湮沒在樱桃园中的関无人迹的基輔的僻巷里，在誘人地面临着街道的矮房子中間。他有时也閑步踱进貴族們聚居的街道，現在叫做“老基輔”的地区，那儿住着小俄罗斯和波兰的貴族，房子造得有点奇形怪状。

有一次，他正在出神的时候，某一个波兰老爷的馬車几乎从他身上压了过去，坐在馭者台上的那个蓄有大翳子的車夫揮动皮鞭，对准他身上狠狠地抽了一下。年輕的神学校学生冒火了：一时恶从胆边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勁儿，他伸手过去抓住了后輪，使馬車停住了。可是車夫害怕吃眼前亏，对馬背上打了几鞭，几匹馬突然往前飞奔，——安德烈幸亏赶快松了手，一交跌在地上，弄了一臉泥濘。在他头上，发出了一陣非常响亮而且悦耳的笑声。他抬起头来，看見一个美女倚窗佇立，那美貌是他有生以来从来沒有看到过的：她有一双黑眼睛和像早晨旭日照耀下的雪原一样洁白的皮肤。她打心坎里笑出声来，这笑又給她的閃耀夺目的美丽增添了迷人的力量。他惊慌失措了。他茫茫然，对她呆望着，同时漫不經心地擦着臉上的污泥，但却越擦越髒了。这个美女会是誰呢？他想去向侍僕們打听一下，他們穿着华貴的服装，聚作一堆，站在門口，圍着一个彈奏多弦琴的年輕的乐师。可是，侍僕們看見他的塗污的臉，揚声大笑，不給他答复。最后，他打听到这是到这儿来暫住一时的柯文市总督的女儿。第二天夜里，他凭着只有神学校学生才会有的果敢精神，越过栅栏，潜入到花园里去，爬上一棵枝椏婆娑的树，树枝高聳到屋頂上；他从树上跳到屋頂上，再从壁炉的烟囱里一直鉆进那美女的臥室，这时她正端坐在烛前，从耳朵上脫下貴重的耳环。美丽的波兰姑娘忽然看到一个陌生男人站在自己面前，吓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可是，当她看到这个神学校学生低下眼睛站在那儿，因为羞怯的緣故，連手都不敢动一动的时候，当她认出这就是当她的面，噗通一声跌倒在当街的那个人的时候，她又忍不住发笑了。再說，安德烈的面貌一点也沒有什么难看之处：他是很漂亮的。她由衷地笑着，把他作弄了許久。美人儿像一般波

兰女人一样輕佻，可是她的眼睛，一双奇異的、銳利而且明亮的眼睛，却投出了长久的、永恒的一瞥。当总督女儿勇敢地走到他面前，把自己的燦烂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把耳环挂在他唇上，把綉金边的透明的洋紗披肩披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神学校学生不能动一动他的手，就像被縛在口袋里一样。她把他打扮着，以一种輕佻的波兰女人所特有的孩童般的放肆态度，在他身上玩够了千百种各式各样的把戏，使可怜的神学校学生更加陷于狼狽了，他显出一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張开嘴，一动不动地望着她的光耀照人的眼睛。一陣敲門声使她吃了一惊。她叫他躲到床底下去，等到这陣不安一过去，就对侍女，一个被俘擄来的韃靼女人，大声吆喝，吩咐她小心謹慎地把他領到花园里去，然后从那儿翻过圍墙走掉。可是这一次我們的神学校学生沒有能够那么幸运地越墙而过：惊醒过来的更夫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脚，僕人們聚集攏来，追到街上，把他一陣好打，直到两条飞快的腿把他救出重圍为止。从此以后，走过这幢房子是非常危險的了，因为总督府里的侍僕非常多。他在礼拜堂里又遇着了她一次：她看見他，欣然地微笑了，就像看見一个老朋友一样。他偶然还遇到过她一次，再以后，柯文市总督不久就离开了，出現在窗口的不再是美丽的黑眼睛的波兰姑娘，却换了一个胖胖的臉蛋。安德烈垂下头，把眼睛埋在馬鬃上，这时候所想到的就是这些。

这当口，草原早已把他們大家摟在翠綠的怀抱里了，高高的草从一望无际，隐沒了他們，只有几頂黑色的哥薩克帽子在草穗中間閃动着。

“咦！小伙子們，你們怎么都不作声呀？”布尔巴終于从沉思中惊醒了过来，“你們就像是两个修道僧似的！得了，把一切忧虑都交給魔鬼去吧！烟斗叼在嘴里，让咱們抽几口烟，然后策馬

飞奔，叫鳥儿也赶不上咱們！”

于是哥薩克們欠身蜷伏在馬背上，消失在草丛里了。連黑色的帽子也早已看不見了；只有被践踏的草丛迅速翻卷起来的波浪显示他們奔馳的痕迹。

太阳早已从晴朗的天空里探出头来，用令人爽快的发热的光沐浴着草原。哥薩克們的灵魂里曾經有过的一切朦朧的和昏沉的东西，立刻都消失了；他們的心像小鳥似的跳动起来。

草原越远越美丽。在当时，整个南方，那构成現今的新俄罗斯的全部地区，直到黑海为止，都是一片翠綠的未开垦的荒地。犁耙从来沒有在野生植物的无边无际的波浪里犁过。只有馬匹像走进森林一样，隐藏在野生植物的丛藪里面，践踏过它們。大自然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比它們更美丽了。整个地面形成一片金色带綠的海洋，上面点綴着千万朵各种各样的花。細长的草莖中間露出淡青色的、藍色的和淡紫色的矢車菊；黃色的金雀花向上挺出金字塔形的尖頂；白色的苜蓿聳出伞形的帽子，在地面上特别显眼；不知道从哪儿吹来的一棵麦穗，在花丛中間成熟了。鷓鴣伸长頸脖，在麦穗的細根下面乱竄。空中充满着千百种各种各样的鳥鳴。兀鷹静止不动地停在天空，展开双翼，把眼睛呆呆地注視在草上。飞过云端的一群雁的叫声，在天知道多么遙远的湖上激起了回响。一只鷗从草丛里有节奏地振翼飞起，飄逸多姿地浮游在空气的藍色的波浪里。它一会儿在高处消失影踪，只留一个小黑点閃动着，一会儿又翻轉两翼，在太阳前面明灭輝耀着。眞是見鬼，草原，你是多么美丽啊！

旅人們只停留了几分钟来吃午飯，同时，跟他們一块儿来的十个哥薩克所組成的一个支队翻身下了馬，解开了装酒的木檣和代替食器用的葫芦。他們只吃了塗油的面包或是烤餅，每人

只喝了一小杯酒，仅仅为了提提精神，因为塔拉斯·布尔巴是从来不許可路上喝酒的，接着又继續赶路，直到黃昏。到了垂暮的时候，整个草原完全改变了。整个彩色斑斕的地区被鮮艳的夕照籠罩着，慢慢地暗沉下来，这样就可以看到：影子在他們身上掠过，他們变成深綠色的了；水蒸气蒙蒙升起，每一朵小花，每一棵小草，都散发出芳香，整个草原沉浸在馥郁的气息里。在深藍色的天空里，好像經过巨人的画笔一揮，給塗上了几条薔薇色摻杂金色的寬闊的带子；偶或飄过几块輕輕的透明的白云，像海波一样清新而迷人的熏風吹得草尖微微摆动，撫摸着行人的面頰。白天里的音乐悄靜下来，被另外一种音乐所代替了。有斑紋的土撥鼠从洞窟里爬出来，用后掌蹲着，嘯声响彻了草原。蚱蜢的唧唧的鳴声变得更加响亮了。有时从远处什么孤寂的湖上傳来天鵝的鳴声，像銀鈴一样在空气里迴响着。旅人們在草原中間停下来，选定了宿夜地点，点起火，架起了鍋子，在鍋子里熬油粥吃；水蒸气升騰起来，裊裊地飄蕩到空中去。吃完晚飯，哥薩克們把縛住的馬匹放去吃草，自己就躺下来睡觉了。他們把长褂鋪在地上，躺在上面。夜間的星星一直俯視着他們。他們用自己的耳朵听到充滿在草丛間的整个不可數計的昆虫世界的动静，它們的喧嚷、銳叫和啁啾；这一切声音都清朗地响彻在夜間，被清新的夜的空气所柔化，十分悅耳地送到人們的耳边。如果他們中間有誰起来站一会儿，他就会看見草原上布滿了螢火虫的燦烂的火星。有时，夜空在許多地方被远处牧場和河岸上焚燒枯枝的紅光所照亮，一群向北方飞去的天鵝的黑黑的行列突然反射出薔薇色摻杂銀色的光彩，于是就像是許多块紅手帕向黑暗的天空飞去一样了。

旅人們继續前进，沒有遇到任何事故。他們无論走到哪儿，

都沒有看到任何一棵树木，极目四望，永远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自由的、美丽的草原。只有偶然才在一边看到，綿延在德聶泊河沿岸的遥远的森林的梢頂泛着葱郁的藍光。只有一次，塔拉斯对儿子們遙指着远处草上的一个小黑点，說："瞧，孩子們，那儿有一个韃靼人在往前跑呢！"那个长着翡子的小脑袋从远处一直把窄細的眼睛盯在他們身上，像猎犬一样嗅着周圍的空气，等到看清楚哥薩克有十三个之多，就像羚羊似的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喂，孩子們，你們試試去追上那个韃靼人！……算了，别試了吧——你們一輩子也捉不到他的：他的馬比我的'魔鬼'还快哩。"然而，布尔巴从此以后加紧提防起来，害怕不要在哪儿中了埋伏。他們馳向一条流入德聶泊河的名叫韃靼尔卡的小河，他們騎着馬扑到河里去，浮游了好一会儿，为了掩藏自己的行踪，然后再爬上岸来，继續他們的旅程。

这以后过了三天，他們已經离开他們旅程的目的地不远了。空气忽然冷起来；他們感覚到德聶泊河近了。它在远处閃爍着，划出一条昏暗的带子，和地平綫区分开来。它向前推送着冷的波浪，伸展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終于拥抱了地面的一半。这是在德聶泊河的一部分地带：本来它被激流限制着，可是到了这儿，它終于进入自由的天地，奔放泛濫起来，像海洋一样咆哮着；散布在它的中流的許多島屿，更把它从两岸推挤开去，滔滔的波浪遇不到断崖和高地的阻拦，就一直漫到地上去。哥薩克們下了馬，登上渡船，經过三小时的航行，已經到达了霍尔季察島的岸边，經常轉移地点的謝奇当时正是駐在那儿。

一群人在岸上跟船夫們争吵着。哥薩克們給馬整理了一下装备。塔拉斯抖擻精神，紧紧腰带，傲然地撫弄着翡子。他的年輕的儿子們也怀着一种恐惧和朦朧的滿足的感情，从头到脚把

自己看了一遍，然后他們一起騎馬进入了距离謝奇半俄里远的城郊。他們一走进城郊，那二十五家就地掘成的頂上盖着草皮的铁匠鋪里敲打着的五十把铁鍾就把他們的耳朵震聾了。壮健的制革匠們坐在沿街台阶前的廊下，用强有力的手揉着牛皮。摊販們面前摆着一大堆火石、火鐮和火药求售。一个亚美尼亚人把貴重的手帕挂了出来。一个韃靼人旋轉着串在铁釺上的塗生面的炙羊肉片。一个犹太人聳出脑袋，从圓桶里倒出白酒来。可是，第一个扑入他們眼帘的，却是一个伸展四肢躺在路当中的查波罗什人。塔拉斯·布尔巴不能不停下来，对他欣賞不止。

"哎呀，躺得多么有气派！眞是一表人才！"他勒住了馬，說。

說实在的，这是一幅非常肆无忌憚的图画：查波罗什人活像一只獅子，直挺挺地躺在路上。他的傲然披散着的額发，占了半俄尺地面。貴重的大紅呢子灯籠褲沾满了油斑，为的是显示他完全不爱惜褲子。欣賞够了之后，布尔巴继續顺着这条狭窄的街道走去，街上拥塞着做手艺的工匠們和住在这个謝奇的城郊的各族人民，这儿像是一个市集，只懂得游蕩和放枪的謝奇就是靠这儿供給他們衣食的。

最后，他們穿过了城郊，看見了几所零零落落的、盖着草皮、或是按照韃靼規矩复着毡毯的营舍。有些营舍架上了大炮。找遍任何地方也看不到圍墙，或是像在城郊看到过的那些用矮木柱搭着敞棚的矮房子。絕对沒有一个人守护的小小的土城和鹿砦，显示出疏忽大意到了极点。几个口銜烟斗沿路偃臥的身强力壮的查波罗什人十分冷淡地瞧着他們，动彈也不动彈一下。塔拉斯小心謹愼地和儿子們一起在他們中間走过，說："你們好，老乡們！""您好！"查波罗什人应答着。遍地遍野，到处挤满着彩色斑斕的人群。从黧黑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們都是在战斗中

鍛炼过来，熬受过各种各样災难的。这便是謝奇！这便是所有这些獅子般傲慢而坚强的人源源流出的那个巢穴！自由和哥薩克精神便是从这儿泛濫到整个烏克兰去的！

旅人們来到了广場上，人們經常在那儿召开会議。一个沒有穿衬衫的查波罗什人坐在一只翻倒的圓桶上；他手里拿着衬衫，慢慢地在織补上面的破洞。一大群乐师又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在这些人中間，有一个年輕的查波罗什人歪戴帽子，举起双手，在跳舞。他只顾喊道："彈得起勁些呀，乐师們！福馬，别舍不得請正教徒們喝酒！"于是打伤了一只眼睛的福馬就毫无限制地給在場的每一个人斟上一大杯酒喝。在那个年輕的查波罗什人周圍，四个老人用碎步摆动双脚，像一陣旋風似的跳到一边去，几乎跳到了乐师头上，忽然又蹲下来，走矮步，用銀后踵急遽而猛烈地敲击着坚实的土地。地上发出低沉单調的声音，傳遍周圍一带，远远地，在空中迴响着用响亮的靴踵打着拍子的高巴克舞和特罗巴克舞的声音。可是，有一个人比大家喊得更起勁，跟在别人后面飞快地跳着舞。額发随風飄动，强壮的胸膛完全敞露着；一件暖和的冬季毛皮外套只穿上两只袖子，大顆大顆的汗珠还不住地冒出来，宛如雨降一般。"把毛皮外套脫掉吧！"塔拉斯終于說了，"瞧你身上直在冒热气哪！""不行！"查波罗什人喊道。"为什么？""不行；我有这样一种脾气：要是脫下来，那就得把它换酒喝。"果然不錯，那年輕人头上早已不戴帽子，长褂外面早已不系腰带，也更沒有綉花的圍巾：一切都到了应該去的地方去了。人群越来越壮大了；另外一些人也加入了跳舞，看到整个人群沉迷在世上罕見的、由于它的强大的創造者而博得哥薩克舞的名称的这种最自由最疯狂的舞蹈里面，是不能不引起內心的激动来的。

"唉，要是我不騎馬就好了！"塔拉斯喊道，"我一定也要来加入跳舞！"

这当口，人群中間出現了几个不止一次当过首領的、德高望重的、因为勇武而在整个謝奇受人尊敬的白发老翁。塔拉斯立刻看到了許多熟識的臉。奥斯达普和安德烈只听見周圍响起一片問候的声音。"啊，原来是你，彼車利察！你好，柯左魯普！""哪一陣風把你吹来的，塔拉斯？""你怎么会上这儿来的，陀洛托？""好啊，基尔佳加！好啊，古斯推！我怎么想得到还能見到你啊，烈敏？"从东部俄罗斯整个放蕩的世界聚集攏来的勇士們互相接起吻来；接着就提出了一連串問題："卡襄怎么样了？鮑罗达夫卡怎么样了？柯洛彼尔怎么样了？毕緩肯克怎么样了？"塔拉斯只听得回答的是：鮑罗达夫卡在托洛潘被絞死了，柯洛彼尔在基济基尔敏附近被人剝皮而死，毕緩肯克的头被人腌在桶里，一直送到查尔格拉得①去了。老布尔巴垂倒了头，沉思地說："都是些好哥薩克啊！"

3

塔拉斯·布尔巴和儿子們一起住在謝奇，已經将近一星期了。奥斯达普和安德烈很少受到軍事教育。謝奇的人不喜欢拿軍事訓练来給自己添麻煩，虛擲光阴；青年人到了这儿，只能依靠經驗，在酣战中教育和培养自己，因此战爭几乎是从来沒有間断过的。哥薩克們认为除了打靶子、偶然賽馬和到野外和牧場上去狩猎野兽之外，再从事研究什么軍規之类，是很討厌的；全

① 即今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别称。

部剩下的时間都付之于逸乐——这是自由精神的广闊发揮的标志。整个謝奇是一个奇異的現象。这是一場連續不断的欢宴，喧鬧地开始了之后就永无休止的舞会。有人从事手艺，另外一些人开店和做买卖；可是，大部分人从早到晚游蕩着，如果袋里有錢叮当发响，得来的財物还沒有轉到小販和酒店老板手里去的話。这普遍的欢宴包含着一种魅惑人的东西。这不是什么借酒澆愁的酒徒們的集会，却簡直是欢乐的疯狂的纵飲。每一个到这儿来的人都忘記了和抛棄了他先前感觉兴趣的一切。他可以說是唾棄了一切过去的东西，以一种狂热信徒的热忱迷醉于自由和像自己一样的人之間的盟友关系——这些人除了广闊的天空和灵魂的永久的欢宴之外，沒有亲人，沒有家，沒有个落脚处。这就产生了其他任何理由所不能产生的那种疯狂的欢乐。聚在一起的懶洋洋躺在地上的人群所讲的那些故事和閑談，常常非常可笑，簡直是有声有色，必須具有查波罗什人的沉靜的外貌，才能够一直保持臉部不动的表情，連鬍子也不翘一翘，——这种鮮明的特征，至今还使南俄罗斯人有别于其他的同胞。这是一种烂醉如泥的、喧囂的欢乐，可是尽管如此，这又不像是在阴暗的小酒店，耽溺在忧郁的变态的欢乐里，却是如同一群亲密的同学集合在一起。不同的只是：他們不是在教鞭之下正襟危坐，恭聆教师的陈腐議論，而是騎着五千匹馬一齐出击！不是到牧場上去玩球，而是对付未加防卫的、任人通行的边界，在那儿，韃靼人伸出他的敏捷的脑袋，包綠头巾的土耳其人一动不动地虎視眈眈。不同的是：現在沒有强制的意志把他們集結在学校里，而是他們自己抛棄了父亲和母亲，从血肉相連的家里跑了出来；来到这儿的人脖子上已經套上过絞索，可是他們幸免于蒼白的死亡，却看到了生命，放纵无羈的生命；来到这儿的人，由于高貴

的习惯，不能留一文錢在口袋里；来到这儿的人以前把一枚金币視为莫大的財富，可是多亏犹太土地經租人的照顾，他們現在可以翻轉口袋而不必害怕掉落什么东西。到这儿来的，有一切受不住神学校的鞭子和沒有从学校里学会一个字母的学生們；可是同时，到这儿来的也有那些懂得什么叫做賀拉斯、西塞罗和罗馬共和国的人。这儿有許多軍官，后来在皇家軍队里博得煊赫的功名；这儿有无数有教养又有經驗的游击队員們，他們怀有一种高貴的信念，认为不管在哪儿打仗都是一样，只要打仗就行，因为高貴的人不打仗是有失体統的。也有許多人到謝奇来，就是为了日后可以向人夸示，他們在謝奇住过，已經是久經鍛炼的武士了。說实在的，哪一类的人这儿沒有呢？这奇怪的共和国正是那个时代的需要的結果。喜爱軍事生活的人，喜爱黃金的酒杯、高貴的錦緞和外国的金銀錢币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这儿找到工作。只有礼贊女性的人在这儿什么都找不到，因为即使在謝奇的城郊，任何一个女性也都不敢抛头露面。

奥斯达普和安德烈觉得非常奇怪，他們眼看有无数人来到謝奇，却沒有誰去問他們一声：他們打哪儿来，他們是誰，他們的姓名叫什么。他們到这儿来，好像是回到剛剛在一小时之前离开的自己的家一样。新来的人只要去見一見团长，他通常总是这样說：

“你好！怎么，你信基督嗎？”

“信！”新来的人答道。

“你也信圣父、圣子、圣灵嗎？”

“信！”

“你也到教堂里去嗎？”

“去的！”

“那么，画十字吧！”

新来的人画了十字。

“行啦，很好，”团长答道，“你就到你熟識的营舍里去吧。”

整个仪式就这样結束了。整个謝奇在一个教堂里祷告，并且准备为了保护它不惜流尽最后的一滴血，虽然他們关于斋戒和禁欲是連听也不願意听的。只有被强烈貪欲所驅使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韃靼人才敢住在城郊，在那儿做买卖，因为查波罗什人从来不喜欢讲价錢，伸手到口袋里去摸到多少錢，就付多少錢。然而，这些利欲熏心的小販的命运是非常悲慘的。他們正像那些卜居在維苏維山[①]麓的人一样，因为查波罗什人一旦把錢花光了，那些大胆的就要打毁他們的店鋪，总是不付分文地搬走所有的貨物。謝奇由六十多个支营队所組成，这些支营队很像一些分离的、独立的共和国，更像是把一群随时听候調度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的学校和神学校。无論誰也不单独經营什么，更不在自己家里儲藏东西。一切都被支营队长掌握着，因此他通常有“老爹”的称号。他手里有錢、衣服、全部食品、燕麦粥、米粥、甚至燃料；人們还把錢交給他保管。支营队和支营队之間时常发生爭吵。在这种情况下，立刻就发展到只能用格斗来解决了。支营队的人集合在广場上，互相往对方的腰眼上揮动拳头，直等到有些人打胜了，終于占了上風，那时候就又开始狂飲了。对于青年人具有莫大的誘惑力的謝奇，便是这样。

奥斯达普和安德烈怀着全部青春的狂热，投入了这一片放蕩的海洋之中，頃刻間忘記了老家、神学校和以前激动灵魂的一切，一心一意献身于新生活了。一切都使他們感到兴趣：謝奇的

---

① 位于意大利南部的活火山。

放蕩的习慣，簡单明了的規則，以及他們觉得在这样任意行动的共和国里有时甚至显得过于严格的法律。如果一个哥薩克犯了窃盜罪，偷了一点什么小东西，这就要被认为是全体哥薩克的耻辱：人們把这个不名誉的家伙綁在示众的柱子上，身旁放着一根木棍，每一个过路人都得拿这根棍子把他打一頓，直到活活把他打死为止。人們用铁鏈把不还清債务的人鎖在大炮上，当沒有朋友答应为他贖身，替他还清債务以前，他必須一直坐在那儿。可是，給安德烈印象最深的是处置杀人犯的可怕的刑罰。在他的面前挖一个坑，把凶手活活的推到坑里去，上面放上装着被他杀害的人的尸体的棺材，然后把两个人一齐用土埋掉。以后有好一陣，他总是想起那刑罰的可怕的程序，在他眼前总是浮現出那个被活埋的人和那口可怕的棺材。

两个年輕的哥薩克不久就在哥薩克們中間博得了好評。他們常常和同一支营队里的其他伙伴，有时甚至和整个支营队以及邻近的支营队的人一起，出发到野外去射击数計不清的各种各样草原上的飞禽、鹿和山羊，或者出发到根据抽签分派給每一个支营队的湖上、河边和支流上去，撒下曳网和投网，捕获大批鮮魚，給整个自己的支营队充当食粮。虽然他們还疏于一个哥薩克受到考驗的种种訓练，可是他們頑强不屈的勇敢和在一切方面的着着成功，却早已在其他的青年人中間显得很突出了。灵巧而准确地射中目标，逆流而上地泅过德聶泊河——新来的人凭着这两件事情，就被隆重地接受到哥薩克的集团中去了。

可是，老布尔巴却給他們准备了另外一种活动。閑散的生活不合他的意——他渴望着眞正的事业。他总是盘算着，要怎样使謝奇振作起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让一个騎士可以痛痛快快地去放肆一下。終于有一天，他跑到团长面前，直截

了当地对他說：

“怎么样，团长，查波罗什人这会儿該到外边去蹓躂蹓躂了吧？”

“沒有地方可以让你去蹓躂呀，”团长把一根短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向旁边啐了一口唾沫，答道。

“怎么沒有地方？可以到土耳其人或者韃靼人那儿去。”

“不管是土耳其人那儿或是韃靼人那儿，都不能去，”团长回答，又冷冷地把烟斗放到嘴里去了。

“怎么不能？”

“事情是这样。我們和苏丹約定了和平。”

“可他是个伊斯兰教徒呀：上帝和圣书都命令我們打伊斯兰教徒。”

“我們沒有权利。要是还沒有凭着我們的信仰发过誓，那么，也許还行；可是現在不行了。”

“怎么不行？你为什么說沒有权利？我有两个儿子，两个都是年輕人。他們两个都还一次也沒有打过仗，可是你倒說我們沒有权利；你倒說查波罗什人用不着出去闖天下。”

“反正这样做是不应該的。”

“那么倒是应該让哥薩克的精力白白地浪費掉，让一个人不做一点好事，像一条狗似的死掉，让祖国和整个基督教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一点好处？那么，我們活着为的是什么？究竟为的是什么？你倒給我解釋解釋。你是一个聪明人，人家不是平白无故选你当团长的。你倒給我解釋解釋，我們活着为的是什么？”

团长沒有回答这个問題。这是一个頑固的哥薩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說：

"任凭你怎么說，也还是不应該打仗。"

"那么，是不打定的了？"塔拉斯又問了一句。

"不打定的了！"

"这件事想也用不着再去想了？"

"用不着想了。"

"你等着吧，老鬼！"布尔巴自言自語道，"你会知道我的厉害的！"他立刻打定主意要向团长报仇。

他同一些人商談好之后，請大伙儿吃了一席酒宴，于是几个酩酊大醉的哥薩克就直奔广場，那儿有几面系在柱子上的罐鼓，通常是在召集会議时敲的。沒有找到那儿根总是保存在鼓手身边的鼓槌，大家便抓起劈柴来一陣乱敲。一听見鼓声，首先跑来的是鼓手，那是一个高个子，只有一只眼，但連这一只也是睡意正濃的。

"誰敢打鼓？"他喊。

"閉嘴！拿起你的鼓槌，叫你打，你就打！"醉醺醺的首領們回答。

鼓手很清楚这一类事情的結局如何，立刻从口袋里取出了他随身带着的鼓槌。罐鼓咚咚地一敲响，黑压压的一大堆查波罗什人立刻像野蜂似的在广場上集合了起来。大家圍成了一圈，三通鼓后，几个首領終于出場了：团长手里拿着狼牙棒——他的官职的标志，法官捧着軍印，司书带着墨水壶，副官持着麾标。团长和首領們脫掉帽子，向周圍两手插腰傲然屹立着的哥薩克們行了礼。

"这次开会是什么意思呀？你們要怎么样，老乡們？"团长說。責駡和叫喊不让他說下去。

"把狼牙棒放下，立刻把狼牙棒放下，鬼杂种！我們不要你

了！”哥薩克們在人群里叫喊。

有几个沒有喝醉的人似乎想表示反对；可是，不論喝醉的和淸醒的，都动起武来了。叫喊和喧嘩鬧成了一片。

团长本来想說話，可是他知道：这群放蕩不羈的群众，如果激怒起来，是会为了这一点把他活活打死的，在类似的情况下，这几乎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他低低地施了一礼，放下狼牙棒，躲到人堆里去了。

“你們也命令我們交出官銜的标志嗎？”法官、司书和副官說，預备立刻放下墨水壶、軍印和麾标。

“不，你們留下吧！”群众里面有人喊，“我們只要把团长赶掉，因为他是个老娘們，我們可需要一个男子汉来当团长。”

“現在选誰当团长呢？”首領們說。

“选举庫庫卞科！”一部分人喊道。

“我們不要庫庫卞科！”另外一部分人喊，“他当团长太早啦，奶臭还沒干呢！”

“让希洛当首領吧！”有些人喊道，“选举希洛当团长！”

“滾你的希洛！”群众大声罵起来，“他哪一点像个哥薩克，偸东西倒像个韃靼人，这狗养的！把那个酒鬼希洛装在口袋里丢給魔鬼吧！”

“鮑罗达推，选举鮑罗达推当团长！”

“我們不要鮑罗达推！鮑罗达推去見魔鬼的媽媽吧！”

“你們給提一提基尔佳加！”塔拉斯·布尔巴对几个人低声說。

“基尔佳加！基尔佳加！”群众喊道，“鮑罗达推！鮑罗达推！基尔佳加！基尔佳加！希洛！希洛去見鬼吧！基尔佳加！”

所有的候选人听見提到自己的名字，立刻从群众中間走出

来，不要让人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們也在里面随声附和，鼓动别人选举自己。

"基尔佳加！基尔佳加！"这种叫声比别的声音喊得更响。"鲍罗达推！"

事情不得不訴諸武力来解决，結果是基尔佳加获得了胜利。

"去把基尔佳加找来！"人們喊。

十来个哥薩克立刻从人群中間走了出来；有几个几乎站不稳脚步，——醉到了这种地步，——于是直奔基尔佳加那儿去，告訴他当选的情况。

基尔佳加，一个年紀衰迈、但很聪明的哥薩克，已經在自己的营舍里坐了許多时候了，仿佛一点也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似的。

"怎么回事，老乡們？你們有什么貴干？"他問。

"去吧，人家选你当了团长！……"

"行行好吧，老乡們！"基尔佳加說，"我怎么配受这份儿荣耀呢！我怎么能当什么团长？再說，我的知識也不足以当此重任呀。难道在全軍中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嗎？"

"快走吧，說真个的！"查波罗什人們喊道。其中两个人抓住了他的手，尽管他两条腿死蹲在地上不肯往前移动，結果还是被拖到了广場上去，一路上伴随着斥駡，背后被人拳打，脚踢，还要这样訓誡他："别耽誤功夫啦，鬼杂种！人家給你荣誉，你就接受吧，老狗！"

这样，基尔佳加就被带到哥薩克的人堆里去了。

"怎么样，老乡們！"几个带領他的人向众人宣布，"这个人当我們的团长，你們同意嗎？"

"大家都一致同意！"群众大声地喊，整个原野被这喊声震响

了許久。

一个首領拿起了狼牙棒，把它递給新当选的团长。按照习惯，基尔佳加立刻辞謝了。首領又一次递給他。基尔佳加又一次辞謝了，后来，到了第三次，他才接过了狼牙棒。欢呼声从全体人群中間涌起，整个原野又被哥薩克的喊声震响了，裊裊不絕的余音直傳送到远处。这时候从人群中間走出四个最老的白鬚白发的哥薩克（謝奇里沒有太老的人，因为沒有一个查波罗什人是寿終正寢的），每一个人手里捏一把因为最近下了一場雨而变成了泥濘的土，放在他的头上。湿淋淋的土从他的头上流下，流到鬍子上和頰上，把他的整个臉都塗髒了。可是基尔佳加站着，一动也不动，感謝着哥薩克們賜給他荣誉。

喧囂的选举就这样結束了，对于这次选举，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像布尔巴一样高兴，他之所以高兴，起初是因为他向前任的团长报了仇，其次因为基尔佳加是他的老伙伴，和他一起参加过同样的好几次陆海远征，分嚐过战爭生活的艰难和辛苦。群众立刻四散开去，举行联欢，庆祝当选，于是奧斯达普和安德烈以前还从来沒有看到过的饗宴就开場了。所有的酒店都被搗毁了；蜜酒、白酒和啤酒被人不花一文錢地干脆搬走了；酒店老板能够保全性命，就庆幸自己走运。整整一夜在喊声和贊美武功的歌声中过去了。升起的月亮許久还俯覽着携带多弦琴、羯鼓和圓形的三弦琴在街上走过的成群的乐师們，以及被謝奇留下为教堂唱圣歌和頌揚查波罗什人的功勛的合唱队歌手們。最后，酣醉和疲劳开始征服了这些結实的汉子。慢慢地，随便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有一个哥薩克滚倒在地上。一个伙伴抱住另外一个伙伴，相对唏嘘，甚至两个人都哭起来，接着，两个人都滚倒在地上。一大堆人横七竪八地躺在一起；其中一个人翻动身体，好像

要躺得舒服些，結果却躺在一块木材上睡着了。最后一个頂結实的人还在說些什么不連貫的醉話；可是酒力連他也給制服了，他也倒下了——于是整个謝奇睡着了。

4

第二天，塔拉斯·布尔巴就和新任的团长商議怎样煽动査波罗什人們起来干一番事业。团长是一个聪明而又狡猾的哥薩克，他琢磨透了査波罗什人的脾气，起初他說："破坏誓約可不行，說什么也不行。"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說，"不要紧，行的；我們不破坏誓約，可是我們可以想些法子出来。只要把人召集起来就好办了，可不要說是我下命令召集的，只說是出于大家自願。您知道以后的事該怎么去办。我陪着首領們立刻就赶到广場上，装作好像我們什么都不知道似的。"

他們談話之后不到一个钟头，鑵鼓就敲响了。喝醉酒的和天眞无知的哥薩克們忽然聚集了起来。无数頂哥薩克帽子忽然在广場上閃动起来。只听得一片嘈杂的談話声："誰？……为什么？……为了什么事情要打鼓召集会議？"沒有人答話。終于在各个角落里傳开了："哥薩克的精力白白地浪費了：沒有战爭呀！……首領們一直在打瞌睡，眼睛都让油脂給塞住了！……世界上看来是沒有眞理了！"别的哥薩克們起初听着，后来自己也說起来了："世界上的确是沒有眞理了！"首領們听了这些話，样子仿佛很是惊奇。最后，团长走到前边，說：

"査波罗什的老乡們，請容許我說几句話！"

"說吧！"

"現在我要奉告列位，尊貴的老乡們，你們也許自己頂清楚，

許多查波罗什人在酒店里欠了犹太人和自己弟兄們这么許多錢，現在連鬼都不相信他們了。其次我还要奉告列位，有許多年輕人，出生以来还沒有看見过战爭哩，可是——老乡們，你們知道——年輕人沒有战爭是无法生活的。他要是沒有打死一个伊斯兰教徒，他还算是个什么查波罗什人呢？”

“他說得好，”布尔巴想。

“可是老乡們，別以为我說这話是要破坏和平：上帝不容！我不过这样說說罢了。并且，說起来罪过，我們的教堂还像个什么样子：由于上帝的恩惠，謝奇已經成立好几年了，可是直到現在，不要說是教堂的外观，就連內部的圣像也都沒有修飾过。甚至沒有人想起給圣像添上点銀质衣飾！圣像所能得到的只是有些哥薩克在遺囑里留贈的东西罢了。可是他們的捐贈也是极微薄的，因为他們在生前几乎把一切都換酒喝了。所以我說这一番話，并非为的是要跟伊斯兰教徒开战：我們和苏丹約定了和平，如果毀約，我們就会犯极大的罪过，因为我們按照我們的法律宣过誓了。”

“他怎么說話顚三倒四的？”布尔巴自言自語着。

“所以我說，老乡們，战端是开不得的。騎士的荣誉不允許这样做。可是凭我的淺薄之見，我是这样想：不妨打发一些年輕人乘几只舢板船出去，把納托里亚[①]沿岸稍微搶劫一下。你們以为怎样，老乡們？”

“带我們去，把我們都带走！”群众四面八方喊起来，“我們为了信仰情願犧牲脑袋！”

团长吃了一惊；他一点也沒有想到要把全体查波罗什人鼓

---

① 納托里亚，或阿納托里亚，系小亚細亚之古称。現在是土耳其的一部分。

动起来：他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破坏和平还是不对的。

“老乡們，請允許我再說一句話吧！”

“够啦！”查波罗什人們喊，“你說不出更好听的話来了！”

“旣然这样，那就沒有办法。我是你們的意志的僕人。这是很显然的，圣书上也写得明明白白：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比全体人民所想的更聪明的事情，是想不出来的。不过要注意一点：苏丹不会听任年輕人享受这种欢乐而不加懲罰。我們在这时候必須作好准备，我們必須保持潑辣的力量，这样，我們就不会害怕任何人了。在我們离开的时候，韃靼人也可能前来偸襲：这些土耳其的狗，当主人在家的时候，他們不敢露面，不敢走近你的屋子，可是他們会从背后咬你的脚跟，并且还咬得你很痛哩。再說，假使要我說实話，那么，我們舢板船貯备的还不多，火药也沒有磨好許多，可以让所有的人都随軍出发。可是讲到我，我是随便怎么样都贊成的；我是你們的意志的僕人。”

狡猾的首領沉默了。成堆的人紛紛私語，支营队长們也开始进行商議；幸亏喝醉的人不多，所以就决定听从合理的忠告。

几个人立刻出发到德聶泊河对岸的軍需仓庫里去了，在那边难以攻破的秘密室里，在水底和芦葦深处，藏匿着軍队的資金和一部分从敌人手里繳获的武器。另外一些人都跑去檢查舢板船，把它們装备好，准备上路。頃刻間一大群人挤满在岸边。几个木匠手里拿着斧头，出現了。年老的、晒黑的、肩寬腿壮的、生着斑白鬍子和黑鬍子的查波罗什人們，卷起灯籠褲，站在沒膝的水里，用一根粗绳子从岸边把船拉过去。另外一些人搬来了現成的、干燥的木料和各种树木。在这边，有人用木板装修舢板船；在那边，有人把它底朝天翻过来，塡塞隙縫和塗上树脂；在那边，又有人按照哥薩克的习慣，用一束束长长的芦葦把它縛在別

的舢板船的側舷上，以免这些船被怒濤所吞沒；在那边，远远的地方，又有人沿岸燃起許多篝火，在銅鍋里熬煮塗船用的树脂。年老有經驗的人指导着年輕人。敲击声和劳动时的喊声响遍了周圍；整个生气蓬勃的河岸一带动蕩起来了，活跃起来了。

这时候一只大渡船开始靠岸了。站在船头的一群人离得远远的就在揮手示意。这是一些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褂的哥薩克。不整齐的装束——許多人除了衬衫一件和口銜短烟斗一根之外，一无所有——說明他們剛剛逃过了一場什么災难，否则就是飲酒作乐到这种地步，把身上所有的东西全喝光了。一个矮小精悍、闊肩膀、五十来岁的哥薩克从他們中間走出来，站到前边。他比所有的人都起勁地喊着，揮着手，可是在工人們的敲击声和喊声里，他的話一点也不能被人听見。

“干什么来的？”当渡船轉过来靠岸的时候，团长問道。

所有的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儿，举起斧头和凿子，不再敲凿下去了，只是期待地望着。

“遭了災难了啊！”那个矮小精悍的哥薩克从渡船上喊。

“什么災难？”

“能允許我說几句話嗎，查波罗什的老乡們？”

“說吧！”

“要不然，还是召开一次大会吧？”

“說吧，我們都在这儿。”

岸上的人都挤作一堆。

“你們难道一点也沒有听見哥薩克統帅統轄的領土上发生的事情嗎？”

“怎么回事？”一个支营队长說。

“咦，瞧你說的！还問怎么回事？韃靼人大概用浆糊把你們

的耳朵給糊住了，所以你們什么也沒听見。”

“你說，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提起那边发生的事情，那是你們出生以来，受过洗礼以来，从来还沒有見过的。”

“你倒是告訴我們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狗养的！”群众中間有一个人显然再也忍耐不住了，喊了起来。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神圣的教堂現在已經不屬于咱們所有了。”

“怎么不屬于咱們所有？”

“現在教堂都典押給犹太人了。要是預先不付錢給犹太人，那么弥撒也做不成。”

“你在說些什么？”

“并且，狗犹太要是不用他不洁凈的手在神圣的乳渣糕上做个記号，那么乳渣糕是不能拿去奉祀的。”

“他撒謊，弟兄們，不洁凈的犹太人在神圣的乳渣糕上做記号是不可能的事！”

“听着啊！……我还沒有說完哩：还有天主教僧侶們現在都坐了双輪馬車在烏克兰全境滿处乱跑。坐坐馬車，这还不算什么糟糕，糟糕的是他們不用馬，却干脆用正教的基督徒来駕車。听着啊！我还沒有說完：据說，犹太女人已經把牧师的法衣拿去縫裙子穿了。这就是在烏克兰发生的事情，老乡們！可是你們却坐在这儿查波罗什地区尽是喝呀，玩呀，八成是韃靼人把你們吓坏了，你們的眼睛和耳朵都沒有了——什么都沒有了，你們一点也不知道世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住嘴，住嘴！”团长打断說，在这之前他一直像所有的查波罗什人一样屹立着，把眼睛俯視在地上，查波罗什人逢到重大的

事件，絕不会立刻情不自禁地发作起来，却总是沉默自持，同时在沉静中积聚起雷霆万鈞的憤怒的力量。“住嘴，我也要說一句話。你們是怎么的啦，——是魔鬼把你們的爸爸給揍了嗎！——你們到底做了些什么！难道你們沒有馬刀？你們怎么能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咦，倒說是我們情願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你們倒来試試，要知道，光是波兰人就有五万，并且——不必隐瞞——我們自己人中間还有許多狗，已經改宗他們的信仰了。”

“你們的統帅，你們的联队长們做了些什么？”

“联队长們所遭遇的事情，上帝保佑不要叫我們任何一个人遇上吧。”

“怎么啦？”

“是这样的：統帅在一只銅牛里被炸过，現在永眠在华沙了，联队长們的手和头被送到市集上去示众了。这就是联队长們所遭遇的事情！”

整个人群激动起来了。起初，沿岸一带頃刻間被一种暴風雨前的沉默所籠罩着，后来忽然掀起了一片談話声，岸上所有的人都紛紛議論起来。

“什么！基督教的教堂典押給犹太人！天主教僧侶把正教的基督徒駕在車轅上！什么！居然容許这些該死的邪教徒在俄罗斯土地上蹧蹋人！这样对待联队长們和統帅！不容許再这样继續下去，这是不容許的！”

这样的話傳遍了各个角落。查波罗什人喧嚷起来，并且感到了自己的力量。这已經不是輕浮的人的激动：所有騷动起来的人，都具有深沉、坚强的性格，他們不是很快就会奋发的，但只要奋发起来，就会把一股子內心的热勁儿頑强地、长久地保

持下去。

“絞死所有的犹太人！”群众中間有人喊起来。

“叫他們不能再用牧师的法衣給犹太女人縫裙子！叫他們不能再在神圣的乳渣糕上画記号！把这些邪魔外道的家伙統統淹死在德聶泊河里！”

群众中間不知是誰說出的这些話，像一陣閃电似的在大家头上掠过，于是群众怀着杀死所有的犹太人的願望，直奔近郊去了。

以色列族的可怜的后裔們連本来就很微弱的仅有的一点胆量也丧失了，藏到空酒桶和暖炉里去，甚至鉆到自己的犹太婆娘的裙子底下去；可是，哥薩克們到处都把他們找了出来。

“仁慈的爷們！”一个像根棍子似的瘦高个儿犹太人，从一群伙伴中間伸出他的被恐惧弄得歪丑的哭丧的臉，喊道。“仁慈的爷們！只让我們說一句話，一句話！我們要禀告你們的是一些你們还从来沒有听見过的事情，重要得很，簡直无法形容是怎样重要！”

“好，让他們說吧，”布尔巴說，他一向总是喜欢听取被控訴的人的申訴。

“仁慈的爷們！”犹太人說。“这样的爷們是从来沒有見过的。凭良心說，眞是从来沒有見过的！这样仁慈、善良、勇敢的人是世上还不曾有过的！……”他的声音低下去了，由于恐惧而发着抖。“我們怎么能够对查波罗什人存什么坏心眼儿呢！在烏克兰出租土地的人根本不是我們的人！那些人压根儿不是犹太人：鬼知道他們是些什么东西。那种人，只配对他臉上吐唾沫，把他推开一边去！他們也都会这样說的。不是嗎，施列瑪，还有你，施穆尔？”

“凭良心說，这是实話！”戴着破毡帽的施列瑪和施穆尔在人群里回答，两个人都像粘土一样蒼白。

“我們从来沒有跟敌人密商过，”高个儿犹太人継續說下去。“我們更不想跟天主教徒打什么交道：让他們見鬼去吧！我們跟查波罗什人像亲兄弟一样……”

“什么？查波罗什人跟你們是兄弟？”群众中間有一个人說。“你們别痴心妄想啦，該死的犹太人！老乡們，把他們扔到德聶泊河里去！把他們全部淹死，这些邪魔外道的家伙！”

这些話是一个信号。人們抓住犹太人的胳膊，开始把他們扔到波濤里去。四面八方响起了悲惨的喊声，可是严酷的查波罗什人眼望犹太人的穿着鞋袜的脚在空中不住地乱蹬，只是一个劲儿地哈哈大笑。那个自己招来禍害的可怜的雄辯家，被人一把抓住了长褂，他乘势来个金蟬脫壳，只穿一件有斑紋的紧窄的背心，跑过来抱住布尔巴的腿，用悲惨的声音哀求道：

“好先生，仁慈的老爷！我认識您的哥哥，故世的陀罗沙！他是一个为全体騎士增光的軍人。当他当了土耳其人的俘虏，需要用錢贖身的时候，我給过他八百釆兴①。”

“你认識我的哥哥？”塔拉斯問道。

“眞的，认識！他是一位寬宏大量的老爷。”

“你叫什么名字？”

“楊凱尔。”

“好吧，”塔拉斯說，然后想了一想，轉过身来囑咐哥薩克們說：“只要有必要，总有时間把这个犹太人絞死的，可是今天就把他交給我吧。”說完这句話，塔拉斯把他带到自己的輜重車前面，

---

① 古金币的名称。

他手下的哥薩克們就站在車子旁边。“爬到大車底下去，躺在那儿别动；弟兄們，你們可别把这个犹太人放走了。”

吩咐完了，他就出发到广場上去，因为全部群众早已聚集在那边了。頃刻間，大家都放下装备船只的活儿，离开了河岸，因为現在面临的是陆上的远征，而不是海上的远征，需要的不是船艇和哥薩克的貨船，而是大車和馬匹。現在不論年老的和年輕的，大家都想出发远征；大家听从所有的首領們、支营队长們和团长的劝告，凭着查波罗什全軍的意志，决定直扑波兰，为一切恶行以及对信仰和哥薩克光荣所加的凌辱复仇，掠夺城市的財物，放火焚燒村庄和庄稼，在整个草原上揚名遐邇。大家立刻系紧腰带，拿起武器。团长精神抖擻，显得好像是拔高了整整一俄尺似的。他已經不是那个小心翼翼地执行自由人民的輕狂願望的人了；他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統治者。他是一个只知道发号施令的暴君。当他像一个并非初次执行深思熟虑的計划的老于經驗的人一样，一点也不声嘶力竭，也不張惶失措，却用抑揚頓挫的声調，輕声地頒布命令的时候，所有的任性而耽于放蕩的騎士們都整队肃立，恭敬地低着头，不敢抬起眼睛来。

“大家檢查一下，好好地檢查一下！”他这样說。“把輜重車和树脂桶归理归理好，試試武器。随身别带許多衣服：每人带一件衬衣，两条灯籠褲，另外再带一罐谷粉粥和搗碎的玉蜀黍就够啦——誰都不准再多带什么！至于食用品，凡是必需的，都載在輜重車上了。每人要有两匹馬。还得准备好四百头牛，因为遇到淺滩和泥濘的地方需要用它們。最要紧的是要維持秩序，老乡們。我知道你們中間有一些这样的人，只要上帝让他們有机会擄获一点东西，他們馬上就要去撕破綾罗綢緞和貴重的天鵝絨給自己做裹脚布。戒除这种鬼习惯吧，丢掉裙子一类东西，只

准拿武器，如果遇到有好的的話；还有金币和銀币，因为这些是用途很广的东西，随便做什么事情都少不了它們。我要預先对你們說明，老乡們：誰要是在行軍中喝醉了酒，是不会对他举行审判的。我要命令把他像条狗似的縛在輜重車上拖着走，不管他是什么人，就算他是全軍中最勇敢的哥薩克也要严办。他将像条狗似的被当場枪斃，尸体也不埋葬，就扔給野鳥去啄食，因为酒鬼在行軍中是不配受到基督教的葬礼的。年輕人，你們随便做什么事情都要听老年人的話！要是中了枪彈，脑袋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受了刀伤，这种区区小事用不着大惊小怪。把一包火药放在酒杯里掺和起来，一口气喝到肚里，就沒事了——就連热病也不会发一場的；伤口要是不太大，只須抓一把土，吐点唾沫在手掌上，揉在一起，塗到伤口上，伤口就結起来了。好啦，去干正經的吧，去吧，年輕人，不慌不忙地去干正經的吧！”

团长这样說了，他的話剛一落音，所有的哥薩克們立刻都动手干起来了。整个謝奇苏醒过来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个醉汉，仿佛哥薩克中間从来沒有这种人似的。有些人在修理車輪的环箍，給大車更換新軸；有些人把粮袋运到輜重車上，又把武器堆放到另外几辆車上；有些人赶着馬和牛，四面八方响起了馬蹄声，試枪声，馬刀鏗鏘声，牛叫声，車辆轉动的轔轔声，談話声，响亮的喊声，赶馬的声音。不久哥薩克的队伍就老远老远的綿延到整个原野上去了。要是有人想从队伍的前方跑到它的后方，得跑上許久才能够跑到。在一所木造的小教堂里，一个牧师正在举行禱告仪式，給大家洒圣水；大家吻了十字架。当队伍移动，从謝奇向前开拔的时候，所有的查波罗什人都回过头来向后面張望。

“再見，我們的母亲！”大家几乎都異口同声地說，“願上帝保

佑你避免一切不幸！”

騎馬走过近郊的时候，塔拉斯·布尔巴看見他的犹太人已經摆了一个張着帳篷的貨攤，出卖火石、捻凿、火药和种种路上需要的軍用药品，甚至还有圓弧形面包和长面包。“犹太人眞是怎样的鬼啊！”塔拉斯心里想，騎馬走到他跟前，說：

“傻瓜，你坐在这儿干嗎？你想叫人把你像麻雀似的一枪打死嗎？”

作为回答，楊凱尔向他身边靠近些，双手打着手势，好像要告訴他什么秘密似的，說：

“只求老爷别作声，别对任何人說：在哥薩克的輜重車中間有一辆是我的；車上运載着哥薩克所需要的各种物件，我在路上要供应大家种种食品，那低廉的定价是任何一个犹太人都还沒有标出过的。眞是这样；眞是这样。”

塔拉斯·布尔巴聳了聳肩，惊叹着犹太人的机灵的天性，向队伍馳去了。

5

不久，波兰的西南部一带全被恐怖所籠罩了。到处傳說着，“查波罗什人！……查波罗什人来了！……”能够逃的，都逃掉了。按照那个杂乱无章、极端散漫的时代的風气，大家都騷动起来，四散逃亡了；那时候人們旣不設立要塞，也不建筑城堡，却只是馬馬虎虎盖一所茅屋暂时住下，因为他們想：“不要为房子花費許多精力和錢財，反正韃靼人一旦前来侵襲，就要把房子鏟除淨光的。”大家慌作一团：有人把牛和犁换了馬和枪，加入了軍队；有人赶着牲口，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躲了起来。有时在路

上可以遇到一些人，用武装的手去接待客人；但更多的是聞風先逃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一群以查波罗什軍聞名的人是很难对付的，这个軍队平时虽然放纵不羈，杂乱无章，在战时却又保持着进退有序的严密紀律。騎兵前进着，不使馬負重过多，也不使它們激怒，步兵跟在輜重車后面稳重地走着，整个队伍夜行昼伏，专門选擇一些荒野，漫无人烟的地区和当时还很不少的森林地带兼程前进。偵察兵和通訊員被派到前方去，探索和偵察前面是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目标，情况如何。并且常常在那些絕对想不到会遇見他們的地方，他們忽然出現了——接着就杀了个鸡犬不留。战火包圍了村庄；那些沒有跟着軍队一块儿牽走的牲口和馬匹被当場杀死了。似乎他們大吃大喝的时候倒比进軍的时候多。想起查波罗什人到处留下的半野蛮时代殘暴肆虐的可怕的迹象，到現在还使人觉得毛骨悚然。嬰孩被殘杀，妇人被割掉乳房，捉住了男人，从脚跟直到膝盖把他的皮剝下来，然后再釋放他，——总之，哥薩克們是加倍地偿还了宿債。有一个修道院的主教听說兵临境內，就派了两个修道僧去告訴他們，他們不应該这样胡作非为；說是在查波罗什人和政府之間訂有协議；又說他們破坏了自己对国王所負的义务，同时也就是破坏了一切国民的权利。

"你回去替我和全体查波罗什人告訴你們的主教，"团长說道，"叫他用不着担心。哥薩克們还只是剛剛点着了火，开始抽烟斗呢。"

不久，庄严的修道院就被猛烈的火焰包圍住了，巨大的峨特式的窗戶在火浪中間凄凉地閃动着。一群群逃跑的修道僧、犹太人和妇女，一下子挤滿了那些还能对守备队和保卫团寄托一点希望的城鎮。政府有时派出的几小队迟到的援軍，不是找不

到他們，就是先胆怯了，初次相遇就向后轉，騎着悍馬逃跑了。有时也会有許多在历次战役中获胜的皇軍司令官，决心把自己的兵力联合起来，以便对抗查波罗什人。这么一来，两个年輕的哥薩克就更有机会試試自己的力量了，他們哥儿俩一向憎恶掠夺、貪欲和輭弱的敌人，燃燒着一种欲望，要在老伙伴面前显显本領，跟騎在高头大馬上耀武揚威、寬斗篷的翻起的袖子随風飄拂的那些大胆而傲慢的波兰人捉对儿較量較量高下。实战的訓练是很有趣的。他們夺得了許多馬具，貴重的馬刀和步枪。在一个月当中，初生羽毛的雛鳥就长成了，完全变样了，現在他們是两个男子汉了。他們的容貌以前还显出一种青春的柔和，現在却是严峻而坚强的了。老塔拉斯很高兴看到他的两个儿子成为第一流的人物。奥斯达普似乎是命里注定要走战爭的道路，生来便容易占有指揮作战的高深知識。他随便遇到什么事情都从来沒有張惶失措或是狼狽过，抱着一种对于二十二岁的人說来几乎是不自然的冷靜态度，在轉瞬之間就能够測知事情的全部危險性和全部形势，馬上就能想出办法来避开这个危險，但避开危險也只是为了以后更有把握地战胜它。他的行动現在开始显露出一种受过考驗的坚信精神，并且由此看出他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一員名将。他的身体非常壮健，他的騎士性格已經获得了獅子般的无畏的力量。

“噢！这家伙将来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联队长！”老塔拉斯說，“眞的，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联队长，并且还是这样的一个联队长，連我这个老子都要自叹不如呢！”

安德烈完全沉浸在枪彈和刀劍的迷人的音乐里了。他不懂得預先思考、估計或者測量自己和別人的力量。他在交战中体会到瘋狂般的快乐和陶醉。当脑袋发热，一切东西在他眼前起

伏和閃动，人头飞滚，馬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他像个醉汉，在子彈的嘯声中，刀光的閃耀中和自己的激情中，遇人便杀而听不見被杀的人的悲鳴，一直向前飞馳的时候，他觉得像过节一般欢快。老塔拉斯看到安德烈仅仅被一陣迫切的冲动所鞭策，就能干出冷靜而有理智的人决不敢干的事，仅靠疯狂的襲击就能实現老战士們不能不惊叹的奇迹，这时候他不止一次表示了惊叹折服。老塔拉斯感到很惊奇，說道：

"他也是一个好战士！——敌人可别把他捉住才好！——他不像奥斯达普，但他也是一个好战士！"

軍队决定直奔杜勃諾城，傳說那儿有許多公款和富裕的居民。經过一天半功夫，行軍結束了，查波罗什人出現在城下了。居民們决定要負隅頑抗，直到用尽最后一点力量为止，情願死在自己門外的广場上和街上，也不願让敌人闖进屋里来。高高的城墻环繞着全城；在城墻稍低的地方，聳立着石墻、当作炮台用的房屋、或是橡木做的栅栏。守备队很强大，并且感到自己的責任的重大。查波罗什人奋不顾身地爬上城墻去，却遭到了猛烈的彈火。城里的商人和居民看来也不想偷懶，都成群地站在城墻上。从他們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們抱有誓死抵抗的决心；就連妇女們也坚决要求帮一手，于是石块呀、桶呀、罐头呀、开水呀，最后还有一袋袋迷瞎眼睛的黄沙呀，都一起向查波罗什人头上擲了过来。查波罗什人不喜欢对要塞作战，圍攻战法不是他們的擅长。团长下令撤退，說道：

"不要紧，弟兄們，咱們撤退。可是，要是从城里放走他們一个人，我就是个臭韃靼人，算不得是基督徒！我要叫他們这些狗全都餓死！"

軍队撤退了，团团圍住了整个城市，由于无事可做，就去蹧

躏近郊一带，放火焚燒附近的村落和还沒有收割过的麦谷堆，把馬群赶到还沒有被鐮刀割过的麦田里去，那儿好像存心凑趣似的，偏偏迎風搖摆着稠密的麦穗，——赶上这时候来慷慨酬謝所有的庄稼汉的一場大丰收的果实。城里的人們睜着恐惧的眼睛，看到他們生存所靠托的一切东西怎样被鏟除凈尽。同时，查波罗什人用自己的車辆把全城圍了两道，像在謝奇时一样划分成許多支营队住下，抽着短烟斗，交換着夺得的武器，玩着“跳背戏”①和“偶数和奇数”②，用包含杀机的冷靜眼光注視着城上。夜間，升起了篝火。炊事員們在各个支营队里用大的銅鍋煮粥。不眠的哨兵伫立在通宵燃燒的火堆旁边。可是不久，查波罗什人对于按兵不动和特别无聊的曠日持久的戒酒，开始稍微感到有些厌煩了。团长下令甚至把酒的定量增加了一倍，如果沒有艰难的进攻任务和行动，軍队中有时是可以这样做的。年輕人，特别是塔拉斯的两个儿子，都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安德烈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感到寂寞了。

“笨蛋，”塔拉斯对他說，“耐心点吧，哥薩克，——有一天你会当上联队长的！在重大事件中不丧失勇气的人还算不得是一个好战士，即使沒有事干也不感到煩悶，遇到随便什么事情都能够忍受，不管你要他怎么样，他总是坚持自己的主張，这才算得是一个好战士呢。”

可是，血气方剛的青年和老人是說不到一块来的。两个人有两种不同的性格，他們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同一件事情。

这当口，托符卡奇所率領的塔拉斯的联队赶到了；随他一同

---

① 一人屈身蹲伏在前，另外一人从他的背上跳过去。其余参加游戏的人都如法泡制，可以循环不已。

② 这是一种猜单双的游戏。

来的还有两个副官，一个司书和另外一些联队的官員；一共有四千多哥薩克。他們中間有不少人是义勇兵，他們是一听見事情經过，不等到召集就自願来投效的。副官給塔拉斯的两个儿子带来了老母亲的祝福，还有每人一个基輔的美席戈尔斯基修道院的柏木制神像。兄弟俩把神像挂在身上，想起老母亲，不由得沉思起来。老母亲的祝福向他們預言什么，說明什么呢？这是祝福他們战胜敌人，然后满載着战利品和荣誉快乐地回返故乡，让多弦琴乐师們用贊歌傳之永久嗎，或者还是？……可是，未来是不可知的，它展現在人的面前，正像升起在沼澤之上的秋雾一般。鳥儿們鼓动双翅，在雾里猛烈地飞上飞下，彼此辨认不清，鴿子看不見老鷹，老鷹看不見鴿子，誰都不知道离开自己的灭亡飞得有多么远……

奥斯达普已經忙于自己的事务，早就回到支营队去了。安德烈呢，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感到心里有一陣說不出的难受。哥薩克們已經吃完晚飯，黃昏早就消逝了；七月的奇妙的夜籠罩着周圍；可是他沒有回到支营队去，沒有躺下睡觉，只是不由自主地眺望着展現在眼前的景色。无数星星在天空里閃爍，发出幽雅的、銳利的光輝。远远地，曠野上四处停放着許多辆輜重車，車上挂着装满柏油的油桶，載着各种各样从敌人手里夺来的財物和粮食。在貨車旁边，貨車底下，和距离貨車稍远的地方，到处可以看到躺在草上的查波罗什人。他們都用一种生动如画的姿态昏昏入睡：有人枕着草包，有人枕着帽子，有人干脆把头靠在伙伴的腰眼儿上。几乎每个人腰带上都挂着馬刀，火绳枪，鑲嵌銅片、系有铁扦子和火石的短柄烟斗。一群笨重的牛，灰白的一大堆，盘腿躺在地上，远远望去，令人疑心是許多散布在曠野斜坡上的灰色石头。四面八方从草上响起了睡着的战士們

的濃重的鼾声，曠野那边，有一群因为腿被縛住而大发雷霆的牝馬用响亮的嘶鳴应和着它。这当口，有一种庄严而峻烈的东西摻杂到七月的夜的幽美中来了。这就是那远处燃燒着的近郊的一片紅光。在一个地方，火焰平靜地、壮偉地伸展到天上；在另外一个地方，火焰碰到什么易燃的东西，忽然像旋風似的竄出来，嘯叫着，往上直飞到接近星星的高处，四散的火星在远远的天边熄灭了。这边，一座燒得焦黑的修道院，像一个冷酷的夏特勒斯教团僧侣一样，森严可畏地站着，每一次火光一亮，就显出它的阴暗而庄严的姿影来。那边，修道院的花园正在熊熊燃燒。似乎可以听見树木被濃烟包圍着，嘛嘛地发响。当火苗冒起的时候，它忽然用磷质的淡紫色的火光照亮了一串串成熟的李子，或是把这儿那儿的发黃的梨染成了金紅色。同时，在这些东西中間，还可以看到悬挂在房屋墻壁上或树枝上的可怜的犹太人或僧侶的尸体搖曳着黑影，他們和建筑物一起在一場大火中同归于尽。鳥儿在火焰上面高高地迴翔着，看来像是一堆昏暗的小十字架点綴在火焰蔓延的原野上。被圍困的城市好像是熟睡了。尖塔呀、屋頂呀、柵栏呀、城墻呀，都靜靜地被远处大火的反光閃耀着。安德烈巡視了一遍哥薩克的队伍。有哨兵坐在旁边的篝火眼看就要熄灭，哨兵們显然是敞开哥薩克的肚子拚命大嚼一頓之后，昏昏然睡去了。他看到这种高枕无忧的神气，感到有些惊異，想道："幸亏附近沒有强敌，还用不着担什么心。"最后，他自己也走到一辆輜重車旁边，爬上去，把交迭的双手枕在脑后，仰面躺下了；可是他睡不着，很久地凝望着天空。它完全敞露在他的眼前；空气純淨而透明。那一簇組成銀河的密密的星星，像一条斜穿的带子横过天空，完全沐浴在光輝里。安德烈时常好像要迷糊了，一种輕雾般的梦寐一瞬間遮蔽了他眼前的

天空，可是随后天空又晴朗了，重新看得分明了。

这时候，他觉得有一个人臉似的奇怪的东西在他的面前晃动。他以为这不过是梦中的幻影，立刻就要消散的，他更用力地睜大了眼睛一看，却看到的确有一張憔悴的、干癟的臉俯向着他，直对他的眼睛望着。沒有梳理的、蓬乱的、像炭样黑的长发，从披在头上的黑披紗下面散露出来。奇異的眼光，棱角突露的、沒有生气的、淺黑的臉，使人很容易想到这是一个幽灵。他不由自主地抓住了火绳枪，几乎用痙攣的声音說：

"你是誰？要是魔鬼，就給我滾开；要是活人，那么，这也不是你开玩笑的时候，——我一枪就要了你的命。"

作为回答，那幽灵把手指按在嘴唇上，似乎是懇求他不要作声。他放下了手，开始更加仔細地凝視这个怪物。从长长的头发、頸脖和半裸的淺黑的胸脯上面，他认出这是一个女人。但她不是本地人。整个臉是淺黑色的，被疾病折磨得消瘦了的；寬大的顴骨聳出在凹陷的双頰上面；狹細的眼睛像两条弧形的縫向上吊起。他越注視她的面容，就越发現其中有些什么熟識的特征。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不发問了：

"告訴我，你是誰？我觉得我好像认識你，或者在什么地方看見过你。"

"两年以前在基輔。"

"两年以前……在基輔……"安德烈重复說，尽量思索着从前神学校生活殘留在他回忆中的一切事情。他又細看了她一次，忽然扯开嗓子叫了起来：

"你是那个韃靼女人！总督小姐的侍女！……"

"噓！"韃靼女人說，带着哀求的神气合起双手，渾身打哆嗦，同时回过头去看看有沒有什么人因为安德烈的一声大叫而

惊醒过来。

"告訴我，告訴我，你为什么上这儿来，你是怎么来的？"安德烈用一种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每一分钟都要因为內心的激动而打断的低声說。"小姐在哪儿？她还活着嗎？"

"她在这儿，在城里。"

"在城里？"他說，差一点又要叫出声来，并且感到全身的血忽然都涌到心腔里来了："她为什么会在城里？"

"因为老爷也在城里。他在杜勃諾当总督，已經当了两年了。"

"怎么样，她結了婚沒有？你倒是說呀，——你是个多么奇怪的人！她近况怎么样？……"

"她有两天沒有吃一点东西了。"

"怎么回事？……"

"所有城里的居民都早已連一块面包也沒有了，大家早就在啃土了。"

安德烈听得呆住了。

"小姐从城墙上看見你和查波罗什人在一起。她对我說：'你去对那个騎士讲：他要是还記得我，那么請他上我这儿来一趟；要是不記得我，就請他賞給你一块面包，带回来捎給我的老母亲，因为我不願意看見母亲死在我的眼前。最好让我先死，然后她再死。你去求求他，抱住他的膝盖和腿。他也有一个老母亲——叫他看在她的面上賞給一块面包吧！'"

許多各种各样的感情在年輕的哥薩克的胸膛里苏醒了，勃发了。

"可是，你怎么会上这儿来的？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从地下道过来的。"

“眞的有地下道嗎？”

“有。”

“在哪儿？”

“你不会泄漏出去嗎，騎士？”

“我用圣十字架发誓！”

“走下山沟，越过一条溪流，就在那芦葦丛生的地方。”

“那样就可以走进城里去嗎？”

“一直通达城里的修道院。”

“咱們走吧，立刻就走！”

“可是，請看在基督和圣瑪丽亚的面上，賞給一块面包吧！”

“好，面包会有的。你站在这儿輜重車旁边，或者最好躺在上面；誰都不会看見你，大伙儿都睡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于是他就向載有他們支营队所有粮食的几辆輜重車走去了。他的心房怦然跳动着。被現今哥薩克的野营活动、严酷的战斗生活所掩埋和压抑的过去的一切，一下子浮到表面上来了，反过来，又把現今的一切淹沒了下去。一个驕傲的女人，好像从黑暗的海的深淵中跃出一般，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了。柔美的手、眼睛、含笑的嘴唇、弯弯曲曲披散在胸前的濃密的暗褐色的头发，有彈性的发育匀称的处女的肢体，又在他的記忆中閃光了。不，这些东西沒有死灭，沒有在他的胸膛里消失，它們让开一旁，只是为了暫时給别的强烈的冲动以发展的余地罢了；可是，年輕的哥薩克的甜梦是常常被它們扰乱的，他醒来之后，就长久地躺在床上不能入睡，說不出是什么原因。

他向前走去，一想到就会再見到她，心就越跳越厉害，壮健的两膝直打哆嗦。他走到輜重車旁边，竟完全忘記他是来干什么的了；他把一只手举到額上，揉了許久，竭力回想他必須干些

什么。最后他打了一下冷战，完全被恐惧所侵襲了：他忽然想起她快要餓死了。他冲到輜重車上去，抓起几只大的黑面包夹在腋下，可是立刻想到这种适合强壮而不挑剔的查波罗什人吃的食物，恐怕太粗糙了，未必适合她的柔弱的体质。接着，他想起昨天团长曾經斥責炊事員不該把全部蕎麦粉一頓都煮成了谷粉粥，而事实上，这些蕎麦粉是足够分三頓煮的。他相信一定能在鍋里找到大量的谷粉粥，于是他便搬出父亲的行軍鍋子，带着它走到他們支营队的炊事員那儿去，那炊事員睡在两只能容納十桶粥的大鍋子旁边，鍋下还有余烬未熄。他对鍋子里一瞧，只見两只鍋子都是空空的，不禁惊奇得呆住了。必須有超人的力量才能够吃光这么多的东西，何况一般认为他們支营队的人数比别的支营队要少一些。他又去看了别的支营队的鍋子，——到处都是空空的。他不由得想起了一句俗諺："查波罗什人像孩子，东西少都吃光，东西多也不剩。"怎么办呢？不过，他記得好像在父亲那个联队的輜重車上有一袋白面包，那是在劫夺修道院的面包房时找到的。他直奔父亲的輜重車那儿去，可是布袋已經不在車上了：奥斯达普把它拿去枕在头底下，直挺挺地躺在附近的地上，鼾声把整个曠野震响了。安德烈一手抓住口袋，突然把它往外一抽，奥斯达普的脑袋砰的一声在地上砸了一下，他半睡半醒地爬起来，張开眼睛坐着，憋足劲儿大叫："抓住他，抓住这波兰鬼子，逮住那匹馬，逮住那匹馬！""别作声，我要打死你！"安德烈对他揮动着口袋，惊慌地喊。可是用不着他动手，奥斯达普已經不再往下說了，安靜下来，打起了响亮的鼾声，連被他压着的草都随着呼吸微微抖动起来。安德烈胆怯地向四面环顾，看看奥斯达普梦中的囈語惊醒了别的哥薩克沒有。果然，在附近的支营队那边，有一个蓄有額发的脑袋稍微抬起了一下，略微

看了几眼，很快就又倒在地上了。等了大約两分钟，他終于負起了重担，往前走去。韃靼女人躺在那儿，連气都不敢透。

“起来，咱們走吧！大伙儿都睡了，别害怕！假使我不方便拿这么許多东西，你也能帮我拿一块面包嗎？”

說完这句話，他把口袋往背上一背，走过一辆輜重車时，又扛走一袋玉蜀黍，甚至把他打算让韃靼女人拿的几块面包也抱在自己手里，身子被重荷压得稍微有些弯倒，从睡着的查波罗什人的行列中間大胆地走过去。

“安德烈！”当他經过身边的时候，老布尔巴說。

他的心好像是停止跳动了。他站定了，渾身打哆嗦，輕声地問：“什么？”

“有一个娘們跟你在一起！說眞个的，等我起来，我要剝掉你渾身上下的皮！娘們不会带給你什么好处！”說完，他把脑袋支在臂肘上，开始仔細端詳那个复蔽在披紗里面的韃靼女人。

安德烈吓得半死不活地站在那儿，沒有勇气望一望父亲的臉。后来，当他抬起眼睛再去望他的时候，看見老布尔巴脑袋埋在手掌里，已經睡着了。

他画了个十字。忽然恐惧比襲来时更快地就消散了。当他回过头去望那个韃靼女人的时候，她整个儿遮蔽在披紗里面，像一座黑花崗石雕像似的站在他的面前，远处火光的反照驀地一閃，只照亮了她的一双死人样呆木不动的眼睛。他牵着她的袖子，两个人不断地回头張望，一起往前走去，最后，沿着斜坡走进了一块凹地——几乎是一个山沟，在有些地方是被人叫做峽谷的，——在那谷底，有一条蔓生着香蒲、点綴着草墩的溪水緩緩地流着。他們走进了这块凹地，就完全从那被查波罗什队伍所占領的整个原野上消失了踪影。至少，当安德烈四下环顾的时

候，他看見在他背后有比一个人还高的陡峭的墙壁似的斜坡耸起着。斜坡頂上有一些野草的茎杆摆动着，在茎杆上面，月亮像晶亮的黃金做成的斜挂的鐮刀似的升起在天空里。从草原上吹来的微風，告訴人們离开天亮时間剩得不多了。可是，随便哪儿都听不見远处的鸡啼，因为无論城里或是荒廢的近郊，早已連一只鸡也不剩了。他們蹲在一块小木板上渡过了溪流，对面的河岸耸立着，看来比他們背后的河岸更高，完全像悬崖一样。这个地方似乎是城塞的最坚固、最可信賴的地方；至少，这儿的土墙筑得低一些，也沒有守备队在土墙后面窺探着。可是，再远一些，却高耸着修道院的坚厚的墙。陡峭的河岸长滿杂草，在那一小块凹地上，在河岸和溪流之間，繁生着差不多有一人高的芦葦。在悬崖的頂上可以看到籬笆的殘迹，說明从前这儿有过一个菜园。在它的前面，可以看到牛蒡的寬闊的叶子；牛蒡的背后耸出着藜、野生的有刺的山薊和头抬得比一切都高的向日葵。走到这儿，韃靼女人脫了鞋子，小心翼翼地提起衣服，光着脚往前走，因为这个地方泥濘得很，并且积滿了水。他們从芦葦丛中鉆过去，在堆积如山的枯枝和粗柴前面站定了。他們撥开枯枝，找到了一个土拱門——一个不比烤面包的炉口大多少的窟窿。韃靼女人一低头，先走了进去；安德烈紧跟在她后面，尽量把身子弯倒，以便可以背着口袋走过去，不久，两个人就都隐沒在完全的黑暗中了。

6

安德烈紧跟在韃靼女人后面，背上背着面包袋子，在漆黑的狭窄的地下坑道里很艰难地走动着。

"我們很快就要看得見亮了，"女向导說，"我們快走到我放下一个烛台的地方了。"

果然，黑暗的土墙开始漸漸有些发亮。他們走到了一小块空地，那儿似乎曾經有过一座小礼拜堂；至少，靠墙摆着一張像祭坛一般的狹窄的小桌子，小桌子的上端可以看見一幅几乎完全磨光的、褪色的天主教圣母像。挂在前面的一盞小小的銀质长明灯，微微地照亮着那幅圣母像。韃靼女人弯倒身子，从地上拾起了留置在这儿的銅烛台，这个烛台有細而高的座脚，周圍用铁鏈系着火鉗、撥烛芯的扦子和熄烛器。她把烛台拿起来，凑近长明灯的火上点亮了它。光綫增强了，他們一块儿走着，一会儿被火光照得很亮，一会儿籠罩在炭似的黑影里，活像是盖拉尔多 della notte① 的画。騎士的鮮嫩的、孕育着健康和青春的、美丽的脸，和他的同伴的困憊而蒼白的脸形成了鮮明的对照。过道稍微开闊了一些，这样，安德烈就能挺直腰杆了。他怀着好奇心打量着这些土墙，它們使他想起基輔的岩窟。正像基輔的岩窟一样，这儿墙上也可以看到許多凹洞，里面停放着棺材；甚至有些地方簡直还可以遇到因为潮湿而軟化和碎成粉末的人的骸骨。显然，这儿也曾經有过一些圣者，同样也是为了逃避尘世的騷乱、悲哀和誘惑而隐遁的。有些地方潮湿得非常厉害，他們的脚有时完全浸在水里。安德烈不得不常常停步，让越来越疲倦的同伴休息一会儿。她吞下的一小块面包只能使她許久没有吃东西的腸胃感到疼痛，她常常有几分钟一动也不动地停留在一个地方，不能继續前进。

最后，在他們的面前出現了一道狹小的铁門。"謝天謝地，

① 盖拉尔多·洪索尔斯特(1590—1656)，荷兰画家。他的画利用了光和影的强烈对照。della notte 是他的綽号，系意大利語，意思是"夜的"。

咱們总算走到了，"韃靼女人用微弱的声音說，举手想敲門，但却沒有力气。安德烈替她使勁在門上敲了几下；随即发出一陣隆隆声，証明門背后是一大片空地。这隆隆声仿佛碰到几座高聳的拱門，把声音改变了。过了大約两分钟，只听得钥匙叮叮当当响着，仿佛有一个人从台阶上走下来了。終于門打开了；迎接他們的是一个修道僧，手里拿着钥匙和蜡烛，站在狹窄的阶級上。安德烈一看見天主教修道僧就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因为修道僧引起哥薩克强烈的夹杂着憎恨的蔑視，一般对待他們是比对待犹太人还要殘酷的。修道僧看到这个查波罗什的哥薩克，也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可是，韃靼女人含含糊糊对他說了一句話，使他安心了。他給他們照着亮，在他們后面关上了門，引他們走上台阶，于是他們就走到修道院礼拜堂的高大的昏暗的圓拱門下面来了。在陈設着高高的烛台和蜡烛的祭坛前面，一个神父跪着，静静地祈禱着。在他的附近，两个穿紫色斗篷外披白色带花边的披肩、手捧香炉的年輕的唱詩僧，也分跪在两边。他祈禱奇迹降临地上，祈禱城市得救，重振低落的士气，賜人以忍耐心，驅除唆使人对地上的不幸发出怨言和卑怯的哭泣的誘惑者。几个幽灵一样的女人跪在地上，凭倚着放在她們面前的椅子的靠背和黑色的木凳，把她們疲憊乏力的脑袋完全伏在上面；几个男人紧靠着撑住两边圓拱門的圓柱和半露柱，也跪在地上。祭坛上端的花玻璃窗被早晨薔薇色的曙光照耀着，向地上投出藍的、黄的和其他顏色的光輪，驀地把昏暗的礼拜堂照亮了。紧靠在里面的整个祭坛忽然变得光輝燦烂；香炉里的烟像絢烂的云彩一般飄浮在空中。安德烈从自己所处的暗角落里，看到阳光所造成的奇景，不禁惊奇得呆住了。在这时候，風琴的庄严的吼声忽然充滿了整个礼拜堂。这声音越来越深沉，扩大起来，变

成了隆隆的雷鳴，然后驀地又变成天上的乐章，宛如少女的尖細的歌声，高高地浮蕩在圓拱門下面，然后又变成深沉的吼声和雷鳴，静寂下去。雷样的轰鳴在圓拱門下面还拖着裊裊不絕的余韵，安德烈半張着嘴，惊叹地听着这庄严的音乐。

这时候，他觉得有人拉了一下他的长褂的前襟。“該走啦！”鞑靼女人說。他們沒有被任何人看見，穿过了礼拜堂，然后走到礼拜堂前面的广場上。朝霞早已染紅了天空；一切迹象都宣告着太阳的升起。四方形的广場完全是空曠的；正中还遺留着小木桌，說明这儿也許仅仅在一星期之前还曾經是出售食品的市場。当时还沒有鋪平过的街路，簡直像一堆干泥巴。环繞广場周圍的是一些石砌的和土砌的小平房，墙上支着木桩和墙一般高的柱子，外面用木头的横梁交叉地連接在一起，当时居民一般都用这种格式建造房屋，也就是我們直到現在还能在立陶宛和波兰的某些地方看到的那种格式。所有这些房屋几乎都盖着过分高的屋頂，上面有許多采光窗和通風口。在一边，几乎就在礼拜堂附近，有一幢完全不同于其他房屋的建筑物聳立得特別高一些，大概是市政厅或者某一个什么政府机关。它有两层楼，上面筑有一間有两道拱門的了望楼，那里站着一名哨兵；屋頂上还嵌着一面巨大的計时盘。广場似乎是死寂了，可是安德烈隐約听見一陣微弱的呻吟声。他仔細一看，发見在广場的另一边，有两三个人挤在一堆，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他更加注意地把視綫凝注在上面，想看清楚他們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死了，正在这时候，一件横在他脚边的什么东西把他絆了一下。这是一个女人的尸体，大概是一个犹太女人。她仿佛还很年輕，虽然从她的变了相的、消瘦的面容上无法辨认出这一点来。她的头上包着一块紅綢头巾；珍珠或是玻璃珠分成两行裝飾着她的耳

朵套，两三綹长长的、波紋形的鬈发从耳朵套下面披散到她的青筋突露的干枯的頸項上。她身旁躺着一个嬰孩，一只手痙攣地抓紧她的干癟的乳房，因为吸不出奶汁，不由得发起火来，用手指头不断地擰它。他已經不哭不喊了，只是从他的輕輕起伏的肚子上可以猜想他还沒有死，或者至少是正預备吐最后一口气。他們轉身走到了街上，忽然被一个疯狂的人拦住了，他看見安德烈背着宝貴的食物，就像猛虎似的向他扑过来，抓住他喊道："面包！"可是，那疯狂的人沒有和那股疯勁儿相称的力量，安德烈把他一推，他就栽倒在地上了。在惻隐心的推动下，他擲給了他一块面包，那人像疯狗似的扑过去，放在嘴里大嚼起来，由于許久沒有吃东西的緣故，立刻发作了可怕的痙攣，死在街上了。几乎每走一步，总有一些可怕的饥餓的犧牲者使他們大吃一惊。許多人似乎是在家里受不住折磨才特地跑到街上来，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补养力气的东西自天而降。一家人家的門口坐着一个老太婆，說不上她是睡着了，还是死了，再不然干脆只是茫然失神；至少，她是一点也听不見什么，一点也看不見什么，把头垂倒在胸前，一动也不动地老是坐在一个地方。在另外一幢房子的屋頂上，用绳索打着一个結，往下悬挂着一具直挺挺的干瘦的尸体。这可怜虫不能自始至終挨受饥餓的痛苦，所以就情願用自杀来加速自己的死亡。

看到这种触目惊心的饥荒的情况，安德烈再也忍不住不向韃靼女人发問：

"难道他們一点也找不到什么东西来維持生存了嗎？一个人如果走到了最后的絕路，那时候就沒有办法，就是以前他所厌恶的东西，他也只能吃呀；他可以吃那些法律禁止吃的东西；那时候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当作食品充饥的。"

“人們把一切东西都吃光了，”韃靼女人說，“把全部牲畜都吃光了。在整个城市里，你找不到一匹馬，一条狗，甚至連一只老鼠也找不到了。咱們城里从来不貯藏什么食粮，一切都是从乡下运来的。”

“可是，你們面临殘酷的死亡，怎么还一心一意想到守城呢？”

“是呀，总督也許早就想投降了，可是昨天早晨，駐在布让內的联队长放了一只傳信的老鷹到城里来，叫不要把城交出去；說是他率領联队就要来增援，不过要等另外一个联队长一块儿来。現在人們随时都在盼望他們到来……可是，我們已經到了家了。”

安德烈远远地就望見一幢房子和别的房屋很不相同，仿佛是某一个意大利建筑师造的。这幢房子有二层楼，是用好看的薄磚头砌成的。楼下的窗戶鑲嵌在高高凸出的花崗石飞檐下面；二楼完全由一些小拱門构成，这些拱門形成一条走廊；在这些拱門之間可以看到雕有紋章的栏杆。房屋四角也雕着紋章。室外的寬闊的花磚台阶一直和广場相銜接。台阶下面一边各站着一个哨兵，他們神情如画地、对称地各用一只手扶着靠在他們身旁的戟，用另外一只手支着自己的俯伏的头，这样一副模样，与其說是活人，倒不如說是两尊雕像更恰当。他們沒有睡，也沒有打盹，但似乎对一切都是麻木不仁的：他們甚至也沒有注意到有什么人走到台阶上来了。走上了台阶，他們看見一个服裝华丽、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軍人，手里捧着一本祈禱书。他想抬起困倦的眼睛来看他們，可是韃靼女人对他說了一句話，他就又把眼睛落在祈禱书的翻开的一頁上去了。他們走进了第一間很寬大的房間，这是当作接待室，或者只是当作前厅用的。里面挤滿着

采取各种不同的姿势靠墙坐着的兵士、僕人、猎犬看管人、侍酒人，以及为显示波兰貴族（不但包括軍人，并且也包括領地所有主）的地位所必不可少的其他的侍僕。可以聞得到熄灭的蜡烛的油烟味。另外两枝蜡烛还摆在房間正中的两只几乎有一人高的大烛台上燃燒着，虽然晨曦早已通过有栏杆的寬大的窗戶照进来了。安德烈正待一直走进那点綴着紋章和許多雕刻品的橡木門，可是韃靼女人一把扯住他的袖子，指点他走旁边的一扇小門。他們从这扇門走进了一条迴廊，然后又走进一間房間，他簡直无法一眼把它看清楚。从百叶窗的縫隙里射进来的光綫照亮了一些东西：紫紅色的窗帘、鍍金的窗楣和挂在墙上的画。走到这儿，韃靼女人指点安德烈留下来，她就打开門，走到另外一間灯影閃耀的屋子里去了。他听到低語和輕柔的声音，这种声音使他全身都震动了。他从打开的門里看見一个端正匀称的女人的姿影怎样迅速地閃动着，一条厚实的長辮子盘繞在她向上举起的手臂上。韃靼女人回来叫他进去。他不記得他是怎样走进去的，后面的門是怎样关上的。房間里燃燒着两枝蜡烛；神像前面点着一盞灯；灯下面摆着一張高高的小桌子，按照天主教的习慣，附有禱告时下跪用的踏脚。可是，他的眼睛搜索的不是这个。他把头轉向另外一边，看見了一个女人，她仿佛是在一种迅速的运动中凝結了，化为了頑石。她的整个姿态仿佛是要向他扑过来，但忽然停住了。他站在她面前，也惊奇得呆住了。他預期看見她不是这种样子：这不像是她，不像是他从前认識的那个女人；她身上沒有任何一点东西酷似那个女人，但她現在却是比从前加倍地美丽和动人了。那时她身上还有一点什么未完成的、未臻美滿的东西，現在她却是画家給加上了最后一笔的作品了。那时是一个迷人的、輕佻的姑娘；現在却是一个美女——一个千嬌

百媚的絕世佳人了。她的往上抬起的眼睛里面表露着丰滿的感情，不是感情的断片和暗示，而是全部的感情。眼泪在眼眶里还沒有来得及干，弥漫着滲透灵魂的閃耀的湿气。胸、頸和双肩呈現出匀称的美丽的綫条，这种綫条是只有充分发展的美色才会具有的；她的头发从前卷成松松的鬈发披散在臉上，現在編成了一条濃密的厚实的辮子，一部分向上梳起，另外一部分有手臂那么长的一段，拆散开来，那細而长的弯曲得很美丽的头发一直垂到胸前。她的面貌似乎完全变得认不出来了。他竭力要在里面搜寻那些殘留在他記忆中的特征，可是白費心机，——一个特征也找不到！不管她的臉色多么蒼白，但蒼白也无法掩盖她的动人的美色；相反，似乎倒給美色添上了一种无法描摹的、不可抗拒的情趣。安德烈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虔敬的恐惧之念，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她的面前。她看到这个呈現出青春的男性的全部美和力量的哥薩克，也大吃了一惊，他的四肢虽然不动，却仍能显示出奔放不羈的活动；他的眼睛煥发着清朗的剛毅之光，天鵝絨般的眉毛弯成勇敢的弧形，晒黑的双頰閃耀着青春之火的全部光輝，初生的黑鬍髭光亮得像絲綢一样。

“不，我想不出用什么方法来酬謝你，寬宏大量的騎士，”她說，她的銀鈴样的嗓子发着抖。“只有上帝才能够酬謝你；我，一个軟弱的女人，可办不到……”

她把眼睛低了下去；簇生着长长的箭似的睫毛的眼瞼，描出美丽的洁白如雪的半圓形，复盖在眼睛上面。她的秀丽的臉完全弯倒了，一层薄薄的紅暈籠罩了它。安德烈听了她的这番話，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他很想把心里的話都傾吐出来，——說得像在心里所想的一样热烈，——但他不能够。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塞住了他的嘴；話到嘴边却发不出声音。他感觉到这些話不

是像他这样一个在神学校和东征西战的飄泊生活中教养起来的人所能够回答的，于是他就怨恨起自己的哥薩克天性来了。

这时候，韃靼女人走进屋里来。她已經把騎士带来的面包和食物切成一片片，盛在金盘子里，放到小姐的面前。美人儿看看她，看看面包，又抬起眼睛看看安德烈，——这双眼睛里面包含着許多东西。这种說明她疲憊不堪，无力表达蘊积心中的感情的脉脉含情的眼光，比所有一切言語都更容易为安德烈所了解。他心里忽然感到輕松起来；仿佛一切束縛都解脫了。以前仿佛套上籠头被抑制住的一切，現在都自由了，毫无拘束了，已經要化为滔滔不絕的言辞傾吐出来了，可是这时候，美人儿忽然轉向韃靼女人，不安地問道：

“母亲呢？你給她送去了沒有？”

“她睡了。”

“父亲呢？”

“送去了。他說他要亲自来向騎士道謝呢。”

她拿起一块面包，放到嘴边去。安德烈屏住了气息，只是望着她怎样用洁白光滑的手指撕碎它，然后吃掉；他忽然想起那个餓得发狂的人，吞吃了一块面包，当場就在他眼前斷了气。他臉色发白，抓住她的手，喊道：

“够了！别吃啦！你許久沒有吃东西，現在面包会把你噎死的。”

她立刻放开手，把面包放在盘子里，像听話的孩子一样，直望着他的眼睛。誰能試試用什么話把这种神情表达出来就好了！……可是不管是雕刻刀也好，画笔也好，强有力的言語也好，都无法表达有时浮露在少女的眼光中的东西，更不可能表达看到少女这种眼光的人的那种激动的感情。

"女王啊！"安德烈喊，心里充满着真挚的、誠恳的感情，"你需要什么？你願望什么？吩咐我吧！只要是这世界上能有的，你把随便什么艰难的任务交給我去办吧，——我立刻就跑去完成它！叫我去做沒有任何一个人能做的事，——我一定为你去做，就是毁灭自己也在所不惜。我要毁灭，我要毁灭！凭圣十字架发誓，为你牺牲自己，在我是十分甜蜜的……可是我沒法把我的意思說出来！我有三个庄园，我父亲的馬群一半是我的，我母亲作为陪嫁带来給父亲的一切，甚至她瞞着他积蓄起来的一切———切都是我的。現在在咱們哥薩克中間，任何人都沒有像我这样的武器：仅仅为了换我的馬刀的柄，人家肯給我最好的馬群和三千只綿羊。可是只要你說一句話，或者只要你动一动纖細的黑眉毛，我就情願把这一切統統放棄，丢开，抛开，燒毁，淹沒！可是我知道，也許，我說的全是蠢話，說得太冒昧，这一切在这儿都是不适合的，像我这样在神学校和查波罗什生活过来的人，是不能像国王、公爵和高貴的騎士們通常那样說話的。我看出你是和我們大家不同的神的創造物，一切其余的貴妇和閨秀都远不如你。我們連做你的奴隶都不配；只有天使才能够侍候你。"

少女怀着越来越增大的惊奇，不肯漏掉一个字，全神貫注地傾听这坦率的、真挚的話，这一段話像一面鏡子一样，把年輕的、充滿力量的灵魂反映了出来。这段話用从心底迸出的声音說出来，每一个簡单的字都蘊蓄着无穷的力量。她的美丽的臉向前伸出，她把恼人的头发往后一甩，張开了嘴，就这样坐了許久。然后她想說些什么，忽然又停住了，想起这个騎士負有別的使命，他的父、兄和整个祖国像一个严峻的复仇者一般站在他的背后，这些圍城的查波罗什人是可怕的，他們大家和这城市一起必然

要遭到殘酷的死亡……于是她的眼睛忽然充滿了眼泪；她迅速地拿起一方絲綉的手帕，复在自己的臉上，一会儿它就湿透了；长久地坐着，美丽的脑袋仰在后面，雪白的牙齿咬着艳丽的下唇，——好像驀地感觉到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不肯把手帕从臉上移开，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她的蝕骨的忧伤。

"对我說一句話吧！"安德烈說，握住她的滑如綾罗一般的手。一接触到这只手，就有一股熊熊的烈火通过他的血管，他握紧了那只毫无感觉地放在他手掌中的手。

可是她沉默不語，不把手帕从臉上移开，仍旧一动也不动。

"你为什么这样悲伤？告訴我，你为什么这样悲伤？"

她从臉上揭开了手帕，把披垂到眼睛上的长长的辮发往旁边一掠，接着用低微的声音說出一段凄惋悱惻的話来，这声音正像在美丽的黄昏吹起一陣微風，忽然扫过溪边茂密的芦葦一样：沙沙发响，喃喃低語，忽然傳出凄凉而細弱的声音，旅人怀着不可思議的惆悵止步細听，沒有注意到黃昏正在消逝，也沒有听到做完农事和收割后回家去的人們的欢乐的歌声，和远处什么地方駛过的大車的轔轔声。

"难道我不应該发出无休止的怨訴嗎？生我到世上来的母亲不是非常不幸嗎？我的命不是很苦嗎？我的凶恶的命运呀，你不是我的殘酷的劊子手嗎？你叫所有的人都跪倒在我的脚边：全体波兰貴族中間的最优秀的貴族、最富裕的地主、伯爵、外国的男爵以及我們騎士阶級中間最精华的部分。他們大家都巴不得要爱我，每一个人都把我的爱认做是莫大的幸福。只要我一招手，他們中間的随便哪一个，臉长得最漂亮的、家世最高貴的，都会做我的丈夫。可是我的凶恶的命运呀，你不能使我的心爱上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个；却只能使我的心，越过我国的优秀的勇

士，去爱上一个異邦人，我們的敌人。圣洁的圣母啊，你为了什么緣故，为了什么罪过，为了什么重大的罪行，这样毫不容情地、无慈悲地迫害我呢？我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美酒佳餚是我的日常食品。可是这一切引来什么結果呢？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最后遭遇到波兰国內連乞丐都不会遭遇的殘酷的死亡。我注定要面临这样可怕的命运；我在临終之前必須看到父亲和母亲怎样在难于忍受的折磨中死去，而为了拯救他們，我是不惜牺牲我的生命的；可是这一切都还不够，我还必須在临終之前看到我从来沒有看到过的爱情，听到我从来沒有听到过的言語。必須让他用言辞来把我的心撕成片片，让我的痛苦的宿命变得更加痛苦，让我的年輕的生命对于我变得更加悲慘，让我的死在我显得是更加可怕，让我在垂死的时候还要多責备你几句，我的凶恶的命运啊，还有你，——請饒恕我的罪过，——圣洁的圣母啊！”

当她的声音停息的时候，一种深深絕望的感情反映在她的臉上。臉上每一个特征都說明她是籠罩在蝕骨的哀愁之中，从悲伤地低垂着的額和俯伏着的眼睛，直到在微微发热的双頰上冻結和乾涸的眼泪，一切仿佛都在說：“这臉上沒有幸福！”

“世界上从来不曾听說过有这种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不会发生的，”安德烈說，“一个最美丽、最优秀的女人竟遭遇到这样痛苦的命运，虽然按說她生下地来，应該是要让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人都拜倒在她的面前，像拜倒在圣物前面一样。不，你不会死！你不应該死！用我的誕生和世上我所感觉可爱的一切东西发誓，你不会死！如果結局非死不可，而且无論用什么东西——力量也罢，祈禱也罢，勇敢也罢——都无法把痛苦的命运挽救过来，那么就让我們一起去死，让我先死，死在你的面前，死在你美

丽的膝前，就是死了也不能把我們倆拆散。”

“别欺騙自己和我吧，騎士，”她輕輕搖着她的美丽的头，說，“我知道，最可悲哀的是我知道得太清楚，你是不可能爱我的；并且我知道，你有着怎样的責任和約束：你的父亲、伙伴、祖国在召喚你，何况我們又是你的敌人。”

“父亲、伙伴和祖国对我算得了什么呢？”安德烈迅速地搖摆了一下头，像岸边的白楊一样挺直了身子，說。“既然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我就把实話告訴你：我觉得亲近的沒有一个人！沒有一个人，沒有一个人！”他用这样一种声音重复說，又伴随着这样一种手势动作，一个敏捷的、坚强不屈的哥薩克表示决心要干一件别人觉得是聞所未聞的不可能的事情时都是这样做的。“誰說我的祖国是烏克兰？誰把它給我做祖国的？所謂祖国，是我們灵魂所渴望的东西，是我們觉得比一切都可爱的东西。我的祖国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祖国！我把这祖国保存在我的心里，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保存它，我看哪一个哥薩克能把它夺去！我要为了这样的祖国交出、献出、毁掉所有的一切！”

她刹那間呆住了，像一尊美丽的雕像似的，直对他的眼睛望着，忽然抽抽噎噎哭了起来，她以一种只有专为美丽的眞情生到世上来的、慷慨大度而且不計較小节的女人才会有的奇妙的女性激情，往他的脖子上扑过来，用雪白的、美丽的胳膊抱住他，哭了起来。这时候，街上傳来了一片模糊的叫喊声，里面还夹杂着喇叭和罐鼓的声音。可是他沒有听見这些声音。他只感觉到神妙的嘴唇吹来又香又暖的呼吸，眼泪像小河一般流到他的臉上，头上披下来的芳香的头发像黑而亮的絲綫一样把他纏住了。

这时候，韃靼女人发出快乐的叫声，跑到他們身边。

“得救了，得救了！”她失魂落魄地喊，“我們的人进城了，带

来了面包、小米、面粉和俘擄的查波罗什人。”

可是他們俩誰都沒有听見是什么样的“我們的人”进了城，带来了什么东西，俘擄了什么查波罗什人。安德烈充滿着地上从来沒有領略过的感情，吻了貼到他臉上的芳香的嘴唇，并且那芳香的嘴唇也不是沒有反应的。对方同样热烈地反应了，在这互相交溶的接吻中感觉到了一个人在一生中只能感觉一次的东西。

于是哥薩克毁灭了！对于整个哥薩克騎士精神說来是永远消失了！他再也看不見查波罗什地区、父亲的庄园和上帝的教堂！烏克兰也再也看不見自己那个保家卫国的最勇敢的儿子了。老塔拉斯将从自己的头上扯下一綹白发，詛咒养出这样的儿子給自己遺臭的日子和时辰。

7

查波罗什軍营里发生了喧嘩和动乱。起初誰也說不清援軍怎么会进城的。后来才知道布置在側面城門前面的整个彼列雅斯拉夫支营队的人都喝得烂醉如泥，因此，这是毫不足怪的，一半人被杀死，另外一半人在弄清楚怎么一回事之前已經束手被擒。等到邻近的几个支营队被喧嘩声惊醒，拿起武器的时候，援軍已經进了城，殿后的队伍向乱糟糟追上来的睡眼惺忪的半醉的查波罗什人进行着掩护射击。团长下令叫大家集合起来，当大家站成一圈，脫了帽子，声音停息下来的时候，他說道：

“弟兄們，这就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喝酒給咱們带来了多少災害！敌人使咱們受到了怎样的耻辱！我們显然已經养成这样的习慣：如果把酒的定量增加一倍，你們就預备喝得人事不

知，基督教軍队的敌人不但要剝掉你們的裤子，就是朝你們臉上打噴嚏，你們也还不知道哩。”

哥薩克都垂倒头站着，自知有罪；只有一个聶扎瑪伊諾夫支营队的队长庫庫卞科答話了。

“等一等，老爹！”他說，“虽然团长向全軍訓話的时候，答辯是軍規所不許的，可是事实不是这样，所以必須說明一下。你責备整个基督教軍队，不完全是公正的。哥薩克如果在行軍的时候，战爭的时候，进行艰难繁重的工作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那是有罪的，应該处死的。可是現在我們沒有事做，白費时間，在城下瞎蹓躂。我們不吃斋，也不守其他基督教的禁忌，怎么能叫一个人成天干耗着，不喝个痛快呢？这不算是什么罪过。咱們最好还是給他們点厉害瞧瞧，让他們知道襲击无辜的人会得到什么报应。过去咱們打得好，現在更要打得他們爬不回老家。”

支营队长的这一番話使哥薩克們很滿意。他們把完全垂倒的头稍微抬起了一些，許多人贊許地点着头，說：“庫庫卞科讲得对！”离团长不远站着的塔拉斯·布尔巴說：

“怎么样，团长，庫庫卞科說得不錯吧？你对这一点有什么話說？”

“我有什么話說？我說：养出这个好儿子来的父亲应該得到幸福！光埋怨还算不得是大智大慧，大智大慧应該是說出这样的一些話来，不給人潑冷水，反而会鼓励他，增添他的勇气，正像給馬飲水，使它精神振作起来，再用馬刺去增添它的勇气一样。我接着也想对你們說几句安慰的話，不过庫庫卞科搶在我头里先說了。”

“团长讲得也对！”查波罗什人的队伍中間有人喊。“这是实在話！”另外一些人重复說。連那些像淡灰色的鴿子一般站

着的白发老人也直点头，捻着白鬍子，低声地說：“至理名言哪！”

“听着，老乡們！”团长接着往下說，“攻占要塞，攀登城墙，或是在地下挖掘坑道，像外国技师，德国技师那种做法，是不体面的，——見他媽要塞的鬼吧！——也不是咱們哥薩克应該干的事。照目前的情况推测起来，敌人进城时沒有带許多存粮，他們的大車也不多。城里的人在挨餓；因此，他們准会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馬也准会把所有的草料都啃光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圣灵用叉子叉些什么东西，从天空里扔給他們……不过这只有老天爷知道了；他們的天主教僧侶們都是只会說空話的。不管怎么样，反正他們迟早总要出城。全軍分成三部分，面对三个城門，分駐在三条大路上。在正門前面駐五个支营队，在其他两个城門前面各駐三个支营队。佳季基夫和柯尔宋支营队打埋伏！塔拉斯联队长率領自己的联队打埋伏！狄塔烈夫和狄莫謝夫支营队在輜重車的右翼做掩护！謝尔宾諾夫和上斯捷勃里基夫支营队在左翼做掩护！再从队伍里挑选一些伶牙俐齿的年輕人去向敌人罵陣！波兰人都是些头脑簡单的人，他們受不住辱罵，說不定今天就会出城来的。支营队长們，你們每一个人要檢点一下自己的支营队，要是人数不足，就調彼烈雅斯拉夫支营队的殘部去补充。大家重新再檢点一下！給每一个哥薩克一杯酒，一块面包。不过，昨天吃了个飽，大家現在一定还觉得脹得慌呢，說实話，大伙儿那么狠吞虎咽，我奇怪怎么昨天夜里沒有人脹破肚子。这儿还有一道命令：要是哪一个犹太酒販子卖給哥薩克一大杯白酒，我就要把这臭猪打得耳朵鼻子都挤到一块儿，我要把他脚朝天吊起来！动手干吧，弟兄們！动手干吧！”

团长这样下了命令，大家对他深施一礼，不戴上帽子，就各自回到輜重車旁边和軍营里去了，等到走远了，然后才把帽子戴在头上。大家开始准备起来：試試馬刀和两刃刀，从口袋里把火药倒进火药筒，把輜重車拉出来，安排齐整，把精壮的馬匹挑选出来。

塔拉斯一边向自己的联队走去，一边寻思着，可是到底琢磨不透安德烈躲到哪儿去了？他是不是和别人一起被俘擄了，在睡梦中被捆綁了起来？可是不会的，安德烈不是活着会被俘擄去的人。在被击毙的哥薩克中間也沒有看到他。塔拉斯出神地深思着，一直走到联队前面，却沒有听到早就有一个人在呼喚他的名字。

"誰找我？"他終于清醒过来，說。

站在他面前的是犹太人楊凱尔。

"联队长老爷，联队长老爷！"犹太人用急促的断断續續的声音說，仿佛要宣布一件不是完全无益的事情似的。"我到城里去过，联队长老爷！"

塔拉斯只顾端詳着犹太人，納悶儿他怎么这么快已經到城里去过一趟回来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敌人把你带到城里去的呢？"

"我这就告訴您，"楊凱尔說，"天亮时我一听見人声喧嚷，哥薩克們开了枪，我就抓起一件长褂，来不及穿上，撒开腿就往那儿跑去，走到半道上才算把手伸进了袖子，因为我想尽快知道为什么喧嚷，为什么天蒙蒙亮哥薩克們就开枪。我一口气跑到城門边，这时候最后一批軍队剛剛进了城。我一瞧呀——走在部队前面的是旗手加良陀維奇老爷。他是我的老相好：三年前他借过我一百块金洋。我跟着他，神气好像是向他要債似的，这样

就跟他們一起进了城。”

“你怎么居然进了城，还想向他要債？”布尔巴說，“他沒有叫人当場把你像条狗似的吊死嗎？”

“啊，眞的，他眞想把我吊死呢，”犹太人答道，“他的僕人們已經一把把我抓住，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可是我哀求那位老爷說，随便老爷願意多喒还那笔債，我就等到多喒再来取，并且还答应再借給他一笔錢，只要他能帮我討还别的騎士們的債款，因为在那位騎手老爷的口袋里呀，——我全都告訴您老爷吧，——連一块金洋也沒有。虽然他有村子、花园、四座城堡和一直展延到希克洛夫为止的一大片草原領地，可是他和哥薩克一样，身上連一文錢也沒有——什么都沒有。現在，要不是勃勒斯劳①的犹太人出錢把他武装起来，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光杆，也不能出来打仗了。所以，議会里也沒有他的份儿呀……”

“你在城里干了些什么？看見了我們的人沒有？”

“那还用說！我們的人，那儿多得很：伊夾卡、拉胡、薩穆洛、哈瓦洛赫、那个出租土地的犹太人……”

“滚他們的蛋，这些狗东西！”塔拉斯生起气来，叫道，“干嗎尽拿你們犹太族来跟我蘑菇个沒完！我是問你看見了我們的查波罗什人沒有？”

“我們的查波罗什人我可沒有看見。我只看見了安德烈老爷。”

“看見了安德烈！”布尔巴叫道，“你怎么說？你在哪儿看見了他？在地窖里？在监獄里？受到了污辱？被捆綁了起来？”

“誰敢捆綁安德烈老爷？現在他是这样一位重要的騎士……

① 普魯士的一个地方。

达里布格①，乍一看我簡直认不出来了！肩飾是金的，套袖是金的，护心鏡是金的，帽子是金的，腰带是金的，处处都是金的，一切都是金的。正像到了春天，太阳放射着光芒，各种鳥儿在菜园里啁啾，歌唱，青草散发香味，他也正是这样渾身閃耀着金光。总督还給了他一匹頂好的馬；光是这匹馬就要值两百块金洋。”

布尔巴呆住了。

“他为什么穿外国服装？”

“因为质料好，所以他才穿呀……他騎馬，别人也騎馬，他教人家，人家也教他。眞像是一位頂闊气的波兰老爷！”

“誰强迫他这么干的？”

“我沒有說誰强迫过他。难道老爷不知道他是自願投到他們那边去的？”

“誰投过去？”

“安德烈老爷呀。”

“投到哪儿去了？”

“投到他們那边去了呀，他現在已經完全是他們的人了。”

“你撒謊，臭猪！”

“我怎么会撒謊？难道我是傻瓜，敢在您面前撒謊？我連脑袋都不要了，敢撒謊？我难道不知道，一个犹太人要是胆敢在老爷面前撒謊，就要把他像条狗似的吊起来？”

“那么，依你說，他是出卖了祖国和信仰嗎？”

“我沒有說他出买了什么：我只是說，他投到他們那边去了。”

“你撒謊，鬼犹太！基督教的国土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

① 犹太語，“确实”的譯音。

你搞糊塗了,狗东西!”

“我要是搞糊塗了,就让青草长滿在我家的門檻上！让每一个人都向我父亲的、母亲的、舅舅的、我父亲的父亲的和母亲的父亲的坟上啐唾沫！要是老爷願意知道,我甚至还可以告訴您他为什么投到他們那边去。”

“为什么?”

“总督有一个美丽的女儿。老天爷,她长得多么美啊!”

說到这儿,犹太人,叉开胳膊,挤眼咧嘴,像在尝什么滋味似的,尽可能要在自己的臉上描摹出她的美貌。

“那又怎么样呢?”

“他为她尽了一切的力,所以就投奔过去了。一个人要是被爱情纏住了,那就跟鞋底一样,你把它浸在水里,拿出来,一拗就拗弯了。”

布尔巴出神地深思起来。他想起柔弱的女人拥有多么大的权力,曾經毁灭过多少强有力的男人,从这方面看起来,安德烈的天性是容易屈服的;于是他像生了根一样,在同一个地方伫立了許久。

“听着,老爷,我要把一切都告訴老爷,”犹太人說,“我一听見人声喧嚷,看見軍队开进城里去,我就随身带了一串珍珠出走,以便必要时可以卖掉它,因为城里有美女和貴妇人,这时候我就对自己說啦:既然城里有美女和貴妇人,事情就好办啦,她們即使沒有吃的,珍珠可終究还是要买的。旗手的僕人刚刚把我放了,我就直奔总督府去販卖珍珠,从韃靼女僕的嘴里打听到了一切。‘只等把查波罗什人赶跑,馬上就要举行婚礼。安德烈老爷答应要把查波罗什人赶跑。’”

“你沒有当場把这鬼杂种打死嗎?”布尔巴叫道。

“干嗎要打死他？他是自願投奔过去的。这样的人有什么罪过？他在那边过得好些，所以他就投奔到那边去了。”

“你看見过他本人？”

“真的，看見过他本人！这样一位威風凛凛的軍人！比所有的人都漂亮。上帝祝福他，他立刻就把我认出来了；当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立刻就对我說……”

“他說什么？”

“他說，——先把手指头搖了搖，接着就說啦：‘楊凱尔！’輪到我呢，‘安德烈老爷！’我这样回答他。‘楊凱尔！你去对父亲說，对哥哥說，对哥薩克們說，对查波罗什人說，对所有的人說，現在父亲不是我的父亲了，哥哥不是我的哥哥了，伙伴不是我的伙伴了，我要跟他們所有的人打仗。我要跟所有的人打仗！’”

“你撒謊，鬼犹大[1]！”塔拉斯大发雷霆地喊起来，“你撒謊，狗东西！連基督都被你釘上了十字架，你这被上帝詛咒的人！我要打死你，恶魔！給我滚开，要不然，馬上就要你的命！”說完，塔拉斯拔出了自己的馬刀。

失魂落魄的犹太人，尽他两条細而瘦的腿能够有的速度，立刻飞快地跑掉了。他头也不回，在哥薩克的軍营中間还跑了許久，后来就远远地跑到一片空曠的原野上去了，虽然塔拉斯压根儿沒有来追他，因为想到迁怒于人未免是不合情理的。

現在他想起昨天夜里曾看見安德烈和一个女人在軍营旁边走过，他的白发的头就往下垂倒了，可是他还是不相信居然会发生这种可耻的事情，他的亲生儿子会把信仰和灵魂出卖。

最后他率領自己的联队去打埋伏，和他們一起躲藏在还沒

---

① 雅各之子，出卖耶穌的叛徒。

有被哥薩克燒掉的唯一的一排森林后面。同时，查波罗什人，包括步兵和騎兵，經由三条大路，向三个城門进发了。支营队一队接一队涌过去，烏曼支营队、波波維切夫支营队、卡涅夫支营队、斯捷勃里基夫支营队、聶扎瑪伊諾夫支营队、古尔古慈支营队、狄塔烈夫支营队、狄莫謝夫支营队。只有一个彼烈雅斯拉夫支营队沒有出动。这个支营队的哥薩克們喝得沉迷不醒，就此断送了自己的生命。有的醒来时已經被擒于敌人之手，有的压根儿沒有醒，胡里胡塗就消逝到潮湿的泥土里去了，队长赫里勃本人沒有穿灯籠褲和外衣，就出現在波兰人的軍营里。

城里的人听見了哥薩克軍出动的声音。大家都拥到土城上来，于是在哥薩克們眼前就展开了一幅鮮明生动的图画：波兰勇士們一个更比一个俊美，站在土城上。插有天鵝似的白羽毛的銅盔，像太阳一般閃耀着。另外一些人戴着頂向一边斜叠的粉紅色和藍色的便帽；长褂有着向后翻起的袖子，是用金絲綫縫成，或者干脆是用絲带鑲边的；他們的馬刀和武器鑲嵌着貴重的珠宝，老爷們为这些东西付出过很大的代价，——此外，还有其他各种装飾品。布庄諾夫联队的联队长戴着綉金边的紅帽子，傲然地站在前面。联队长是一个龐然大物，比所有的人都高，都胖，寬大的、貴重的长褂勉勉强强裹住他的身子。在另外一边，几乎在边門附近，站着另外一个联队长，这是一个干瘦的矮个儿；但一双小而銳利的眼睛，却在濃密的眉毛下面灵活地望着，他忽东忽西迅速地走动，用細而枯瘦的手敏捷地指点着，发布着命令：可以看出，他虽然个子矮小，却很熟悉战术。离他不远，站着一个挺高挺高的旗手，他生着濃密的髭子，并且臉上似乎永远是紅堂堂的。这位老爷爱好的是强烈的蜜酒和热鬧的宴会。跟在他們后面的有許多各种各样的波兰紳士，有的自己花錢，有的

挪用皇家財庫，有的把祖先城堡中所有一切东西抵押給犹太人，借了錢来武装自己。也有不少元老院議員家中的食客，元老院議員們召他們去赴宴，以壮观瞻，他們却从桌子上和食器橱里把銀杯偸走，等到当天的荣耀一过，第二天他們又坐在馭者台上，給某一位老爷赶馬車了。那儿，各种各样的人全有。他們平时連一杯淡酒也喝不起，可是一到战时，大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了。

哥薩克的队伍靜悄悄地站在城墙前面。他們任何一个身上都沒有黃金的裝飾，除非只有馬刀柄上和步枪的鑲嵌物上才閃露一些金光。哥薩克們不喜欢在打仗时穿得富丽堂皇；他們只穿簡单的鎖子甲和长褂，他們的紅頂黑羊皮帽子老远的就在一陣黑一陣紅地閃动着了。

两个哥薩克从查波罗什人的队伍里騎馬走出来：一个还非常年輕，另外一个比較老，两个人都是伶牙俐齿、动起手来也毫不示弱的哥薩克：奥赫烈姆·納希和梅格塔·果洛柯貝簡科。跟在他們后面，杰米德·波波維奇也騎馬走出来了，这是一个矮胖的哥薩克，已經在謝奇待过許多年，曾参加出征亚德良諾波尔之役，一生中遭受过千辛万苦；他被火焰燒坏了，留着焦黑的脑袋和燒断的鬍子跑到謝奇来。可是波波維奇重新又养胖了，耳朵后面冒出了头发，生出了濃密的树胶一般黑的鬍子。波波維奇也是說刻薄話的能手。

“啊，你們全軍穿起了漂亮的暖袄，我倒想知道你們打仗漂亮不漂亮？”

“这就給你們厉害瞧！”那个强壮結实的联队长在城上喊，“我要把你們全都捆起来！奴才，把步枪和馬匹交出来吧。你們看見了我怎样捆你們的人沒有？把查波罗什人带上城来給他們

瞧瞧!”

于是有人就把绳捆索綁着的查波罗什人带上城来了。站在最前面的是支营队长赫里勃,沒有穿灯籠裤和外衣,——因为是在酩酊大醉时抓到他的。队长因为在自己人面前赤身裸体,睡梦中像狗似的成了俘虏,所以羞愧得无地自容,把头往下垂倒了。一夜之間,他的头发全白了。

“别难过,赫里勃!我們会来救你!”哥薩克們在城下向他喊。

“别难过,朋友!”支营队长鮑罗达推喊道,“赤身露体抓到你,这不是你的过錯。每一个人都会遭到災难的;可是,不把你的裸体好好地遮盖起来,拿你来示众,这种人才叫不識羞哩!”

“你們的軍队大概只会对睡着的人逞威風吧!”果洛柯貝簡科望着城墙,說。

“等着吧,我們要剪掉你們的額发!”人們从城上向他們喊。

“我倒想看看他們怎样剪掉我們的額发!”波波維奇騎在馬上,在他們面前轉过身来,說。然后望着自己人,继續說下去:“对呀!也許波兰人說得对。要是让那个大肚子率領他們打仗,他們就会找到一个很好的防御物啦。”

“你为什么认为他們会找到一个很好的防御物呢?”哥薩克們說,知道波波維奇一定預备要說出什么俏皮話来了。

“那是因为全体軍队都可以躲在他背后,隔着他的肚子,你随便怎么样也不能用标枪刺到人呀!”

哥薩克們大伙儿都乐了。許多人許久还搖着头,說:“波波維奇眞行!他要是挖苦什么人,那可眞是……”不过,到底“眞是”什么,哥薩克們沒有說出来。

“往后退,快从城下往后退!”团长喊道。因为波兰人仿佛再

也受不住这些挖苦的話，联队长在揮手下命令了。

哥薩克們剛一让开，城上就射下来一連串的霰彈。城头上許多人奔跑着，白发蒼蒼的总督也騎着馬出現了。城开了，軍队冲出来了。最先是一队穿綉衣的驃騎兵并轡前进。跟在他們后面的是穿鎖子甲的兵，然后是手持长矛的甲冑兵，再后是戴銅盔的兵，再后是一些上流紳士单独地跃馬而行，每人按照自己的趣味穿着各色服装。驕傲的紳士們不願意和別人一起編在队伍里，凡是不屬于任何队伍的人，就独自一人带着自己的僕人騎着馬走。然后又是队伍，他們后面是旗手；旗手后面又是队伍，那个精强力壮的联队长騎着馬；而殿在全軍之后的，是那个矮个子联队长騎在馬上。

"別让他們列成纵队！"团长喊道，"全軍一齐向他們出击！放棄其余的城門！狄塔烈夫支营队从側面进攻！佳季基夫支营队从另外一个側面进攻！向后方出击，庫庫卞科和巴雷伏达！扰乱他們，扰乱他們，打他們个落花流水！"

于是哥薩克們从四面八方攻上去，把他們打得首尾不能相顾，并且連自己的陣势也打乱了。甚至沒有让敌人有时間开枪；立刻就用刀和长矛干了起来。大家扭作一堆，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显一下身手。杰米德·波波維奇刺死了三个兵，把两个上流紳士打下馬来，說："多么好的馬啊！我早就想弄到几匹这样的馬了！"他把馬远远的赶到原野上去，叫站在那边的几个哥薩克截住它們。然后他又冲到人堆里去，重新找上那两个被他打下馬来的紳士，打死了一个，用套索套住另外一个的脖子，把他縛在馬鞍上，从那人身上取下一把附有貴重的柄的馬刀，又从他的腰带上解下一个装滿金币的錢袋，然后拖着他跑过整个原野。柯比塔，一个还很年輕的好哥薩克，也跟波兰軍队中一个頂

勇敢的人打起来了，他們廝杀了許久。終于徒手肉搏起来。哥薩克就快要制胜，已經把对方按倒在地上，用銳利的土耳其制短刀刺进他的胸膛，可是自己也沒有提防背后有人暗算。立刻有一顆火热的子彈射中了他的太阳穴。打死他的是波兰紳士中最有名望的，是一个最漂亮的、出身旧王族閥閱的騎士。他像一棵秀挺的白楊，昂然騎在一匹暗褐色的馬上。他已經立过无数次豪勇无双的战功；他把两个查波罗什人劈成两半；把一个好哥薩克菲約陀尔·柯尔查連人带馬一起翻倒在地上，然后对馬开了一枪，用长矛刺死了馬后面的哥薩克；斫掉了許多人的脑袋和胳膊，又一枪打中柯比塔的太阳穴，使他倒下了。

“我眞想跟这个家伙較量較量呢！”聶扎瑪伊諾夫支营队的队长庫庫卞科喊道。他把馬一夾，就直向那波兰紳士的背后飞馳过去，大喝了一声，使所有站在附近的人听到这种非人間的喊叫都吓得渾身战栗起来。波兰人想突然撥轉馬头，迎上前去；可是馬不听他的使喚，被可怕的喊叫吓昏了，向斜刺里竄过去，接着庫庫卞科就一枪打倒了他。一顆火热的子彈穿进他的肩胛骨，他从馬上滾了下来。可是即使到了这当口，波兰人也还是頑强不屈，他还想給敌人一击，然而他的手沒有力气了，一松手，馬刀掉落在地上。庫庫卞科双手举起沉重的两刃刀，一直劈进那两片蒼白的嘴唇中間。两刃刀打落了两只白糖般洁白的牙齿，把舌头切成两半，刀尖从咽喉骨穿通过去，一直深深地插进了土里。这样就永远把他釘在潮湿的地上了。像河边的蔓越橘般殷紅的高貴的貴族的血，像泉水般向上迸濺出来，染紅了他的整件綉着金花的黃色战袍。庫庫卞科抛开了他，率領自己的聶扎瑪伊諾夫支营队又杀到另外一堆人群里去了。

“哎呀，把这么貴重的一身服装原封不动地扔下了！”烏曼支

营队的队长鲍罗达推离开自己的队伍，騎馬走到被庫庫卞科杀死的那个波兰紳士躺着的地方，說："我亲手杀死了七个波兰紳士，可还沒有看見有誰穿过这样好的服装。"

于是鲍罗达推被貪欲迷惑住了：他弯下身去脱掉那人的貴重的甲胄，已經摘下了一把鑲嵌着天然色宝石的土耳其制短刀，从腰带上解下装滿金币的錢袋，从怀里取出一只装有精致的衬衣、貴重的銀飾和小心珍藏留作紀念的少女卷发的提包。鲍罗达推沒有发觉一个紅鼻子旗手从他背后偷襲过来，这个旗手曾經两次被他打下馬来，并且挨了永远不会忘記的沉重的一击。这人这一次憋足了劲，掄起馬刀，一下砍在他的弯倒的脖子上。貪婪不会給哥薩克带来好处：坚强的头顱不翼而飞，无头尸横臥在地上，鲜血濺滿了远近的土地。严峻的哥薩克灵魂往高空飞去了，他愠怒着，抱恨着，同时奇怪这么快他就会飞离了这样壮健的身体。旗手沒有来得及抓住队长的額发，把脑袋縛在馬鞍上，严峻的复仇者已經飞馬赶到了。

好像一只浮游在空中的鷹，拍击强有力的双翼，飞翔了几圈之后，忽然平展翅膀停留在一个地方，然后像一支箭似的扑向路旁啼囀着的鵪鶉，——塔拉斯的儿子奥斯达普便是这样突然扑向旗手，用绳索一下子套住了他的脖子。当殘酷的絞索抽紧旗手的咽喉的时候，他的紅臉蛋漲得更加发紫：他想拔出手枪来射击，可是痙攣地抖动着的手再也不能瞄准，子彈白白地飞到原野上去了。奥斯达普立刻从旗手的馬鞍上解下他带在身边預备捆俘虏用的絲带，就用他的这根絲带捆住了他的手和脚，把絲带的一端系在馬鞍上，拖着他跑过原野，同时大声招呼烏曼支营队的哥薩克們一起来向队长致最后的敬意。

烏曼人一听說他們支营队的队长鲍罗达推已經不在人世，

就离开了战場，跑来收殮他的尸体；并且立刻商議选举誰当队长。終于有人說：

“还有什么可商議的呢？除了布尔巴的儿子奥斯达普，再也找不出更适当的人当咱們的队长了。不錯，他比我們大伙儿都年輕，可是他的智慧并不比一个老爷爷差。”

奥斯达普脫了帽子，感謝所有的哥薩克伙伴賜給他光荣，不把年輕和見陋識淺作为托詞来推卸責任，因为知道这是在战时，現在可不能有这些讲究，立刻就率領他們杀入重圍，让大家知道，选举他当队长不是徒劳无益的。波兰人感觉到形势对自己太不利，就向后撤退，跑过原野去，以便在原野的另外一头再集合起来。同时，那个矮个子联队长向单独配置在城門口的四百名新銳的掩护部队一揮手，那边就向哥薩克的人堆里射过来一連串的霰彈。可是很少有人被打中：子彈都射到睜着惊奇的眼睛眺望这場战爭的哥薩克軍的牛群里去了。受了惊吓的牛吼叫着，轉身向哥薩克軍营奔去，冲坏了車輛，又踩伤了許多人。可是塔拉斯这时候率領自己的联队从埋伏的地点跳出来，大喝一声，直扑了上去。整个疯狂的牛群被叫声吓坏了，轉过身来又往回奔，冲到波兰軍队里去，把騎兵冲得人仰馬翻，把全軍扰乱了，冲散了。

“噢，謝謝你們，牛啊！”查波罗什人喊道：“你們一向协助行軍，現在又来为作战效劳！”接着，他們就鼓足一股新的劲儿向敌人进攻了。

这一仗歼灭了許多敌人。許多人立下了功勋：美捷里甲、希洛、两个貝薩連科、伏符土旬科，还有不少别的人。波兰人看見事情不妙，赶紧丢掉了軍旗，喊叫赶快开城。釘铁皮的城門軋拉一声打开了，一群困憊不堪滿臉風尘的騎士冲了进去，像綿羊涌

进羊圈一样。許多查波罗什人正想追赶上去，可是奥斯达普叫住了部下的烏曼人，說："弟兄們，离开城墙站远一些，站远一些！挨近城墙可不行呀！"他說对了，因为城墙上的敌人把随手抓到的一切东西劈头盖脑扔下来，許多人都被打中了。这时候团长騎馬走来，夸贊奥斯达普說："这是个新队长，可是带兵打仗倒像是个老資格呢！"老布尔巴向四面張望，想看清楚新队长是哪一个，不料却看到奥斯达普騎馬站在所有的烏曼人的前面，歪戴着帽子，手里拿着队长的狼牙棒。"瞧你这股子劲儿啊！"他望着儿子說；老人家开心极了，向所有的烏曼人道謝他們賜給他儿子的光荣。

哥薩克們又向后撤退，准备回到軍营里去，可是波兰人穿着破烂的寬斗篷又在城头上出現了。許多貴重的长褂凝結着血迹，美观的銅盔上面积滿着灰尘。

"怎么，把我們捆起来了沒有啊？"查波罗什人从城下向他們喊。

"我就要給你們厉害瞧！"胖子联队长把绳索晃了几下，从城头上还是这样喊。

滿臉尘土困憊不堪的战士們还是不住嘴地恫吓着，双方面所有激怒的人用粗魯的話互相辱駡着。

終于大家走散了。有的人在战爭中累得精疲力尽，躺下休息了；有的人用泥土敷自己的伤口，把手帕和从敌人尸体上剝下的貴重的衣服撕破了，做成繃带。另外一些比較精神振作些的人开始收殮尸体，对他們致最后的敬意。用两刃刀和长矛掘了墓穴；用帽子和衣裾搬来泥土；恭恭敬敬地把哥薩克的尸体放下去，用新鮮的泥土埋上，不让烏鴉和鷲鷹啄食他們的眼睛。可是遇到波兰人的尸体，就把他們十来个捆成一扎，系在悍馬的尾

巴上，放馬到原野上去，以后久久不息地在后面追赶着，鞭打馬的肚子。疯狂的馬奔过塹壕、丘陵，越过沟渠和溪澗，盖滿血迹和尘土的波兰人的尸骸磕着地面。

然后，所有支营队的人圍成一圈，坐下来吃晚飯，长久地談論着战况和命中注定落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武勛，这些事迹以后将永远被外国人和后世子孙傳誦。他們許久都不肯躺下睡觉。老布尔巴比所有的人躺下得更迟，老在心里琢磨着，安德烈沒有出現在敌軍陣中，这到底表示什么意思。是不是犹大不好意思出馬反对自己人，或者还是那个犹太人撒謊，他只是身不由主地被捉去的？可是他又想起安德烈的心非常容易被女人的話說动，于是感到了深深的悲痛，在心里发下誓願，一定要报复这个迷惑他的儿子的波兰女人。他是会实行他的誓言的：他会不顾她的美貌，揪住她的濃密的蓬松的发辮，拖着她跑遍整个原野，从全体哥薩克中間穿过。她那像复盖山峰的永不消溶的白雪般瑩洁的美丽的胸脯和双肩，会染滿鮮血，沾滿泥土，在地面上撞得血肉淋漓。他会把她高貴的美丽的身体毁成几段。可是布尔巴不知道上帝明天将給人安排下什么命运，他开始迷糊起来，最后睡着了。

哥薩克們仍旧互相聊着天，哨兵留心四下里察看着，神智清醒，連眼睛也不合上一下，整夜站在篝火旁边。

8

太阳还沒有升到中天，所有的查波罗什人就圍成一圈集合起来了。从謝奇傳来消息，說是当哥薩克們离开的时候，韃靼人冲进来把一切东西搶劫一空，挖走了哥薩克們偷偷埋在地下的

什物，打死了和俘掳了所有留下的人，赶走所有搶来的牲口和馬群，直奔皮列可普去了。只有一个哥薩克，馬克西姆·果洛杜哈，半路上从韃靼人手里逃了出来，刺死了一个长官，从他身上解下装滿金币的錢袋，騎着韃靼馬，穿着韃靼服，奔馳了一天半和两夜逃避追捕，把馬騎得死去活来，中途换乘了另外一匹，又拚命地鞭打它往前跑，直等到换乘了第三匹馬，才終于跑到了查波罗什人的軍营中，在路上知道查波罗什人已經到了杜勃諾城下。他只能向大家說明发生了这样一場災变；可是，这場災变怎么会发生，留下的查波罗什人曾經按照哥薩克的习慣胡鬧过沒有，是不是在酩酊大醉时被俘掳的，韃靼人又怎么会知道埋藏軍資的地方等等，他就一点也說不清楚了。哥薩克困乏到了极点，渾身浮肿，臉被燒焦，風吹雨淋得不成样子；他倒在地上，立刻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查波罗什人照例得馬上就去追赶那些掠夺者，設法在路上截住他們，因为否則俘虏們就一定会出現在小亚細亚的市場上，在斯米尔那和克里特島上，上帝才知道留有額发的查波罗什人不会在什么地方出現。这便是查波罗什人集合起来的原因。他們一个个全都戴着帽子站在那儿，因为他們不是来听上級的訓示，而是相互間作为平等的人来进行商議的。

“让年长的人先发表意見吧！”群众中有人喊道。

“請团长发表意見！”另外一些人說。

于是团长脫了帽子，不是作为上級，而是作为一个伙伴，感謝了全体哥薩克賜給他光荣，說：

“我們中間有許多年长的和抱有卓見的人，可是承蒙不棄，那我就有一些拙見奉告：弟兄們，你們不要耽誤时間，得赶快去追上韃靼人才对呀。因为你們自己知道韃靼人是一种什么样的

人。他們不会守着掠夺得来的財物等我們去追赶的，一霎眼的功夫他們就会把財物揮霍得一干二凈，这样你就連一点影踪也找不到了。所以我的意見是这样：走。我們在这儿已經玩够了。波兰人已經知道哥薩克的厉害；我們已經竭尽全部力量为信仰复过仇了；从这飢餓的城市所能获得的利益也不多。所以，我的意見是——走。”

“走！”这声音在查波罗什的各个支营队中震耳欲聾地轰响着。

可是，这些話却不合塔拉斯·布尔巴的意，他把两条愁云深鎖的灰白眉毛更加紧蹙在眼睛上面，这两条眉毛像繁生在高聳的山岭上的灌木丛，山頂上盖满了針一般的北国的寒霜。

“不，你的意見不对，团长啊！”他說，“你不能这么說。你大概忘了我們許多人被波兰人抓去了，还在当俘虏吧？你大概不要我們遵奉那首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盟友之义，忍心抛下自己的同胞，让人家活活的把他們剝皮抽筋，把他們哥薩克的身体撕裂成一块块，然后分送到各处城鎮和乡村去示众，像过去他們在烏克兰对付咱們統帅和优秀的俄罗斯勇士們那样吧？他們褻瀆神圣的恶行还嫌少嗎？我們还算得是什么人呢？我問你們大家。忍心把伙伴遺棄在不幸中，让他像一条狗似的死在異乡，这还算得是一个哥薩克嗎？如果事情已經到了这个地步，大家都不把哥薩克的荣誉当一回事，甘心让人家对自己的白鬍子啐唾沫，用下流話責駡自己，那么，你們誰都不要来責备我。我一个人要留在这儿！”

所有站着的查波罗什人都犹豫不决起来了。

“可是难道你忘了，勇敢的联队长，”这时团长說話了，“韃靼人手里也有我們的伙伴，如果我們現在不去搭救他們，他們的生

命就将出卖給異教徒，当一輩子奴隶，这要比任何殘酷的死都更加糟糕？难道你忘了，我們用基督徒的鮮血去贏得的全部財富現在都被他們搶走了？”

所有的哥薩克都沉思起来，不知道說什么才好。他們沒有一个人願意让名誉受到玷辱。这时候，在查波罗什全軍中年岁最长的卡西揚·鮑夫久格走到前面来。他受到所有的哥薩克的尊敬；他已經两次被选为团长，打起仗来也是一个勇猛的哥薩克，可是他早已年迈，随便哪一次远征都沒有参加了；这位老战士不喜欢向随便什么人发表意見，却喜欢側臥在哥薩克的人堆旁边，听人家談种种遭遇和哥薩克远征的故事。他从来不在别人談話时插嘴，却总是側耳細听，用手指塞那永远不离嘴的短烟斗里的灰烬，然后他微微眯縫着眼睛，长久地坐在那儿，哥薩克們猜不透他是睡着了呢，还是仍旧在听着。每次远征，他总是留在家里，可是这一次老人家忽然心动了。他按照哥薩克方式把手一揮，說道：

“我什么都不在乎！这一回我也要去，也許我也还能对哥薩克軍有点用处呢！”

現在当他踱到会場前面的时候，所有的哥薩克都靜寂了下来，因为大家很久沒有听他說过一句話了。大家都想知道鮑夫久格会說些什么。

“弟兄們，該輪到我說話了！”他这样开了头，“年輕人啊，請你們听一听老人的話吧。团长說得眞聪明；作为一个負有保护軍队和保存軍資的責任的哥薩克軍首領，他不能說出比这更聪明的話来了。就是这样！这算是我的第一段話！現在請再听我的第二段話。我要說的第二段話是这样：塔拉斯联队长說得也很对，——願老天爷保佑他万寿无疆，烏克兰要多有一些这样的

联队长才好！哥薩克的第一責任和第一荣誉就是遵奉盟友之义。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弟兄們，我还沒有听説哥薩克在什么地方抛棄过或者出卖过自己的伙伴。无論是在这儿被俘擄的，或是在家乡被俘擄的，都是我們的伙伴；不管人数多或是少，全都一样，都是我們的伙伴，在我們看来都是宝貴的。所以我要説的話是这样：同情被韃靼人抓去的伙伴的人，让他們赶快去追韃靼人，同情被波兰人俘擄的伙伴而又不肯放棄正义之战的人，就让他們留下来。从职責上讲，团长应該率領一半人去追韃靼人，而另外一半就需要选出一位代理团长来。这个代理团长，你們要是願意听取白发老人的意見，那么，除了塔拉斯·布尔巴，再也沒有别的更适当的人了。我們中間沒有一个人在勇敢方面比得上他。”

鮑夫久格説完話，便沉默不語了；所有的哥薩克都十分高兴，老人家这么一説，使他們明白了过来。大家把帽子往天空里抛，喊道：

“謝謝你，老爹！你沉默，沉默，长久地沉默，可是終于説起話来了。出发远征的时候，你説你会对哥薩克軍有点用处，这話沒有白説：你果然做到了。”

“怎么样，你們贊成这么办嗎？”团长問。

“大伙儿都贊成！”哥薩克們喊道。

“那么，会議結束了？”

“会議結束了！”哥薩克們喊道。

“現在听我发布軍令，小伙子們！”团长説，他走到前面，戴上了帽子，可是所有的查波罗什人一个个都脱掉了帽子，光着头，眼睛看着地上，正像哥薩克們在首长訓話时經常做的那样。

“現在你們分开站吧，弟兄們！願意走的，站到右边；願意留

的，走到左边！多数人都站了过去的支营队，队长也跟着站过去；要是只有少数人站过去，那么，这个支营队就和别的支营队合并。”

于是大家都紛紛站开了，有的站到右边，有的站到左边。凡是大多数人都站过去的支营队，它的队长也跟着站过去；只有少数人站过去的支营队，就和别的支营队合并；結果两方面所得的人数差不多相等。願意留下的有：聶扎瑪伊諾夫支营队的几乎全部，波波維奇支营队的一大半，烏曼支营队的全部，卡涅夫支营队的全部，斯捷勃里基夫支营队的一大半，狄莫謝夫支营队的一大半。所有其余的人都願意去追韃靼人。双方面都有許多精壯結实的、勇猛的哥薩克。在那些决定去追韃靼人的哥薩克中間，有老英雄車烈瓦推、波柯狄波列、列米希、普罗柯波維奇·霍馬；杰米德·波波維奇也走到那一边去了，因为他是一个游蕩成性积习难改的哥薩克——他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他已經同波兰人較量过了，这一回还想同韃靼人較量个高下。支营队长有：諾斯丘岡、波克雷希卡、聶維雷奇基；还有其他許多卓越而且勇敢的哥薩克想在一場会战中同韃靼人試試劍鋒和坚强有力的肩膀。在那些願意留下的人中間，也有不少非常、非常好的哥薩克：支营队长杰梅特罗維奇、庫庫卡科、魏尔狄赫維斯特、巴拉班、布尔巴的儿子奥斯达普等等。其次还有其他許多著名的、精壯結实的哥薩克：伏符土旬科、車烈維倩科、斯捷潘·古斯卡、奥赫利姆、古斯卡、梅柯拉·古斯推、査陀罗日尼、美捷里甲、伊凡·査克魯狄古巴、莫西·希洛、交格嘉連科、守陀連科、貝薩連科，然后是另外一个貝薩連科，然后还有一个貝薩連科，还有許多别的好哥薩克。他們都是一些历尽名川大山的慣于跋涉的人：他們訪問过阿納托里亚沿岸，克里米亚的盐沼地和原野，所有流入德聶

泊河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所有的港灣和德聶泊河的各个島屿；曾經到过莫尔达維亚、伏洛基亚和土耳其等国；曾經駕駛双舵哥薩克式舢板船游遍整个黑海；五十只舢板船列成一队，去襲击过最华丽、最高大的船舰，打沉过不少土耳其兵船，一生中发射过不可数計的弹药。不止一次撕破貴重的綾罗綢緞和天鵝絨来做裹脚布。不止一次把金币塞滿在系在褲带上的褡褳里。他們每一个人为喝酒和游蕩揮霍了多少財物，这些財物足够别人过一輩子，那数目是数也数不清的。他們按照哥薩克的派头，把財物揮霍得干干淨淨，款待所有的人，雇乐师来奏乐，让世上所有的人都来玩个痛快。即使現在，他們中間也很少有人不在地下埋藏些財物：酒杯呀，銀湯匙呀，鐲子呀等等，埋藏在德聶泊河各个島屿的芦葦下面，以防万一发生不幸，韃靼人突然襲击謝奇的时候，不要让他們找到这些东西；可是，韃靼人的确是很难找到这些东西的，因为連主人自己也早已忘記把它們埋藏在什么地点了。就是这样一些哥薩克願意留下来，为了忠实的伙伴和基督的信仰去向波兰人复仇！老鮑夫久格也想和他們一起留下，他說："像我現在这样的年龄，已經不能去追韃靼人了，这儿正是适合一个好哥薩克长眠的地方。我早就祈求过上帝了，我要是必須結束我的生命，那么，让我在一場維护神圣的基督教事业的战爭里去結束它吧。我的願望果然实現了。对于一个老哥薩克說来，在别的地方再不会有更美滿的收場了。"

大家分别站开了，按照支营队的次序，分成两行站在两边之后，团长从队伍中間走过，說：

"弟兄們，彼此都滿意嗎？"

"都滿意，老爹！"哥薩克們回答。

"好吧，那么大家接个吻，彼此告别吧，因为只有上帝才知

道这一生中还能不能見面啦。听自己队长的指揮，执行你們自己所知道的任务：你們自己清楚，哥薩克的荣誉命令你們干些什么。”

于是所有的哥薩克都互相接起吻来。队长們先开始，他們用手捋捋自己的白鬍子，交叉地抱着接了吻，然后拿起对方的手，紧紧地握着。一个人想問另外一个人：“怎么样，老弟，咱們还会不会見面？”可是沒有問，只是沉默着，——于是两顆斑白的头顱都浸入沉思之中。所有的哥薩克一个个都互相道了别，因为知道双方都还有許多事情要去做哩；可是他們沒有决定立刻离去，却还要等到天黑才动身，为的是不让敌人看出哥薩克軍方面人数的縮减。然后大家各自回到支营队吃午飯去了。

吃过午飯之后，凡是要上路的人，都躺下去休息，睡得香甜而又长久，仿佛預感到这也許是他們最后一次能够这样舒舒服服睡一觉了。他們一直睡到太阳落山；当太阳沉落下去，天色微暗的时候，他們开始給車輛抹起油来。什么都准备齐全了，他們就打发輜重車在前面走，自己再向伙伴們揚揚帽子作别，然后悄悄地跟在輜重車后面走去。騎兵队不吆喝，也不对馬匹发出嘘声，鎮靜地跟在步兵后面款款而行，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了。只有馬蹄的嘚嘚声和有些車辆的車輪因为还沒有走順或者黑夜里沒有上好油而发出的咿哑声，含糊不清地响着。

留下的伙伴們从远处长久地向他們揮着手，虽然一点踪影也望不見了。当他們各自走散，回到自己的宿所的时候，当他們在亮晶晶的星光下看到一半輜重車已經消失了踪迹，許多战友已經远离的时候，他們每一个人都觉得黯然神伤，大家都把耽于游蕩的脑袋向下垂倒，不由得沉思起来。

塔拉斯看到动搖不定的情緒侵襲了哥薩克軍的队伍，和勇

士不相称的抑郁感渐渐主宰了哥薩克們的头脑，可是他不发一言；他想給大家一点时間，让他們习慣于这种因为和伙伴别离而引起的抑郁感，可是同时他又悄悄地准备按照哥薩克方式大叫一声，驀地把他們大伙儿惊醒过来，使那一股銳气，以比先前更大的力量回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这种銳气是只有斯拉夫民族才能够有的，因为这是一个奔放豁达的强有力的民族，它和其他民族相比，正像大海和細流相比一样。在暴風雨的时候，大海咆哮，怒号，澎湃汹涌，掀起小河不能掀起的巨浪；在風平浪靜的时候，大海又比所有的河流更加明凈地展开它的永远悦目的、一望无际的鏡子般的水面。

于是塔拉斯命令自己的僕人們从一辆单独停在一旁的輜重車上把貨物卸下来。这是哥薩克的輜重車中最大、最坚固的一辆；粗大的輪子被坚固的双层輪箍箍紧着；車上載的东西很重，用馬衣和結实的牛皮复盖着，外面还用塗过树脂的麻绳捆得紧紧的。輜重車上全是一瓶瓶、一桶桶的陈年美酒，这些酒在塔拉斯的地窖里貯藏了許多年了。他把这些酒带来，是預备在庄严的日子喝的，如果那偉大的一刻到来了，大家都得去做值得后代歌頌的事情，就可以让每一个哥薩克都喝到珍藏的美酒，在这偉大的一刻，就能让偉大的感情支配人的心灵。僕人們听了联队长的命令，直奔到輜重車前面，用两刃刀割断了牢固的绳子，去掉厚厚的牛皮和馬衣，从輜重車上把酒瓶和酒桶卸下来。

“大家都去拿家伙呀，”布尔巴說，“大家有什么家伙就拿什么家伙来：湯匙也好，給馬飲水的长柄勺也好，手套也好，帽子也好，要是什么家伙全沒有，你就干脆用两只手掌捧着喝吧。”

所有的哥薩克都把家伙拿来了，有的是湯匙，有的是飲馬的长柄勺，有的是手套，有的是帽子，还有的干脆伸出了两只手掌。

塔拉斯的僕人們在队伍中間来回走动，从酒瓶和酒桶里倒酒出来給大家喝。可是，塔拉斯在还沒有发出一齐举杯暢飲的信号之前，暂且不叫他們喝酒。显然他是想說几句什么話。塔拉斯知道，不管陈年美酒多么濃烈，不管它多么善于提神，可是如果再能加上几句辞令，那么，酒和精神的力量就会加倍地增强。

“我招待你們，弟兄們，”布尔巴这样說，“不是为了感謝你們选我当代理团长，——虽然这在我是无上的光荣，——也不是为了紀念我們和伙伴們的离別：不，換了別的时候，做这两件事都是很合适的；我們現在面临的可不是这样的时刻。放在我們前面的是必須費尽血汗和发揮哥薩克的偉大勇敢精神的事业！那么，让我們来喝一杯，伙伴們，首先我們要为神圣的正教信仰一齐干杯：希望这一天終会到来，这种信仰会傳播到全世界，到处只有这一种神圣的信仰，不管有多少邪教徒，他們都要变成基督徒！我們还要为謝奇干杯，希望它为了消灭所有的邪教徒而永存下去，希望它年年岁岁誕生出无数年輕人，一个更比一个强，一个更比一个漂亮。我們还要为我們自己的荣誉干杯，希望我們的孙子和曾孙以后会說，曾經有过这样的一些人，他們不曾辱沒盟友之义，也不曾出卖自己人。那么，为了信仰，弟兄們，为了信仰！”

“为了信仰！”所有站在近旁几排的人都用低沉的声音喧嚷着。

“为了信仰！”站得稍远的人应和着，于是所有的人，不論老幼，都为信仰干杯。

“为了謝奇！”塔拉斯說，把一只手高高地举在头上。

“为了謝奇！”前排的人发出低沉的声音来回答。“为了謝奇！”老人們捻着白髫子，悄声地說；年輕人們像幼鷹鼓翼一般活

跃起来，重复説："为了謝奇！"

于是在远处原野上也听到了哥薩克們頌贊自己的謝奇的声音。

"現在是最后的一口了，伙伴們，为了荣誉，为了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基督徒！"

于是原野上所有的哥薩克，一个也不遺漏，为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喝干了湯匙里的最后一口酒。在所有支营队的队伍中間，还长久地重复着：

"为了世上所有的基督徒！"

湯匙已經空了，可是哥薩克們仍旧高举着手站在那儿。虽然大家的带酒气的眼睛快乐地閃耀着，可是他們是在深深地沉思。他們現在不是想到利欲和战利品，不是想到誰有运气得到金币、貴重的武器、刺綉的长褂和契尔克斯产的名馬；可是他們沉思着，就像陡削的高山頂上的兀鷹一样，——从这高山上远远可以望見无边无际地展开着的大海，海上像小鳥似的散布着許多帆桨并用的船、海船和各种船舶，两边是隐隐約約显出的細长的海岸綫，沿岸有一些蚊子似的城鎮和像小草一般随風搖摆的森林。他們像兀鷹一般用眼睛扫視着周圍的整片原野和在远方朦朧閃爍的自己的命运。农田和村路纵横的整片原野、連綿的荒地和纵横的村路，将被他們的突露的白骨盖滿，被他們哥薩克的鮮血毫不吝惜地冲洗，被打毁的車輛、折断的馬刀和长矛所点綴。再远一些的地方，将布滿他們的一顆顆脑袋，脑袋上有着卷紧的凝血的額发和垂下的髫鬚。兀鷹将会飞来乱扯一陣，啄食他們的哥薩克的眼睛。可是，正是在这块广闊而自由地展开着的死亡的廢墟下面才埋藏着偉大的珍宝啊！任何一件崇高的事业都不会泯灭，哥薩克的荣誉也不会像枪口里射出的細小的火

药粉一般消散。一个白髯垂胸的多弦琴乐师，或者一个还很矍健的善于預言的白发老翁，将用含蓄的强有力的言語歌咏他們的事迹。他們的声名将远揚全世界，所有后世的人都将傳誦他們的功績。因为强有力的言語是会远远地傳播开去的，像嗡嗡作响的銅钟一样，匠人把貴重的純銀摻杂到銅里去，让美妙的声音远远地傳播到城鎮、茅屋、宮殿和村落，召喚所有的人去作神圣的祈禱。

9

城里誰都不知道有一半查波罗什人出发追韃靼人去了。只有哨兵們从市政厅的望楼上看到一部分輜重車开到森林后面去；可是他們以为哥薩克們在准备布置埋伏；法国工程师①也是同样地想。同时，团长的話证明不是沒有根据的，城里果然发生了儲粮不足的恐慌。按照过去时代的习惯，軍队一向是不估計他們需要多少粮食的。他們試行了一次突圍，可是一半冲鋒陷陣的勇将立刻被哥薩克們歼灭了，另外一半毫无所获地被赶回到城里。不过，一些犹太人却利用突圍的机会，摸清了全部底細：查波罗什人出发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由哪一些司令官率領着，出发的是哪一些支营队，人数多少，留下的还有多少，他們打算干什么，——总而言之，过了几分钟之后，城里的人把一切情况都打听清楚了。联队长們的精神振奋起来，准备决一死战。塔拉斯从城里的調动和喧声上已經看出了这一点，他敏捷地东奔西走，布置着，頒发着命令和指示，把所有的支营队編成

① 根据后文的敘述，这个法国工程师在波兰軍中是兼任炮兵顾問之类的职务的。

三道陣綫，輜重車堆起来作成要塞，把他們包圍住，——采用了这种战法，查波罗什人是可以处于不敗之地的；他派两个支營队打埋伏；叫人用削尖的木桩，折斷的武器，长矛的碎片，把原野的一部分圍起来，遇到适当的机会，就可以把敌軍的騎兵队赶到那里面去。当必須做的一切都已經安排完毕的时候，他向哥薩克們讲了話，倒不是为了鼓励和振奋他們，——他知道他們本来就是精神坚定的，——却只是因为他自己想把心里的話傾吐出来。

"我想跟你們談談，老乡們，我們的盟友之义是个什么东西。你們一定听見父亲和祖父說过，我們的国土怎样受到所有的人的尊敬：希腊人早已聞知我們的大名，我們又从查尔格拉得收取过貢金，我們有华丽的城市、教堂、王侯，俄罗斯血統的王侯，咱們自己的王侯，却不是天主教邪魔外道的人。回教徒把我們所有的东西都搶走了，一切都化为烏有了。只剩下我們这些孤苦零仃的人，我們的国家也像死了可信賴的丈夫的寡妇一样，跟我們一样地孤苦零仃！伙伴們，我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团結一致地握起手来了！我們的盟友之义就是建立在这上面！再沒有比盟友之义更神圣的关系了！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爱父亲和母亲。可是，弟兄們，重要的还不在这儿，因为野兽也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血統上，牢固地結合在一起，却只有人才能够办到。别的国家也有伙伴，可是像在俄罗斯国土上所看到的这样的伙伴却不曾有过。你們許多人曾經流落在異乡；瞧吧，那儿也有人！同样是上帝創造的人，你可以跟他們談話，像跟自己人談話一样；可是，一談到心坎里的話，——你就瞧吧：不，他們的确是些聪明的人，但总不像咱們的人；同样是人，但总不像咱們的人！不，弟兄們，像俄罗斯人这样地爱，——不是凭理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去爱，而是凭上

帝所賜予的一切，你所有的一切去爱，而是……”塔拉斯說，他揮了揮手，搖了搖白发蒼蒼的头，捻了捻鬍子，又继續說下去，“不，誰都不能这样地爱！我知道，卑劣的風气現在在我們的国家里也盛行起来了；人們只希望有一束束的庄稼，一堆堆的干草，馬群，只希望地窖里的封过瓮口的蜜酒能够保全无恙。人們竭力模仿鬼知道的伊斯兰教風俗；他們厌棄祖国的語言；不願跟自己人說話；出卖自己的同胞，像在市場上出卖沒有灵魂的家畜一样。在他們看来，一个外邦国王的寵爱比任何友爱都更珍貴，不用說是国王，就是一个用黄皮靴踢他們臉蛋的波兰大地主，只要对他們略施小惠，他們也要受寵若惊哩。可是，即使是一个最卑鄙的人，即使他卑躬屈膝，在地上打滚，渾身沾滿尘土，弟兄們，他也总还有一点俄罗斯的感情。这种感情总有一天会觉醒过来，那时候他，这个不幸的人，就会两手捶胸，抓头发，高声地詛咒自己的卑賤的生活，准备用痛苦去补偿可耻的行为。让大家都知道，在俄罗斯的国家里，盟友之义是个什么东西吧！如果死到临头，他們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我們这样地死的！……沒有一个人，沒有一个人！……他們胆小如鼠的天性不允許他們这样去做！”

联队长这样說着，当他讲話完毕的时候，还老是搖着那为哥薩克事业操心得发了白的头。这一番話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站在那儿的人，一直渗透到他們心灵的深处。队伍里一些年紀老的人把白发蒼蒼的头向下俯倒，一动也不动；泪珠在他們的老眼里悄悄地滚动着；他們用袖子慢慢地擦着眼泪。然后，大家好像商量好了的一样，同时都揮手，摆动着久經世故的头。显然，老塔拉斯使他們想起了一个人心头所能感到的許多最熟悉、最高貴的东西，他們或者是在痛苦、劳动、勇敢和种种生活患难中久經

鍛炼而变得聪明了，或者即使不理解这些东西，可是，使生育他們的老父母高兴的是，凭着年輕的珍珠般发亮的灵魂，也感觉到了許多东西。

敌軍敲着鼓，吹着喇叭，已經从城里冲了出来，貴族們被无数僕人前后簇拥着，两手叉腰，策馬前进。胖子联队长发出了进攻令。于是他們开始密集地向哥薩克軍的陣綫冲过来，瞄准着火绳枪，发出声势汹汹的呐喊声，眼睛发亮，銅盔銅甲輝耀着。哥薩克們看見他們走近了枪弹所及的距离，就一齐开起約有七拃[1]长的火绳枪来，老是放个不停。响亮的噼啪声远远地傳遍周圍的原野和田壠，溶成一片不断的隆隆的声音；整个原野被硝烟籠罩着；可是查波罗什人还老是一个勁儿地放枪，連气也不喘一下：后排的人只管装上子彈，把枪递給前排的人，这种做法使敌人大吃了一惊，他們不明白哥薩克們怎么能够不装子彈，却老是放个不停。在包圍双方軍队的濃烈的硝烟里，已經看不清楚队伍中怎样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倒下去陣亡；可是，波兰人感觉到子彈飞得很密，事情越来越糟糕；当他們往后撤退，想避开硝烟，看一看清楚周圍的情况的时候，发觉許多人都已經不在自己的队伍里了。可是在哥薩克的一方面呢，一百个人里面也許只陣亡了两三个人。哥薩克們还是继續开枪，一分钟也不間断。連那位外国工程师也对这种他从来沒有看到过的战术感到惊奇了，当場对大家說：“这群查波罗什人眞是一些不怕死的好汉啊！随便什么人要在别的国家打仗，就得像这样打才对！”于是他提議立刻把大炮轉向敌軍的陣綫。几尊铁鑄的大炮張着大嘴沉重地吼叫起来；大地顫抖了，远远地发出迴响，整个原野被加倍濃

---

① 即拃开手指，从大拇指到小拇指之間的距离。其长度普通为九英寸。

烈的硝烟籠罩着了。在远近城鎮的广場和街道上，可以聞到火药的气味。可是，炮手們瞄准得太高，灼热的炮彈划出太高的弧綫飞出去了。它們在空中发出可怕的嗖嗖声，从敌軍的头上飞掠而过，远远地陷进地里，炸开一个个洞，使黑土高高地飞揚在空中。法国工程师看到这种拙劣的炮击法，急得直抓头发，于是不顾哥薩克的子彈横飞，只得亲自来調度大炮了。

塔拉斯老远就看出整个聶扎瑪伊諾夫支营队和斯捷勃里基夫支营队将要遭罹不幸，就大声叫道："快离开輜重車，大家上馬！"可是，要不是奥斯达普冲到敌陣的当中，哥薩克們是来不及这样做的；他夺去了六个炮手手里的引火綫，不过还有四个人手里的引火綫沒有能够夺掉。波兰人把他赶回去了。这当口，外国上尉自己把引火綫拿到手里，想去点燃一尊最大的大炮，那样的大炮是以前任何一个哥薩克都沒有看見过的。它張着大嘴，显出一副狰狞可怕的样子，从那儿带来千万人的死亡。它发出轰鳴，接着就有另外三尊也响起来了，把隆隆迴响着的大地震动了四次，——它們給人带来了許多悲哀！年老的母亲，将用骨瘦如柴的双手捶打自己的老朽的胸膛，为不止一个哥薩克洒下悼念的眼泪。在格魯霍夫、聶米罗夫、車尔尼果夫和别的城市里，将遺留下不止一个寡妇。情人将每天跑到市集上去，抓住所有的过路人，辨认他們每一个人的眼睛，看他們中間有沒有比一切人都更可爱的那一个人。可是，許多軍队通过了城市，他們中間却永远不会有比一切人都更可爱的那一个人了。

聶扎瑪伊諾夫支营队的一半人仿佛根本沒有存在过似的，就这样消失了！累累的麦穗像純金币似的燦然发光，却突然被一陣冰雹摧毀，——他們就是这样被蹧蹋了，被杀害了。

哥薩克們是怎样生气啊！大家是怎样激动啊！支营队长庫

庫卞科看到他那支营队的最优秀的一半人已經不活在世上，心中是怎样騷乱不安啊！他带領部下殘余的聶扎瑪伊諾夫人一下冲进了敌陣的中心。在怒火燃燒下，随便碰到一个什么人就像切白菜似的斫去，把許多騎兵打下馬来，連人带馬用长矛刺个通穿，接着又躥到炮手們跟前，夺得了一尊大炮。他看見烏曼支营队的队长正在那边手脚不閑地忙着，斯捷潘·古斯卡已經把主炮夺过来了。他扔下这些哥薩克不管，带領自己的部下又杀进另外一处敌人密集的人堆里去了。聶扎瑪伊諾夫人走过哪儿，哪儿就让开一条道路，他們轉向哪儿，哪儿就扫清出一条街巷！眼看敌人的队伍稀疏起来，波兰人一排一排地倒了下去！在輜重車旁边的是伏符土旬科，在前面的是車烈維倩科，在远一些的輜重車旁边的是交格嘉連科，在他后面的是支营队长魏尔狄赫維斯特。交格嘉連科已經把两个波兰貴族挑起在长矛上，最后，又去襲击那頑强的第三个人。那是一个狡猾而又强壮的波兰人，备有华美的馬具，带領着五十一个僕从。他向交格嘉連科猛扑过去，把他打倒在地上，在他头上揮动着馬刀，喊道："你們这些狗哥薩克，誰都不是我的对手！"

"对手在这儿！"莫西·希洛說，跃馬向前冲过来。他是一个慓悍的哥薩克，不止一次担任过队长在海上指揮作战，遭受过种种災难。土耳其人在特萊比仲附近捉住他們，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奴隶送到大帆船上，用铁鏈拴住他們的手和脚，好几个星期不給他們东西吃，只給他們喝令人噁心的海水。可怜的奴隶們容忍了和忍受了一切痛苦，只是为了不背棄正教的信仰。队长莫西·希洛可忍受不住了，他把神圣的教条踩在脚下，把可厌的头巾纏在罪孽深重的头上，得到土耳其将軍的信任，当了船上的管事和所有的奴隶的总管。可怜的奴隶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

常悲伤，因为他們知道，如果自己人出卖了信仰，投靠了压迫者，那么在他的手下，是会比在一切别的非基督徒的手下更加悲惨和痛苦的。事实果然是这样。莫西·希洛把三个人排成一行加上了新的铁鏈，用粗硬的绳子把他們捆得紧紧的，一直勒得他們露出了白骨；动不动就給所有的人一陣痛打，把他們的后頸脖打个稀烂。当土耳其人高兴得到了这么一个好奴才，开怀暢飲，忘記了自己的戒条，大家喝得烂醉的时候，他拿出全部六十四把钥匙来，发給奴隶們，叫他們打开身上的鎖，把铁鏈和手拷抛到海里，拿起馬刀去杀土耳其人。这一次哥薩克們得了許多战利品，光荣地回返了故乡，多弦琴乐师們以后还长久地一直歌頌莫西·希洛的功績。本来是要选他当团长的，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他有时做出一些事情，連最賢智的人也想不出来，可是有时又傻到叫人难以相信。他把所有的財物都花在喝酒上面，揮霍得一干二净，欠了謝奇所有的人許多債，此外还要像小偷似的偷东西：夜間从别的支营队里把全副馬具偷出来，押給酒店老板換酒喝。为了这种可耻的行徑，人們把他带到市集上去，綁在柱子上，旁边放一根粗木棍，让每一个过路人都能尽自己的力气把他打一頓。可是，查波罗什人記得他从前的功績，竟沒有一个人忍心举起粗木棍打他。莫西·希洛便是这样的一个哥薩克。

“老子就要来送你的狗命！”他說，向那人猛扑过去。他們厮杀得多么凶啊！两个人的肩垫和护心鏡都被打弯了。敌方的波兰人斫破了他的鎧甲，刀鋒直碰到他的肉体：哥薩克的衬衣染成了深紅色。可是，希洛对这些毫不注意，掄起青筋突露的手臂（这条短而粗的手臂有千鈞之力），出其不意地給了他当头一击。銅盔飞出去了，波兰人摇晃了一下，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希洛跑上去往那栽倒的人身上前后左右一陣乱斫。哥薩克，你别杀

敌人，最好轉过身来！哥薩克沒有轉身，被杀害者的僕人立刻用一把小刀刺进了他的脖頸。希洛回过身来，正待抓住那个大胆的家伙，可是他已經消失在硝烟里了。四面八方响起了火绳枪的砰砰声。希洛踉蹌了几步，感觉到自己的伤是致命的。他倒在地上，一只手撫着伤口，回过头来对伙伴們說："别了，弟兄們，伙伴們！願正教的俄罗斯万世永存，保持永久的荣誉！"接着閉上了他的虛弱的眼睛，哥薩克的灵魂就从倔强的肉体里飞出去了。可是那边，查陀罗日尼已經带領部下跃馬赶到了，支营队长魏尔狄赫維斯特突破了敌軍的重圍，巴拉班也向前挺进了。

"怎么样，老乡們？"塔拉斯和几个支营队长打着招呼，說，"火药筒里还有火药嗎？哥薩克的力量沒有衰退嗎？哥薩克們还沒有泄气嗎？"

"火药筒里还有火药，老爹。哥薩克的力量还沒有衰退！哥薩克們还沒有泄气！"

哥薩克們奋勇冲上去把敌軍陣綫完全打乱了。矮个子联队长打鼓发出集合号令，吩咐揭起八面彩色的旌旗，把远远散布在整个原野上的部下集合起来。所有的波兰人都奔到旌旗下面来；可是，他們还沒有排成陣势，支营队长庫庫卞科就带領部下的聶扎瑪伊諾夫人重新又杀进敌陣，直往大肚子联队长身上扑上去。那联队长抵擋不住，撥轉馬头，放开四蹄奔馳起来；庫庫卞科远远地一直追过整个原野，不让他和队伍会合在一起。斯捷潘·古斯卡从側翼的支营队看到了这情况，手里拿着套索，把头俯伏在馬頸上，飞快地向他扑过去，覷准机会，一下子把套索抛在他的脖子上。联队长漲紅了脸，双手抓住绳子，拚命想拉断它，可是架不住对方使劲一刺，致命的长枪已經貫通了他的肚子。他被釘在地上，就那样一直留在那儿了。可是古斯卡也沒

有能幸免于难！哥薩克們剛一回过头来，就只見斯捷潘·古斯卡已經被挑起在四支长矛上了。可怜的人只来得及說出这么一句話："但願杀尽敌人，俄罗斯国土年年欢庆！"說完，就断了气。

哥薩克們回头一瞧，那边，哥薩克美捷里甲从側翼冲了过来，給波兰人飽以老拳，把他們一个个打得人仰馬翻；队长聶維雷奇基带領自己的部下从另一側翼杀奔过来；在輜重車旁边，查克魯狄古巴和一个敌人打着轉厮杀；在再远一些的輜重車旁边，第三个貝薩連科① 已經把一大群敌人逐退了。在别的輜重車旁边，有人就在車上动手打起来。

"怎么样，老乡們？"塔拉斯联队长騎馬走过大家面前，打着招呼，"火药筒里还有火药嗎？哥薩克的力量还坚强嗎？哥薩克們还沒有泄气嗎？"

"火药筒里还有火药，老爹；哥薩克的力量还很坚强；哥薩克們还沒有泄气！"

可是，說时迟，那时快，鮑夫久格从輜重車上蹿下来了。一顆子彈正射中他的心窝，老头儿迸出最后的一口气，說："我不惋惜离开这个世界。願上帝賜給每一个人这样的結局！让俄罗斯揚名千古吧！"接着，鮑夫久格的灵魂就飞向天上，去告訴早已逝去的老人們，人們在俄罗斯国土上怎样善于打仗，更令人欣慰的是，怎样善于为神圣的信仰战死。

隔了不多一会儿，支营队长巴拉班也栽倒在地上了。他受了三种致命的重伤：长矛、子彈和沉重的两刃刀。他是最勇敢的哥薩克中的一人；他曾充当队长，在海上的远征中建立了許多功勛，可是最出色的一次是对阿納托里亚沿岸进行襲击。他們

① 前文(見 92 頁)交代过，有三个同姓貝薩連科的人。

那一次搶走了許多金币、貴重的土耳其呢絨、綢緞和种种装飾品，可是归途中却遭遇了災难：这些可爱的人陷入土耳其人的彈雨中了。敌船对他們一开火，一半舢板船被打得直打旋旋，翻倒了，不止一个人淹沒在水里，可是系結在两边舷上的芦葦使这些舢板船終能免于完全沉沒。巴拉班把船尽快地划出去，一直向太阳照耀的地方划去，这样就使土耳其的兵船看不見他們了。后来他們整夜用勺子和帽子舀船里的水，修补被子彈打穿的地方；把哥薩克的褲子撕破了做帆篷，好容易才逃过了速度最快的土耳其兵船。他們不但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謝奇，并且还給基輔美席戈尔斯基修道院的院主带来一襲綉金的法衣，給設立在查波罗什地区的圣母教堂带来一套純銀的圣像衣飾。后来，多弦琴乐师們还长久地歌頌哥薩克們的战功哩。他現在感觉到临終时的痛苦，沉倒头，低声地說："我认为，弟兄們，我死得很痛快：斫死了七个，用长矛刺穿了九个。馬蹄踩死了許多人，我也記不清用枪彈打死了多少人。願俄罗斯永远繁荣强盛！……"說完，他的灵魂就飞走了。

哥薩克們，哥薩克們！别交出你們軍队中这朵最高貴的花朵吧！庫庫卞科已經被包圍住了，整个聶扎瑪伊諾夫支营队只剩下七个人，就連这七个人也是在勉强地抵御着，只有招架之力了；队长的衣服已經染滿了鮮血。塔拉斯发觉他处于危急之中，赶快跑来救助。可是，哥薩克們赶来得太迟了：在还沒有打退包圍他的敌人之前，长矛已經貫通了他的心窝。他頹然滑落在摟抱他的哥薩克們的臂弯里，青春的血像溪流似的冒出来，好像一个粗心大意的僕人用玻璃器皿从地窖里盛了珍貴的美酒出来，不留神在門口跌了一交，把貴重的瓶子砸得粉碎，美酒流遍了地上，主人三脚两步跑来，急得直抓头发，他是为了一生中最

快乐的时辰把这酒珍藏起来的，預备有一天，如果上帝让他能在暮年跟青年时代的伙伴会面，他們就可以在一起喝酒聊天，回忆过去的日子，以前可不像現在，那时候寻欢作乐是更带劲儿的。……庫庫卡科扫視了一下周圍，說："謝謝上帝，让我死在你們面前，伙伴們！願我們的后代比我們生活得更好，基督所愛的俄罗斯万世永存！"于是年輕的灵魂飞出去了。天使們把他抱在手里，把他带到天上。他在那边将生活得很幸福。"庫庫卡科，坐在我的右边！"基督会对他說："你沒有背棄盟友之义，沒有干过卑劣的事情，沒有使人陷于不幸，你保存了、捍卫了我的敎堂。"庫庫卡科的死使大家都觉得很悲伤。哥薩克的队伍已經变得非常疏落；許許多多勇敢的人都已經陣亡；可是，哥薩克們还是继續坚持，奋勇杀敌。

"怎么样，老乡們？"塔拉斯跟殘留下来的支营队战士們打着招呼，"火药筒里还有火药嗎？馬刀沒有鈍嗎？哥薩克的力量沒有疲乏嗎？哥薩克們沒有泄气嗎？"

"火药还够用，老爹！馬刀还听使喚；哥薩克的力量沒有疲乏；哥薩克們还沒有泄气！"

于是哥薩克們又向前挺进了，仿佛压根儿沒有遭受什么损失似的。只剩下三个支营队长还活着。到处血流成河；哥薩克們和敌人的尸体高高地堆成了桥。塔拉斯抬头望天，只見有一群白隼在天空里展翅飞翔。唉，它們可以大嚼一頓了！那边，敌人把美捷里甲挑起在长矛的尖头上。第二个貝薩連科的脑袋滚落了，还在翻着白眼。被斫成四段的奥赫利姆·古斯卡士崩瓦解了，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喂！"塔拉斯說，揮动着手帕。奥斯达普懂得这个信号的意思，从埋伏的地点跳出来，奋勇地去攻打那些騎兵。波兰人抵擋不住勇猛的攻击，敗下陣去，奥斯达普

乘胜追击，把他們一直赶到地上插有木桩和折断的长矛的那个地方。馬匹紛紛顚躓着倒下，波兰人从馬头上翻过去，栽倒了。这时候，站在輜重車后面最后一排的柯尔松人，看到敌人已經走进枪弹可以射达的距离，驀地开起火绳枪来。所有的波兰人乱作一团，張皇不知所措，哥薩克們精神振奋起来了。“我們胜利了！”四面八方傳出了查波罗什人的呼声，喇叭吹响，胜利的軍旗随風飄揚。被击潰的波兰人到处奔竄，躲藏起来。“嗐，不行呀，这还不見得是完全的胜利呢！”塔拉斯望着城墻說，果然被他說对了。

城門开了，一队驃騎兵从里面飞出来，这是所有的騎兵联队中的精华。全体騎士跨下都是同样的喀尔巴阡产的褐色高头大馬。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比所有的人更加机灵、更加俊美的勇士。烏黑的头发从他的銅盔下面垂下来；縛在手臂上的絕世美女所刺綉的貴重的圍巾飄卷着。当塔拉斯看到这是安德烈的时候，他茫无所措了。可是在这当口，安德烈被战爭的激情和烈焰包圍着，渴望要报答縛在手臂上的礼物，好像一群猎犬中一条最美丽、最敏捷、最年輕的細腿狗一样，飞快地奔向前去。有經驗的猎人一发出声音催它往前，它就脚不点地，在空中画出一条直綫，整个身体斜向一边，一直往前竄去，扒开积雪，在狂奔的热情中有十来次赶过了被追逐的兎子。老塔拉斯停下来，看他怎样給自己杀开一条血路，左冲右闖，乱杀一陣。塔拉斯再也忍不住了，喊道：“怎么着？……打自己人？……鬼杂种，你敢打自己人？……”可是，安德烈却辨别不出站在面前的是誰，是自己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他一点也看不見。他看見的是鬈发，鬈发，长长的、长长的鬈发，河边的天鵝一般洁白的胸脯，雪一般瑩洁的頸脖、双肩、和专为供人疯狂地接吻而創造的一切。

"喂，小伙子們！你們只要給我把他誘进森林里去，只要給我把他誘进去！"塔拉斯喊道。立刻就有三十个矯健的哥薩克自告奋勇去引誘他。他們戴正头上的高聳的帽子，立刻騎馬奔过去拦击那些驃騎兵。他們从側翼襲击敌軍的前鋒，狠狠地打击他們，切断他們和后續部队的联絡，然后分兵各个击破，同时果洛柯貝簡科照准安德烈背上用刀背給了輕輕的一击，大伙儿立刻撥轉馬头，一溜烟的溜掉了。安德烈是多么激怒啊！青春的血液怎样在他血管里奔涌着啊！他用鋒利的馬刺把馬一夹，用全副速度往那些哥薩克背后追上去，也不掉头回顾一下，不知道后面跟得上他的只有二十个人。这时候，哥薩克們飞馳着，一直趸入森林里去了。安德烈拍馬赶来，差一点就要赶上果洛柯貝簡科，忽然誰的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馬繮绳。安德烈回头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是塔拉斯！他渾身战栗着，忽然臉色变成慘白……

他像是一个小学生，不留神惹怒了一个同学，被同学用戒尺在額上打了一下，他像一团烈火似的发作起来，疯狂地从凳子上跳过去，追赶那个惊駭万状的同学，要把他撕成碎块才痛快，却不料老师忽然走进教室里来，撞了个滿怀：刹那間疯狂的冲动平息了，徒劳无益的憤怒也消失了。安德烈和这小学生一样，刹那間怒火也消失了，仿佛从来不曾发作过一样。他在自己面前只看見一个年老的父亲。

"好呀，現在咱們該怎么办？"塔拉斯說，直对他的眼睛望着。

可是，安德烈一句話也回答不出，只是站着，眼睛望着地上。

"怎么样，儿子，你那波兰主子給你便宜占了沒有？"

安德烈沒有回答。

"你就这样甘心出卖？出卖信仰？出卖自己人？站住，滾下

馬来!”

他像小孩一般恭順地从馬上滚下来，半死不活地站在塔拉斯面前。

“站住，不許动！我生了你，我也要打死你！”塔拉斯說，往后倒退一步，从肩上取下枪来。

安德烈惨白得像一块布帛一样；可以看到，他的嘴唇輕輕地抖动着，他在呼喚誰的名字；但这不是祖国、或者母亲、或者哥哥的名字——这是一个美丽的波兰女子的名字。塔拉斯开枪了。

像是被鐮刀刈割的谷穗，又像是心窝被致命的铁刃刺了一下的羔羊，他垂倒了头，終于一句話也沒有說，滚倒在草上了。

杀死儿子的人站在那儿，长久地凝視着停止呼吸的尸体。他即使死了也还是漂亮的：不久以前还充滿着力量、并且对于女人具有不可遏制的魅力的他那張英俊的臉，直到現在还是呈現出动人的美丽；烏黑的眉毛像丧服上的黑天鹅絨似的，衬托着他的惨白的面容。

“他凭哪一点不会是一个哥薩克呢？”塔拉斯說，“高高的身体，烏黑的眉毛，臉像貴族，打起仗来有万夫不当之勇！他完了，毫不光彩地完了，像一条下賤的狗一样！”

“爹，你干了什么事情呀？是你打死他的嗎？”这时候奥斯达普騎馬跑过来說。

塔拉斯搖了搖头。

奥斯达普仔細凝視死者的眼睛。他觉得弟弟怪可怜，就說：

“爹，咱們把他体体面面盛殮起来吧，别让敌人侮辱他，别让凶猛的禽鳥撕裂他的身体。”

“我們不埋他，别人也会来埋他的！”塔拉斯說，“会有女人来哭悼他，安慰他！”

他想了一两分钟，琢磨还是扔下他不管，让貪得无饜的野狠啃食他呢，还是怜惜他騎士式的勇武气概，只要有这种气概，一个勇敢的人总应該英雄惜英雄，对他加以尊敬。正在这当口，却看見果洛柯貝簡科騎馬向他跑来了：

“糟啦，联队长，波兰人增强了，生力軍来支援他們了！……”

果洛柯貝簡科还沒有說完，伏符土旬科又飞馬赶到：

“糟啦，联队长，生力軍又涌到了……”

伏符土旬科还沒有說完，貝薩連科連馬也沒有騎，徒步奔来了：

“你在哪儿哪，老爹？哥薩克們正在找你。支营队长聶維雷奇基陣亡了，查陀罗日尼陣亡了，車烈維倩科陣亡了。可是，哥薩克还是继續抵抗，不見你一面不願意死去；希望你在他們死前的一刻能去看一看他們。”

“上馬，奥斯达普！”塔拉斯說，風馳电掣般拍馬赶去，为了想再能見到哥薩克們，再能看他們一眼，让他們能在临終之前見着自己的联队长。

可是，他們还沒有跑出森林，敌軍已經从四面八方把森林包圍起来，在树木之間到处都可以发現手持馬刀和长矛的騎兵。“奥斯达普！……奥斯达普，别后退！……”塔拉斯喊道，他自己拔刀出鞘，不管碰到什么人，只顾一个劲儿地斫上去。忽然有六个人向奥斯达普猛扑过来；可是，显然他們来的不是吉利的时辰：一个人的脑袋不翼而飞；第二个人往后倒退几步，翻倒了；第三个人肋骨上挨了一长矛；第四个人最勇敢，他一低头，让过了飞来的子彈，火热的子彈打中了馬的胸脯，——疯狂的馬前蹄直立起来，咕咚一声踤倒在地上，把騎兵压死在下面了。“打得好，儿子！……打得好，奥斯达普！……”塔拉斯喊道，“我跟在你后面

呢！……”一边喊，一边不断地击退着襲来的敌人。塔拉斯斫着，杀着，对准一个个敌人的头上打过去，眼睛却总是望着前面的奥斯达普，只見至少有八个敌人跟奥斯达普扭作一团，打起来了。“奥斯达普！……奥斯达普，别后退！……”可是，敌人已經把奥斯达普打敗了；一个人把套索拋在他的脖子上，把奥斯达普捆起来，带走了。“唉，奥斯达普，奥斯达普！……”塔拉斯喊道，向他那边冲过去，像切白菜似的，把迎上来的和胆敢阻拦的人杀得个落花流水：“唉，奥斯达普，奥斯达普！……”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似的东西把他压倒了。一切都在他眼前旋轉和翻腾起来。頃刻間，人头呀，长矛呀，硝烟呀，火光呀，带叶子的树枝呀，这一切都混成一推，在他面前閃亮，照耀着他的眼睛。于是他像一棵被伐断的橡树一样，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一层迷雾遮住了他的眼睛。

10

“我睡得眞长久呀！”塔拉斯說，像做了一場恼人的醉梦之后醒过来一样，竭力想辨认周圍的事物。极度的虛弱使他感到四肢无力。一个陌生房間的墻壁和角落，在他眼前隐約閃动。最后，他注意到托符卡奇坐在他面前，并且似乎是在傾听他的每一下呼吸。

“是呀，”托符卡奇自己寻思，“你也許会一輩子睡过去呢！”可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搖了搖手指，示意叫他别开口。

“可是，你倒是告訴我，我这会儿是在什么地方呀？”塔拉斯又問，他鼓足全副精神，竭力要記起过去的事情。

“别作声！”伙伴厉声地呵叱他，“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呢？难道

你沒有看見全身都是刀伤嗎？我带着你一口气也不喘地騎着馬跑，你一直发高燒，嘴里說胡話，到現在已經有两个星期了。剛才是你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你要是不想給自己添麻煩，你就別作声吧。”

可是，塔拉斯总还是竭力集中精神，要回想过去的事情。

“波兰人不是已經把我抓住了，把我完全包圍起来了嗎？我不是沒有任何可能冲出重圍了嗎？”

“叫你別作声呀，鬼东西！”托符卡奇气憤地喊，正像是一个保姆，再也忍受不住了，对一个吵鬧不休的淘气孩子叫道，“你要知道怎样突圍有什么好处呢？突圍出来了，这就够了。有这么一些人，他們沒有出卖你，——你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我們还有不少夜晚得在一起騎着馬跑哩。你以为你可以冒充一个普通的哥薩克嗎？不行呀，人家悬賞两千金币要你的脑袋呢。”

“奥斯达普呢？”塔拉斯忽然叫起来，憋足劲要抬起身子来，却突然想起敌人当他的面把奥斯达普抓住了，捆起来了，他現在已經落在波兰人的手里。

一陣悲痛襲上了老年人的心。他把伤口上所有的綳带都扯开，撕下来，把它們抛得远远的，想說什么話——可是沒有說出来，却发了囈語；他又发燒了，昏迷不醒，說了許多无意义的不連貫的疯話。

这时候，忠实的伙伴站在他面前，責罵着，对他說了許多埋怨的話和严厉的責难。最后，抓住他的手和脚，像給小孩包襁褓似的把他包起来，整好所有的綳带，裹在一張牛皮里，捆上夹板，再用绳子把他拴在馬鞍上，于是又带着他一起奔馳上路了。

“即使你死了，我也要把你送回去！不能让波兰人侮辱你哥薩克的身体，把你的尸骸撕成一块块，扔进水里。就算鷹要从你

額上啄食你的眼睛，那鷹也得是咱們草原上的鷹，却不是波兰的，不是从波兰国土飞来的鷹。即使你死了，我也要把你送回烏克兰去！”

忠实的伙伴这样說了。日日夜夜不停休地奔馳，終于把失去知觉的塔拉斯带到了查波罗什的謝奇。到了那儿，他不知疲倦地开始用药草和溫湿疗法給他治病；找来了一个有經驗的犹太女人，她給他喝了一个月各种各样的药水，塔拉斯終于好起来了。不知道这是药的效能呢，还是他的鋼铁般坚强的体力发生了作用，总之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能下床了；伤处收口了，只有几处刀痕还显示这个老哥薩克曾經受过多么重的伤。然而，他变得显著地忧郁和阴沉起来了。三道深刻的皺紋犁刻在他的額上，从此再也不肯消失。他現在环顾了一下周圍：謝奇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所有的老伙伴都相继亡故了。那些曾經为正义的事业，为信仰和友爱而奋斗过的人，一个也沒有了。就是那些跟着团长出发去追赶韃靼人的战士，也都早已不活在世上了。所有的人都送掉了性命，所有的人都毁灭了，有的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有的在克里米亚盐沼地上饥渴而亡，有的被俘之后由于忍受不住侮辱而自戕身亡；从前的那位团长也早已亡故了，老伙伴們一个也不活在世上了；从前哥薩克力量沸騰过的人早已被青草掩埋了。他觉得好像是举行了一次宴会，一次热鬧的、喧闐的宴会：所有的器皿被砸得粉碎；到处連一滴酒也不剩，宾客和僕人把所有貴重的杯碗都偸走了，——惶惑不知所措的主人呆立着，想道：“还是不举行这一次宴会好些。”人們給他排遣愁悶，陪他寻快乐，結果都是徒然；长髯白发的多弦琴乐师們三三两两走过，歌頌他的哥薩克功勛，結果也是徒然。他严峻地、冷漠地眺望着一切，在他的不动声色的臉上流露出难于抑制的悲哀，他悄

悄地低垂着头，說：“我的儿子！ 我的奥斯达普！”

查波罗什人准备出发作一次海上的远征。两百只舢板船放到德聶泊河里去，接着小亚細亚人就看到剃光头蓄留长額发的查波罗什人，把百花盛开的沿岸一带交給了劍与火；就看到穆罕默德的子民們的包头布，像无数花朵似的，抛散在被血浸湿的田野上，漂浮在岸边。这地方的人看到了不少沾滿焦油的查波罗什灯籠褲和紧握黑皮鞭的筋肉发达的手。查波罗什人吃光了和蹧蹋了整个葡萄园；在伊斯兰教教堂里遺下許多堆大糞；把波斯織的貴重的圍巾当褲带，拿来束骯髒的长褂。許久以后还有人在这些地方找到查波罗什人的短烟斗。他們高高兴兴地返航了；一艘装有十門大炮的土耳其兵船从后面赶上来，船上所有的武器一齐发彈，像赶鳥似的，把他們这些不坚固的舢板船一下子都赶散了。三分之一的舢板船沉沒在大海的深处，可是其余的却又重新聚到一处，載着滿滿十二桶金币，駛进了德聶泊河口。可是，这一切都已經不能使塔拉斯感觉兴趣。他走到牧場和草原上，好像是去打猎，可是他带去的子彈一顆也沒有发射。他放下步枪，充滿着忧愁，在海边坐下来。他在那儿坐了許久，垂倒头，总是說：“我的奥斯达普！ 我的奥斯达普！”黑海在他面前閃耀着，展延着；海鷗在远处芦葦丛里囀鳴着；他的白鬍子耀着銀輝，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

塔拉斯終于忍耐不住了。“我无論如何也要去探听一下他的下落：他活着嗎？还是进了坟墓？还是連坟墓里也已經找不到他了？我无論如何要去探听个明白！”过了一星期之后，他在烏曼城出現了，全身武装，騎着馬，拿着长矛、馬刀，旅行水壶挂在馬鞍上，带着一只盛滿谷粉粥的行軍食器，一些彈药筒、絆馬绳以及别的配备。他一直走近一幢骯髒的沾滿污迹的小房子，

那房子的小小的窗戶不知被什么东西熏髒了，很难看得清楚；烟囱是用破布堵塞住的，滿是窟窿的房頂整个儿被麻雀遮住了。一大堆垃圾堆积在門口。一个戴着鑲有变色的珍珠头飾的犹太女人从窗戶里探出头来。

"你丈夫在家嗎？"布尔巴問，翻身下了馬，把馬繮绳縛在門前的铁鈎上。

"在家，"犹太女人說，赶紧舀了一勺小麦出来喂馬，給騎士送上一大杯啤酒。

"你那犹太男人在哪儿？"

"他在另外一間屋子里，在禱告，"犹太女人說，当布尔巴把酒杯举到唇边时，她行了礼，祝了他健康。

"你留在这儿，喂我的馬，給它飲水，我去跟他单独談一談。我找他有点事情。"

这犹太人就是人所共知的楊凱尔。他在这儿已經成了一个土地經租人和酒店老板；他漸漸把附近一带所有的波兰地主和紳士都抓在自己的手掌心里，漸漸吸干了几乎全部的金錢，使这一带的人都强烈地感觉到这犹太人的影响。在周圍三哩的范圍內，不再剩下一所完整无恙的茅舍：全都倒塌了，毁坏了，喝酒喝光了，剩下的只是貧穷和襤褸；像遭了火災或者瘟疫一样，整个地区連根鏟光了。如果楊凱尔再在这儿待上十年，他大概会把整个总督管轄区都鏟得精光的。塔拉斯走进屋子里去。犹太人蒙着自己那件污迹斑駁的寿衣正在禱告，剛剛轉过身，按照他那种信仰的規矩，要吐最后一口唾沫，他的眼睛却忽然碰上了站在他背后的布尔巴。首先扑进犹太人眼帘里来的是悬賞取他首級的那两千块金币；可是，他对自己的貪欲感到羞愧，竭力要把爱好黃金的欲念压下去，这种欲念像蛆虫似的盘繞着犹太

人的灵魂。

“听着，楊凱尔！”塔拉斯对犹太人說，犹太人对他鞠躬行礼，小心翼翼地关上門，以防人家看見他們，“我救过你的性命，——否則査波罗什人会把你像一条狗似的撕掉的，——現在輪到你了，現在你給我帮个忙吧！”

犹太人的臉有些打皺了。

“帮什么忙？要是我可以做到的，我为什么不帮忙呢？”

“什么話你也不要說。带我到华沙去。”

“到华沙去？什么，到华沙去？”楊凱尔說。吃惊得把眉毛和肩膀都向上聳起了。

“什么話也不要对我說。带我到华沙去。无論如何，我想再見他一面，只要跟他再讲一句話。”

“跟誰讲？”

“跟他讲，跟奥斯达普，我的儿子讲。”

“难道您老爷沒有听說，他們……”

“我知道，一切都知道：他們出了两千块金币賞格要我的脑袋。那些混蛋，他們知道它的价值！我要給你五千。現在这儿先給你两千，”布尔巴从一只草制錢包里倒出两千块金币来，“其余的，等我回来再給。”

犹太人立刻抓起一条手巾，把金币盖上了。

“哎呀，好錢！哎呀，眞是頂好的錢！”他說，把一块金币放在手里摩挲着，又放在牙齿縫里咬了几下。“我想，那个人被老爷夺去了这么好的金币，在这个世界上，一定連一个钟头也活不下去，他失掉了这些頂好的金币，一定立刻跑到河边，跳下去淹死了。”

“我可以不来求教你。我也許自己可以找到去华沙的道路；

可是那些該死的波兰人好歹会把我认出来，把我抓住的，因为我不会玩花样。你們犹太人可是天生会玩这一套的。你們連鬼都欺騙；你們懂得所有的把戏；这便是我来求教你的原因！再說，我一个人就算到了华沙，也是一点結果也不会得到的。立刻套上車，带我走！”

“老爷以为，只要牽来一匹客馬，套上車子，說：‘吁，走吧，灰黃馬！’这就行了嗎？老爷以为，就照这个样子，不把老爷藏起来，就能把您运走嗎？”

“好，那么，把我藏起来吧，你知道該怎么藏就把我怎么藏起来吧！藏在空酒桶里怎么样？”

“哎呀，哎呀！老爷以为可以把人藏在酒桶里嗎？老爷难道不知道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桶里装的是酒？”

“好嘛，让他觉得是酒好了。”

“什么？让他觉得是酒好了？”犹太人說，用双手抓自己的辮子，然后双手向上举起。

“嗐，你为什么这么慌里慌張的？”

“难道老爷不知道上帝創造酒，是为了叫大家喝的嗎？那儿全是些饞嘴子，貪吃的人：一个波兰紳士为了一桶酒会跑上五俄里地，如果湊巧被他凿穿一个洞，看見里面沒有酒流出来，他就会說：‘犹太人不会运一只空酒桶的；这里面一定鬧什么鬼。抓住犹太人，把犹太人綁起来，沒收犹太人所有的錢，把犹太人送去坐班房！’因为不管什么坏事，总要推在犹太人身上；因为大家把犹太人看做狗；因为大家想，如果是犹太人，那就不是人。”

“那么，把我放在装魚的車上吧！”

“不行，老爷；眞的，不行。全波兰的人現在都像野狗似的在挨餓：他們来偸魚吃，就会把老爷找到了。”

“那么，叫魔鬼运我走也行，只要把我运走！”

“听着，听着，老爷！”犹太人說，卷起袖口，叉开两只手，走到他跟前去。“这便是我們要做的。現在各处都在建筑要塞和城堡；从德意志国①来了一些法国工程师，因此沿路都在搬运許多磚瓦和石头。老爷可以躺在貨車的下层，我給您上面盖上一些磚瓦。从外貌看来，老爷是强壮、結实的，因此，如果份量重一点，也是不会觉得什么的；我再在貨車底下凿一个窟窿，好喂老爷东西吃。”

“由你做吧，只要把我运走！”

过了一个钟头，一辆套着两匹駑馬的运載磚瓦的貨車从烏曼城出发了。高大的楊凱尔騎在其中的一匹馬上，当他那像路旁里程标一样高大的身子在馬上跃动的时候，他的长长的鬈曲的辮子便也跟着在犹太式的毡帽下面飄动起来。

11

在我們描写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边境地带还沒有任何稅吏和巡邏兵，这种对于企业人士的可怕的威胁。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运带他所想运带的任何东西。如果有人来搜索和檢查，大部分也只是为了他自己高兴才这么做，尤其是如果車上載着引誘他眼睛的东西，或者他的胳膊具有很可观的分量和力量的話。可是，磚瓦却找不到爱好的人，所以就毫无阻碍地走进了正城門。布尔巴在那块狹小的安身之所只能听見喧嘩声，馭者們的吆喝声，此外再也听不見别的什么了。楊凱尔在那匹矮小的塗

① 原文故意把“德国”写成“德意志国”，借以表示犹太人說的不是正規的俄文。

滿尘垢的千里馬背上跃动着，轉了几个弯，趕入了一条黑暗而且狭窄的街道，这条街名叫“污秽街”，又叫“犹太街”，因为实际上，几乎来自整个华沙的犹太人全在这儿居住。这条街很像一个翻掘得臭气熏天的后院的內部。太阳似乎压根儿沒有射到这儿来过。一些有无数木竿伸出窗外的烏黑的木头房子，更把黑暗加深了。这些木头房子中間偶或有一垛紅墙，可是就連这紅墙，也有許多地方完全变黑了。有时，仅仅頂上抹过灰泥的一小块墙，被阳光照亮着，閃出耀眼欲眩的白光。这儿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烟囱，破布，皮壳，被丢棄的破桶。随便什么人有什么不用的东西，都擲在街上，让过路人有借这廢物喚起自己的一切感情的方便。騎在馬上的人差一点用手就可以碰到横过街心从一幢房子搭到另一幢房子的那些木竿，那些木竿上挂着犹太人的袜子、短褲和一只熏鵝。有时，一个犹太女人的用发黑的玻璃珠装飾着的俏丽的小臉蛋，从破旧的小窗戶里露出来。一群塗滿污垢、衣著襤褸、生着鬈曲的头发的犹太孩子，喊着，在泥濘里打滚。一个紅头发的犹太人滿臉生着雀斑，使臉变得像一枚雀蛋似的，从窗戶里向外張望，立刻用难解的方言跟楊凱尔攀談起来，楊凱尔立刻把車子开进一个院子里去了。另外一个犹太人在街上走过，停下来，也参加了談話，当布尔巴最后从磚瓦下面爬出来的时候，他看見三个犹太人正在起勁地談論着。

楊凱尔轉过身来，对他說，一切可能做的事都会設法給他做到，他的奧斯达普被关在城內监獄里，虽然很难买通看守，可是他希望能够給他安排一次会面的机会。

布尔巴和三个犹太人一同走进屋里。

几个犹太人彼此又用他們的听不懂的語言談起来了。塔拉斯端詳他們每一个人。有一种什么东西似乎深深地打动了他：

在他粗鲁而冷淡的脸上燃起了希望的强烈的火焰，——这是一种有时在极度絕望之中会来到一个人心里的希望；他的老年的心开始像青年人的心一样剧烈地跳动起来。

“听着，犹太人！”他說，他的声音流露出热狂的心情，“你們能做世上一切的事情，甚至能从海底挖掘出东西来。俗話說得好，犹太人打定主意想偷，連他自己也能偷走的。把我的奥斯达普給我救出来吧！給他个机会，让他从恶魔手里逃出来吧。我答应过給这个人一万二千金币，——我現在再加一万二千。我所有的一切东西，貴重的金杯和埋在地底的金子，房屋和最后一件衣服，我都要卖去，我还要和你們訂一个終身合同，把我在战爭中获得的一切东西和你們对半平分。”

“噢，不行，亲爱的老爷，不行！”楊凱尔叹口气說。

“不，不行！”另外一个犹太人說。

三个犹太人都面面相覷。

“試一試怎么样？”第三个犹太人怯生生地望着另外两个說，“也許上帝会帮忙。”

三个犹太人都說起德国話来了。布尔巴不管怎么尖起耳朵听，还是一点也听不懂；他听見常常說的一个字“馬尔多海”，此外再也听不出别的什么。

“听着，老爷！”楊凱尔說，“必須跟一位世界上还从来不曾有过的人物商議一下。嘁，嘁！这个人像所罗門①一样智慧，他要是沒有办法，那么，世界上无論是誰，都沒有办法啦。坐在这儿；这是钥匙，誰都别放进来！”

三个犹太人走到街上去了。

---

① 所罗門（紀元前960—935），古代的智者。

塔拉斯鎖了門，从小窗戶里眺望这条骯髒的犹太人的街道。三个犹太人在街中心停下来，非常兴奋地談論起来；第四个人很快地也加入了，最后又增添了第五个人。他又听見屡次重复的一个字："馬尔多海，馬尔多海。"犹太人們不住地往街的一头探望；最后，在街的尽头，从一幢东倒西歪的旧房子里露出了一只穿着犹太鞋子的脚，长褂的后襟綏綏曳动。"啊，馬尔多海，馬尔多海！"所有的犹太人都一齐喊起来。一个枯瘦的犹太人，比楊凱尔稍微矮些，但臉上比他有着更多的皺紋，还有一片特别厚的上嘴唇，向焦急不耐煩的人群走了过来，于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爭先恐后地跑上去讲給他听，这时候馬尔多海向小窗戶这边望了好几次，塔拉斯猜想一定是在談到他。馬尔多海打着手势，傾听着，打断着談話，常常向一旁吐唾沫，又撩起长褂的后襟，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一些叮当发响的小玩意儿，同时就把令人噁心的褲子露了出来。最后，所有的犹太人发出了这样大的喊声，使那个站在另外一头望風的犹太人不得不打了个暗号叫他們靜默，塔拉斯开始为自己的安全担起心事来，可是随即想到犹太人有一种习慣，非在街上商量事情不可，并且他們的語言連魔鬼也不会听懂，所以又觉得安心了。

过了两分钟，几个犹太人一起走进他的房間里来。馬尔多海走到塔拉斯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說："当我們和上帝想动手办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如願以偿的。"

塔拉斯瞧了瞧这个世界上还不曾有过的所罗門，得到了几分希望。的确，他的外貌能够使人感到一些信賴：他的上嘴唇簡直可怕之极；那肥厚的程度无疑是由于外来的原因而增大了。这所罗門的鬍子只有十五根，并且都生在左边。所罗門的臉上留有这么許多由于勇敢而得到的毆打的痕迹，他无疑早已无法数

計，并且习慣于把它們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胎記了。

馬尔多海和那几个对他的智慧敬佩得五体投地的伙伴一同走出去了。布尔巴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处于一种古怪的、从来沒有經历过的境遇中：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了不安。他的灵魂处在热病的状态中。他不是以前那个不屈不撓、坚定不移、像橡树般坚强的人了，他胆怯起来，他現在变得軟弱了。听見一些風吹草动的声音，每次看到一个新的犹太人的姿影在街的尽头出現，他就要直打哆嗦。他終于在这种状态中度过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他的眼睛連一个钟头也沒有离开过那扇向街的小窗戶。最后，直等到很迟的夜晚，馬尔多海和楊凱尔才回来了。塔拉斯的心臟突然停止了跳动。

"怎么样？成功了嗎？"他怀着像野馬般急不可耐的心情問他們。

可是，在这些犹太人还沒有提起精神来作答的时候，塔拉斯注意到馬尔多海头上已經沒有那最后的一束头发了，那一束头发虽然很不干凈，剛才却还是卷成一圈圈挂在他的毡帽下面的。显然他想說些什么，可是結果他却唠唠叨叨說了这么許多廢話，簡直叫塔拉斯一点也无法听懂。就連楊凱尔也常常把手按到嘴上，像是患了感冒似的。

"噢，亲爱的老爷！"楊凱尔說，"現在完全不行了！眞的，完全不行了！这帮人坏透了，簡直应該往他們脑袋上啐唾沫。馬尔多海也会这样說的。馬尔多海做了世界上还从来沒有一个人做过的事情；可是，上帝不肯帮忙也是枉然。三千名兵丁駐扎在那儿，明天要把他們全部处死。"

塔拉斯直对这两个犹太人的眼睛望着，但他已經沒有那种焦躁和憤怒了。

“老爷要是願意去見一次面，那么明天必須一大早，太阳还沒有出来就去。我已經跟哨兵們說妥了，警卫队长也答应了。这帮人死后到了阴間也还是要受折磨的，唉，畏·米尔①！眞是一些多么貪心不足的人呀！我們这一伙里可找不到这样的人：我給了他們每人五十块金币，而那个警卫队长……”

“好。領我到他那儿去！”塔拉斯斬釘截铁地說，全部剛毅之气又在他的灵魂里苏醒过来了。他同意了楊凱尔的建議，乔装一个来自德国的外国伯爵，并且深謀远虑的犹太人为了这一着早已把服装都給他預备好了。已經是深夜了。屋主人，那个人所共知的生雀斑的紅头发犹太人，取出一床蒙着一层草席的薄薄的褥垫，給布尔巴鋪在长凳上。楊凱尔也鋪上同样的褥垫，躺在地上。紅头发犹太人喝干一小杯醇酒，脫了长褂，只穿袜子和鞋子，有几分像小鸡雛似的，跟自己的犹太女人一起鉆进一个形同橱柜的东西里面去了。两个犹太孩子像两只家犬似的，蜷臥在橱柜旁边的地板上。可是，塔拉斯沒有睡；他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用手輕輕地敲着桌子；他把烟斗銜在嘴里，噴着烟，使犹太人在睡梦中打噴嚏，拉上被头把鼻子盖了起来。天空剛剛露出一抹蒼白的曙光，他已經用脚去把楊凱尔推醒了。

“起来，犹太人，把你那身伯爵的衣服給我。”

他在一分钟內穿着好了；塗黑了鬍子、眉毛，脑門上扣了一頂小小的黑帽子，——这样一来，就連最和他接近的哥薩克也沒有一个能够把他认出来。照外貌看，他似乎至多只有三十五岁。健康的紅暈浮泛在他的双頰上，連那几块伤痕也給增添了威严。綉金的衣服很合他的身。

---

① 德語：weh mir，感叹語。

街道还在酣睡着。还沒有任何一个买卖人手提着籃子在城市里出現。布尔巴和楊凱尔走到了一座形似蹲着的蒼鷺的建筑物前面。它是低矮的，寬广的，巨大的，黑黝黝的，它的一边聳立着一座仙鶴頸子似的长而細的尖塔，尖塔頂上突出着一块房頂。这座建筑物执行着許多各种各样的职务：这儿又是兵营，又是监獄，又是刑事法庭。这两个人进了大門，就置身在一間寬广的大厅里，或者宁可說是一个有屋頂的院子里。大約有一千个人在一起睡觉。正面有一道矮門，門前坐着两个哨兵，在作一种互相用两只手指打对方的手掌的游戏。他們很少注意走过来的人，直等到楊凱尔对他們說出下面一番話的时候，他們才轉过头来：

“这是我們。听着，老爷，这是我們。”

“去吧！”他們中間的一个人說，一只手拉开了門，同时把另外一只手伸給自己的伙伴去挨他那一下打。

他們走进了一条狹窄而黑暗的走廊，这条走廊又把他們引到一間同样的上端有一些小窗戶的大厅里去。

“誰呀？”好几个声音喊起来，于是塔拉斯看見数目可观的全身武装的輕装兵。“上面吩咐不准放随便什么人过去。”

“这是我們！”楊凱尔喊道，“真的，我們，尊貴的老爷們。”

可是，沒有一个人肯听。幸亏这时候走来了一个胖子，从一切形迹上看来，他似乎是一位长官，因为他撒野罵街比誰都厉害。

“老爷，这是我們呀，您已經认得我們了，伯爵老爷还要重重地謝您呢。”

“放他們过去吧，去他媽的！以后可别再放什么人过去了。不准把馬刀随地乱扔，也不准吵架……”

声色俱厉的命令的下半段他們俩已經听不見了。

"这是我們……这是我……这是自己人！"楊凱尔碰見每一个人都这样說。

"怎么样，現在行嗎？"当他們最后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他問一个哨兵。

"行；不过我不知道他們放不放你們到监獄里去。現在楊不在，另外一个人代替他在值班。"哨兵答道。

"哎呀，哎呀！"犹太人輕声地說，"这可糟透了，亲爱的老爷！"

"領我去！"塔拉斯固执地說。

犹太人只得唯命是从。

在地下室的上端尖細的門旁边，站着一个蓄有三层鬍髭的輕装兵。第一层鬍髭向后翘，第二层向前突，第三层向下拖，这副模样使他活像一只猫。

犹太人把身子弯得低低的，几乎是侧身而进，走到他的跟前：

"大人，尊貴的大人！"

"喂，犹太人，你是跟我說話嗎？"

"是回禀您的話，大人！"

"哼……可是我不过是一名輕装兵！"三层鬍髭的家伙眼睛里閃着快乐的光，說。

"說眞的，我还以为您就是总督本人呢。哎呀，哎呀，哎呀……"說到这儿，犹太人摇着头，叉开指头，"嘿，好气派，說实在的，您像是一位联队长，簡直是一位联队长！只要再高升一步，准就是一位联队长啦！您老爷应該騎上一匹快得像一陣風似的好馬，去指揮一个联队！"

輕装兵理了理第三层鬍髭，同时他的眼睛閃耀着欢乐的光輝。

“軍人眞是了不起啊！”犹太人继續說下去，“唉，畏·米尔，眞是多么好的人啊！金絲綫，小铁片……它們金光閃閃的，像太阳在发亮；姑娘們只要一看見軍人，那是……哎呀，哎呀！……”

犹太人又搖起头来。

輕装兵一只手捻着第一层鬍髭，从牙齿縫里发出一种有些类似馬嘶的声音。

“請老爷帮个忙！”犹太人說，“这位侯爷从外国来，想看一看哥薩克。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沒有見識过哥薩克是什么样的人哩。”

外国伯爵和男爵的出现，在波兰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他們常常只是被好奇心吸引着，来到这儿，想看看几乎带有一半亚洲味道的这欧洲一角：他們认为莫斯科和烏克兰已經位置在亚洲版图以內。因此，輕装兵深施了一礼，觉得自己再来酬答几句是很得体的。

“大人，”他說，“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見他們。这是一群狗，不是人。他們的信仰是誰都不敬重的。”

“你胡說，鬼杂种！”布尔巴說，“你自己是狗！你怎么敢說我們的信仰沒有人敬重？人家对你們邪教的信仰才不敬重呢！”

“啊哈！”輕装兵說，“我知道了，朋友，你是誰：你就是关在这儿的那帮人中間的一个。等着，我去叫咱們的人来。”

塔拉斯发觉了自己的疏忽，可是执拗和憤怒妨碍他把漏洞补救过来。幸亏楊凱尔在这一剎那間赶快插嘴。

“大人！一位伯爵怎么能够又是一个哥薩克呢？他要是一个哥薩克，那么，他哪儿来的这身衣服，怎么会有这一副伯爵的

仪表呢?”

“这些話你去說給自己听吧!……”輕裝兵已經張开大嘴要喊起来了。

“大人閣下,别作声,别作声,看上帝的份上!”楊凱尔叫起来,“别作声!我們为了这个要給您許多錢,您从来还沒有見过这么大的数目呢:我們要給您两块金币。”

“啊哈!两块金币!两块金币在我算得了什么:理发师給我只剃掉一半鬍子,我就賞他两块金币。給我一百块金币吧,犹太人!”說到这儿,輕裝兵捻着上面的鬍髭,“你要是不給一百块金币,我这就要叫人!”

“为什么要这么許多呢!”犹太人臉色发白,一边解开他的皮錢包,一边悲哀地說;可是,僥幸的是,他的錢袋里沒有更多的錢,輕裝兵不可能数出超过一百以上的金币。“老爷,老爷!快走吧!您瞧,这是多么坏的人呀!”楊凱尔看見輕裝兵把錢放在手上撥弄,好像后悔沒有再多要些似的,就急忙說。

“你这是怎么啦,鬼輕裝兵,”布尔巴說,“拿了錢,却不領我們去看人?不,你应該領我們去看人。你拿了人家的錢,現在就沒有权利拒絕了。”

“滚开,滚到魔鬼那儿去!再鬧,我这就給你們厉害瞧,当場就叫你們……拔起腿走吧,我对你們說,快点!”

“老爷!老爷!走吧!真的,我們走吧!該天杀的!叫他尽做恶梦,梦見些令人噁心得要啐唾沫的东西,”可怜的楊凱尔喊。

布尔巴垂倒着头,慢慢地轉过身,向后面走去,楊凱尔尽在背后嘮叨不休,他一想起白白丢掉的金币,一陣悲伤就把他包圍住了。

“为什么要惹翻他呢?让那狗杂种去罵街好了!他是那样

一种人，不駡街是不行的！唉，艮·米尔，老天爷給人带来多么好的运气啊！奉送他一百块金币，結果只是把咱們赶走！可是咱們的弟兄們呢，就是扯断他的辮子，把他的脸打得稀烂，也沒有人給他一百块金币。噢，我的上帝！慈悲的上帝啊！"

可是，这次失敗給布尔巴的影响更要大得多；这一点从那閃爍在他眼睛里的吞噬人的火焰上可以看出来。

"咱們走！"他忽然說，好像鼓起了精神，"咱們到广場上去。我要看看他們怎样折磨他。"

"啊呀，老爷！为什么要去呢？那对我們不会有好处。"

"咱們走！"布尔巴頑固地說。于是犹太人像个保姆似的，叹着气，跟在他后面走去了。

派定执行死刑的广場，是很不难找到的：人們从四面八方蜂拥到那儿去。在当时那个野蛮的时代，这不但对于平民，并且对于上层阶級也是一种最吸引人的景象。許多虔誠的老太婆，許多胆小的大姑娘和小媳妇，以后整夜会梦見血淋淋的尸体，睡梦中吓得直叫喚，只有喝醉酒的驃騎兵才会喊得那么响，可是她們还是不肯放过滿足好奇心的机会。"唉，什么样的痛苦啊！"她們中間許多人掩着眼睛，轉过脸去，带着歇斯底里的热狂叫道。不过，有时却还是在那儿站了許久。也有人張着嘴，向前伸直胳膊，仿佛想跳到大家头上去看个仔細。一个屠戶，从一堆狹窄的、瘦小的和普通的脑袋中間钻出他的胖脸蛋来，带着一副行家的神气观察着全部經过，用簡短的字句跟一个枪械制造匠交談着，他把那人喚做"干亲家"，因为他們在一个节日曾經在小酒館里一起喝过酒。有些人热烈地議論着，另外一些甚至还打賭；可是，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們是慣于用手指挖着鼻孔看整个世界和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在最前方，就在組成城市卫队的一

群翁子兵旁边，站着一个穿軍服的年輕波兰紳士，或者宁可說是一个貌似紳士的人，他絕对是把所有的衣服都已經穿在身上，因此在他的寓所里就只剩下一件破衬衫和一双旧皮靴了。两根鏈条，一根迭一根地挂在他的脖子上，上面串着一枚古錢。他跟他的女友尤素霞站在一起，不断地左顾右盼，以防有人弄髒她的綢衣裳。他把一切都向她解釋得清清楚楚，因此絕对再也不能补充什么。“哪，尤素霞宝貝，”他說，“您所看到的这些人，都是来看怎样处死犯人的。哪，宝貝，您瞧，那个人，手里握着长柄斧头和别的工具的，那就是劊子手，回头他要来行刑。当他用車裂之刑，又用别的刑法折磨犯人的时候，犯人还活着；可是，一斫掉脑袋，那么，宝貝，他立刻就嗚呼哀哉了。先还要叫喚和掙扎，可是只要一斫掉脑袋，他就既不能叫喚，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了，因为，宝貝，他不再有一顆脑袋了。”尤素霞怀着恐惧和好奇傾听着这一切。屋頂上布滿了人。一些翁子蓬乱的奇形怪状的臉和戴着睡帽似的东西的臉，从天窗里探露出来。貴族阶級坐在露台上，帳棚下面。一位笑容可掬的像白糖般輝耀发亮的小姐，伸出一只美丽的纖手来，扶在栏杆上。一些身体結实的显貴的老爷們，威仪凛然地眺望着。一个服飾华丽的、袖子往后翻轉的僕役，忙着递送各种各样的飲料和食品。一个黑眼睛的頑皮女孩，常常用她光滑的小手，抓起点心和果子，向人群中間擲去。一群饥餓的騎士紛紛举起自己的帽子去接，某一个穿着用发黑的金綵綫滚边的褪色紅外衣的高个儿紳士，从人堆里探出头来，靠着他的胳膊长，第一个搶到了，他在搶到的胜利品上印了許多吻，把它按在心上，然后再放进嘴里。挂在露台下面金絲籠子里的一只鷹也是观众之一：它歪着鼻子，举起一只爪，也兀自在一旁仔細地諦視着人們。可是，群众忽然騷乱起来了，四面八方傳来

了声音:"带来啦……带来啦！……哥薩克們！……"

他們走过来，光着头，蓄着額发，鬍子留得长长的。他們不畏縮，不阴郁，却带着一种平靜的傲气向前走去；他們的用貴重呢絨裁制成的衣服破烂了，变成了絲絲襤褸挂在他們身上。他們对人不理睬，也不行礼。走在最前面的是奥斯达普。

当塔拉斯看到他的奥斯达普的时候，他是怎样感觉的呢？那时候他心头是怎样的一股滋味？他从人群里望着他，不漏掉他的任何一个动作。他們已經走近了刑場。奥斯达普站住了。首先輪到他喝干这苦杯。他看了看自己人，向上举起一只手，高声地說：

"老天爷，不要叫所有站在这儿的邪教徒們，这些不信神的家伙，听到基督徒痛苦的呻吟！我們中間的任何一个都不要哼一声！"

說完，他走近了断头台。

"好哇，儿子，好哇！"布尔巴輕輕地說，把白发蒼蒼的头向下垂倒。

劊子手把他的襤褸的破衣剝下了；有人过来把他的手和脚捆在特設的木架上，接着……我們不打算用地獄般的痛苦景象来攪扰讀者的心，他們看到这些景象是会毛骨竦然的。这些景象是当时那个野蛮的殘酷的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里，人們还过着专門宣揚战功的血腥气的生活，精神上习慣于这种生活而无暇顾念到人道。极少数的人是这个时代的例外，他們徒然反对着这种可怕的刑罰。国王以及許多头脑淸醒、灵魂开明的騎士們徒然认为这种殘暴的刑罰結果只会給哥薩克民族的复仇之念火上添油。可是，国王和有識之士的权威，跟公卿們的放纵行为和横蛮意志相形之下，就一点也不起作用，这些公卿們輕举妄动，极端缺乏远見，具有幼稚的虛荣心和无謂的驕傲，把議会

变成了政府的諷刺画。奥斯达普像巨人似的忍受着折磨和酷刑。一声叫喚，一声呻吟也听不見，甚至当折断他的手脚的骨头的时候，当骨头的可怕的折裂声通过死一般的人群連最远的看客也听到的时候，当妇女們轉过她們的眼睛的时候，——沒有絲毫类似呻吟的声音从他的嘴里透露出来，他的臉連顫动都沒有顫动一下。塔拉斯站在人群里，低着头，同时驕傲地抬起眼睛，贊許地只是說："好哇，儿子，好哇！"

可是，当他受到最后的死的痛苦的时候，他的力量好像开始衰竭了。他扫視了一下周圍：天哪，全是一些不认識的人，陌生的臉！在他临死时只要有一个亲人在旁边就好了啊！他不想听軟弱的母亲的哭泣和悲叹，或是撕着头发、捶着白凈的胸脯的妻子的疯狂的号啕；他現在想看見一个坚强的男子，用賢智的話使他精神健旺，在临終时使他得到安慰。接着，他的力量消逝了，在一种灵魂衰弱的状态中喊道：

"爹！你在哪儿？你听見了沒有？"

"我听着呢！"在普遍的寂靜中发出了这一声喊叫，成千上万的群众頓时都战栗了起来。

一部分騎兵赶过来仔細地檢查群众。楊凱尔的臉像死一样地发白，当他們跑得离开他远些的时候，他心惊胆战地轉过身去望望塔拉斯；可是塔拉斯已經不在他的身边；他已經消失得影踪全无了。

12

塔拉斯的下落被人找到了。十二万哥薩克軍队出現在烏克兰的边境上。这已經不是出发去掠夺战利品或是驅逐韃靼人的

小部队或分遣队了。不，整个民族起来了，因为人民的忍耐到了尽头，——他們起来复仇，是为了他們的权利被蹂躪，他們的人格遭到可耻的貶損，祖先的信仰和神圣的旧习被凌辱，教堂被褻瀆，異邦老爷們橫行霸道，压迫日甚一日，实行宗教合并，犹太人在基督教的国土上令人发指地占着支配权，并且也是为了远古以来累积和加重哥薩克們的刻骨仇恨的一切原因。一个年輕的、但意志坚强的統帅，奧斯特兰尼察，率領着这全部浩浩蕩蕩人数众多的軍队。在他身旁，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年迈的、經驗宏富的战友和顾問，古尼亚。八个联队长率領着各包括一万二千人兵力的联队。两个总副官和一个总令杖官①騎馬走在統帅的后面。总旗官掌着主旗；許多别的軍旗和旗帜在远处迎風飄展；令杖官們掌着令杖。此外还有許多别的将官：輜重官們、騎兵中尉們、联队书記們，他們后面还有步兵和騎兵的队伍；志願兵和义勇兵几乎跟有軍籍的正規兵募集得一样多。各处的哥薩克都起来了！有来自契吉林的，有来自彼烈雅斯拉夫的，有来自巴土林的，有来自格魯霍夫的，有来自下德聶泊地区的，有来自德聶泊河的整个上游地区及其他附近島屿的。数計不清的馬匹和无数的車辆蜿蜒不絕地布列在原野上。在哥薩克軍中間，在这八个联队中間，最精銳的这样一个联队，这就是塔拉斯·布尔巴所率領的联队。一切都使他在别人面前占着优势：无論是讲到他的高龄，充足的經驗，調兵遣将的本領，或者比所有的人都更强烈的对敌人的憎恨。他的无情的凶暴和殘忍，甚至在哥薩克們看来也显得过分。他的白发蒼蒼的头脑里只想到火焚和絞刑台，他

① 旧时哥薩克統帅有令杖以标志其职权，杖上縛有一縷馬尾，执掌这种令杖的官，姑譯为"令杖官"，而这一类官員中的最高負責人，則譯为"总令杖官"。

在軍事会議中所发表的意見，总离不了歼灭这两个字。

这儿不必記述哥薩克們建立功勛的全部战役，更不必記述逐步展开的全部战况：这一切都被載入編年史的篇頁了。大家知道，在俄罗斯国土上，为信仰执戈奋起的战爭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爭：再沒有比信仰更强大的力量了。它森严可畏而又不可战胜，像澎湃汹涌瞬息万变的大海中的出于鬼斧神功的一座巨岩一样。它把一整块石头筑成的一垛不可摧毁的墻壁，从海底深处頂起，一直頂到天空。到处都可以望見它，它一直眺望着从身边奔涌过去的万丈怒濤。船要是碰上去，那可就倒霉啦！船上的无力的纜索片片飞散，船上的一切都毁成灰烬，沉沒在海底，受难者們的悲惨的叫声迴响在四周震蕩的空气里。

編年史詳細描写了波兰警备队怎样从被解放的城市里仓皇逃走；不法的犹太土地經租人怎样被吊死；波兰皇家統帅尼古拉·波托茨基率領无数大軍和这不可战胜的力量对垒作战是多么軟弱无力；他被打败和追击之后，怎样把他一部分最精銳的軍队淹死在一条小河里；凶悍的哥薩克联队怎样在一个小鎮波隆內包圍了他們；以及波兰統帅怎样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宣誓承认，国王和政府公卿答应完全賠償一切損失，并归还一切从前获得的权利和特权。可是，哥薩克們不是这样容易善罢甘休的人：他們早就知道波兰人的誓約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住在小鎮上的俄罗斯牧师們救了他的命，波托茨基就不能再騎在那匹价值六千卢布的喀尔巴阡产的高头大馬上耀武揚威，吸引貴妇們的垂青和貴族們的嫉妒，也不能再大設筵席招待元老院議員們，在議会中显露头角了。当所有披着金色燦烂的袈裟的牧师們捧着圣像和十字架，戴着法冠的主教走在最前面，手里也捧着十字架，一同迎上前来的时候，哥薩克們都低下了头，脱掉了帽子。他

們在这时候不会尊敬任何人，甚至連国王也不会尊敬，可是他們不敢反对自己的基督教教会，并且对自己的牧师总是要表示敬意的。統帅和联队长們同意釋放波托茨基，取得了他的誓約，要他保证让一切基督教教会自由行使职权，忘掉旧恨新仇，对哥薩克軍人不加任何侮辱。只有一个联队长不同意这样的媾和。这个人就是塔拉斯。他从头上揪掉一綹头发，叫道：

“喂，統帅和联队长們！像娘儿們那么軟綿綿，可不成呀！别相信波兰人的話，那些狗会出卖我們的！”

当联队书記拿出和約来，統帅伸出賦有权力的手在上面签字的时候，他从身上解下一把純鋼的刀，用上等鋼打成的貴重的土耳其馬刀，把它像芦莖似的一折两段，远远地分开抛在两边，說道：

“永別了！伙伴們，像这把刀的两端不能拼在一起做成一把馬刀一样，我們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見了。記住我的临別贈言(說到这句話时，他的声音壮大了，提得更高了，增添了一种不可思議的力量，——大家都因为这种带着預言性的話而感到騷动不安起来)：你們会在自己临終之前想起我的！你們以为买得了安静与和平，你們以为就要享享清福了？你們要享的是另外一种福：統帅呀，人家要剝掉你脑袋上的皮，用蕎麦糠填滿你的脑壳，把你的脑袋长久地展覽在各处市集上！老乡們，你們也保全不了自己的脑袋！即使不把你們像綿羊似的活活的放在鍋子里煮，你們也会倒毙在四面砌着石墙的潮湿的地牢里！”

“还有你們，小伙子們！”他轉过身来向着自己的部下，继續說下去，“你們有誰願意得个好死，——不是死在后灶上和娘儿們的暖炕上，也不是醉醺醺地死在酒店的圍墙下面，而是像哥薩克那样光明磊落地死去，大家死在一張床上，像一对新郎和新娘

一样？要不然，你們也許願意回到家里去，改宗邪教，把波兰的天主教僧侶背在自己的背上吧？”

“跟你走，联队长老爷！跟你走！”塔拉斯联队里的人大伙儿喊，陆續又有不少别的联队里的人跑了过来。

“要跟我，就跟我吧！”塔拉斯說，把头上的帽子往下拉了一拉，凶狠狠地对所有留下的人望了一眼，騎在馬上整整好姿势，对部下喊道：“誰都不可能用侮辱的言語来責备我們！好，走吧，小伙子們，咱們上天主教徒那儿去逛几天！”

說完話，他朝馬屁股上抽了一鞭，向前馳去，一百辆輜重車蜿蜒不絕地跟在他后面，旁边还跟着无数哥薩克騎兵和步兵，他頻頻回头，凶狠狠地扫視所有留下的人，眼光里充滿着憤怒。誰都不敢拦阻他們。这个联队在所有的軍士前面开走了，塔拉斯还长久地頻頻回头，老是凶狠狠地望着。

統帅和联队长們茫然不知所措地站着，大家沉思着，靜默了許久，好像被一种什么沉重的預感压迫着似的。塔拉斯的預言不是沒有道理的：一切果然都像他預言的那样应驗了。在卡涅夫城下发生了背信棄义的行为之后又过了一些时候，統帅的首級就和許多高級官員的首級一起高悬在柱子上了。

塔拉斯怎么样呢？塔拉斯率領着自己的联队漫游了整个波兰，燒毀了十八个小鎮，将近四十座天主教礼拜堂，并且已經达到克拉科夫了。他杀死了許多各种各样的波兰紳士，劫掠了許多最富有、最漂亮的城堡；哥薩克們把小心珍藏在老爷們地窖里的一瓮瓮陈年蜜酒和佳釀打开了，淌得滿地都是；把藏在儲藏室里的貴重的呢絨、衣服和器具扯个稀烂，燒个精光。“什么东西都不要怜惜！”塔拉斯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說。哥薩克們沒有敬重那些黑眉毛的妇人，白胸脯嫩臉蛋的姑娘；即使躲在祭坛旁边，

她們也不能幸免于难，因为塔拉斯把她們連同祭坛一起都燒了。許多双雪白的手，从熊熊的火焰中举向天上，傳出一陣陣凄惨的喊声，这喊声会使冷冰冰的大地震动，会使原野上的青草因为怜憫而向下低垂。可是殘酷的哥薩克們毫不介意，他們在街上用长矛把她們的嬰儿挑起，也扔进火焰中去和她們一块儿燒死。"邪教的波兰人呀，你們瞧，这就是給奥斯达普举行的追悼！"塔拉斯只是一个劲儿地說。于是他在每一个村里都給奥斯达普举行这样的追悼，直等到波兰政府发觉塔拉斯的行为超出寻常搶劫的范圍，委派先前的那个波托茨基率領五个联队一定要把塔拉斯捕获为止。

在六天中間，哥薩克們抄着村路，逃开了所有的几次追击；馬匹几乎受不住这样異乎寻常的疾馳，結果总算把哥薩克們救出了險境。可是，波托茨基这一次并沒有辜負他所受的委托；他披星戴月，不知疲劳地追击他們，終于在德涅斯特尔河沿岸赶上了，布尔巴占据一座被放棄的坍塌的要塞，正在那儿稍事休息。

它聳立在德涅斯特尔河畔的一处陡崖上，露出着崩坏的圍墙和坍塌的墻壁的殘骸。悬崖頂上滿布着碎石和烂磚，好像随时都会土崩瓦解，倒下去似的。就在这儿，皇家統帅波托茨基从邻接原野的两个側面包圍了他。哥薩克們用磚头和石块打退敌人，厮杀和抵抗了四天。可是粮秣和力量耗竭了，塔拉斯决定要杀开一条血路，突圍出去。哥薩克們本来已經快要冲出重圍了，駿馬也許再能忠实地为他們效一次劳，可是忽然，在跑着的时候，塔拉斯停住了，叫道："等一等！装好烟草的一只烟斗掉了；我不願意我的烟斗让邪教的波兰人拿去！"于是老联队长弯倒身去，开始在草丛里寻找那只装滿烟草的烟斗，无論在海上，陆上，行軍中，或是在家里，那是他的一个不可須臾分离的伴侶。可是，

这当口，一伙人忽然一涌而上，按住了他的强有力的肩膀。他用尽全身的力量挣扎，可是那些捉住他的輕装兵們已經不像先前似的紛紛跌倒在地上了。"唉，年紀老了，年紀老了！"他說，这个胖胖的老联队长哭了起来。可是，原因不在年紀老，原因在于寡不敌众。至少有三十个人吊住了他的手和脚。"冒失鬼落网了！"波兰人喊，"現在必須想想給这老狗表示什么样的最高的敬意。"結果，得到統帅的批准，决定当众把他活活的燒死。这儿矗立着一棵光禿禿的树，树梢被雷劈掉了。有人用铁鏈把他拴在树干上，用釘子釘住他的双手，把他吊得高高的，好让各处都可以望見这个哥薩克，接着又立刻在树底下堆起了柴薪。可是，塔拉斯沒有望那柴堆，也沒有想到人家要放火燒死他；他，这个一片赤誠的人，望着哥薩克們在进行掩护射击的那一头：他居高临下，一切都了如指掌。

"快一点，小伙子們，"他喊，"快占領树林后边的那座小山：他們不会攻上去的！"

可是，風沒有把他的話傳送过去。"他們完了，完了，落了一場空！"他絕望地說，往下面望了一眼，德涅斯特尔河在那儿发亮。他的眼睛里閃出了一道快乐的光輝。他看見灌木丛中露出四只船的船梢，他运足气，扯开嗓子，大声地喊道：

"到岸边去！小伙子們，到岸边去！順着右边山脚的小道下去。岸边停靠着舢板船，把所有的船都划走，别让追兵赶上！"

这一次風从另一方面刮，他的話都被哥薩克們听見了。可是，为了这个忠告，他头上立刻受了刀背的一击，打得他眼前金星直冒。

哥薩克們飞快地順着山脚的小道跑去；可是追兵已經逼近了。往前一看，只見山徑迂迴曲折，盘繞不尽，一边有許多弯道。

"啊,伙伴們! 咱們拼了吧!"大伙儿說,停了一刹那,接着,揚起鞭子来一揮,只听見嗖的一声,他們的韃靼产的馬就离开了地面,像蛇似的浮在天空里,飞过悬崖峭壁,扑通一声笔直地落到德涅斯特尔河里去了。只有两个人沒有落到河里,从高处摔在岩石上,甚至連喊都沒有喊一声,就連人带馬永远毁灭在那儿了。可是哥薩克們已經和馬一起在河里浮游着,解开了舢板船。波兰人在悬崖峭壁上停住了,对这种聞所未聞的哥薩克的行为感到十分惊奇,寻思着:他們要不要也纵馬一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輕的联队长,就是曾經迷惑过可怜的安德烈的那美丽波兰姑娘的亲哥哥,沒有想許久,就騎着馬,鼓足全身的力气跟着哥薩克們一起跳下去:他騎在馬上,在空中連翻了三个觔斗,笔直地摔在尖利的悬崖上。尖利的岩石把墜在峭壁中間的他撕裂成一块块,他的脑浆混合着鮮血,飞濺在生长在坑洼的嶮岨石壁間的灌木丛上。

当塔拉斯·布尔巴被人击昏后,重新清醒过来,望了望德涅斯特尔河的时候,哥薩克們已經坐在船上,划起桨来了;上面彈如雨下,但都打不到他們的身边。老联队长的快乐的眼睛奕奕閃光了。

"永别了,伙伴們!"他从上面向他們喊,"記住我,明年春天再上这儿来,痛痛快快地逛一下!鬼波兰人,你們得到了什么?你們以为世上有什么东西能叫哥薩克害怕嗎?等着瞧吧,終有一天,終有一天,你們会认識俄罗斯的正教信仰是什么东西!远远近近的人現在都已經感觉到,帝王将从俄罗斯国土上升起,世間将不会有一种力量胆敢不向他表示屈服!……"

这时候,柴薪上已經升起了熊熊的烈火,把他的双脚卷进去了,火焰籠罩了那棵树……可是,难道在世上能够找到这样一种

火、痛苦和这样一种力量，能够战胜俄罗斯力量嗎！

德涅斯特尔河不是一条小河，这儿有許多港灣、茂密的芦葦从、淺滩和不見底的深淵；鏡子般光洁的河面閃亮着，迴响着天鵝的嘹亮的鳴声，一只驕傲的白頰鳧迅速地在河面上掠过，还有許多鷸、紅胸脯的流苏鷸和各种各样别的雀鳥，栖息在芦葦从里和沿岸一带。哥薩克們飞快地駕着狹窄的双舵舢板船，齐心一致地划着桨，小心地繞过淺滩，不免惊动一些飞翔的雀鳥，一边談論着自己的联队长。

涅瓦大街

至少在彼得堡，沒有东西比涅瓦大街更好的了；对于它說来，涅瓦大街包括尽了一切。这条街上还有什么东西不起眼的呢——可以称得是首都之花！我知道，它那些穷苦的和做官的居民沒有一个人肯拿涅瓦大街去調換世上的任何財宝。不但拥有二十五岁青春、美髯和縫得极漂亮的大礼服的人，甚至就是下巴頦长出白毛，脑袋光滑得像銀盆一样的人，都对涅瓦大街神魂顚倒。至于淑女們！啊，淑女們就更是喜爱涅瓦大街了。哪一个人会不喜爱它呢？只要一走进涅瓦大街，你就感觉到完全被一种游蕩的气氛包圍住。任凭你再有多么重要的急事，可是一踏上这条街，你就准会把一切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去。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人們不是因为必要才上这儿来，不是实利和吞沒整个彼得堡的商业利欲把他們赶到这儿来的。在涅瓦大街遇到的人，仿佛比在海洋街、豌豆街、打铁街、小市民街和其他的街上遇到的人更不自私些。在那些地方，吝嗇、貪欲和实利，刻划在步行的以及坐着轎車和彈簧座馬車飞馳的人們的臉上。涅瓦大街是彼得堡的一个交通樞紐。彼得堡或維堡区的居民，凡是好几年沒有去拜訪住在沙滩或莫斯科夫斯卡雅关卡的朋友的，尽管可以放心，一定会在这儿碰見他們。随便什么人名通訊录和問訊处都不能像涅瓦大街提供这样正确的消息。万能的涅瓦大

街！这是絕少散步之处的彼得堡的唯一解悶的地方！人行道打扫得多么干净，天啊，有多少双脚在上面留下了迹印！退伍兵的好像要把花岡石踩烂似的笨重而骯髒的长統靴，脑袋轉向商店漂亮橱窗像向日葵轉向太阳似的年輕太太的精致的、輕得像烟一般的鞋子，前途充满希望的准尉的在地上划出鮮明痕迹的鏗鏘作响的佩刀，——这一切，都在它上面发泄了强大的力或柔弱的力。仅仅在一天中間，海市蜃楼在这儿变幻得多么迅速！仅仅在一昼夜之間，它經历了多么大的变化！我們先从清晨說起吧，那时整个彼得堡飄蕩着热烘烘的剛烤好的面包的香味，穿着破烂衣衫和旧斗篷的老婆婆們奔向教堂，奔向同情的过路人去乞討施舍。那时的涅瓦大街空曠寂寥；身体結实的掌柜和他們的大伙計都还穿着荷兰衬衫睡覺，或者用肥皂塗抹他們高貴的臉頰，喝着咖啡；乞丐們聚集在点心鋪門口，睡眼惺忪的学徒昨天托着可可茶像蒼蝇似的满屋子乱飞，現在不打領結，手里拿着扫帚，踱出来布施給他們发硬的糕餅和殘肴剩飯。有事的人在街上走着：有时走过一些干活儿去的俄国庄稼汉，穿着沾满石灰的长統靴，即使以清洁馳名的叶卡捷林娜运河也沒法把它們洗干净。照例淑女們是不好意思在这时候出門的，因为俄国人喜欢說些粗野刺耳的話，她們就是在戏园子里也不会听到。有时一个睡眼惺忪的官吏腋下夹着皮包走过，如果他需要經过涅瓦大街上衙門去的話。可以确定地說，在这时候，就是說，在十二点钟以前，涅瓦大街对于任何人都不是目的，却只是手段罢了：它漸漸地挤满了一些人，他們各有自己的职务，自己的心事，自己的煩悶，但他們压根儿沒有想到这条街。俄国庄稼汉談說着十戈比銀币或者七枚半戈比銅币，老爷爷和老婆婆們揮舞着手，或者自言自語着，有时做出惊人的手势，可是沒有一个人去

听他們，笑他們，除非只有穿着条紋麻布长袍，手持空酒瓶或者縫好的靴子，像一陣閃电似的奔过涅瓦大街的孩子們。在这时候，不管你再穿得随便些，甚至不戴礼帽而在脑瓜上扣一頂沒有边的便帽，硬領高高地聳出在你的蝴蝶領結上面，——誰都不会注意到这些。

到了十二点钟，各种国籍的家庭教师带領他們扎着細麻布硬領的学生涌进了涅瓦大街。英国的琼士們和法国的柯克們①跟那些托付在他們亲如父母的照顾下的学生挽着手同行，諄諄地教导他們說，商店挂着招牌是为了让人知道店里有些什么貨色的。女教师們，蒼白的密斯②和玫瑰色的斯拉夫女郎，威严地走在輕快活潑的女孩子們后面，叫她們把肩膀抬高一些，挺起胸来；总之，这时候的涅瓦大街是一条教育味道的涅瓦大街。可是在靠近两点钟的时候，家庭教师、老师和孩子們就越来越少了：他們終于被溫文优雅的父亲們排挤了出去，这些人跟他們珠光宝气的、花花綠綠的、神經衰弱的女伴們挽着胳膊在这一带漫步。慢慢地，許多刚做完十分重要的家务的人參加到这一群里来了：有的刚同自己的医生談过天气和鼻子上长出来的一粒小疙瘩，有的关心着馬和自己很有天分的孩子的健康，有的讀了广告和报上关于来往人物的重要报导，有的刚喝过了咖啡和茶；此外，还有一些凭着令人欽羡的命运贏得办理特别事务的重要职位的人。混到这一群里来的，还有一些在外交部做官，职务和习惯都显得超群出众的人。老天爷，多么令人惊叹的官职和职位啊！它們怎样提高并寬慰人的心灵啊！可惜我不做官，沒有福气領教上司老爷待人接物的这一份体己勁儿。凡是你在涅瓦大

① 琼士和柯克是英、法人的普通姓氏。此处即指英国籍和法国籍的家庭教师。

② 即指西方女子。

街遇見的一切，都是彬彬有礼的：紳士們穿着长长的大礼服，双手插在口袋里；淑女們穿着粉紅色的、白色的和淺藍色的长裾緞外衣，戴着小巧玲瓏的帽子。你在这儿可以遇見以卓然不凡的令人惊奇的技巧从領結下面挤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絡腮鬍子，天鵝絨般的、緞子般的、黑得像貂和炭似的、但是可惜只有外交部的官員才有的絡腮鬍子。在别的衙門里办事的人，老天爷不肯賞賜他們黑色絡腮鬍子，最使他們不乐意的是他們必須长着棕黄色的。你在这儿可以遇見笔墨不能形容画笔不能描摹的美丽的短髭；半世精力花費在上面的短髭，——日日夜夜长时期担忧照顾的对象；这是洒滿銷魂蕩魄的香水和香料、塗抹各式各样最名貴最稀有的香油的短髭，夜晚用薄犢皮紙卷起来的短髭，主人无比喜爱、过路人眼紅羨慕的短髭。女人們有时会在整整两天內爱不忍釋的千百种絢烂輕飄的帽子、衣裳、头巾，使涅瓦大街上的行人眼睛发花。好像是一片蝴蝶的海驀地从花丛中飞起来，在雄性的黑甲虫上面像燦烂的云彩似的騷动着。你在这儿可以遇見从来不曾梦見过的腰身：不比瓶頸粗一些的纖巧而窄細的腰身，你看見了准会远远地躲到一边去，恐怕一不小心，粗魯的胳膊肘把它碰了；你的心充满着懦怯和恐惧，害怕一口气会吹断了大自然和艺术的美妙的作品。并且，你在涅瓦大街可以遇見什么样的女衣袖子啊！哎呀，别提多么美啦！它們有点儿像两只輕气球，淑女們要是沒有紳士們搀扶着的話，就会飞到半空中去；因为把淑女举到半空中，正像把盛滿香檳酒的酒杯举到口边是同样容易而愉快的。无論在别的什么地方，两个人相遇时决不会像在涅瓦大街这样大方而从容地寒暄行礼。你在这儿可以遇見举世无双的微笑，精巧絕倫的微笑，一种笑使你迷醉得骨酥肉麻，另一种笑叫你自慚形穢，低下头去，又有一种笑叫你

觉得比海軍部大厦的尖塔还高，躊躇滿志起来。你在这儿可以遇見人們气概軒昂、派头十足地傾談音乐会或者天气。你在这儿可以遇見千奇百怪不可思議的人和事。老天爷！在涅瓦大街上可以遇見多少古怪的人物啊！有許多人，見到了你，准要注視你的靴子，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他們就回过头来，注視你的后襟。我到現在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起初以为他們是鞋匠，然而事实不然：他們大部分都是在衙門里办事的，許多人擅长拟办从一个衙門送到另外一个衙門去的来往公文；还有一些人爱好散步，坐在点心鋪里讀报紙；总之，他們大部分都是衣冠楚楚的上流紳士。在正午两点到三点之間可以称为涅瓦大街活动焦点的这一段幸福的时間中，人間一切优美的作品在这儿举行着盛大的展覽会。一个人夸耀有上等海獺皮領子的風度翩翩的大礼服，第二个人夸耀美丽的希腊式的鼻子，第三个人夸耀卓越无比的絡腮鬍子，第四个人夸耀一双勾魂的眼睛和美丽的女帽，第五个人夸耀在优美的小指头上戴着嵌有压邪符咒的宝石戒指，第六个人夸耀穿着迷人的鞋子的纖足，第七个人夸耀引起惊訝的領結，第八个人夸耀令人迷醉的短髭。可是一过三点钟，展覽会就結束了，人迹稀少了起来……在三点钟的时候，发生了新的变化。春天驀地降临了涅瓦大街：整条街上挤滿了穿綠制服的官們。饥餓的九品文官、七品文官和其他的文官們尽量地加快脚步往前赶路。年輕的十四品文官、十二品文官和十品文官还想抓紧时間多在涅瓦大街上蹓躂一下，装出一副神气，好像他們压根儿沒有在衙門里坐过六个钟头似的。可是，上了岁数的十品文官、九品文官和七品文官們急急忙忙地走过去，低着头；他們沒有閑心思細看过路人；他們还沒有完全摆脱掉自己的挂虑；他們脑袋里乱糟糟的，塞滿一大堆开了头而尚未办理完毕的案

卷；他們有很久的时間看不見招牌，却只看到公文箱或者处长的团团的面孔。

过了四点钟，涅瓦大街又变得空洞洞的了，街上几乎很难碰到一个官。一个女裁縫走出店門，捧着一只匣子穿过涅瓦大街；多情的股长的一个下堂妾，穿着粗毛布外套，淪落到街头；一个不怜惜时光的外乡来的怪人；一个拿着手提包和书本的瘦长的英国女人；一个俄国工人，穿着短得盖不住腰眼的老棉袄，有一縷疏朗的髯子，一生沒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当他悄悄地在人行道上走过的时候，背脊呀，手呀，脚呀，头呀，各部分都会哆嗦起来；有时候，你会看見一个矮小的手艺匠；此外，你在涅瓦大街再不会碰見别的人了。

可是，只要等到蒼茫的暮色籠罩着房屋和街道，守夜人披着遮風的席子爬到梯子上去点亮街灯，商店的矮窗子里露出白天不敢露面的銅版画的时候，涅瓦大街就又活跃起来，开始顫动了。灯火給一切东西籠罩上美妙誘人的光彩的那种神秘时刻就来临了。你会遇見許多穿着暖和的大礼服和外套的年輕人，大部分都是单身汉。你在这时候会感觉到一种目的，或者宁可說是类似目的的东西，一种不可思議的东西。大家的脚步加快了，变得零乱起来。頎长的影子在墙头和街心閃动，几乎要投射到警察桥的桥头。年輕的十四品文官、十二品文官和十品文官們长久地蹓躂着；但年老的十四品文官、九品文官和七品文官們大都待在家里，因为他們都已娶了老婆，或者因为家里的德国女厨子給他們燒了可口的菜肴。你在这儿可以遇見两点钟的时候道貌岸然地在涅瓦大街上散步的那些可敬的老头儿們。你看見他們現在也像年輕的十四品文官一样地奔跑着，打算往帽檐底下偷窺前面走着的一位淑女，她的塗脂抹粉的厚嘴唇和臉蛋儿早

就把散步的人招惹得一个个直眉瞪眼的，特别是那些掌柜的、工人、穿着德国制的大礼服成群結队挎着胳膊散步的商人們。

“喂！”庇罗果夫中尉这时候拉住一个跟他一块走的、穿燕尾服和斗篷的年輕人，喊道。“瞧見了沒有？”

“瞧見了，眞美，活像是佩罗琪諾① 画的毕安卡壁画。”

“你說的是哪一个？”

“她呀，就是那一个黑头发的。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啊！老天爷，多么美丽的眼睛！身段、綫条、臉的輪廓——都美极了！”

“我跟你讲的是那个金头发的女人，就是跟在她后面走到那一边去的那一个。你要是看中了那个黑头发的，为什么不釘上去呢？”

“这怎么行！”穿燕尾服的年輕人脹紅了臉喊。“你把她錯当成傍晚在涅瓦大街卖单的女人了；看样子她准是一位名門閨秀哪！”他叹了口气继續說，“她穿的那件斗篷少說也得值八十卢布！”

“傻瓜！”庇罗果夫喊着，使勁把他往飄揚着鮮艳斗篷的那一边推过去，“去呀，笨蛋，再不去就要错过了！我去釘那个金头发的。”

两个朋友分了手。

“你們的底細我全都清楚，”庇罗果夫心里想，浮起自滿自足的笑，深信沒有一个女人逃得过他的手掌。

那个穿燕尾服和斗篷的年輕人跨着羞怯而战栗的步子，直向远远飄蕩着絢烂斗篷的那一边走去。靠近街灯时，斗篷閃出鮮艳的光輝；离开时，刹那間又被黑影吞沒了。他心里直扑通，

① 佩罗琪諾(1446—1523)，著名的意大利画家。

于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子，他不敢妄想那个飞往远方去的美人儿会对他看上一眼，庇罗果夫中尉暗示过的那种非分之想，他更是不敢僭望；可是他只想看一看那幢房子，要知道这位艳絕人寰的天仙住在什么地方，她看来一定是从天上降落到涅瓦大街，并且一定会飞往不可知的地方。他飞快地跑着，不时把长着灰色絡腮鬍子的体面先生們从人行道上挤下来。这年輕人屬于我們国内一个非常古怪的阶級，要說他是彼得堡的市民，那就如同說我們梦中見到的人物屬于現实世界一样。在这个触目尽是官吏、商人或者德国工匠的城市里，这个独特的阶层是很不平常的。他是一个画家。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現象嗎？一个彼得堡的画家！积雪之国的画家，住有芬兰人的国土的画家！在那儿，一切都是潮湿、平坦、单調、蒼白、灰色、雾气沉沉的。这些画家完全不像傲慢而热情如同意大利天空一样的意大利画家；相反，他們大部分都是些善良的、溫柔的人，害羞，乐天，悄悄地爱好着自己的艺术，喜欢跟二三友人在斗室里品茶，謙和地談論心爱的話題，不过問其他事情。他常常把一个老乞婆叫到家里来，让她坐上整整六小时，为的是要把她寒酸的、冷淡无情的面孔移植到画布上。他描画着一間堆滿各种零七八碎画具的房間的远景图：由于时光和尘埃而变成咖啡色的石膏手脚、折断的画架、翻倒的調色板、彈吉他的友人、塗滿顏料的墙，还有一个敞开的窗戶，窗外隐約現出白茫茫的涅瓦河和穿紅衬衫的穷苦漁夫們。他們笔下画出的一切，几乎总是带着灰沉沉的渾浊的色彩，——这是北国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話虽如此，他們却兴高彩烈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他們常常怀抱眞才实学，只要一陣意大利的新鮮的風吹到他們身上，才能就会自由、广闊而光輝地发展起来，像从房間里搬到清新空气中来的花草一样。他們往往是很胆怯的；看

見了勛章和厚的肩章就着了慌，不由自主地要把作品减价賤卖。他們有时也爱打扮打扮，可是打扮起来，总显得不順眼，倒像是打了个补釘似的。你有时看見他們在漂亮的燕尾服上披一件污迹狼藉的斗篷，在貴重的天鵝絨背心外面罩一件沾滿顏料的大礼服。同样，你有时也会看見在他們沒有画完的風景画上画着一个倒立着的仙女，因为一时找不到别的地方，就在这幅从前兴致勃勃地画过的作品的髒污背景上勾勒了这个形象。他从来不直望你的眼睛；如果要看你，那么总是恍惚蒙矓地看一眼；他不用观察家的鷹一般的眼睛或者騎兵軍官的隼一般的眸子来刺穿你。这是因为他同时看到你的臉，又看到放在他房間里的赫剌克勒斯[①]石膏像的臉的緣故；或者是因为眼前浮动着他正想动笔的一幅图画的緣故。因此，他常常答非所問，有时甚至語无倫次，再加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就更是增加了他的懦怯。我們写的这个年輕人，画家庇斯卡辽夫，就正是屬于这一类型，怕羞，胆怯，可是心里埋藏着感情的火花，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勃发成熊熊的火焰。他神秘地震顫着，紧跟着他惊为天仙的那个人物走去，奇怪自己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强烈地吸引住他的眼睛、思想和感情的陌生女人，忽然回过头来瞟了他一眼。天啊，多么美的臉蛋儿呀！白得耀眼的迷人的前額复盖着瑪瑙般美丽的头发。奇妙的鬈发卷成一圈一圈的，有一縷从帽子边上挂下来，碰着了在夜寒中染着輕微的鮮艳的紅暈的臉頰。嘴唇閉鎖在层层迷人的幻梦中。一切儿时回忆的殘痕，一切在明亮的圣灯前面带来幻想和恬静的灵感的东西，——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凝聚、汇合、反映在她柔和的嘴唇上。她看了庇斯卡辽夫一

① 赫剌克勒斯系希腊神話中的英雄，宙斯之子。

眼，被她这一瞧，他的心房跳动了起来；她严厉地看了他一眼，看見有人厚顏无耻地在后面追逐，憤怒之情閃过她的臉上。可是在这張美丽的臉上，即使怨憤也是令人銷魂的。他被羞辱和怯懦压倒了，低下眼睛，停了下来；可是，怎么能够連她要去的圣地都还沒有探听清楚，就把仙女輕輕地放过呢？这样的念头煩扰着年輕的梦想家，于是他又决心继續追逐了。可是为了避免人的耳目，他离开得远些，茫然地看着两边，眺望着招牌，同时却把陌生女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来往的行人稀少了，街上寂静无声；美人儿回头顾盼了一下，他仿佛觉得她嘴唇上閃过了一絲微笑。他渾身直打哆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这是街灯用虛幻的光在她臉上描画了近似微笑的綫条；不，这是他的幻想在嘲笑他自己！可是，他呼吸急促，他整个儿陷入一陣不可捉摸的战栗，他的全部感情燃燒起来，眼前的一切籠罩在雾氛里。人行道在他脚下飞馳，駕着連奮带跑的駿馬的轎車仿佛静止不动了，桥拉长，在拱形的地方折断，房屋倒立，崗亭迎面飞来，哨兵的戟連同金字招牌和上面画着的剪刀，仿佛在他的眼睫毛上发亮。这一切，都是因为美目的一下顾盼，可爱的小脑袋的一下轉动啊。他什么也听不見，看不見，不注意，一个劲儿追随着纖足的輕盈的踪迹飞奔，竭力想收束随着心的跳动而加速的脚步。有时候他心里发生了疑問：她臉部的表情真是这样善意的嗎，——这样一想，他就停住了脚；可是，心的跳跃、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全部感情的騷动，又驅策他前进。他甚至都沒有注意到一幢四层楼的楼房聳立在他面前，亮着灯光的四排窗戶一齐盯住他，他不提防在門口的铁栏杆上碰了一下。陌生女人沿着楼梯跑上去，回过头来瞟了他一眼，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出暗号叫他跟上去。他的膝盖直打哆嗦；感情、思想，燃燒了起来；一陣欢乐

以令人不可忍受的迫力穿透了他的心。不，这不是空想！老天爷，这一瞬間包含着多少幸福！在这两分钟里过着多么奇妙的生活！

可是，这一切不是在做梦嗎？只要巧目一盼，他就願意献出整个生命，只要挨近她的住家，他就认为是莫大的幸福的这个人，难道就是此刻对他一往情深的她嗎？他飞似的奔上楼去。他沒有任何一点俗念；他不是被尘世热情的火焰所燃燒，不，他在这一瞬間純正而貞洁，像緬怀着朦朧的精神爱的童貞男子一样。挑逗荒淫的人发生大胆妄想的东西，相反，却只会使他更加圣化。美人儿对他所表示的信賴，在他心里喚起了騎士一样的严肃的誓願，喚起了准备赴湯蹈火去执行她的吩咐的誓願。他只希望这些吩咐越困难，越难于实現就越好，他就可以迸出全副力量去克服最大的困难。他相信，一定有什么秘密而重大的事情使这陌生女人非信賴他不可；她一定是要請他帮一个大忙，并且他已經觉得自己有力量和决心去完成任何事情。

楼梯迴旋着，他的迅速的幻想也跟着一起迴旋着。“留神点走呀！”响起了豎琴一般的声音，使他全身的血管充满了新的顫动。在四层楼的黑暗的高处，陌生女人敲了一下門——門开了，他們一起走了进去。一个長得挺不坏的女人手里拿着蜡烛出来給他們开門，可是这样古怪而无耻地瞧着庇斯卡辽夫，使他不由得把眼睛低了下去。他們走到房間里去。分散在各个角落里的三个女人的姿影映进了他的眼帘。一个人在打紙牌；另外一个人坐在鋼琴前面用两个指头彈一支不成腔調的古老的波兰舞曲；第三个人坐在鏡子前面用梳子梳理長头发，看見陌生人进来，压根儿沒有打算停止梳妆。到处呈現出只有在单身汉无人照料的房間里才会有的那种一团糟的样子。挺好的家具蓋滿尘

埃；蜘蛛在有雕刻花紋的房頂上張着网；透过通往另一房間的沒有关严的門，可以看到一只扎有馬刺的长統靴在发亮，制服的花边泛着紅光；响亮的男人声音和女人的哄笑肆无忌憚地交响成一片。

老天爷，他走进什么地方来了！他起初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开始更加仔細地察看摆在房間里的东西；可是赤裸的墻和不挂窗帘的窗并不显示出有一个細心照料的主妇的痕迹；这些可怜人的疲憊不堪的臉——有一个人几乎就坐在他面前，平靜地望着他，像望着别人衣服上的斑点一样，——这一切都告訴他，他走进浮华教养和首都人口过剩所产生的悲慘淫乱盘踞着的令人憎厌的魔窟里来了。在这个魔窟里，人褻瀆地踐踏并嘲笑一切点綴生活的純洁神圣的东西，女人，世界之花，一切創造物中的王冠，变成了古怪的莫名其妙的存在，一切女性美，連同灵魂的洁凈，一齐消失了，丑恶地学会男人的神态和粗野大胆，不再是柔弱的、美丽的、和我們不同的人物。庇斯卡辽夫張大惊愕的眼睛把她从头到脚端詳着，仿佛还想知道，她是否就是那个迷惑了他，带着他走过涅瓦大街的女人。可是她站在他面前，依旧那么可爱；她的头发还是那么美丽；她的眼睛还是閃着天仙般的神采。她鮮艳活潑；她看来只有十七岁；可以看出她掉在火坑里还并不长久；他仍然不敢去摸一下她的臉，这两片面頰是鮮嫩的，稍微染上一层紅暈——她长得真美。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她面前，几乎就要像先前一样地陶然忘情。可是美人儿再也受不住长时期的沉默，意味深长地笑着，直对他的眼睛望着。这微笑充滿着可怜的无耻，在她臉上显得古怪而不相称，正像貪污的人表示虔誠，詩人拿着賬本一样。他战栗了。她張开可爱的小嘴，說了些什么話，但全是这样愚蠢，这

样俗不可耐……仿佛一个人心灵不純洁，就把理性也失掉了。他再也听不下去。他像孩子一样的戆直而可笑。不想利用对方的好意，也不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换了别人，无疑一定是求之不得的，——他撒腿就跑，像野山羊似的，一溜烟的跑到了街上。

他坐在自己的房間里，低下头，垂着双手，像穷人拾到无价的珍珠而又掉落在大海里一样。"这样的美人儿，这样天仙般的容貌，可是她待在哪儿？住在什么地方！……"这便是他能够說出的一切。

說实在的，再沒有比看到美遭到腐朽的淫乱的侵蝕更叫我們痛心的了。让丑恶去跟淫乱携手吧，可是美，柔和的美……我們只能把它跟純洁无垢联想在一起。迷惑了可怜的庇斯卡辽夫的美人儿，实在是一个神妙而不平常的人物。她这样的人竟堕入骯髒的火坑，就尤其显得不平常。她的整个姿容这样秀丽，她的俊俏的臉上的整个表情这样雍容华貴，使你簡直想不到淫乱会对她張开可怕的毒爪。她对于热情的丈夫可能是无价的珍宝，整个世界，整个天堂，全部財富；她在无人知曉的家庭圈子里可能是一顆美丽而安靜的明星，小嘴一动，就发出甜蜜的命令。她在人群杂沓的大厅里，在亮晶晶的鑲花地板上，輝煌的烛光旁边，在一大群拜倒石榴裙下的爱慕者們的无言的企敬中，可能是一尊女神；——但是可惜！渴望破坏和諧生活的可怕的地獄精灵獰笑着，把她投入了深淵。

被撕裂心灵的悲憫侵襲着，他坐在燒殘的烛光前面。午夜早已过去了，钟楼上的钟打了十二点半，可是他还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不睡，也不干什么。睡魔趁他不动的时候就快要悄悄地把他征服，房間已經朦朧地远去，只有搖搖欲墜的烛火透过快要征服他的梦幻，在閃动，这时候叩門声忽然使他震了一下，惊醒

了过来。門开了，一个穿着闊綽的号衣的僕人走进来。从来还沒有一个大戶人家的僕人到他这間孤寂的房間里来过呢，何况又是在这样一种不寻常的时候……他狐疑不决，怀着难于克制的好奇心望着走进来的僕人。

“有一位太太，”僕人深施了一礼說，“就是几个钟头以前您到她家里去过的那位太太，叫我請您过去，已經打发一辆馬車接您来啦。”

庇斯卡辽夫站着，惊奇得說不出話来：“馬車，穿号衣的僕人……不，准是弄錯了……”

“听我說，朋友，”他胆怯地說，“你一定走錯了人家。你們太太准是派你去接别的什么人的，不会是我。”

“不，您哪，我沒有弄錯。送我們太太走回打铁街四层楼上的，可不就是您嗎？”

“是我呀。”

“那就請您快去吧，太太急等着要見您哪，請您这就过去。”

庇斯卡辽夫奔下楼去。果然有一辆轎車等在外边。他坐了进去，車門砰的一声关上，鋪道的石子在車輪和馬蹄下面响起来——許多房子的輝煌的剪影同着鮮明的招牌在車窗外边飞馳过去。庇斯卡辽夫一路上寻思，不知道应該怎样解釋这件奇遇。私宅呀、馬車呀、穿着闊綽的号衣的僕人呀……他怎么也不能够把这一切跟四层楼的房間、尘封的窗以及音調不准的鋼琴联想到一块儿。

馬車在灯火輝煌的門口停下来，他一下子看得呆住了：一长排轎車、馭者的嘈杂声、灯火通明的窗和音乐的旋律。穿着闊綽的号衣的僕人把他从馬車上搀下来，恭敬地引他到前厅去，那儿有着大理石的柱子、穿綉金制服的看門人、成堆的斗篷和皮大

衣、照耀如同白昼的灯光。圍有发亮的栏杆洒着香水的云雾般的楼梯，一直通向楼上。他登上了楼梯，第一間大厅里挤滿了人，剛一迈步就吓得往后倒退，但还是走了进去。五光十色的人物使他眼花繚乱；他觉得仿佛一个魔鬼把整个世界砸成許多片段，然后把这些片段杂乱地混揉在一起。女人的瑩洁的肩膀和黑色的燕尾服、枝形烛台、灯、空气似的飄舞的薄紗、輕飄飄的緞带、聳出在华美的音乐台的栏杆外面的低音提琴，——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耀眼欲眩的。他一眼看到了这么許多燕尾服上挂勛章的可敬的老头子和中年人，这么許多飄飄然地、傲慢地、优雅地在鑲花地板上走着或者并排坐着的淑女；听到了这么許多法国話和英国話；再加上穿黑色燕尾服的年輕人們这样气概軒昂，說話和沉默时都这样令人敬畏，知道应該怎样不說一句多余的話，这样庄重地开玩笑，这样謙恭地微笑着，长着这样出色的絡腮鬍子，整理領結时懂得这样巧妙地伸出一双优美的手来；淑女們这样婀娜多姿，这样沉湎在尽情的滿足和陶醉里，这样迷人地低垂着眼睛，簡直是……可是，光是惶恐地凭靠在柱子上的庇斯卡辽夫的一副溫順的神气，就足够說明他是怎样張皇失措了。这时候，一大堆人圍住了跳舞的人們。她們裹着巴黎出品的透明的薄紗，穿着仿佛用空气織成的衣裳，旋轉着：她們漂亮的纖足瀟洒地滑过鑲花地板，比起完全不接触地板来，給人更多的飄逸的感觉。可是，其中有一个人超群出众，长得格外丰美，打扮得格外漂亮。在她整个装束上透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細致的風情，并且仿佛完全不是故意卖弄，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她对周圍旁观的群众好像望着，又好像沒有望着，美丽的长睫毛冷靜地复盖着，而当她低着头，輕微的阴影遮蔽着迷人的前額的时候，她那張瑩洁白晰的臉就更是耀眼地映入人的眼帘。

庇斯卡辽夫使尽了力气推开众人，想看清楚她；可是，非常遺憾的是，一个长着黑色卷发的大脑瓜总是不断地遮住她；并且人堆里这样的拥挤，叫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害怕一不小心会挤着了一位什么三品文官之类。可是他好容易挤到了前面去，看看自己的衣服，想理得齐整些。天啊，这是怎么的啦！原来他身上穿了一件沾滿顏料的大礼服；忙着出門，竟忘記换一件像样点的衣服了。他羞得耳朵根都紅了，低垂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縫钻下去，可是他无路可逃；服装华丽的少年侍从官們像一跺墙似的擋在他后面。他願意离开这有着美丽的前額和睫毛的美人儿越远些越好。他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看她是不是在望他：天啊！她就站在他面前……可是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这就是她呀！"他几乎大声地喊了出来。一点儿也不錯，这正是她，正是在涅瓦大街邂逅相遇，一直伴送她回家的那个人。

这时候，她的睫毛往上一抬，用清澄的眸子望着众人。"哎喲，哎喲，哎喲，多么美啊！……"他屏息着，只能說出这几句話来。她扫視了一下周圍，这些人爭先恐后地都想吸引住她的注意，可是她显得疲倦而疏忽，很快地把眼睛轉了过去，接着就和庇斯卡辽夫的視綫接触了。登上了七重天！登上了天堂！老天爷，給我力量让我支撑下去！世間不会有这样的奇迹，它要毁灭我的心灵，勾走我的灵魂！她打了个暗号，但不是招手，也不是点头示意，——不，她的一双勾魂的眼睛傳出了这个暗号，这是一种細微的隐約的表情，大家都沒有看出来，可是他看到了，懂得了。跳舞延长得很久；懶洋洋的音乐好像已經寂靜了，停止了，俄而又响起来，鳴咽着，雷鳴着；終于結束了！她坐下来，胸脯在烟雾般的薄紗下面起伏波动；她的一只手（老天爷，多么美的手！）放在膝盖上，捏着下面空气般的衣裳，衣裳也好像带着音

乐旋律似的，它的輕微的淡紫色把这只瑩洁白淨的美丽的手衬托得更加引人注目。就想过去碰一碰这只手啊——再不想别的什么！再沒有别的願望——那都太大胆了……他站在她的椅子背后，不敢說話，連气也不敢出。

“您寂寞嗎？”她說，“我也很寂寞呢。我知道您恨我……”她又补加了一句，低垂着长长的睫毛。

“恨您！我恨您？我……”狼狽的庇斯卡辽夫打算說下去，并且一定会說出一大堆不連貫的話来，可是这时候，一个詞鋒尖刻而有風趣，头上有着美丽的卷曲的刘海的侍从官走近来了。他欣然露出一排挺不坏的牙齿，每一句戏謔的話都像一顆顆鋒利的釘子釘在他的心里。終于幸亏旁边有一个人过来問侍从官一个問題。

“眞叫人受不了！”她一边說，一边抬起天仙般的眼睛来望着他。“我坐到大厅的那一头去；您也过来！”

她挤进人丛里去，消失了。他像发了疯似的推开众人，也走到那一头去。

不錯，这正是她；她像女皇似的坐着，比一切的人更可爱，更美丽，她用眼睛在找他。

“您来了，”她悄悄地說，“我什么事都不瞞您：我們初次相遇的那种情形您一定觉得奇怪吧。您以为我眞就是您所看到的那种卑賤的人嗎？您觉得我的行为古怪，可是我可以告訴您一个秘密：您能够答应我，”她一边說，一边用眼睛牢牢地盯住他，“不把秘密泄漏嗎？”

“呵，决不！决不！决不！……”

可是这时候，一个肥头胖耳的人走过来了，用一种庇斯卡辽夫不懂得的語言对她說了几句話，向她伸出了手。她用悬求的

眼光望着庇斯卡辽夫，暗示叫他留在老地方，等她回来，可是他再也忍不住，即使她发出的命令，他也无法从命了。他跟在她后面走去；可是，人群把他們隔开了。他已經看不見淡紫色的衣裳了；他不安地从一个房間走到另外一个房間，不留情地推开一切擋住去路的人，可是在所有的房間里，只看見許多闊人在打牌，籠罩着死一般的寂靜。在房間的一个角落里，几个年长的人在議論武职比文职强；在另外一个角落里，穿漂亮燕尾服的一群人对一个辛勤写作的詩人的卷帙浩繁的作品加以輕率的批評。庇斯卡辽夫觉得一个相貌堂堂的年长的人抓住了他燕尾服的扣子，請他評断一下自己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意見，可是他粗暴地推开了他，甚至沒有注意到对方脖子上挂着非常尊貴的勛章。他奔到另外一个房間里去——她也不在。奔向第三个房間——还是不在。"她在哪儿哪？給我把她找来！我要是不瞧她一眼，就活不下去啦！我要听听她想說些什么。"可是，他的一切搜索都毫无結果。他煩恼而又疲劳，紧偎在一个角落里，望着人群；可是，他的充血的眼睛看出去，什么全是迷迷糊糊的。終于他房間里的墻壁分明地显露在他眼前。他抬起了眼睛；放在他前面的是一只烛台，火苗快要在凹处熄灭了；蜡烛已經完全融化；蜡油淌滿在他的桌上。

原来他睡着了！老天爷，多么香的梦啊！为什么要醒过来呢？为什么不再等一会儿呢？她一定又会出現的！不知趣的黎明閃着暗淡的光輝，竄入他的窗戶。房間里是一片灰沉沉的阴暗的杂乱……現实是多么可厌的东西啊！它为什么偏要跟梦想作对？他匆忙地脫掉衣服，躺到床上，裹着一条被子，想强制地再把逝去的梦找回来。果然，不久他又做起梦来了，可是他梦見的完全不是他所願意看見的东西，忽而是庇罗果夫叼着一只烟

斗，忽而是美术学院的看門人，忽而是一个四品文官，忽而是他給画过肖像的一个芬兰女人的头顱，諸如此类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躺在床上一直到正午，想重圓好梦；可是她終于沒有出現。但願她美丽的臉显露一刹那，輕盈的步伐响动一刹那，但願她裸露的像高岭白雪一般瑩洁的手閃动在他面前喲！

他抛开一切，忘怀一切，带着忧伤絕望的神情坐着，一心一意只想到梦。他不想触碰任何东西；他的眼睛里沒有任何感情，沒有任何生命，茫然地望着面向院子的窗，一个骯髒的挑水的在外边倒水，水一倒出来就冻住了，一个挑担子的发出山羊似的吆喝声："有旧衣服我买哇。"日常的和現实的声音，在他耳朵里听来，显得非常古怪。这样，他直坐到天黑，然后貪婪地爬上床去。他好久輾轉不能入寐，終于把失眠克服了。又做了一个梦，一个鄙陋的、丑恶的梦。老天爷，发发慈悲吧，一分钟，只要让我見到她一分钟！他又等待着夜晚，又睡着了，又梦見一个官，这人既是一个官，又是一支低音笛；这簡直叫人受不了！終于她出現了！她的头和鬈发……她凝望着……多么短促的一刻呀！接着又是濃雾，又是一个什么愚蠢的梦。

終于梦变成了他的生活，从此以后，他的整个生活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可以說，他醒着时在做梦，在梦里又醒着。要是有人看見他不言不語地坐在桌子旁边或者走在街上，准会把他看成一个梦游病患者或者被烈酒毁掉的人；他的眼光不含蓄任何意义，生来就有的精神恍惚的毛病加深了，横暴地从他臉上赶走了一切感情，一切悸动。他只有在夜色来临的时候才显出活跃。

这样的情况损害了他的体力，而他最大的痛苦是：終于再也做不成梦。他想挽回这唯一的財富，想尽各种方法要把它找回来。他听說有一种方法可以叫人入梦，只要抽上几口鴉片就行

了。可是上哪儿去找鴉片呢？他想起了有一个开披巾店的波斯人，这个人几乎每一回碰見他总要請他画一張美人画。他估量这个人一定藏着有鴉片，就决定上他那儿去走一趟。波斯人盘着腿坐在沙发上，接待了他。

"你要鴉片干什么？"波斯人問他。

庇斯卡辽夫把失眠的情形从头至尾对他說了一遍。

"好吧，我給你鴉片，可是你得給我画一張美人画。一張挺美挺美的。黑眉毛，橄欖样的大眼睛；我躺在她身边，抽着烟斗！听見沒有？得画一个美的！一个美人儿！"

庇斯卡辽夫什么全都答应了下来。波斯人出去了一会儿，拿了一只盛着黑色液体的小罐子回来，爱惜地倒了一些在另外一只小罐子里，交給了庇斯卡辽夫，囑咐他每回只能掺着水喝七滴。他貪婪地把給他金山銀山也不肯調換的这只貴重的罐子接过来，三脚两步地跑回家去。

回到家里，他倒了几滴在盛滿水的杯子里，吞下去，倒头在床上睡了。

天哪，多么快活呀！她！又看到了她！可是模样儿跟先前大不相同。她坐在村舍的明窗凈儿前面多么美呀！她的衣服富有朴素之美，那种朴素是只能用来寄托詩人的文思的。她头发的式样……老天爷，这式样多朴素，并且跟她多么相配！短短的圍巾輕輕地披拂在她美丽的頸脖上；她整个儿是淡雅宜人的，整个儿透露出一种神秘的、难以描摹的風韵。她的优雅的步伐多么嬌媚！她的脚步声和簡朴的衣裳的窸窣声多么悅耳！她的箍着毛制的鐲子① 的手多么惹人疼爱！她含着眼泪对他說："别瞧

① 可能是当时一种流行的装飾品。

不起我：您完全把我错看了。瞧瞧我，仔細瞧瞧我，您說吧：难道我眞是您想像的那种女人？”——“呵！不，不！誰要是敢那样想，那就叫他……”可是，他亢奋，騷乱，眼眶里含着眼泪，惊醒了过来。“还是沒有你这个人好些！你还是不活在世上，而只是一个富有灵感的画家的創造物好些！我将不离开画布，永远望着你，吻着你。我将以你为生命，以你为呼吸，把你当成最美丽的梦想看待，那时候我就会感到幸福。我再沒有更大的願望。在梦中或者醒着，我将呼喚你的名字，像呼喚守护天使的圣名一样，当我向往庄严而神圣的事物的时候，将等待你出現。可是現在……多么可怕的生活呀！你活着有什么好处？难道一个疯子的生命，对于爱过他的亲友会是愉快的嗎？老天爷，我們这算是过的什么日子啊！梦想老是跟現实作对！”这样的思想几乎老是挤滿在他的头脑里。他什么也不想，甚至几乎不吃一点东西，怀着恋人一样的焦急和热情等候着夜晚，等候着心爱的幻象。永远想一件事，結果，这就控制了他的整个存在和想像，使他所爱慕的形象几乎每天出現在他的梦里，总是处于一种和現实相反的情况中，因为他的想法是像孩子一样天眞純洁的。在梦里，那个人儿变得更加純洁，簡直完全变了样。

鸦片使他的思想更加沸騰了，如果有人猛烈地、駭人听聞地、势不可当地、騷动地爱恋到疯狂的极度，那么，这个不幸的人就是他。

在所有这些梦中，最使他感到欣慰的一次是他梦見了自己的画室，他是这样高兴，手里拿着画笔这样怡然自得地坐着！她也在那儿。她已經做了他的妻。她坐在他旁边。可爱的胳膊肘凭靠在他的椅子背上，瞧着他画画。她的嬌慵的、疲倦的眼睛里閃动着幸福的光芒；整个房間籠罩着天堂的气氛；这样光亮，这

样整洁。老天爷！她把可爱的脑袋偎在他怀里……他再沒有做过比这更甜蜜的梦。他醒来之后，觉得胸襟一暢，也不像先前那样神思恍惚了。他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也許，"他想，"她是遭到了什么意外的可怕的不幸，才落到火坑里去的；也許，她內心充滿着悔恨；也許，她自己也希望从劫难中掙脫出来。难道我就忍心瞧着她毁掉自己？何况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她救出来。"接着，他越想越远。"反正不会有人知道，"他对自己說，"人家不管我，我也不去管人家。只要她眞心悔改，重新做人，我就跟她結婚好了。我一定得娶她，这总比許多人娶女管家，甚至娶下賤的騷娘們做老婆强得多。我这样做，可并不是自私，甚至可以說是了不起。我要把最美丽的装飾品交还給世上。"

打定了这样輕率的計划，他觉得紅暈浮上了他的臉頰；他走近鏡子，看見高聳的顴骨，憔悴的臉色，吃了一惊。他仔細地打扮起来；洗了臉，梳光头发，穿上嶄新的燕尾服，漂亮的背心，再披上了斗篷，走到街上。他呼吸到新鮮的空气，心里感到舒暢，像一个久病初愈的人第一次出門。当他走近那条自从宿命的邂逅之后就一次也沒有到过的街的时候，他的心跳动了起来。

那幢房子他寻找了許久；他仿佛再也記不起来了。他在街上来回走了两遍，可是不知道应該在哪一家門口停下来。終于有一幢房子他觉得有点相像。他飞快地跑上楼去，敲了一下門；門开了，出来迎接他的是誰啊？他的理想，他的神妙的形象，幻想之画的藍本，他这样可怕、这样痛苦、又这样甜蜜地为她傾倒的那个人儿。正就是她，站在他的面前。他战栗了；在一陣欢乐的襲击下，他軟弱得几乎站不住脚。她站在他面前还是那么美丽，虽然眼睛有点睡肿，虽然蒼白襲上她的已經不十分鮮嫩的臉蛋儿，可是她还是非常美丽。

“啊！”她喊了起来，看到了庇斯卡辽夫，揉着眼睛。那时候已經两点钟了。“您上回干嗎要溜掉？”

他疲倦地坐在椅子上，望着她。

“我現在剛睡醒，是早上七点钟人家把我送回来的。我眞喝醉了，”她微笑着加添了一句。

宁可你是哑巴，沒有舌头，也比說出这样的話来强啊！她像活动画似的驀地把全部生活向他展示了出来。可是他还是硬着头皮，想用劝誡打动她的心。他鼓足了勇气，用战栗但却热情的声音告訴她，她現在是处在可怕的境地里。她注意地听着，显出惊駭的表情，那是当我們看到意料不到的奇怪的事情时会表露出来的。她微笑着，瞧着坐在角落里的女友，那人不去剔淨梳子，也注意地傾听着新来的傳道者。

“不錯，我是穷，”經过了长久的富有教益的劝誡之后，庇斯卡辽夫終于說，“可是我們可以好好地干；二人同心，黄土变金。再沒有比万事都依靠自己更愉快的了。我坐下来画画，你坐在我的旁边，鼓励着我，做点刺綉或者什么别的活，我們就再不缺什么了。”

“这怎么行！”她带着輕蔑的表情打断了話头，“我又不是洗衣服的或是女裁縫，干嗎要做活？”

天哪！这些話表現出了整个低劣的、卑賤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充滿着空虛和倦怠，那是淫乱的忠实伴侶。

“您跟我結婚吧！”一直坐在屋角里沉默不語的女友厚顏无耻地插嘴說，“我要是嫁了您，我就这么坐着！”

她寒酸的面孔扮了个鬼臉，那模样会使美人儿大笑不止。

这太难了！叫人沒法忍受。他失魂落魄地冲了出去。他的头脑一片昏沉：痴痴呆呆的，漫无目标，什么都看不見，听不見，

感觉不到，整整一天在外边踯躅。誰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过了夜沒有；直等到第二天，他才被愚蠢的本能推动着回到了自己的寓所，臉色蒼白，神情可怕，头发蓬乱，臉上刻着疯狂的标記。他关在房間里，誰也不放进来，也不要随便什么东西。四天过去了，鎖閉的房門一次也沒有打开过；又过了一星期，房門依旧鎖着。人們走到門口喊他，可是一声回应也沒有；最后打破門进去，找到了他的断了气的尸体，喉嚨被割断了。染血的剃刀掉落在地上。从双手痙攣地撑开和臉部可怕地歪曲这些地方可以断定，他的手沒有肯听使喚，他痛苦了許久，有罪的灵魂才离开他的肉体。

就这样地毁灭了，这疯狂的热情的犧牲品，安靜的、胆怯的、謙恭的、孩子般天真的人，怀有才能的火花，也許到时候会广闊而輝煌地发光的可怜的庇斯卡辽夫。誰都不来悼哭他，除了巡长的常見的姿影和法医的冷漠无情的面孔之外，在他冷冰冰的尸体旁边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甚至沒有經过宗教仪式，人們把他的棺材运到奥赫塔去；只有一个哨兵跟在棺材后面哭了，并且这也是因为多喝了一瓶伏特加酒的緣故。連生前对他爱护备至的庇罗果夫中尉也沒有来跟这不幸的可怜虫的尸体訣别。事实上，他完全沒有工夫顾到这些：他在忙着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呢。那么，我們現在就来談談他吧。

我不喜欢死尸和死人，我在路上看到漫长的送殯行列，打扮得像托鉢僧似的殘廢兵左手拿鼻烟嗅，因为右手擎着火炬，这时候我总觉得不痛快。我看到闊綽的灵柩車和复盖天鵝絨的棺材，心里总是感到惋惜；可是当我看到赶大車的抬着穷人的紅色的沒有遮盖的棺材，一个女乞丐可巧在十字路口碰上了，因为沒有事干，就跟在后面走去的光景，惋惜就和忧愁混揉在

一起了。

記得上面讲到庇罗果夫中尉跟可怜的庇斯卡辽夫分了手，追那个金发女郎去了。这金发女郎是一个婀娜活潑的、很有趣的人物。她在每一家商店門口停下来，眺望橱窗里摆着的皮带、圍巾、耳环、手套及其他零碎物件，不断地扭动身子，張望一陣，又回过头来看。"小宝貝，你是我的人儿哟！"庇罗果夫很有把握地說，继續着追逐，用外套的領子把臉藏起来，害怕会碰見什么熟人。可是应該让讀者知道一下庇罗果夫中尉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是在我們沒有讲到庇罗果夫中尉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前，先应該說一說庇罗果夫出身的那个社会。有这么一些軍官，在彼得堡构成了一种中等阶級。你在經过四十年宦海浮沉才得到这样高的爵位的五品文官或者四品文官家里的晚会上，晚餐会上，总会遇見一个这样的人。几个蒼白的、像彼得堡一样灰暗失色的女郎，其中有几个是已过妙齡的，再加上茶桌、鋼琴、家庭舞会——这一切，跟在灯光下，在溫淑的金发女郎和穿黑色燕尾服的兄弟或戚友中間輝煌着的那亮晶晶的肩章是分不开的。要激动这些冷靜的姑娘，使她們发笑，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須有高明的艺术，或者宁可說一点沒有什么艺术。說話必須不太聪明，也不太可笑，必須处处不忘記女人所喜欢的瑣碎細节。在这一点上，我們对上面所說的这些先生們的本領是不得不表示欽佩的。他們有一种特殊的本領，可以叫这些灰暗失色的佳人們发笑，听他們的話。淹沒在笑声里的狂喊："哎呀，別說下去了！眞笑死人了！"常常是他們最好的酬报。他們很少混到上流阶級中間去，或者宁可說，从来不去。在那边，他們是被这个社会中叫做貴族的一类人完全压倒的；然而他們却仍旧冒充

作有学問有教养的人。他們喜欢談論文学；称頌布尔加林①、普希金和格列奇②，带着輕蔑和俏皮的譏刺讲到奥尔洛夫③。他們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公开演讲，不管讲的是簿記或甚至是森林学。在戏院里，不管演什么戏，你总可以碰見他們中間的一个，除非演的是他們洗炼的口味受到极度凌辱的什么《傻瓜费拉特卡》之类。他們三天两头上戏院去听戏。他們是戏院老板最欢迎的人。他們特别喜欢戏里精彩的詩句，又喜欢怪声叫好地捧戏子。許多人在官立学校里执教或者給准备考官立学校的学生补課，終于攒了些錢，购置了輕便馬車和一对駿馬。接着，他們交友的范圍扩大了；他們終于娶到了能彈鋼琴的商人女儿做老婆，带来十万卢布現款的陪嫁或将近这个数目，还有一大群滿臉鬍子碴的亲戚。然而，他們至少也得当上上校才行，否則是得不到这光荣的。因为俄国的鬍子大爷們，尽管滿身白菜气味，却非要女儿嫁給将軍或者至少是上校不可。这些便是这一类年輕人的主要特征。可是，庇罗果夫中尉还有許多他个人所独有的才能。他把《季米特里·頓斯柯伊》④和《智慧的痛苦》⑤里的詩句朗誦得出神入化，又有一种特殊的本領，能够从烟斗里一个接一个噴出十来个烟圈。他能够引人入胜地讲一段笑話，告訴你山炮就是山炮，榴彈炮就是榴彈炮。可是，天賜給庇罗果夫的全部才能是很难一一列举的。他喜欢讲到女戏子和舞女，但不像通常一个年輕准尉讲到这些話题时那样粗俗刺耳。他对不久以前剛剛提

①、② 布尔加林和格列奇都是当时紅极一时的文人，但人格和文章都很卑劣。他們是反动刊物《北方蜜蜂》的編輯，又与宪兵第三厅有密切的联系。

③ 奥尔洛夫是低級趣味小說的作者。普希金曾經写过一篇杂文，大意說：对奥尔洛夫不必过于挑剔，布尔加林之流和他比較起来，也不过是一丘之貉。

④ 奥捷罗夫写的一出悲剧。这是一部平庸的作品，但在当时很流行。

⑤ 格利鮑耶陀夫的杰作。

升的官級很引以自滿，虽然有时躺在长椅子上說："嗐，嗐！眞无聊，一切都是无聊！我是个中尉，这又算得了什么？"可是暗地里，这新的身份却很使他洋洋得意；他在談話的时候总要繞着弯提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在街上碰到一个录事对他粗暴无礼，他就立刻叫他站住，用短促但却鋒利的几句話提醒他，站在他面前的是个中尉，不是别的什么軍官。要是可巧有两个长得挺不坏的女人在旁边走过，他就格外要形容得淋漓尽致。庇罗果夫喜欢附庸風雅，曾經鼓励过画家庇斯卡辽夫；虽然这也許是因为他想看見自己的英姿画在肖像上的緣故。可是，关于庇罗果夫的品质，讲得已經够多了。人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他的全部优点是罄竹难书的，你越是深入地看透他，就越是可以发現許多新的特色，要一一描写出来，那就无穷无尽了。

且說庇罗果夫继續追逐那个陌生女人，不时想出一些話来勾搭她，她却簡短地、断断續續地、含含糊糊地答着。他們穿过昏暗的喀山門踅入了小市民街，这是一条充滿着烟草店和杂貨鋪、德国手艺匠和芬兰妖娆女人的街道。金发女郎飞奔着，閃入了一家挺骯髒的人家的大門。庇罗果夫跟了进去。她走上狹窄暗黑的楼梯，走进一个門，庇罗果夫也勇敢地紧跟着挤了进去。他看見自己置身在一間有黑色墙壁和被煤烟熏黑的天花板的大房間里。一大堆螺絲釘、打铁用具、亮晶晶的咖啡壶和蜡台摆在桌上；地上撒滿着銅和铁的屑末。庇罗果夫立刻看出这是一个工匠的家。陌生女人又跳进了一个側門。他沉思了一会儿，可是遵从俄国人的慣例，还是继續前进。他走进了一个房間，和先前的一間完全不同，拾掇得非常整洁，证明主人是一个德国人。他被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怔住了。

在他面前坐着的是席勒，不是写《威廉·退尔》和《三十年战

爭史》的那位席勒[1]，而是遐邇馳名的席勒，小市民街上一个焊洋铁壶的老师傅。站在他旁边的是霍甫曼，不是作家霍甫曼[2]，而是一个从軍官街来的手艺高超的鞋匠，席勒的好朋友。席勒喝醉了酒，坐在椅子上，頓着脚，兴致勃勃地說着些什么話。这还都不是庇罗果夫惊奇的原因，使他觉得詫異的是这两个人的非常古怪的姿势。席勒坐着，聳起一只大鼻子，仰着脑袋；霍甫曼却用两个手指抓住这只鼻子，用修鞋刀的刀刃不住地在上面撇。两个人說着德国話，只懂得一句德国話"古特毛根"[3]的庇罗果夫完全听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席勒是这么說的：

"我不要，我不需要这只鼻子！"他一边說，一边揮着手。"我一个月得花掉三磅鼻烟伺候这只鼻子。我付錢給倒楣的俄国鋪子，因为德国鋪子是不卖俄国烟的；我付給倒楣的俄国鋪子每磅四十戈比；一个月就是一卢布二十戈比；一年就是十四卢布四十戈比。听見了沒有，我的朋友霍甫曼？光是一只鼻子就得花十四卢布四十戈比。并且我逢年过节的时候得聞拉丕烟，因为我不想在大节下聞倒楣的俄国鼻烟。一年我聞两磅拉丕烟，每磅两卢布。六[4]加十四——光是鼻烟就得花二十卢布四十戈比！这簡直是搶劫呀，我的朋友霍甫曼，你說是不是？"霍甫曼也喝醉了，就点头說是。"二十卢布四十戈比！我是一个斯瓦比亚的德国人；咱們德国有皇帝。我不要鼻子！給我割掉这只鼻子！喏，我的鼻子！"

要不是庇罗果夫中尉突然来到，那么，毫无疑問，霍甫曼一

---

① 席勒(1759—1805)，德国詩人和剧作家。

② 霍甫曼(1776—1822)，德国小說家。

③ 德語：Guten Morgen（早安）。

④ 两磅价值四卢布，按理应該是四加十四，此处席勒醉后胡說，把数字說错了。

定糊里糊塗把席勒的鼻子割掉了，因为他已經拿刀做出这样的姿势，好像要切鞋底似的。

席勒看到一个不招而至的陌生人突然不識趣地来妨碍他，心里觉得老大的不痛快。虽然啤酒和酒精把他灌得醉醺醺的，他却也感觉到，让一个陌生的目击者看到这副神情，看見自己在干这样的事情，是不大体面的。这当口，庇罗果夫稍微行了一礼，用他天赋的优雅調子說道：

"請原諒我……"

"出去！"席勒拉长着声音答道。

这使庇罗果夫中尉窘住了。受到这样的对待，在他还是生平第一次。他臉上隐約浮起的一絲微笑蓦地消失了。他带着威严受到損伤的神气說：

"我觉得很奇怪，亲爱的先生……您一定沒有看出……我是一位軍官……"

"軍官算得了什么！我是斯瓦比亚的德国人。俺，"（說到这儿，席勒用拳头打了一下桌子）"也会当上軍官的：一年半士官候补生，两年中尉，明天我就是大大的軍官。可是我不想做官。我对軍官就是这样：呸！"席勒伸出手掌来，对上面啐了一口唾沫。

庇罗果夫中尉知道除了离开此地再沒有别法了；然而，这种跟他的身份完全不称的对待，使他觉得很不高兴。他好几次在楼梯上停下来，仿佛要鼓起勇气，想用什么方法让席勒知道自己不該这么胆大妄为。最后他断定席勒是可以原諒的，因为他脑袋里装滿了啤酒；再加上眼前浮現出俏丽的金发女郎的姿影，他就决定把这件事給忘掉了。第二天，庇罗果夫一大早就到焊洋铁壶的老师傅的工場里来。在前面的房間里迎上来的是俏丽的金发女郎，用跟她的小臉蛋儿很配称的严厉的声音問道：

“您有什么事？”

“啊，您好啊，亲爱的！您不认得我了嗎？小妖精，那一双眼睛够多么美啊！”同时，庇罗果夫中尉想亲亲热热地用手指撩一下她的下巴頦。

可是金发女郎吓得叫了起来，还是那么严厉地問：

“您有什么事？”

“就想見您一面，我再沒有别的事情，”庇罗果夫中尉說，很有風趣地笑着，挨近了一步；可是看見胆怯的金发女郎想溜进門去，就加添了一句：“亲爱的，我想定做一副馬刺。您能够給我做馬刺嗎？虽然要爱您，压根儿用不着什么馬刺，倒是用得着馬繮绳。那一双小手多么惹人爱啊！”

庇罗果夫中尉在說明这一类事情的时候总是很动人的。

“我这就去叫我的丈夫来，”德国女人叫着，走了出去，过了几分钟，庇罗果夫見到了睡眼惺忪的席勒，他还沒有从隔宿的醉意中醒过来。他一眼看到軍官，好像做梦似的朦朧地想起了昨天的事情。他再也不能清清楚楚地記得什么了，但感觉到曾經做过一些傻事，所以就带着严厉的神情来接待这位軍官。

“沒有十五卢布，馬刺我不做，”他說，想把庇罗果夫打发走；因为他，一个誠实的德国人，碰見一个曾經看見他仪态失常的人，是觉得非常慚愧的。席勒喜欢旁边沒有一个閑人，跟两三个朋友在一起喝酒，連自己雇用的工人也不放进来。

“为什么这么貴呀？”庇罗果夫溫柔地問。

“德国人的手艺，”席勒摸摸下巴，冷冷地說，“俄国人只要两卢布就可以做了。”

“好吧，为了证明我爱您，想跟您认識，我就出十五卢布。”

席勒躊躇了一会儿：他，一个誠实的德国人，觉得有点慚愧

了。他想叫对方取消定貨，就說，至早非要两个星期不可。可是，庇罗果夫毫无異議地什么都答应了。

德国人沉思了起来，他琢磨着要怎么把活做好，叫它眞正值到十五卢布。这时候，金发女郎走到工場里来，在摆着咖啡壶的桌子上翻寻着。中尉趁席勒想得出神，走近了她，捏了一下她的裸露到肩膀的胳膊。这使席勒很不高兴。

“曼因弗劳①！”他喊。

“伐斯伏倫齐多赫②？”金发女郎答道。

“該亨齐③厨房里去！”——金发女郎轉身走掉了。

“那么隔两个星期？”庇罗果夫說。

“是的，隔两个星期，”席勒沉思着回答，“我手边有許多活要做。”

“再見，我过两天再来。”

“再見，”席勒答道，在他后面把門关上了。

庇罗果夫中尉决心不放棄自己的追求，虽然德国女人已經显然給他碰了个釘子。他不明白，人家怎么敢和他对抗；尤其是他的仪态和輝煌的官銜使他有充分的权利引起人的重視。必須指出，席勒的老婆虽然有十分姿色，人却很愚蠢。然而，一个美貌的妻要是愚蠢，就更增加了魅力。至少，我知道有許多丈夫喜欢他們的妻子愚蠢，认为这是孩子气的天眞烂漫的标記。美貌会产生奇迹。一切精神的缺陷，在一个美人儿的身上，不但引不起厌恶，反而会特别地动人；恶习在她們身上也会显得是高雅；可是一旦人老珠黄不値錢，女人就得比男人聪明二十倍，才能够

① 德語：Meine Frau（我的老婆）。

② 德語：Was wollen Sie doch（您还有什么事）？

③ 德語：Gehen Sie（您到）。

引起别人的尊敬，如果不能引起爱慕的話。然而，席勒的老婆，不管多么愚蠢，却还是忠实于自己的本分，所以庇罗果夫大胆的計划很难获得成功；可是克服困难常常是令人愉快的，金发女郎就一天天地更使他怀念了。他开始常常来打听馬刺，終于使席勒觉得厌煩起来。他竭力要把馬刺快些做好；終于一副馬刺做成功了。

“嘿，多么好的手艺啊！”庇罗果夫看見了馬刺喊道，“老天爷，做得可眞好。就是我們的将軍，也沒有这么好的一副馬刺呢。”

自滿之感洋溢在席勒的心里。他的眼睛显得高兴起来，他完全跟庇罗果夫言归于好了。“这俄国軍官倒是个明白人呢，”他心里想。

“您也許会鑲嵌短剑这类东西吧？”

“当然会嘍，”席勒微笑着說。

“那么，您把我的短剑給鑲一下吧。我把它拿来；我有一把很好的土耳其短剑，可是我想重新把它鑲一鑲。”

席勒听到这句話，好像遇到了晴天霹靂一样。他的眉头立刻皺了起来。“又来了！”他想，暗地里直咒駡不該自己招攬生意。他觉得現在再要拒絕，太不好意思了，何况俄国軍官夸贊了他的手艺。他稍微晃了晃脑袋，答应了；可是，庇罗果夫走出去时无耻地印在俏丽的金发女郎的嘴唇上的吻又引起了他的猜疑。

我觉得向讀者把席勒更詳細点介紹一下，不是多余的。席勒是十足字面意义上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从二十岁起，从俄国人还糊里糊塗过日子的那幸福的时候起，席勒已經把一生估量定了，說什么也决不破一下例。他規定七点钟起身，两点

钟吃飯，做随便什么事情都毫厘不差，每逢星期天喝醉一次。他規定在十年中攒聚五万卢布本錢，这已經像命运一样地确定而不可抗拒，因为叫德国人自食其言，是比叫官吏忘記張望上司的傳达室更要困难的。他决不增多一点开支，要是馬鈴薯的市价比平日漲了，他也不多花一个戈比，却情願少买些，虽然有的时候肚子吃不飽，可是也就对付着过去了。他精密到了这步田地，規定一昼夜亲妻子的嘴不得超过两次，为了不多亲一次起見，从来不在湯里放过一勺以上的胡椒；不过在星期天，这条規則就不这么严格地遵守了，因为席勒那时候要喝两瓶啤酒和一瓶他常常駡不絕口的葛縷子泡的白酒。他喝酒不像英国人，一吃完飯就关起門来，一个人自斟自飲。相反，他是个德国人，喝酒时总是痛痛快快的，不是約了鞋匠霍甫曼，就是約了木匠孔茨——他也是个德国人，喝酒的好手。这些便是終于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处境的高貴的席勒的性格。他虽然是一个迟鈍的家伙和德国人，可是庇罗果夫的行为在他心里引起了近似嫉妒的感情。他絞尽了脑汁，也想不出办法来摆脫这个俄国軍官。这当口，庇罗果夫在一伙朋友中間吸着烟斗——因为上帝就是这么安排定的：有軍官的地方，就有烟斗，——一边吸烟斗，一边浮着愉快的微笑，意味深长地提到他跟一个俏丽的德国女人的一段情史，据他說，他跟这个德国女人很有交情，但事实上，他几乎已經沒有絲毫希望贏得她的欢心。

有一天，他在小市民街上蹓躂，对挂着画有咖啡壶和茶炊的席勒的招牌的一幢房子望着；他喜出望外地看見金发女郎探出头来，在眺望窗外来往的行人。他站住脚，向她招招手，說道："古特毛根！"金发女郎也像看見了熟人似的对他回了礼。

"您丈夫在家嗎？"

“在家哪，”金发女郎答道。

“他什么时候不在家？”

“他每逢星期天不在家，”傻喝喝的金发女郎說。

“这倒不坏，”庇罗果夫心里想，“这机会可不能錯过。”

于是在下一个星期天，就驟然出現在金发女郎面前了。席勒的确不在家。俏丽的主妇吓坏了，可是庇罗果夫这一回小心得多，行着礼，显示出柔韌的束紧的身段的全部美丽来。他風趣而文雅地說着笑話，可是傻喝喝的德国女人老是回答他簡单的一两个字。最后，什么法子都想遍了，还是引不起她的兴趣，他就要求她跳一个舞。德国女人立刻就答应了，因为德国女人总是非常爱跳舞的。庇罗果夫对这个玩意儿抱了很大的希望：第一，这很使她滿足，第二，这可以显出他苗条的身材和灵巧的动作，第三，跳舞最能使人接近，便于去摟抱俏丽的德国女人，給一切奠定基础；总而言之，他指望从此可以得到完全的成功。他开头跳了一种慢步的加伏特舞，知道对付德国女人必須有耐心才行。俏丽的德国女人走到房間中央，翹起一只迷人的纖足。这种姿势惹得庇罗果夫心花怒放，他过去摟住了她接起吻来。德国女人扯开嗓門直喊，在庇罗果夫眼睛里看来，这就更增加了魅力；他沒头沒臉地吻上去。忽然門打开了，席勒同着霍甫曼和木匠孔茨走了进来。这三位高貴的手艺匠都喝得醉醺醺的。

可是，我让讀者去想像席勒的激怒和憤慨吧。

“混蛋！”他憤憤地喊道，“你怎么敢跟我的老婆亲嘴？你是下流鬼，不是俄国軍官。滚他媽的，可不是，我的朋友霍甫曼，我是个德国人，不是个俄国猪！”

霍甫曼对他点头称是。

“我不要戴綠帽子！扯領子把他抓出去，我的朋友霍甫曼，

我不要他，”他继續說，使勁揮动着双手，同时他的臉变成像他坎肩的那种紅呢子一样的顏色了。“我在彼得堡住了八年，我在斯瓦比亚有一个老娘，我舅舅住在紐倫堡，我是德国人，可不是戴綠帽子的牛肉！叫他滾出去，我的朋友霍甫曼！抓住他的手跟脚，孔茨兄弟！”

于是旁边两个德国人抓住了庇罗果夫的手跟脚。

他怎样使勁也挣扎不脫：这三个手艺匠是所有彼得堡的德国人里面最强壮的，他們这样粗暴无礼地对待他，老实說，我簡直找不出話来形容这件凄慘的遭遇。

我想，席勒第二天一定发着高燒，每一分钟担心警察会来，身子像敗叶似的发抖，他願意献出随便什么东西，只要昨天发生的事情是一場梦。可是，事情已經发生，再也挽不回来了。再也沒有东西可以比得上庇罗果夫的激怒和憤慨。只要一想到这可怕的屈辱，他就要发疯。他认为，西伯利亚和笞刑对于席勒算是最輕的責罰。他飞快地跑回家去，打算更了衣，直奔将軍府，在将軍面前有声有色地訴說德国手艺匠的暴行。他还想递一份呈文給参謀本部。要是判刑不能令人滿意，就直接告到內閣会議去，再不然，告到皇上那儿去。

可是，事情很古怪地結束了：他路过一家点心鋪，进去吃了两个酥脆的肉餡餅，讀了一会儿《北方蜜蜂》，出来时已經不怎么憤憤然了。再加上很惬意的凉爽的夜晚引誘他在涅瓦大街上蹓躂了一下；到九点钟，他就安靜了下来，认为在星期天去麻煩将軍是不大好的，并且无疑一定有人把将軍請出去了。因此他就到一个檢察院院长的家里去消磨一个晚上，文官和軍官們在那儿举行着欢乐的集会。这一晚过得很愉快，他的瑪祖尔卡舞跳得眞好，不但淑女們，連男舞伴們也都觉得挺高兴。

“我們这个世界安排得多么巧妙啊！”前天我在涅瓦大街上踱着，記起了这两件事故，想道，“命运多么奇怪而令人不可捉摸地耍弄着我們啊！我們什么时候得到过我們所願望的东西？我們什么时候达到过我們的力量仿佛足以胜任的目的？事情总是不如人意的。命运賜給一个人儿匹駿馬，却偏叫他冷淡地駕着它們奔馳，絲毫不去注意它們那份神美；另外一个人一心一意渴慕着馬，却偏叫他只能够步行，千里駒在他身旁走过的时候，只有咂咂舌头的份儿。一个人有一个厨子，燒得一手好菜，可是不幸，他有一張这么小的嘴，两小块肉就吞不下了；而另外一个人有一張像参謀本部的拱門一样大的嘴，但可惜，只配吃馬鈴薯做的德国飯。命运多么奇怪地耍弄着我們啊！”

可是，最奇怪的是涅瓦大街上发生的事情。千万可别去相信这条涅瓦大街啊！当我走过这条街的时候，我总把斗篷裹得更紧些，尽量不去看迎面遇到的东西。一切都是欺騙，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样子不同！你以为这位穿着漂亮的大礼服徜徉漫步的先生很有錢嗎？才沒有这回事：这件大礼服就是他全部的財产。你想像站在正在建筑中的教堂前面的这两个胖子是談論它的建筑嗎？完全不对：他們是在讲两只烏鴉古怪地面对面蹲着。你以为这个心直口快的人，揮舞着双手，在讲妻子从窗口把一个紙团擲在他完全不认得的軍官身上嗎？完全不对，他是在談論拉斐德①。你以为这些淑女們……可是淑女是最不可相信的。你頂好不要去眺望商店的橱窗：橱窗里摆着的小玩意儿瞧着挺美，可就是銅臭熏天。可是天保佑你别去窺望帽檐下淑女們的臉！不管美人儿的斗篷怎样在远远里飄揚，

① 拉斐德（1757—1834），法国政治家。

我也决不釘上去欣賞。看老天爷的面上，离开街灯，离开街灯远些！快一些，尽可能快一些走过去，要是你的風度翩翩的大礼服上光滴了一滴臭灯油，那还算是你的造化。可是不但街灯，别的一切也都充滿着欺騙。涅瓦大街老是在撒謊，可是頂厉害的是当濃重的夜色投射在街上，把家家戶戶白色的和淺黃色的墻壁衬托得格外分明的时候，当全市发出轰响和閃光，无数馬車从桥上涌来，騎手①吆喝着，在馬背上跳着的时候，当恶魔点亮灯火，要使一切东西显出不眞实的面貌来的时候。

① 旧时富豪人家的馬車，通常駕四匹或六匹馬，分成两排或三排并轡齐进，除馭者外，还有騎手騎在左側第一排或第二排的馬背上。

肖　像

第 一 部

随便哪儿都沒有像舒金劝业場①的画店門前停留着这么多的人。这家小店搜集着各式各样的古董珍品：大部分都是油画，途着暗綠色的上光油，装在深黄色的俗气的框子里。树木枯槁的冬景，一片火海似的煊紅的夕照，折断一条胳膊，拿着烟斗，不像人而更像穿戴衣冠的吐綬鸡似的佛来米农民——这些便是它們常画的題材。还得添上几幅版画：戴羊皮帽的霍慈列夫—米尔查的肖像，戴三角帽的歪鼻子的将軍們的肖像。此外，在这种小店的門上，通常还挂满一叠叠用木板印刻在大張的紙上的作品，这些作品证明俄国人賦有天生的才禀。一幅画着米里克特利莎·基尔比季耶芙娜公主；另外一幅画着耶路撒冷城，紅油彩胡乱地塗在房屋和教堂上，連一部分土地和两个套着大手套在祈禱的俄国农民也給連累染上了。这些作品通常很少买主，但观众却有一大堆。一个酒鬼模样的僕人会呆立在图画前面，手里捧着从飯館里取来的飯盒，那主人无疑将喝到不太热的湯。店門口，准还会站着一个穿外套的兵，这是个旧貨市場的掮客，販

① 当时彼得堡著名的商場。

卖着两把小折刀；还有一个从奥赫塔来的女贩，提着满满一筐鞋子。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悠然神往：农民們通常喜欢伸手去摸弄；掮客們严肃地望着；小听差和学徒們笑着，指着漫画互相揶揄；穿粗毛布外套的老听差們只是因为要偸一下懶才在这儿东張西望；女販們，年輕的俄国女人們由于本能挤上前去，要听听人家閑談些什么，瞧瞧人家望些什么。

这时候，青年画家恰尔特科夫走过这家小店，无意地在門前站住了。古旧的外套和乡气十足的衣着，說明他是这样的一种人，全心全意努力工作，无暇顾及衣装打扮，而衣装打扮对年輕人总是有一股神秘的吸引力的。他伫立在小店門前，起初对这些丑陋的图画暗自好笑，終于不自禁地墮入了沉思：他开始想，誰需要这样的作品。俄国人喜欢看叶魯斯朗·拉查列維奇，酒囊飯袋們，鵩馬和叶辽瑪①，他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这样的题材是一般人非常熟悉和可以理解的；可是誰会买这些五光十色的、骯髒的、油彩斑駁的塗鴉之作呢？誰需要这些佛来米农民，这些紅的和藍的風景呢？这些画装出高尙的艺术派头，实际上却正是对艺术的莫大的侮辱。它們似乎并不是什么幼稚的自修的作品。否则，虽然整体带着冷酷的漫画的味道，也会流露出强烈的冲动。可是，这儿看到的却只是晦澀、无力而衰老的拙劣，这种作品妄想厠身艺苑，但它們的地位却是只配与低級的匠人气的东西为伍，它們忠于自己的使命，把匠人气带进了艺苑。同样的油彩，同样的風格，同样的熟练的、习慣于一定款式的手腕——与其說是人的手，毋宁說这只手是屬于一架粗劣的自动机械的！……他在这些骯髒的图画前面站了許久，最后已經完全不去

① 这些都是从前俄国流行的童話和年画里习見的题材。

想它們了，这当口，店主，一个穿粗毛布外套，自从星期天起就沒有剃过鬍子的不起眼的小人儿，一直在向他訴說个不停，自己一个人在討价还价，商定价錢，却还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需要什么。

“这幅农民的画和这幅風景画，只要一張白票子①我就卖啦。多么好的画！簡直叫您眼睛都会睜不开，剛从市場上收来的；上光油还沒有干哩。要不然就是这幅冬景，您买这一幅吧！十五卢布！光是框子，就值这么些錢。您瞧，这冬景画得多么好！”說到这儿，店主用手指輕輕地彈了一下画布，大概想告訴人这幅画的质料是結实的。“把它們一块包扎起来，給您送去吧？府上住在哪儿？喂，小伙計，拿根绳子来。”

“等一等，掌柜的，别忙呀，”画家看到敏捷的店主眞的要把东西包扎起来，这才省悟了过来。他觉得在店里逗留了这么許久，一点东西也不买，不大好意思，所以說道：

“等一等，让我瞧瞧这儿有沒有什么东西我看得中意的，”于是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撿起那些堆积如山的、磨損的、尘封的、古旧的劣画来，那些画显然不会被任何人所賞識。这儿有的是：古老的家族肖像，这些人家的后裔，現在恐怕找遍世上也找不到了；看不出画着些什么的破碎的画布；金箔剝落的框子——总之一句話，各式各样的破烂廢物。可是，画家撿起来一一細看，心里想：“沒准儿会找到些什么。”他不止一次听人家說过，在旧貨店里，有时在一大堆垃圾中間会发現巨匠的名画。

店主看見他在那边翻寻，就安頓下来，恢复了平日的姿态和应有的矜重，重新站到店門口去，招徠来往的行人，一只手指着店堂：“諸位請过来；这儿有各式各样的画！請进来吧，請进来

---

① 一張白票子值二十五卢布。

吧；刚从市場上收来的。”他吆喝了老半天，都毫无結果，又跟对門同样站在店門口的一个卖估衣的聊了个够，最后想起店里还有个顾客，于是背轉身，走进店堂里来。“怎么样，先生，选中了什么沒有？”可是，画家一动不动地站在一幅配着曾經十分华丽而現已金箔剝落的巨大画框的图画前面，已經有好一会工夫了。

这幅画画的是一个有着紫銅色的臉，顴骨高聳，形容瘦削的老人；面貌似乎是在痙攣的瞬間画的，并且不像是北方的神气。炎热的南方在臉上刻着痕迹。他披着一件寬大的亚洲式的衣服。肖像虽然处处损伤，蒙着尘埃，可是从臉上把灰尘抹掉，他就看出这是偉大的艺术家的手笔。肖像还沒有画完；但笔力是令人惊奇的。最奇突的是一双眼睛：艺术家似乎在这双眼睛上面用尽了全部笔力，花尽了全部心血。它們只是望着，簡直要从画上跳下来似的望着，一种奇異的潑辣神气仿佛把这幅画的和諧給破坏了。当他把肖像拿到門口来的时候，这双眼睛更加炯炯发光地望着。它們几乎也給了大家同样的印象。站在他背后的一个女人喊了起来：“在望着呢，在望着呢”，往后倒退了几步。他感到一种不愉快的、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心情，把肖像放在地上。

“怎么样，您把这幅肖像买去吧！”店主說。

“多少錢？”画家問。

“还能多要錢嗎？您給七十五戈比吧！”

“太貴。”

“那您說給多少？”

“二十戈比，”画家說，轉身打算走了。

“怎么还能出这样的价錢！光是框子，二十戈比您也买不到呀。八成您打算明天再来买吧？先生，先生，您回来！至少再加十戈比吧。行啦，行啦，二十戈比賤卖啦。說眞个的，这是为了

发发利市，您还是头一个主顾哩。”

他接着打了个手势，好像是說：“沒有法子，这幅画算完蛋了！”

这样，恰尔特科夫完全出乎意外地买了这幅古老的肖像；同时想道：我干嗎要买它？它对我有什么用？可是再也沒有法子可想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二十戈比，交給了店主，把肖像挾在胳膊弯里走回家去。他在路上想起了这交給店主的二十戈比是他最后的几文錢。他的心情忽然变得阴暗起来：悔恨和冷淡的空虛在同一刹那包圍了他。“見鬼！眞叫人膩煩死了！”他带着俄国人遇到倒楣事情时所有的一副神气說。他几乎机械一般的急步走去，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半边天上还染着晚霞的紅光；朝西的房屋还被溫暖的光照亮着；可是同时，寒冷的青白色的月光漸漸地强烈起来。房屋和行人的脚投射出半透明的淡淡的影子，在地上曳着尾巴。画家漸漸地抬头凝望那被透明的、微妙的、朦朧的光掩映着的天空，“多么柔和的色調！”和“眞倒楣，見他媽的鬼！”这两句話，几乎同时脫口而出。他把不断地从胳膊弯里滑掉的肖像挾挾好，加速了脚步。

累得滿头是汗，終于走到了瓦西里島第十五道街上他自己的家里。他吃力地、气喘吁吁地爬上潑着污水、留着猫犬爪痕的楼梯。敲了敲門，里面沒有应声：沒有人在家。他依靠在窗沿上，預备耐心等候，直到后来背后傳出了一陣脚步声。这是一个穿藍衬衫的年輕人，是画家的助手，模特儿，又管磨顏料，又管擦地板——虽然擦了地板之后自己的长統靴立刻又会把地板踩髒。年輕人名喚尼基塔，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他总是在外面瞎蹓躂。尼基塔把钥匙往鎖眼里插了老半天，因为天黑的緣故，鎖眼簡直看不見了。最后門呀的一声开了。恰尔特科夫走进前厅，

这儿正像画家們家里常有的情形一样，冷得彻骨，虽然画家往往对寒冷毫不介意。他沒有把外套交給尼基塔，穿着外套就走进了画室，那是一間大而低的四方形的房間，窗戶上結着冰花，房間里摆满各式各样艺术家的廢料：石膏做的手的碎块，绷着画布的框子，画开头而又扔下的草稿，挂在椅子上的盖画的布。他累坏了，脫下外套，漫不經心地把买来的肖像放在两块小小的画布中間，然后一歪身坐在一只狭小的沙发上，这只沙发已經不能說是蒙着皮的，因为銅釘早已离开了皮，皮也早已离开了銅釘，尼基塔把污黑的袜子、衬衫以及一切沒有洗过的衣服統統塞在里面。他坐了一会儿，在这只狭小的沙发上尽可能伸展四肢躺了一下，最后他叫拿蜡烛来。

“蜡烛沒有了，”尼基塔說。

“怎么沒有了？”

“昨天就沒有了，”尼基塔說。画家想起蜡烛的确昨天就沒有了，于是安靜下来，不作声了。他让尼基塔給他脫掉衣服，穿上一件破旧不堪的睡衣。

“还有，房东来过了，”尼基塔說。

“唔，他是来要錢的嗎？知道啦。”画家把手一揮，說。

“他还不是一个人来的，”尼基塔說。

“跟誰一块儿来的？”

“說不上跟誰一块儿来的……像是一位巡长。”

“巡长来干嗎？”

“說不上他来干什么；說是为了不付房錢。”

“他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他說，要是再不付房錢，就让咱們搬家；他們明天还要来呢。”

“让他們来吧，”恰尔特科夫忧郁而冷淡地說。接着，阴暗的心情完全占据了他。

年輕的恰尔特科夫是一位有才能的前途远大的画家。他的画笔，偶然一下子，像閃光似的表現出观察力、想像力和尽量接近自然的冲动。“小心啊，老弟，”他的教授不止一次对他說过，“你是有才能的；你要是蹧蹋了这才能，那才罪过哩。可是你沒有耐性。要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你被它迷上了，你就会全神貫注在上面，其他一切你都觉得是廢物，在你看来，都不值一文錢，你連看都不屑去看一眼。你得小心，可千万别变成一个时髦画家。就說現在吧，你就已經有点喜欢乱用鮮艳夺目的顏色。你着笔不严謹，有时甚至流于纖巧，綫条沒有力量；你已經在随波逐流，只知道怎样設法去吸引人的注意。一不留神，你会画出英国式的画来的。你眞得小心啊；时髦風气已經开始在把你拉过去；我有时看見你脖子上圍着华丽的圍巾，头上戴着发亮的帽子……这是很誘人的，人很容易为了金錢去画那些时髦的画和肖像。可是这么一来，才能就会給毁掉，不会得到发展。忍耐着点吧。随便什么工作都得往深里琢磨，得把浮华的念头抛开——让别人去赚錢好了。屬于你的东西你总不会丢失。”

教授說的話一部分是对的。我們的画家有时眞想放浪形骸一下，学学时髦，总之一句話，显显自己的青春年少。話虽如此，他却还能够控制住自己。他有时能够忘怀一切，专心致志地执笔作画，除非万不得已才肯扔下画笔，像扔下一个美好的被打断的梦一样。他的艺术口味显著地在发展起来。他还不懂得拉斐尔① 的全部深度，但已經迷恋基奥多② 的迅捷而豪放的笔触，在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② 基奥多（1575—1642），意大利画家。

蒂善①的肖像前面徘徊不肯离去，对佛来米画派②也是推崇备至。他还不能完全領会那种烏黑的古画的風格；但他已經在这些画里琢磨出一些什么妙处，虽然他在內心里，并不同意教授的說法，认为古代的巨匠是不可企及的；他甚至觉得，十九世紀在某些方面大大地超过了他們，描画自然今天已經变得更加鮮明、生动、貼切；总之，他这时候所想的，正像那些有所領悟并且躊躇滿志的年輕人一样。他有时非常气憤，看到外国来的画家，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有时甚至完全不是以作画为天职的人，仅仅由于墨守成規的画法，流暢的笔触和鮮丽的彩色，揚名天下，立刻賺了数不尽的錢。他生出这种念头，不是当他廢寢忘餐地从事工作的时候，而是当他手头窘迫，沒有錢购买画笔和油彩，糾纏不清的房东每天跑来十来趟催討房租的时候。那时他的一顆貪婪的心，就会嫉妒地想起富有的画家的命运来；那时他甚至会想到常常浮現在俄国人脑子里的一种想法：扔开一切，索性自暴自棄地害人害己。現在他就几乎处在这样的心情里。

"好哇！忍耐，忍耐！"他憤憤然地說，"忍耐也总有个限度。忍耐！可是我明天拿什么錢吃飯呢？誰都不会借錢給我。我要是把这些画和速写拿出去卖呢，总共也只能卖二十戈比罢了。当然，画得不坏，这我是感觉到的：每一幅画都費过一番心血，每一幅画都可以看出一种意境。可是有什么用处呢？习作，試作罢了，不管再过多少年，也还不过如此。人家不知道我的名字，誰会来买我的画呢？誰需要这些古画的临摹，或是我那幅未完成

① 蒂善（1477—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② 佛来米画派系十七、十八世紀風行一时的画派，魯宾斯、范达克等人均屬之。

的普賽克[①]之恋图，或是我的房間的远景图，或是我的尼基塔的肖像呢？虽然我知道，这比时髦画家們画的肖像好得多。这眞是打哪儿說起？其实我要是炫耀一下才情，准不会比别人差，也能够像他們一样地摟錢，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像个小学生似的作着頂起碼的练习呢？”

說完这几句話，画家忽然渾身哆嗦，臉色陡地发了白；一張痙攣的丑臉从旁边画布上探出来，对他望着。两只可怕的眼睛盯住他，像要把他吞下去似的；嘴唇的皺紋标志出禁止发声的严厉的命令。他吓坏了，想大声地嚷，把尼基塔叫来，这时尼基塔已經在前厅里打着鼾睡着了；可是立刻他又安静下来，笑了起来。恐惧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原来是那幅他剛才买来的肖像，他已經完全把它忘了。照进屋子的月光，落到它上面，賦予了它異样的生气。他走过去察看着，揩拭着。他把海綿浸湿了，在上面揩拭了好几次，几乎把所有淤积的灰尘和泥土都洗掉了，然后把它挂在对面墙上，又对这幅杰作神往起来：整个脸几乎像活了一样，眼睛这样对他望着，使他不寒而栗地倒退了几步，用吃惊的声音喊道：“他在望着呀，用活人的眼睛在望着呀！”他忽然想起了很早以前从教授那儿听来的著名大画家萊奥納多·达·芬奇[②]某一幅肖像的一段故事。大画家花了好几年工夫画这幅画，却仍旧认为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但据瓦莎里[③]說，大家都非常推崇它，公认是一幅最完美的杰作。这幅画最显著的是一双使

---

① 普賽克是希腊神話里的一个女神。

② 萊奥納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③ 瓦莎里（1511—1574），意大利画家和傳記作家。这里讲的是萊奥納多·达·芬奇的一幅著名的肖像《蒙娜·丽莎》，据瓦莎里說：“作此画費时四載，終未完成。”又說：“艺术可以逼肖自然到这种程度……那一双眼睛……具有活人常見的那种光輝和湿潤。”

当时的人吃惊的眼睛；連眼睛上面最微小的几乎看不見的血管都毫无遺漏地画在画布上。可是現在，挂在他面前的这幅肖像却有一些不可思議的东西。这已經不是什么艺术：連这幅肖像本身的諧和也給破坏掉了。这是一双生动的、活人的眼睛！它們好像是从活人身上剜下来，嵌在画上似的。在这儿，沒有那种尽管題材多么可怕，一件艺术作品会使人們心里油然而生的高度的愉快；这儿有的只是病痛的、难受的感觉。"这是怎么啦？"画家不禁問自己道，"这可是自然呀，活生生的自然呀。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不愉快的感觉呢？难道盲目的浮面的模仿自然就是一种过失，就会像大声的不搭調的叫嚣一样嗎？难道你漠不关心地、冷酷地处理一个題材，对它沒有絲毫同情，它就会仅仅以可怕的实际的形相出現，不被那种不可揣測的隐蔽万象的思想的光所照亮嗎？就会像我們想理解一个美丽的人，用解剖刀剖开他的五臟六腑，看到里面令人嘔吐的东西那样嗎？为什么朴素的低微的自然，在一位画家写来，会光华四射，令人感觉不到任何低微的印象；相反，你会欣賞它，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周圍的一切比先前更安靜更平稳地流轉着，蠕动着？为什么这同一个自然，在另外一位画家的笔下，会显得低微，卑污，虽然他也未尝不忠于自然？不，不，这是因为里面沒有一种光輝照耀的东西的緣故。这正像自然的景色一样：不管景色多么壮丽，倘若天上沒有太阳，就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他又走近肖像，想仔細瞧瞧这双神奇的眼睛，却看到它們正在对他望着，心里吃了一惊。这已經不是自然的复制品，而是一种能使坟墓里爬出来的死人臉上发出光彩的奇妙生动的表情。不知道是因为把幻梦一块儿带来，使一切物象变得完全跟白天不同的那月光的緣故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他忽然觉得一个人

坐在屋子里害怕起来了。他悄悄地离开肖像，轉过身去，竭力不去看它，可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斜瞟过去。終于他連在房間里踱着也觉得害怕起来；总觉得背后有一个人立刻会跟上来，于是不时畏怯地回头返顾。他向来不是什么胆怯的人；可是，他的想像和神經却異常敏銳，这天晚上他自己也說不清这种不由自主的恐惧的原因。他坐在墻犄角里，可是即使这样，他也觉得有一个什么家伙要从背后伸过臉来望他。連前厅傳来的尼基塔的鼾声也沒有能把恐惧赶走。他終于眼皮也不敢抬一抬，畏怯地站起来，走到屏風后面，一歪身倒在床上。他从屏風的縫隙里看見被月光照亮的房間和挂在对面墻上的肖像。这双眼睛更加可怕、更加意味深长地盯住他，并且仿佛除了他一个人以外，不想对随便什么别的东西望一眼。他心里充滿着沉重的感觉，决定从床上起来，拿起一条被单，走过去，把肖像整个儿蒙起来。

这样做完之后，他躺在床上平静了一些，开始想到画家的貧困，他的悲惨的命运，横呈在他面前的荊棘的道路；同时，他的眼睛又不由自主地穿过屏風的縫隙望見被单蒙着的肖像。月光加深了被单的白色，他觉得仿佛一双可怕的眼睛要从画布背后透过来似的。他惴惴不安地更加凝神逼視，好像要证明这只是一时眼花！可是，最后，真的……他看見，淸淸楚楚地看見：被单已經沒有了……肖像整个儿露出来，对周圍的东西什么都不瞧，单对他望着，一直望进他的五臟六腑……他的心凉了半截。他看見老头儿蠕动着，忽然用两只手撑住框子。后来支着手把身子抬起来，伸出两只脚，从画框里跳了出来……从屏風的縫隙里望去，只看見剩下了一只空画框。房間里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声終于越来越离屏風近了。可怜的画家的一顆心跳得更加厉害。他吓得連气都不敢透，以为老头儿就要繞到屏風后边来。瞧呀，老

头儿可真的繞到屏風这边来啦，仍旧是那張青銅色的臉，閃动着一双大眼睛。恰尔特科夫想喊，但喊不出声音，想轉动，做个什么动作，但四肢一点也不能动彈。他張开嘴，屏住气，瞧着这个披着寬大的亚洲式长袍的、高大可怕的幽灵，只得任凭他干些什么。老头儿几乎就在他的脚旁边坐下，随即从他的寬服的褶子里取出一件东西。这是一只口袋。老头儿把它解开，抓住两边的袋角抖动了一下：像长柱似的沉甸甸的几个包发出隆隆的声音掉在地上；每一包都用藍紙包着，上面写着："一千金圓"。老头儿从寬大的袖子里伸出細长的瘦骨嶙峋的手，把包打开。金币燦然发光。尽管画家心里沉重，怀着令人窒息的恐惧，但他忍不住全神貫注地望着那金洋，看金洋在瘦骨嶙峋的手里解开来，閃耀着，发着柔和的、隆隆的声音，又被重新包起来。这时候，他看見一个包滚得比其余的包更远些，一直滚到他头边的床脚下。他几乎痙攣地把这个包抓到手里，恐惧地望着，提防别让老头儿发觉。可是，老头儿似乎一时还忙不过来。他把所有的包撿起来，装在口袋里，也不对他看一眼，就走到屏風那边去了。恰尔特科夫听見房間里漸漸远去的脚步声，他的一顆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渾身直哆嗦，更紧地把包抓在手里，接着忽然听見脚步声又走近屏風来了，——显然老头儿已經想起缺少了一个包。瞧呀，老头儿又繞到屏風这边来了。他心里充满着絕望，憋足了劲儿，把包抓紧在手里，拚命掙扎，喊起来，于是醒了过来。

冷汗流遍了他的全身；心跳得不能再厉害；胸口觉得悶得慌，仿佛最后的一口气就要从那儿飞出去似的。"难道这是一場梦？"他双手捧住脑袋，說。可是，逼真的光景却不像是做梦。当他已經醒来的时候，他还看見老头儿一直走进框子里去，甚至寬服的下摆还在閃光哩，他的手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一分钟前还拿

过一件沉重的东西。月光照亮房間，使画布、石膏做的手、挂在椅上的盖画的布、裤子和泥濘的长統靴从各处暗角落里显露出来。这时候他才注意到自己不是躺在床上，而是面对肖像站着。他怎么会到这儿来的——他一点也不明白。更叫他奇怪的是，肖像整个儿露出，眞是沒有蒙着什么被单。他恐惧地对肖像望着，看見一双生动的活人的眼睛一直盯住他。冷汗在他臉上冒出来；他想走开，可是觉得两条腿好像連根生在地上似的。这决不是在做梦，他明明看見老头儿的臉蛋儿动起来了，他的嘴唇向他这边伸过来，好像要把他吸进去……他絕望地大喊一声，跳起来，于是就惊醒了。

“难道这也是一場梦？”他的心跳得就要裂开，伸手到周圍去摸索。是的，他采取着正和睡时一样的姿态躺在床上。屏風立在他面前，月光泛濫在房間里。从屏風的窟窿里可以望見肖像用被单盖得好好的——像他盖的时候一样。那么，这也是一場梦啦！可是，捏紧的拳头到现在还觉得曾經握过什么东西似的。心跳得很厉害，簡直到了可怕的程度；胸头悶塞得叫人难受。他对窟窿注視着，目不轉睛地望着那条被单。瞧呀，他清清楚楚地看到被单掀开来了，好像被单下面有两只手在划动，努力要把被单揭开。“老天爷，这是怎么啦！”他喊，絕望地画着十字，于是就惊醒了。

这又是一場梦！他神思恍惚，发了疯似的，从床上爬起来，簡直說不清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梦魘或者被鬼迷了呢，还是发热病时的昏迷，还是活生生的幻觉？他竭力要鎮靜一下灵魂的激动，让那血管里像紧張的脉搏似的跳着的血液平靜下来，于是走到窗前去，打开了上面的小窗戶。扑面吹来一陣凉風，使他清醒了过来。月光还照着家家戶戶的屋檐和白色的墙，虽然

天空里常常飘过小块的烏云。万籁俱寂，只有远处偶或傳来出租馬車的轔轔声，那馬車夫一定在等待迟归的乘客，被懶洋洋的駑馬催眠着，在一条什么僻巷里睡着了。他把脑袋伸出在小窗戶外面，望了許久。天空里已經現出黎明将临的迹象；最后，他感觉到瞌睡来了，于是把窗戶关上，走开去，躺在床上，立刻像死了一般沉沉地睡去。

他醒得很迟，感觉到一种被煤气熏过似的不愉快，头痛得难受。房間里暗沉沉的，一种不愉快的潮湿，布滿在空气里，穿过被繪画和抹过油彩底子的画布堵塞住的窗戶的孔隙渗 透 进 来。他阴郁而又惆悵，像淋湿的公鸡似的坐在破烂的沙发上，不知道該动手干些什么才好，最后，就記起那个梦来了。越想，梦就越是令人感到压抑，难受，他甚至怀疑那是不是一場梦或者普通的昏迷，会不会有另外的情况？会不会是一种幻觉？他揭开被单，凑着日光察看这幅可怕的肖像。一双眼睛的确奕奕生动得令人吃惊，可是他倒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不过总有一种不可解釋的不快之感殘留在心里罢了。可是，他无論如何不能完全相信这是一場梦。他觉得梦里有一段可怕的現实。他甚至觉得老头儿的眼光和神情都在告訴他，老头儿昨天晚上到他这儿来过；他的手感觉到剛才握过一件沉重的东西，仿佛在一分钟之前剛有人从他手里把它拿走似的。他觉得，只要他剛才捏得再紧一些，醒后东西一定还会握在他的手里。

“天哪，只要有那一部分的錢我就心滿意足了！”他困难地喘息着說。于是在他的想像里，那些注明“一千金圓”几个誘人的字的包开始从口袋里撒出来。包打开了，金洋閃耀着，重新又被包起来，他坐着，不动地、茫然地注視着一无所有的空間，眼睛舍不得离开这样的景象——正像孩子咽着唾沫坐在甜点心前面，

眼看别人把点心吃掉一样。最后，有人敲門了，他这才很扫兴地悚然清醒过来。房东陪着一个巡长走进来，——巡长来訪問一个渺小的人物，是比求乞者出現在富翁家里更要使对方不愉快的。讲到恰尔特科夫所住的这幢小屋的房东，凡是在屬于彼得堡这一边的瓦西里島上第十五道街或者在遙远的柯洛姆納領有房屋的人，通常都是这副神气，——这种人物在俄国多得很，他們的性格是像旧大礼服的顏色一样难以判定的。他年輕时曾經是一个大尉，一个好說閑話的人，也曾当过文官方面的差使，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为人机灵，好修飾，又愚蠢；可是到了老年，他在自己身上把所有这些鲜明的特色混成了曖昧不明的一团东西。他已經鰥居，退了职，不再好修飾，不再吹牛，不再寻隙打架，他只喜欢喝杯茶，聊一下各式各样无聊的閑話；在房間里踱着，撥撥好蜡烛头；每到月底非常准时地去向各家住戶催討房租，手里拿着钥匙走到街上，眺望自己屋子的屋頂；好几次把看門人从躲进去睡觉的小屋里赶出来；总之，他是一个放蕩一輩子，到处奔波之后，只剩下一些庸俗习慣的退职的人。

"請您自己瞧吧，瓦魯赫·庫慈米奇，"房东把两手一摊，对巡长說，"他說什么也不付房錢。"

"有什么办法呢，我沒有錢！再等几天吧，我会付的。"

"老爷子，我可等不及啦！"房东揮动着手里的钥匙，憤憤地說，"我这儿还住着波托貢金中校，他已經住了七年啦；安娜·彼得罗芙娜·布赫米斯捷罗娃租了两間庫房和一間能拴两匹馬的馬廐，她雇了三个僕人——这些都是我的房客。老实跟您說，我这儿可沒有不付房租的規矩。請您立刻付房錢，然后請您走路。"

"既然是預先讲定了的，您就把房錢付給他吧，"巡长說，稍微摆动一下脑袋，把大拇指插在鈕扣下面。

"我拿什么来付房錢?这是一个問題。我現在連一个蚌子也沒有。"

"倘若这样的話,您就用您本行的制成品来滿足伊凡·伊凡諾維奇吧!"巡长說,"他也許会同意把繪画来折价的。"

"不呀,老爷子,这些画我可敬謝不敏!要是一些有高貴內容的画,可以拿来挂在墻上,倒也罢了,至少得是一位戴金星勛章的将軍或者庫图佐夫①公爵的肖像,可是他却画的是一个乡下人,一个穿衬衫的乡下人,一个給他磨顏料的僕人。猪狗不如的东西,也配画什么肖像;我要打断他的頸骨哩,他把門閂上的釘子統統給我拔光了,这騙子手。您瞧瞧这画的是什么:这是一間房間。要是画一間整齐的干淨的房間,倒也罢了,可是他画的是各式各样的垃圾和廢物。請您自己瞧吧,他把我的房間蹧蹋成什么样子。我这儿的房客都住了七年了,像上校,安娜·彼得罗芙娜·布赫米斯捷罗娃……我告訴您,再沒有比画画的更糟的房客了。猪狗不如的东西,老天爷有眼睛,可别再叫他們住到我这儿来。"

可怜的画家必須耐心地听完这一切。这当口,巡长专心致志地翻閱他的繪画和草稿,这說明他的灵魂比房东的高尙些,甚至不是毫无艺术鉴賞力的。

"嘻,"他用手戳戳画着裸体女人的画布說,"这一張倒挺那个……挺輕快的。可是这一張为什么鼻子下面这样黑呀?难道他聞了鼻烟嗎?"

"这是影子,"恰尔特科夫严厉地回答,也不对他望一眼。

"唔,您可以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呀,鼻子下面这个地位可

---

① 庫图佐夫(1745—1813),俄国的天才統帅。

太显眼了，”巡长說，“这是誰的肖像？”他接碴儿往下說，走到那幅老头儿的肖像前面去。“这样子太可怕了。他眞是这样可怕的嗎？啊，他在望着我們呢。雷公一样的臉！您这画的是誰呀？”

“画的是一个……”恰尔特科夫說。他話犹未了，只听得喀嚓一声。巡长显然把肖像的框子握得太紧了，因为当警察的人的手都是很粗气的；画框两边的木板往里折断，一块掉落到地上，嗶啷一声，一个藍紙包也一起掉了下来。“一千金圓”几个字直扑进恰尔特科夫的眼帘。他像疯子似的扑过去，把包拣起来，痙攣地捏在手里，份量沉重得連手都往下墜了。

“好像是錢的声音，”巡长說。他听見有东西掉到地上，发出响声，可是当恰尔特科夫扑过去拣时，由于动作敏捷，巡长竟沒有看見掉下的是什么东西。

“我有什么东西，您何必管呢？”

“我要管，因为您現在得付給房东房錢；因为您有錢而不打算付房錢——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吧，我今天付給他就是了。”

“那么您干嗎早一点不想付，惹得房东不安，又給警察添麻煩呢？”

“因为我不想动用这笔錢；我今天晚上完全付淸他，明天就搬家，因为我再也不想在这样一位房东的屋子里住下去了。”

“那么，伊凡·伊凡諾維奇，他答应付您錢了，”巡长轉过身来对房东說，“要是今天晚上还不能叫您满意，那咱們就要对不起这位画家先生了。”說完这几句話，他戴上三角帽，走进了前厅，房东低着头跟在后面，像在沉思什么。

“謝天謝地，魔鬼总算把他們送走了！”听見前厅的門砰的一声关上了，恰尔特科夫說。

他对前厅那边望了一眼，借故把尼基塔打发走了，剩下自己一个人，关上了門，然后回进屋里来，一顆心剧烈地跳动着，急忙把包打开。里面滿是金洋，全是嶄新的，火一样地发着亮。他如痴若呆地坐在一堆金洋前面，不住地問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包里整整有一千金圓；它們的形狀跟梦里所見的一般无二。他把金洋摸弄了好些时候，出神地瞧着，一时还清醒不过来。他忽然想起了埋藏財宝以及附有秘密抽屜的錢柜一类的故事，那是祖先遺留給敗家子孙的，預防他們将来会穷愁潦倒。他这样想：現在会不会也有一位老爷爷，想遺留給子孙一点礼物，把礼物藏在家族肖像的画框里呢？他的头脑里充滿着这些荒唐的幻想，甚至猜測这件事和他的命运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这幅肖像和他本人的存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他的这份横財是不是前生注定的。他好奇地把肖像的框子瞧了又瞧。框子的一边有一个凿出的凹槽，这凹槽被木板巧妙地遮住，不露一点痕迹，要不是巡长的粗蛮的大手把木板折断的話，金洋一直还要安靜地躺在里面不会被发現哩。他瞧着肖像，又对这一件高超的作品，这双眼睛的非凡的神采神往起来：他已經不觉得它們有什么可怕了；可是，每次瞧它一眼，心里总不免浮起一种不快之感。"不行，"他对自个儿說，"不管你是誰家的祖先，我都要給你配上玻璃，給你做一个金框子。"說时，他把一只手放在面前的金洋堆上，手一碰到它，心就剧烈地跳动起来。"把这些錢怎么办呢？"他凝望着金洋，想道，"我現在至少三年的生活有了保障，能够把自己关在房間里埋头苦干了。現在我有錢能买油彩；吃飯，喝茶，零用，付房租，都不愁沒有錢花；現在再沒有人会来妨碍我，打扰我；我可以买一座极好的人体模型，买石膏的身像和粘土塑的脚，摆上一尊維納斯像，再买些第一流名画的拓本。倘若让我安心工作三年，不赶时間，不

指望卖錢，我会把他們所有的人都打倒，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

他顺着理性的指引这样自言自語；可是，內心另外一个声音却更清楚，更响亮。当他再对金洋看一眼的时候，二十二岁的年龄和火热的青春就說出完全另外一番話来。过去他睜着艳羨的眼睛望着，咽着唾沫远远地欣賞着的一切东西，現在他都有力量买到了。只要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是怎样地跳动起来啊！穿上时髦的燕尾服，长期素食之后开一次葷，租上一幢漂亮住宅，立刻上戏院去，上点心鋪去，上……等等。于是他抓起一大把錢，上街去了。

他先到裁縫店，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新，像小孩子穿新衣似的不停地顾盼着；买了許多香水、发膏之类，沒讲价錢，就租下了涅瓦大街上最先看到的一幢有着大大小小的鏡子和大块的玻璃窗的华美住宅；顺便在商店里买了一副貴重的有柄眼鏡，又顺手买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領带，比实际需要的还要多，在理发店里烫了头发，毫无必要地乘馬車繞城兜了两圈，在点心鋪里吃了大量的蜜餞糖果，又去光顾了从前望而却步，只听到一些仿佛中华大国似的模模糊糊的傳說的那家法国食堂。他在那儿手叉在腰眼儿里吃了一頓飯，傲然向四边睥睨，不断地对着鏡子整理他的烫过的鬆发。他在那儿喝了一瓶香檳酒，而这香檳酒，从前对于他也只是耳聞其名罢了。酒在他的头脑里微微发作起来，他兴冲冲地、精神抖擻地走出店来，用俄国人的話說，連魔鬼都不忌憚①。他趾高气揚地沿着人行道走去，用有柄眼鏡去望所有的行人。他在桥上看到从前的一位教授，他威風凜凜地从教授身边擦过去，好像压根儿沒有瞧見似的，使那位教授泥塑木雕般呆立在

① 这是一句俗諺，意謂天不怕地不怕。

桥上老半天，脸上描画出一个惊奇的疑問号。

一切东西，画架呀、画布呀、画呀等等，当天晚上搬进了华丽的住宅。他把較好的东西摆在触目的地方，把坏的扔在墙犄角里，他在华丽的房間里踱来踱去，不断地对着鏡子顾盼自豪。他的灵魂里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要立刻抓住荣誉的尾巴，在社会上显露头角。他似乎已經听到这样的喊声："恰尔特科夫，恰尔特科夫！你們看过恰尔特科夫的画沒有？恰尔特科夫有一支多么傳神的笔啊！恰尔特科夫的才能多么偉大啊！"他兴高采烈地在房間里踱着，灵魂出了窍，不知想到哪儿去了。第二天，他拿了十块金洋，去訪問一家銷路最大的报館，請求給以慷慨的援助；他被記者殷勤地接待了，立刻就称呼他"最可敬的先生"，握住他的两只手，詳細地詢問他的本名、父称、住址，第二天的报上，紧跟在新发明脂油蜡烛的广告后面，就登出了冠有这样的标題的一篇文章：《論恰尔特科夫氏之稀世奇才》："兹有一各方面可謂十分美妙之发現，謹以奉告首都教养有素之居民。我国自来頗不乏明眸皓齿之人，但迄今尙无法借傳神之画布，傳之后世；今此缺点已可弥补，一切因素毕备于一身之画家已赫然出現于我人之前矣。美人可以深信，渠之婀娜多姿将被揭露无遺，嬌艳迷人，犹如粉蝶之戏春花。可敬之家长将見子孙繞膝，一家团聚。商販、軍人、公民、政府官員，将加倍努力，从事本分之工作。諸君游罢归家，訪問友好或从姊妹，或往华美之百貨商店购物之际，或在不論奔赴其他任何地点之归途，請速順道一訪。画家富丽之画室（地址在涅瓦大街某号）陈有各种肖像杰作，足与范达克[1]及蒂善媲美。此等肖像既毕肖真人，画笔又极鲜明潑辣

① 范达克（1599—1641），佛来米画家。

之极致，諸君观后，定将神迷而不知适从。荣誉归于画家；先生胜似抽中幸福之彩票矣。安德烈·彼得罗維奇万岁（記者显然是喜欢用狎昵的口吻的）！先生显赫之声誉，亦我儕无上之光荣。我儕幸有慧眼，能識先生之眞价値。群賢集于門庭，財物源源而至，此为先生应得之报償；同行中有反对財貨者，固鄙陋之見也。”

画家暗自得意地讀了这一則广告；他容光煥发起来。消息登在报上，这在他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他把这几行字翻来复去讀了好几遍。把他跟范达克和蒂善相提幷論，这捧得太厉害了。“安德烈·彼得罗維奇万岁！”这一句話也很使他高兴；把他的本名和父称用鉛字排出来，这是他从来沒有梦想过的光荣。他开始很快地在房間里踱着，搔弄着头发，一会儿坐在圈手椅里，一会儿跳起来，坐到长沙发上去，一刻不停地想像怎样接待男男女女的訪客，随后走到画布前面，挺有精神地对着画布把画笔一揮，想把优雅的动作运到手腕上去。第二天，他的門鈴响了；他跑去开了門，一位太太由一个穿皮制服的听差引导着走进来，和她一块儿进来的还有一位年輕的十八岁的少女，那是她的女儿。

“您是麦歇① 恰尔特科夫嗎？”那位太太說。

画家向她一鞠躬。

“报上登載了許多評論您的文章；据說，您的肖像画是尽善尽美的杰作呢。”說完这几句話，太太把有柄眼鏡举到眼前，对墙上投了迅速的一瞥，墙上一幅画也沒有。“您的大作在哪儿？”

“正在搬过来，”画家略有几分惶恐地回答說，“我还是剛剛搬进这幢房子，所以它們都还在路上……还沒有运到呢。”

---

① 法語：Monsieur（先生）。

“您到过意大利嗎？”太太說，用有柄眼鏡望着他，因为找不到别的可以望的东西。

“不，我沒有到过，可是曾經想去……現在暫时耽擱下来了……这儿是一只圈手椅；您累了……”

“謝謝，我在馬車里坐了許久。啊，这儿，我終于看到您的大作了！”太太說，往对面的墙脚边直奔过去，用有柄眼鏡望着他那些堆放在地板上的习作、草图、远景图和肖像。“C'est charmant, Lise, Lise, venez ici ①：这画的是戴尼埃② 式的房間：杂乱，杂乱，一張桌子，桌上一尊胸像，一只手，一块調色板；这儿是灰尘，你瞧，灰尘画得多么妙！ C'est charmant, 这儿，另外一幅画着一个洗臉的女人——Quelle jolie figure! ③ 啊，一个乡下人！Lise, Lise, 一个穿俄国衬衫的乡下人！ 瞧呀：一个乡下人！ 那么您不是专門只画肖像的了！”

“啊，这算不得什么……画儿笔玩玩的……习作……”

“請問您对于近来的一些肖像画家有些什么意見？現在可再也找不到蒂善那样的画家了，不是嗎？ 色彩里沒有那种力量，沒有那种……眞糟糕，我不知道該怎样用俄国話对您讲（太太是一位美术爱好家，带着有柄眼鏡走遍过意大利所有的繪画館）。可是，麦歇諾尔……啊，他画得多么好！ 他有一支多么出神入化的画笔！ 我以为他画的人物臉上有比蒂善更多的表情呢。您不认得麦歇諾尔么？”

“这个麦歇諾尔是誰？”画家問。

“麦歇諾尔。嘿，什么样的天才！ 小女十二岁的时候，他曾

---

① 法語：这眞迷人，丽莎，丽莎，来呀。

② 戴尼埃（1610—1690），佛来米画家。

③ 法語：多么美的姿态！

經給她画过一幅肖像。您有空一定得到舍間来玩。Lise,你下回把那本画册拿給他瞧瞧。您知道,我們这回到府上来,是想請您立刻給她画一幅肖像。”

“行呀,我馬上就預备好了。”

不到一会儿工夫,他把綳好画布的画架挪近来,手里拿起調色板,眼睛凝視着女儿的蒼白的臉蛋。如果他是一个人类天性的鉴識家,他一刹那間就会在这張臉上看出对于舞会的幼稚热爱的开端,对于飯前飯后长日无聊的苦悶和怨艾的开端,要穿新衣出外游玩的願望,母亲硬要她鉆研美术来提高灵魂和感情,因而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虛应一下故事的勉强的痕迹。可是,画家在这張柔和的臉上只看到了吸引画笔的几乎磁器般透明的皮肤,誘人的嬌滴滴的慵倦,纖巧的瑩洁的頸窩和貴族風味的苗条的身材。他的一支画笔过去只跟粗笨的模特儿的冷酷面貌,庄严的古画以及古典大师們的拓本打交道,現在却准备恣情揮舞,显出輕快和光輝来了。他已經想像到这張溫柔的小臉蛋儿将被画成一副什么样子。

“您知道,”太太臉上露出几分使人感动的神情,說,“我希望她穿这么一件衣服:老实說,我不願意她穿那种常見的衣服;我希望她穿得淡雅宜人,坐在树蔭下,被田野包圍着,远处有畜群或树林……可千万别让人看到她是去赴什么舞会或者时髦的晚会的。老实說,我們的舞会簡直毁灭人的灵魂,把一点点感情的殘余都給連根拔除……朴素,要尽量朴素一些。”

唉!母亲和女儿的臉却显出她們跳舞跳得太多了,黃得簡直像蜡做的一样。

恰尔特科夫动起手来,叫被画的人坐下,先在脑子里构思片刻;画笔在空中揮了几揮,心里拟定了大概的輪廓;微微眯起眼

睛，退后几步，从远处望了一眼，接着在一个钟头里完成了底稿。他看后觉得还满意，就动手画起来，工作吸引住了他。他已經忘掉一切，連他在貴妇人面前也忘掉了，甚至有时还露出一些艺术家的动作来，大声发出各种声音，偶或还哼些什么，像全心全意埋头工作的画家通常哼的那样。他毫不客气，只把画笔指指，叫被画的人抬起头来，終于惹得对方坐不安稳，显出了疲倦的样子。

“够了，第一回够了，”太太說。

“再画几笔，”出了神的画家說。

“不，該走了！Lise，三点钟啦！”她說，摸出一只用金鏈条挂在腰带上的小小的表，接着喊起来：“啊，眞是迟了！”

“只要一分钟！”恰尔特科夫用孩子般天眞而恳求的声音說。

可是，太太似乎这一回完全不想迁就他的艺术上的要求，只答应下次多坐一些时候。

“这可眞倒楣，”恰尔特科夫心里想，“手剛剛画得活动了些。”他想起他在瓦西里島那間画室里工作的时候，誰都沒有打断过他，阻碍过他：尼基塔一动也不动地老坐在一个地方——你高兴画多久就画多久；他甚至会在命令他采取的姿势中睡熟过去。他微微露出不滿的神气，把画笔和調色板往桌上一扔，迷惘地站在画布前面。上流妇人辞别时的一套应酬話把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迅速地走到門口，送她們出去；他在下楼时得到了她們的邀請，要他下星期去吃飯，然后他欣然回到房間里。貴族妇人完全把他迷住了。从前他认为这种人物高不可攀，她們生到世上来，只是为了带着穿号衣的从僕和漂亮的馬夫一同坐着豪华的馬車在街上疾馳而过，对那些穿寒酸单薄的斗篷的蹀躞的行人投以冷淡的一瞥。可是突然，这样的一个人物現在跑到他

屋里来了；他給她画肖像，还被邀請到高門大宅里去吃飯。再沒有比这更叫他高兴的了；他如醉如狂地陶醉起来，他为了这件事給自己的奖励是：飽餐了一頓，晚上听了戏，又毫无必要地乘馬車繞城兜了一圈。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压根儿沒想到进行例常的工作。他只是时刻准备着，等待門鈴响。終于貴妇人同着她臉色蒼白的女儿一块儿来了。他請她們坐下，这回却做出灵巧的动作，带着上流社会的派头，把画布拉过来，动手画了起来。晴天和明亮的光綫帮了他不少的忙。他在被画者輕盈的体态上看到了許多东西，如果被他傳到画布上，就会給肖像添上极大的价值；他知道，只要能按照此刻自然向他显示的样子完美地画出来，就会画成一幅杰作。当他感觉到他会画出别人还沒有注意到的东西的时候，他的心禁不住微微跳动起来。工作完全吞沒了他，他整个儿沉沒到画意里去，重又把被画者的貴族出身忘了个干淨。他兴奋地看到，在他的笔下，画出了十七岁少女的柔和的姿容和几乎透明的身体。他抓住了每一处的濃淡色度，淡黃色，眼睛下面隐約不易辨认的淡藍色，甚至要动笔画出額上突出的一粒小疙瘩来了，这时忽然听見那位母亲向他喊了起来。“啊，这干什么？这用不着画，”太太說，“您画的……哪，有些地方……似乎黃了一点，这儿完全画得像个黑斑了。”画家解釋給她听，这些斑点和黃色正是得意之笔，会給臉部添上可爱而輕快的情調。可是对方却回答他說，这不会添上什么情調，簡直是敗笔；不过是他这样觉得罢了。“那么，让我只在这地方塗一点黃顏色吧，”画家天真地說。可是，人家連这一点也不容許他。她的解釋是：Lise 今天可巧有点儿不舒服，她的臉一点也不黃，特别鮮洁的顏色倒总是十分显著的。他挺不乐意地抹掉了画在画布上的东西。許多

不易辨认的微妙特征消失了，同时，一部分神似之处也一起消失了。他开始冷酷地赋予它揮笔即来的俗气的色彩，这种色彩甚至会把取法自然的臉画成学校課本上习見的冷淡空想的东西。可是，太太却很高兴先前那种恼人的色彩完全被排除掉了。她只是对工作緩慢表示了惊異，又补上了一句：她曾經听說他只要两趟就可以把一幅肖像画好的。画家对这一点沒有办法回答什么。她們站起来，打算走了。他放下画笔，送她們到門口，然后面对肖像，站在一个地点迷迷糊糊楞了好一会儿。他心不在焉地望着它，脑子里却在神往着那張輕快的女人的臉，他的画笔已經画过而又毫不留情地抹掉的那种濃淡色度和輕盈的神韵。他滿心充滿着这些印象，把肖像抛在一旁，另外在什么地方找出了一張很早以前随手勾勒在画布上的早已扔掉的普賽克的头部的画。这張臉画得很不坏，但却完全是空想的，冷冰冰的，用寻常的綫条构成而沒有化为活生生的实体。他因为无事可做，現在又重新把它仔細琢磨，边画，边想起了他在貴族女客臉上注意到的一切东西。他所抓到的綫条、濃淡色度和神韵，以非常提炼的形式烘托出来，只有当画家仔細观賞自然，然后离开它，画出跟它相同的作品时，才会达到这样的境界。普賽克活了起来，朦朧的思想慢慢地凝成了鮮明的形体。年輕的上流淑女的臉型自然而然地化到普賽克的身上，于是后者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表情，使她充分有权被称为一件眞正独創的艺术品。他似乎利用了他从被画者身上得来的局部的、同时又是全部的印象，并且完全被工作迷住了。接連好几天，他只顾画这幅画。当他正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两位熟識的淑女找他来了。他沒有来得及从画架上把这幅画取掉。她們俩同时发出了快乐的惊異的喊声，拍着手。

"Lise, Lise! 多么像啊! Superbe, superbe!① 亏您想得出让她穿上了一件希腊式的衣服。啊，这眞是神来之笔!"

画家不知道怎样才能叫这两位淑女从愉快的迷誤中省悟过来。他羞愧无地，低下了头，悄声地說："这是普賽克。"

"普賽克的式样嗎? C'est charmant!" 母亲微笑地說；同时女儿也笑起来。"Lise，你最适合画成普賽克的式样，不是嗎? Quelle idée délicieuse!② 再說，这是什么样的手法! 这簡直是柯萊琪奥③。老实說，我在报上讀到过文章，又听人讲到过您，可是我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大的才能。不成呀，您一定也得給我画一幅肖像。"

显然，这位太太也想被画成普賽克的式样。

"我把她們可怎么办?"画家想，"要是她們自己願意这样，就让普賽克冒充作她們所設想的人吧，"接着，他大声地說：

"請你們再坐一会儿，我还得稍微画上几笔。"

"啊，我怕您别……这会儿她是这样像呀。"可是，画家知道她們担心的是那一点黄顏色，于是叫她們尽管放心，說明他只是想再給眼睛添上点光彩和表情。他心里可眞是慚愧，想至少得使肖像跟本人再相像一些，免得人家駡他不識羞耻。的确，少女蒼白的面容最后竟越来越清楚地在普賽克的綫条中衬托出来了。

"够了，"母亲說，她开始害怕不要画得太相像了。

画家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奖励：微笑，金錢，恭維，誠恳的握手，午餐的邀請；总之，得到了千百种好意的酬报。这幅肖像哄

① 法語：好极了，好极了!

② 法語：多么巧妙的想法!

③ 柯萊琪奥(大約 1494—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动了全城。太太把它展覽給女友們看；大家都惊佩画家的本領，他能画得这样逼眞，同时又給本人加添許多美丽。談到后一点时，大家脸上当然都浮起了一抹輕微的妒羡之色。于是画家忽然被一大堆工作包圍住了。似乎全城的人都想請他画肖像。門鈴时刻不停地响着。从一方面来說，这可能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許多各式各样的脸可以給他作无穷的练习。但不幸的是，都是一些难伺候的人，性急的、忙乱的人，否則就是一些上流社会里的人，他們比任何人都忙，因此脾气也就更加急躁。他們都要求画得又快又好。画家体会到，从容动笔絕对是办不到的，非用灵巧迅速的画笔来应付一切需要不可。只須抓住整体的印象，抓住一般的表情，而不必用画笔深入精微的細节；总之，从容刻画自然簡直是不可能的。再說，几乎所有求画的人都提出了各式各样强辞夺理的要求。太太們希望主要的只把灵魂和性格描繪在肖像里，其余可以完全不必介意，使棱角圓渾起来，把缺陷冲淡，要是可能的話，簡直就完全避免。总之，纵然不能把人迷住，也得叫人看了这張脸神往老半天。因此，当她們坐下来請画家画肖像的时候，常常做出一些使他十分惊異的表情：一个人竭力要在脸上装出忧郁，另外一个人表現着梦想，第三个拚命叫嘴巴縮小，抿得紧紧的，最后竟成了比針尖大不了多少的一小点。可是尽管这样，她們还是要求他画得像，神态从容自然。男人們也不比太太們容易对付。一个人要求把自己画得剛强有力地撑着脖子；另外一个人抬起感动的眼睛；近卫軍中尉一定要他在眼睛里画出馬尔斯①的神情；文官竭力要他在脸上表現出更多的正直和高貴，手支在一本书上，书上清清楚楚写着几个大字："主

① 馬尔斯系战神。

持公道”。起初这些要求真弄得画家汗流浹背：这些都必須揣摩、凝思，而限期又是这样短促。最后，他懂得了訣窍，就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为难了。只要听上两三句話，就知道对方希望把自己画成什么样子。誰要喜欢馬尔斯，就給他臉上装个馬尔斯进去；誰要想做拜倫，就給他画成拜倫的姿势和神态。太太們无論想做柯林娜也好，溫季娜也好，亚斯巴希雅①也好，他都滿口答应下来，再凭自己的想像給每一个人加上端庄的風采，大家知道，这样做总不会出岔子，即使画得再不像一些，人家也会原諒画家的。不久就連他自己也对画笔的不可思議的迅速和敏捷惊奇起来了。求画的人們，当然，一个个都笑逐顏开，称他是稀世奇才。

恰尔特科夫成了一位十足的时髦画家。他开始乘馬車去赴宴会，陪太太們参观繪画館，甚至还陪她們一块儿散步，打扮得漂漂亮亮，公然宣称画家必須屬于社会，必須保持合乎身份的体面，有些画家穿得跟鞋匠一样，那是举止失宜，不守礼法，缺乏教养。在家里，他把画室收拾得非常整齐清洁，雇了两个漂亮的僕人，收了一批时髦的学生，一天之內換好几套衣服，卷燙头发，练习各种接待訪客的姿势，想尽方法装飾自己的外貌，以便給淑女們产生愉快的印象；总之，不久人們就再也认不出他就是从前在瓦西里島破陋的小屋里默默工作过的质朴的画家了。他現在談起画家和艺术，总要发揮一通辛辣刻薄的議論，他說，大家把过去的画家吹噓得太过份，拉斐尔以前所有的画家都画的不是人物，而是鯡魚；有些观賞者认为那里面包含着神圣的东西，那只是他們这样想像罢了；就連拉斐尔本人的作品也不是全部都

① 柯林娜是斯泰尔的小說里的女主人公。溫季娜是拉·莫特—富凱的长詩里的森林女神。亚斯巴希雅是以美丽馳名的希腊女子。

好，有許多作品也只是虛有其名；密凱安琪罗① 是一个大言不慚的吹牛家，他只想炫耀他的解剖学知識，他的画一点也沒有什么优雅之处；眞正的光彩、笔力和色調，必須到現代画家的作品中去寻覓。接下来，自然，就要談到他自己了。

"不，我簡直不明白，"他說，"别人怎么能够成天坐在那儿，孜孜不倦地工作？花上几个月画一張画的人，在我看来，是塗壁匠，不是画家。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才能。一位天才創作起来，是勇敢的，迅速的——就像我，"說到这儿，他总是面对着客人，"我画这幅肖像只花了两天，画这个头部花了一天，这一幅花了几小时，这一幅只有一个多钟头。不，我……我，老实說，我认为那些一笔一笔描出来的东西都算不得是艺术；那是匠人的手艺，不是艺术。"

他这样讲給他的客人听，于是客人們对他画笔的遒勁和矯捷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說他画得这么快，都发出了感叹的喊声，然后奔走相告："这是一位天才，眞正的天才！瞧他怎样說話，他的眼睛怎样发着光啊！Il y a quelque chose d'extraordinaire dans toute sa figure!②"

画家很高兴听見人家这样談論他。当杂志上刊出了贊美他的文章的时候，他像孩子般地雀跃起来，虽然这贊美的文章是他自己花錢买来的。他到处带着这份杂志，仿佛不在意似的拿給熟人和朋友看，这件事使他开心得簡直要手舞足蹈。他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响，工作和定貨也越来越多。他开始厌倦画千篇一律的肖像和臉，这种姿势和神情是他早已画熟了的。他已經不

① 密凱安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

② 法語：他整个的姿态有一种非凡的东西！

大起劲画它們，設法只画一个头部，而把其余的部分留給他的学生們去完成。从前，他还总要努力画出一种新的姿势，用笔力的遒劲和效果使人惊倒。現在，就連这一点他也觉得不耐煩了。他的脑子懶得再去思考和构思。他沒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并且也沒有时間做到：散漫的生活，以及他在里面扮演一个上流紳士的角色的那种社会——一切都使他离开工作和思想不知有多么遙远。他的画笔冷淡了，迟鈍了，他漠然无动于衷地重复着单調的、固定的、陈腐过时的形式。文武官員們单調的、冷冰冰的、永远体面的、俗話所謂綳紧的臉，不能給画笔广大的发揮的余地：画笔不再去描画华美的衣装、强烈的激动、热情。至于画面的配置、艺术的效果、美妙的結构，那就更是談不到。他面前只有制服、硬胸和燕尾服，而画家看到这些东西，就会感到冷淡，一切想像都会逃掉的。甚至在他的作品里，連最普通的优点也都看不見了，但它們仍旧享有盛名，虽然眞正的鉴賞家和画家們看到他近来的作品是只会聳聳肩的。有些以前认識恰尔特科夫的人簡直弄不明白，他起初显露出的才能怎么会消失，他們徒費心机地猜測，为什么他剛剛达到精力飽滿的年龄，才禀就会烟消云散。

可是，陶醉若狂的画家并沒有听到这些議論。他在智力和年龄方面已經到了老成持重的阶段：开始发胖，而且显然向横里扩展了。他常常在报紙和杂志上讀到这样的形容詞：我們可敬的安德烈·彼得罗維奇，我們德高望重的安德烈·彼得罗維奇。人們开始紛紛請他去担任重要的职位，請他去监考，参加委員会。他，像到了这种可敬的年龄的人一样，开始积极地站到拉斐尔以及其他古代画家一边来，倒也不是因为充分认識他們卓越不凡的优点，而是因为想借他們来吓唬年輕的画家們。他开始像每一个到了这种年龄的人一样，不分靑紅皂白地責备靑年們道

德淪丧，品质恶劣。他开始相信，世上的一切都很簡单，沒有什么崇高的灵感，一切都必須服从一个严密精确的一律的格式。总之，他的生命已經到了这样一种时期：一切热烈的冲动都萎縮了；有力的琴弦很难打动他的灵魂，他的心也不再被銳利的声响所盘繞；接触到美的东西，已經不能使純洁的力量勃发为熊熊的火焰；可是，只要一听見金洋的声音，燒殘的感情就会熄而复燃，就会留心傾听它的誘人的音乐，慢慢地，在麻木之中让这音乐完全把自己催眠。荣誉这东西，不会給一个偷盜它，但配不上它的人带来愉快；它只有在一个配得上他的人的心里才会引起不断的顫动。所以，他的全部感情和冲动都轉向了金洋。金洋变成了他的情欲、理想、患得患失的对象、享乐、人生的目的。一捆捆的鈔票在他的箱子里增多起来，正像每一个命中注定得到这种可怕礼物的人一样，他变成了一个无聊透頂的、除了金洋什么都不懂得的、无理可喻的吝啬鬼，一个荒唐的守財奴，他已經快变成这么一个怪物，这种人在我們冷酷无情的世界里多的是，稍有心肝的人見了他們都会害怕的，认为他們只是活动棺材，沒有心肝五臟，只是一具死尸。可是，一件事情强有力地震动了、惊醒了他整个生命的机体。

有一天，他在他的桌上看見了一緘短箋，美术学院請他以可尊敬的画师的身份去評判一件新作品，那是一个在意大利深造的俄国画家送来的。这个画家是他从前的朋友，从早年起就热爱艺术，抱着勤劳者的一顆火焰般的心沉醉在艺术里，远离朋友、亲人，远离舒适的习慣，赶往那个庄严的艺术苗圃在美丽天空下欣欣向荣的地方，赶往那个奇妙的罗馬，——一听見这个地名，画家的热情的心就会剧烈地跳动起来。他在那儿像个隐士似的埋头工作，不被任何事情所誘惑。他不过問人家怎样談論

他的怪僻性格，說他不善交际，不遵守上流社会的礼节，他的貧賤的、寒酸的衣装給画家丢尽了臉。他也不管同行們是否生他的气。他对什么事情都毫不介意，把一切奉献給艺术。他不知疲倦地参观繪画館，好几小时佇立在大师們的作品前面，欣賞并揣摹神妙的笔意。他从来沒有画过一幅画，預先不用这些偉大的导师来衡量自己，在他們的作品里得到許多无言的、有力的忠告。他不参加喧囂的議論和爭辯；既不拥护国語凈化主义，也不反对国語凈化主义。他对各派一視同仁，从一切派别里仅仅汲取美好的东西，最后就只把神圣的拉斐尔一个人尊为自己的老师。他正像一位大詩人一样，讀了充满魅力的庄严优美的万卷书之后，最后认定只有荷馬的《伊利亚特》才是一部案头必备书，一切需要的东西都包括在这部书里，沒有任何东西不在这儿得到尽善尽美的反映。于是他从这一派里汲取了庄严的創作玄机，思想的强有力的美，天馬行空的画笔的妙趣。

恰尔特科夫走进大厅，看見已經有一大群人麇集在一幅画的前面。平时在鉴賞家麇集之处难得有的沉寂，这一回到处籠罩着。他赶快装出一副专家的矜持的样子，向那幅画走近去；可是，天啊，他看到了一幅什么样的画！

他面前这个画家的作品，像处女般純凈、完美、秀丽。它像神灵一样，质朴、神圣、貞洁、单純地高聳于一切之上。这些天仙似的美女仿佛被大家直射的眼光看得不好意思起来，羞答答地垂下美丽的睫毛。专家們都怀着不由自主的惊異的心情，观看这幅新穎的、空前未有的图画。在这幅画里，一切似乎都混杂在一起：拉斐尔的艺术反映在高雅的构图里，柯莱琪奥的艺术表現在精炼的笔法里。可是，最吸引人注意的是包含在画家本人灵魂里的創造力。任何細微的一点东西都被他的灵魂渗透着；一

切都表現出法则和內在的力。他到处抓住了包含在自然中的像要消溶一般的圓渾的綫条，那是只有創造的艺术家的眼睛才能够看見，而模仿者就会把它画成棱角的。显然，画家是先把从外部世界吸取到的一切蘊藏在自己的灵魂里，然后再从灵魂深处，把这些东西譜成一支和諧的庄严的歌。于是連外行的人都可以明白，在創造和对自然的单純模仿之間横隔着怎样不可估量的距离。包圍着看画的人的那种非凡的靜寂，簡直是无法描摹的——沒有一点声息，沒有一点响动；这当口，画却时时刻刻显得增高起来；越来越比其他一切东西輝煌、奇妙，最后，整个儿化为了思想从天外飞到画家心里結成花果的微妙的一瞬，对于这一瞬說来，人类的全部生活只是一个起点。在圍观者們的臉上，泪珠不自禁地就要滚下来。不管有多么不同的口味，也不管有多么大胆的古怪的口味，仿佛所有的人都对这幅神圣的作品唱出了无言的頌贊。恰尔特科夫張开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这幅画的前面，最后，当观众和內行們漸漸喧騷起来，評論作品的好坏的时候，当人家請他发表意見的时候，他这才醒过来；他想装出淡漠的若无其事的神气，想說一些刻薄无情的画家們常說的陈腐平凡的客套話，例如："是嘍，当然，我們不能否认画家是有才能的；他眞有两下子，显然，他想表現点什么，可是，說到主要的地方……"接着，自然是加上一些任何一个画家都不会因此受益的贊美。他想这样做，可是話到嘴边又縮回去了，眼泪和哭泣再也抑制不住地涌出来，代替了回答，他像疯子似的奔出了大厅。

他一动也不动地、茫然失神地在自己华丽的画室里站了一会儿。他的整个机体，整个生命，在一瞬間觉醒了过来，仿佛他又回复了青春，仿佛熄灭了的才能的火花陡地又燃燒起来。蒙住他眼睛的绷带被解开了。天啊！他把青春的最好的年月这样

殘忍地蹧蹋了；蘊藏在他胸中，可能現在会变得偉大而美丽，会引出惊異和感激的眼泪来的火星，就这样被扑灭、被踩熄了！这一切都被蹧蹋掉，毫无怜惜地被蹧蹋掉了！仿佛在这一刹那，从前他所熟悉的那种兴奋和冲动忽然又在他的灵魂里苏醒了。他抓起画笔，走到画布前面去。臉上滲出了掙扎的汗珠；他整个儿化为一个願望，被一个思想燃燒着：他想描画一个堕落的天使。这个想头跟他的精神状态是最适合的。可是，糟糕！形相、姿态、結构、思想，画出来都显得勉强而又不調和。他的画笔和想象已經被定型束縛得太久，徒然无力地掙扎着想越过他自己所設定的界限和桎梏，結果也只能陷于荒謬和錯誤。过去他太藐視了艰难的、长期的由淺而深的学問阶梯和未来的偉大成就的基本法則。苦恼纏住了他。他叫人把最近所有的作品，所有缺乏生命的时髦画，所有驃騎兵、淑女和文官的肖像，統統从画室里搬出去。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間里，不准任何人进来，整个儿埋头在工作里面。他像个耐心的青年一样，像个学生一样，坐在那儿画画。可是，他笔下画出来的一切是多么无情地平庸啊！由于不熟悉最初步的原理，他每画一笔，不得不停頓下来；簡单的微不足道的机械作用把滿腔热情冻住了，成了束縛想象的不可逾越的阻碍。画笔不由自主地凝成記熟的形式，手总是放在刻板的地位，脑袋不敢摆出非凡的姿势，連衣服的褶子也有一定的格式，不肯順从地披在不熟悉的肉体的姿态上。他感觉到这一点，他自己感到并且看到了这一点！

"可是，我从前真的有过才能嗎？"他最后說，"我沒有欺騙自己嗎？"說完这几句話，他走到从前自己的作品前面去，那是他在孤寂的瓦西里島上一間破陋的小屋里，远离人群、財富和各种欲望，純洁而无私地画出来的。他現在走到它們前面，开始一幅幅

把它們撿起来仔細察看，于是他过去整个貧困的生活都浮現到他的記忆里来了。“是的，”他絕望地說，“我有过才能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征兆和痕迹……”

他住了手，突然渾身战栗起来：他的眼睛接触到了一双不动地盯住他的眼睛。这是他在舒金劝业場买来的那幅不同寻常的肖像。这幅肖像一直被遮盖着，被別的画擋住，因此完全被他忘怀了。現在，当所有堆滿在画室里的时髦的肖像和繪画統統搬走了的时候，它好像故意似的，跟他从前年輕时的許多作品混在一起出現了。他想到它的全部古怪的历史，想到这幅不可思議的肖像曾經是他轉变的原因，意外的横財引起他所有尘世的俗念，以致毁灭了他的才能——这时候，他急得几乎要发疯。他立刻吩咐把这幅可恨的肖像搬走。可是，灵魂的激动并不就此平靜下来：他的全部感情和全部机体連根动起来了，他感到一种可怕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当一个才能薄弱的人想干他不能胜任的事而終于不能办到时，有时会在天性中显露出来的；这种痛苦，在青年身上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但在已經失掉幻想的人身上就会变成徒然的渴望；这种痛苦，会使人干出可怕的罪行。他的心里充滿了嫉妒，疯狂的嫉妒。当他看見带有才能的烙印的作品时，臉上就露出了怒意。他把牙齿磨得軋軋作响，用蛇蝎样的眼光貪婪地望它。他心里产生了人們少有的恶念，带着一股疯狂的力量要实踐这种恶念。他开始收买艺苑中絕无仅見的精品。他用高价把画买来，小心翼翼地搬进自己的屋里，然后像疯狂的猛虎似的扑过去，撕裂它，扯破它，扯成碎片，发出愉快的獰笑把它踩在脚下。他所积蓄的巨大財富使他具有一切条件来滿足这种恶毒的願望。他解开了所有的装金洋的口袋，打开了箱子。从来沒有一个愚昧的魔王曾經像这凶暴的复仇者毁灭过这么許多

美丽的作品。随便哪一个拍卖場上，只要他一到，别人对于收购艺术品的事就早已絕望了。仿佛憤怒的老天爷故意把一場可怕的災难降到世上来，要破坏这世界的和諧似的。可怕的情欲給他染上一种可怕的色調：他的臉上永远籠罩着杀气。他的面貌表現着憤世疾俗和全盘的否定。普希金用理想的笔調描画的那个可怕的恶魔，仿佛成了他的化身。除了恶毒的言辞和永久的詛咒之外，他的嘴里从来沒有吐过一句話。他像一头猛兽似的冲到街上，所有的人，連他的熟朋友在內，远远地看見他，都轉过身去急忙地躲开，說是看見了他，以后一整天都会倒楣的。

对于世人和艺术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这种紧張而凶暴的行徑沒有能继續多久：激越的情欲到底不是軟弱的力量支撑得住的。疯狂和癲癇的发作越来越頻繁，終于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痼疾。残酷的热病和急性肺炎連結在一起，猛烈地襲击着他，三天以后，他就瘦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此外，再加上无可救药的精神錯乱的一切症状。有时候，好几个人也拦阻不住他。他开始常常梦見那幅不平凡的肖像上一双早已忘怀的活人的眼睛，这时候，他的疯狂就更显得可怕。所有圍在他病榻周圍的人，在他看来，都成了可怕的肖像。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肖像二倍、四倍地增多了；仿佛所有的墙上都挂着肖像，一双双不动的活人的眼睛盯住他。可怕的肖像从天花板上、地板上对他凝望着，房間扩大了，一間間連綿到无穷无尽，可以容納下更多的不动的眼睛。一个給他治病，并且早已听到过他的奇怪的历史的医生，竭力想找出他所梦見的幻影和他的生活經历之間的秘密的关系，可是結果却毫无所得。病人除了自己的痛苦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感觉，永远只是发出可怕的哀号和不可理解的囈語。終于，他的生命在最后一次无声的痛苦的发作中

結束了。他的尸体吓人得很。他的巨万家財一文錢也沒有留下；可是，当人家发見价值百万以上的高貴的艺术品被他撕成碎片的时候，就都明白他的財产是被花到什么可怕的用途上去了。

第二部

許多轎車、彈簧座馬車和半篷馬車停在一幢房子門口，里面正在拍卖一位富有的美术收藏家的珍藏品，——这些美术收藏家，通常被風神和爱神包圍着，在甜梦里糊里糊塗蹉跎过一生，无意中以艺术保护人出了名，天眞地为此花費了勤儉的祖先积聚起来的，甚至还有他們自己先前用劳力掙来的几百万家財。大家知道，这种艺术保护人現在早已絕迹，我們的十九世紀早已博得了銀行家的枯燥无味的面貌，銀行家是只会用紙上的数字来享用自己的巨大財富的。一間长长的大厅，挤滿着各式各样像猛禽扑向沒有掩埋的尸体似的人群。这儿有一大队从劝业場、甚至从旧貨市場来的穿藍色德国上装的俄国商人們。在这儿，他們臉上的神气和表情好像变得强硬些，自在些，沒有俄国商人在店里接待主顾时那种甜言蜜語的肉麻勁儿。在这儿，他們虽然跟許多貴族在一起，却一点也不拘礼节，换了在别的地方，他們准会匍匐在地上，把长統靴带进来的灰尘扫得一干二淨的。他們在这儿显得非常放肆，不客气地摸弄书籍和繪画，想知道貨物的品质，大胆地喊出价錢来，压倒內行的伯爵們喊出的数目。这儿有許多每天不吃早飯就来的拍卖場的老主顾們；专以收罗珍藏品为責任，在十二时到一时的一段时間当中沒有别的事情可做的貴族身份的內行們；最后，还有衣裝和錢囊都很寒酸的高貴的紳士先生們，他們每天上这儿来，不为什么利欲的目的，却只

是为了要看看行市怎样，誰出价高，誰出价低，誰压倒誰的喊价，貨物被誰买去。許多画杂乱无章地堆在那儿；和这些画放在一起的，还有家具，和簽着恐怕从来沒有兴趣去涉猎的从前主人的姓名的书籍。中国磁瓶，大理石桌面，有凸出綫条的、雕成獅身鷹头怪物、獅身女面怪物和獅爪子的鍍金和不鍍金的各种新旧家具，挂灯架，烛台，这一切都堆在一起，不像商店里那样摆得齐齐整整的。这是一种艺术品的大杂燴。我們在拍卖时所得到的一般感觉是很可怕的：这儿的一切都带着出殡的味道。举行拍卖的大厅总是阴森森的；被家具和繪画擋住的窗戶只漏出一綫微弱的光，无言的沉默刻画在人們臉上，拍卖人敲着錘子，用送殯的声音向乱七八糟堆在一起的可怜的艺术品念着超度的經文。这一切似乎更加增强了那种古怪的不愉快的印象。

看来拍卖正在最热鬧的时候。一大群体面人物挤在一起，你搶我夺地在爭执些什么。四面八方傳出了这样的声音：“再加一卢布，再加一卢布，再加一卢布”，不让拍卖人有时間重复一下增喊的数目，那数目早已比开价高出四倍了。洶涌的人群是在爭夺一幅不得不引起对繪画稍有认識的人的注意的肖像。画家高明的画笔在这幅肖像上非常清楚地显露出来。这幅肖像显然已經修补过、表糊过好几次，画的是一个穿着寬服的亚洲人的黧黑的臉，他臉上露出一种古怪的表情，但最使圍观的人惊奇的是一双非常生动的眼睛。你越瞧这双眼睛，它們就越像是要穿透你的心肝五臟。这种奇特的表情，这种画家的非凡的巧思，几乎把所有的人的注意都吸引住了。許多竞买的人已經知难而退，因为价錢已經抬高到了难以相信的程度。只剩下两个著名的貴族，繪画愛好家，还是不願意放棄这幅宝画。他們爭得面紅耳赤，并且大概一定再会把价錢抬得极高，要不是观众中有一个人

忽然喊道：

“請容許我暫时打断一下你們的爭执。我也許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把这幅肖像买下来。”这几句話立刻使所有的人都对他注意起来。这是一个身材端正的人，約摸三十五岁，有着长而黑的鬈发。一張充滿明朗的乐天气氛的討人喜欢的臉，說明他的灵魂不知道有什么恼人的世俗忧虑；他的服裝一点也不迁就时髦：处处都显出他是一位艺术家。这人正是画家 Б，許多在場的人都认得他。

“不管你們觉得我的話多么奇怪，”他看見大家都注意地望着他，接碴儿說下去，“可是，只要你們肯听我說完一段短短的故事，你們就会觉得我說这一番話是有充分的权利的。一切都使我相信，这就是我要寻找的那一幅画。”

几乎大家的臉上都浮起了十分自然的好奇的神色，連拍卖人也張着嘴，把錘子举在半空中放不下来，准备听他一直讲下去。剛开始讲时，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还把眼光往肖像那边溜，可是后来，故事越讲越有味，大家就把眼光完全移到讲故事的人身上来了。

“你們知道市內叫做柯洛姆納的那块地方吧。”他这样开始說。“那儿，一切都跟彼得堡其他的地方不同；算不得是京城，也算不得是外省；你一踏上柯洛姆納的街道，你就会觉得所有年輕的欲望和冲动都离开了你。这儿沒有将来，这儿只有靜寂和隐遁，一切从京城的騷动中沉淀出来的东西。搬到这儿居住的，有退职的官員，寡妇，在樞密院里有个把熟人，得以在此終老的貧寒之輩，整天逛市場，在小店里跟乡下人閑磕牙，每天买五戈比咖啡和四戈比砂糖的老資格的女厨子，最后，还有这一大群可以用‘灰色的’这几个字来形容的人們，——这些人的衣服、臉、

头发、眼睛，都有一种阴暗的、灰色的外观，好像在不見阳光也不刮風的日子里，一眼望出去，灰蒙蒙的，一切东西都消失了鮮明的輪廓。在这群人里还可以加上退职的戏院査票員，退职的九品文官，鼓眼睛厚嘴唇的退职的馬尔斯的門徒①們。这些人完全是麻木无情的：他們走路时对什么也不瞧一眼，默不作声，也不想什么。他們房間里沒有許多东西；有时候，只有一瓶純粹的俄国白酒；他們抱着这瓶酒整天价慢慢地吮吸着，决不会喝得酩酊大醉，而一个年輕的德国手艺匠，小市民街上的勇士，每逢星期天总会来这么一手的，一过深夜十二点钟，就会一个人独占住一条人行道。

“柯洛姆納的生活非常孤寂：街上很少看見一辆馬車，除非是演員們坐的馬車，用它的隆隆声、轔轔声和咕咚声偶或打破一下周圍的悄静。这儿全是步行人；出租馬車常常找不到乘客，单給毛发蓬松的瘦馬載着草料，踽踽前行。在这儿可以找到五卢布一个月的房子，包括早晨的一杯咖啡。得到撫恤金的寡妇在这儿算得上是最闊气的人家；她們举止端庄，常常打扫房間，跟女友談論牛肉和白菜的漲价；她們常常有一个年輕的女儿，一个沉默寡言的、有时长得也还动人的人儿，还有一条討厌的小狗和一只钟摆敲出忧郁的声音的挂钟。然后是薪水收入不容許搬出柯洛姆納的演員們，那是一些正像所有为享乐而活着的艺术家一样自由自在的人們。他們穿着长袍坐着，修理手枪，用厚紙做各种室内的小道具，跟来訪的朋友下棋，打牌，这样就过掉了一早晨，到了晚上又重复同样的事情，有时再加上喝一点儿混合香料酒。除了这些柯洛姆納的名流和貴族之外，就是一些毫不足

① 馬尔斯的門徒，指軍人。

道的小人物了。他們是多到数不尽的，正像数不尽陈醋里长出来的蛆虫一样。有禱告的老太婆；有喝醉酒的老太婆；也有禱告和喝醉酒同时兼顾的老太婆。这些老太婆靠着不可理解的方法苟延殘命，像螞蟻似的把破布和旧衣服从卡林金桥抱到旧貨市場去，在那边卖得十五戈比。总之，全是些最不幸的人类的渣滓，任何一个行善的政治經济学家都想不出办法来改善他們的状况。

"我提到他們，为的是让你們知道，这些人怎样时常需要去寻找解救燃眉之急的暂时的援助，需要借債度过难关。这样，在他們中間就产生了以抵押品借出少数款子得到高利的一种特别的高利貸者。这些放小債的比放大債的要殘酷好几倍，因为他們产生在貧穷和衣衫襤褸的穷人中間，而那些专門跟乘馬車的人打交道的放大債的高利貸者是沒有見过这种光景的。因此，他們的灵魂里，任何人性的感情都早已消失了。在这样的高利貸者中間，有一个……可是不妨告訴你們，我要讲的是上世紀的事，已故的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的事。你們自己可以明白，柯洛姆納的外观和它的內部生活，现在是变得大不相同了。这样，在高利貸者中間有过一个人——一个很早以前就在市內这一带地方居住的各方面都很不平凡的人。他穿着寬大的亚洲式的服装；阴沉的臉色說明他是南方出身，可是他到底是哪一国人，是印度人，希腊人，还是波斯人，这可誰都說不清。高高的、几乎是不寻常的身材，黧黑的、瘦削的、晒焦的臉，臉上一种異常可怕的神色，目光如火的大眼睛，垂挂的濃密的眉毛，使他显得跟京城里所有灰色的居民們迥然不同。連他的住屋也不像其余的小木头房子。这是像热那亚商人們曾經造过許多的一种石砌的建筑物，有着不一律的、大小不等的窗戶，铁板百叶窗和門閂。他跟其他高利貸者不同的是，从老乞妇以至揮霍无度的王公大臣，他能供

給任何人随便多少款子。华丽的馬車常常停在他家的門口，有时从車窗里探出一个漂亮的上流淑女的头来。外間紛紛傳說，他的铁箱里装滿着数計不清的金錢、珠宝、鉆石以及其他抵押品，但他一点也不像其他高利貸者那样利欲熏心。他慷慨地借錢給別人，定的限期也很寬裕。可是，由于一种奇怪的計算法，錢总是一本万利地增多起来。至少外間的謠傳是这样。可是，最奇怪而且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向他借到錢的人的奇怪的命运：他們死得都很不幸。这只是人們的臆测，还是愚蠢的迷信，还是故意散布出来的流言，这可不清楚。可是，短时期內发生在大家眼前的几件事情是有目共睹的，駭人听聞的。

"在当时的貴族阶层中，一个出身名門的青年很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他在年輕时就已經在政界上显露头角，他是一切眞誠高尙的事物的热烈的崇拜者，一切产生艺术和人类智慧的事物的捍卫者，将来很有希望成为一个艺术保护人。他不久果然被女皇賞識，女皇賜給了他一个完全符合他的志趣的显要职位，使他能够对科学以及一般福利做許多事情。这位年輕的貴人經常周旋于一群画家、詩人和学者之間。他願意結交普天下的人才，給他們工作，鼓励他們。他自己出資刊印許多有益的书籍，定购許多作品，举办奖励人才的悬賞，在这些方面花掉了无数的金錢，終于鬧得破家蕩产。可是，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干起事情来决不肯半途而廢，于是他就到处去張罗款子，最后只得求助于这个著名的高利貸者了。自从向他借到了一大笔款子之后，这个年輕人，短时期內就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从此以后，他变成了杰智奇才的摧殘者，迫害者。无論发表什么文章，他总是只看到坏的一面，甚至不惜曲解字义。可巧那时爆发了法国革命。这立刻成了他从事种种卑劣行为的借口。他开始在一切

东西里面都看到一种革命的趋向，认为一切东西里面都有着暗示。他猜疑到这种地步，最后連对自己都猜疑起来了，他开始虛构种种可怕的不公正的誣告，使許多人蒙了不白之冤。不用說，这种行为最后不得不傳到女皇耳朵里去。仁慈的女皇十分震惊，怀着帝王特有的高貴精神降下一道圣旨，虽然內容沒有能逐字逐句流傳到今天，但那深刻的意义却一直印在大家的心里。女皇指出，在君主政体之下，崇高的高尚的精神活动不会受到压迫，才智、詩和美术的創作不会受到蔑視和迫害；相反，只有君主才是这些东西的保护人；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在他們仁慈的撫育下燦烂开花，而但丁却不能在共和政体的祖国得到庇身之所；眞正的天才都生在帝王和王国光輝强盛的时代，而不是在从未产生过任何一个詩人的紛乱的政局和共和制度的恐怖主义之下；必須优待詩人和画家，因为他們給灵魂带来和平与美丽的安静，却不是騷乱和怨言；学者、詩人和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王冠上的珍珠和钻石；偉大君主的治世被他們点綴着而更添无限的光輝。总而言之，女皇在說这些話的时候是神圣而美丽的。我記得，老年人一讲起这件事，就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眼泪来。大家都十分关心这件事情。这是我們民族值得驕傲的：俄国人心里永远蘊藏着一种替被压迫者說話的美好的感情。这个辜負人家期望的貴人，得到了严厉的懲罰，被削去了官职。可是，他在同胞們的臉色上得到了更可怕的懲罰。这是一种坚决的、普遍的蔑視。虛荣的灵魂受了多大的折磨，是描摹不尽的；傲慢、化为画餅的野心、破碎的希望，这一切联結在一起向他进攻，于是在一陣可怕的疯狂和癲癇的发作中，他的生命結束了。

“还有一个显著的事例也发生在大家眼前：在我們当时北方京城并不缺乏的美人中間，有一个美人是超群出众的。她是北

方的美和南方的美的奇妙的混合，是一粒世上稀有的鉆石。我的父亲說过，他一輩子从来沒有瞧見过这样的美人。財富、聪明和精神美质，她似乎全有。追求她的人非常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 P 公爵，他是所有的青年中間最高貴、最卓越的一个，相貌秀丽，而又富有騎士風的慷慨的气度，是爱情小說和妇人們的最高的理想，在各方面都是一位十足的格兰迭孙①。P 公爵热情而疯狂地爱上了她；对方也用同样热烈的爱情报答他。可是，她的父母认为这門亲事門戶不大相称。公爵的祖产早已不屬于他所有，門庭已經衰落，他的家境的窘困是大家都知道的。忽然公爵离开了京城，好像要去安排一下自己的家务似的，过了不多久，回来时就被极度的繁华和光彩包圍着了。輝煌的舞会和宴会使他的声名达到了宮廷。女方的父亲对他表示了好感，于是就在城里热热鬧鬧办起喜事来。新郎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怎么会发上这么一大笔財，沒有一个人說得明白；可是，背后有人傳說，他跟一个鬼鬼祟祟的高利貸者讲好条件，向他借了錢。可是，不管怎样，这件婚事哄动了全城。新郎和新娘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他們热烈的永恒的爱情，双方都受过的长期的折磨，以及他們崇高的人品，是大家都知道的。热情的妇人們立刻預言小两口子会享受天堂一般的幸福。可是，結果却大出乎意料之外。不到一年工夫，丈夫就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先前那种高貴而善良的性格，完全被猜忌、急躁和永无穷尽的脾气毒害了。他变成了虐待妻子的暴君，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他干下了最缺德的事情，甚至殴打起妻子来了。不到一年，沒有人再认得出那个不久以前还发过光輝、吸引过一大群恭順的崇拜者的女人了。

---

① 理查生小說里的男主人公。

最后，她再也受不住这种痛苦的命运，首先提出了离婚。丈夫一听見提到离婚，无名火提得三丈高。气憤之下，他拿了一把刀冲进她的臥室，要是旁边沒有人抓住他，阻止他，他无疑一定会当場把她杀死。在疯狂和絕望中，他对准自己斫了一刀，——于是在一陣可怕的痛苦中結果了自己的性命。

"除了大家亲眼目睹的这两件事之外，大家还談論着許多发生在下层阶級中間的事情，几乎无例外地都有着可怕的結局。一个誠实的淸醒的人变成了酒鬼；一个小伙計偸了店主的东西；一个一向安分守己的趕車人为了很少的一点錢杀死了乘客。这些添枝添叶傳說开来的事情，不得不在柯洛姆納质朴的居民們心中造成了不由自主的恐怖。誰都不怀疑有魔鬼附在这个人身上。有人說，他提出这样可怕的条件，叫人头发都要直竪起来，并且遭受不幸的人以后还不敢把这个条件告訴别人；他的錢有一股吸引力，会发起热来，还带着一种古怪的标記……总之，愚蠢的謠言多得很。值得注意的是，柯洛姆納的全体居民，所有这些穷老太婆、小官吏、薄命的艺术家，总之，所有这些我們剛才提到过的小人物們，都情願咬紧牙关忍受最大的穷困，也不願意求敎这个可怕的高利貸者；甚至有些老太婆快要餓死了，也情願杀死自己的肉体，不願毁灭自己的灵魂。人們在街上遇到他，不由自主地就感觉到恐惧的襲来。行人惴惴地往后倒退，目送着他消失在远方的非常高大的姿影。单是他的相貌就包含着这么許多不平凡的东西，大家不由得都把他当作一个超人間的怪物。人間少有的、凹陷的、严酷的綫条，臉部熾烈的紫銅色，濃眉毛，叫人受不住的可怕的眼睛，甚至他的亚洲式服装的寬大的褶子——这一切似乎都說明，别人的一切情欲跟包藏在这肉体里的情欲比起来，就会黯然失色。我的父亲每一次遇見他，总要站

定下来，忍不住說：魔鬼，十足的魔鬼呀！可是我必須赶快对你們交代一下我的父亲，他才是这个故事的眞正的主題。

"我的父亲是一个各方面都很杰出的人。他是一位稀有的画家，是只有俄罗斯在她未开发的土壤上才产生得出的珍奇人物之一；他是一个自学的画家，无师自通，也不懂什么规律和法則，仅仅被渴求完美的欲念所驅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沿着灵魂所昭示的道路前进。他又是一个天生的奇才，这种人时常被当代人加上'鄙夫俗子'的侮蔑的称号，但他們决不由于别人的誹謗和自己的失敗而气餒，反而只会获得更多的热忱和力量，并且在他們的灵魂里，早已把曾經使他們博得'鄙夫俗子'称号的作品撇在后面老远了。他凭着崇高的內心本能，在每一件事物里感觉到思想的存在，体会到历史画这个名詞的眞正的意义；懂得为什么拉斐尔、萊奧納多·达·芬奇、蒂善和柯萊琪奧画的一个普通的头，一幅普通的肖像，可以被称为历史画，为什么一幅含有历史內容的巨幅画，尽管画家硬說它是历史画，却仍然是 tableau de genre①。內在的情感和信仰使他的画笔去寻找基督教的題材，最崇高、最高尙的題材。他沒有那种跟許多画家的性格无法分开的虛荣心或急躁。他有着坚定的性格，为人正直，坦率，甚至粗魯，外表有点剛直，灵魂里不无一点驕傲，讲到别人时又謙虛又刻薄。'何必去注意他們呢？'他常常說，'我不是为他們而工作的。我不把我的画拿到大厅里去陈設，却要把它們摆在敎堂里。有人了解我，会感謝我，不了解我，也会向上帝禱告。用不着去責备一个俗人，說他不懂得画；他可懂得打紙牌，懂得好酒和好馬——一位紳士何必懂得更多的东西呢？如果什么事

① 法語：風俗画。

情都插上一手，还要自作聪明，那可更叫人受不了！各人有各人的本分，各人只能干各人的。我觉得，老实承认不懂的人，比那些假装出伪君子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懂，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人，还强些。’他为了很少的酬报工作着，这种酬报是只够他养家和继續工作的。并且，他从不拒絕帮助别人，向穷苦的画家伸出援手；他信奉祖先的质朴而虔誠的信仰，也許因为这緣故，在他所画的人物臉上自然而然就現出了崇高的表情，这是許多才智煥发的画家无法企及的。最后，由于他不断地工作和勇往直前地走他自己所設定的道路，連从前称他为鄙夫俗子和根基淺薄的自学者的人也都对他尊敬起来。教堂不断地定购他的作品，他的工作再也做不完。有一幅画最使他感到兴趣。我不記得它的题材是什么了，我只知道那幅画上必須画一个恶魔。他琢磨了許久应該賦予他什么形象；他想在他的臉上把一切痛苦的令人苦恼的东西画出来。当他这样思索着的时候，神秘的高利貸者的形象有时就在他的脑海里浮現出来，他不由得想道：‘我应該照他的样子描画魔鬼！’你們想像他該有多么惊奇吧。有一次，当他在画室里工作的时候，他听見了敲門声，随后那个可怕的高利貸者就一直走进来了。他感到身上一陣寒顫。

“‘你是画家嗎？’他不客气地对我的父亲說。

“‘我是画家，’父亲惊愕地回答，等待着下文。

“‘好。你給我画一幅肖像。我恐怕就要死了，我沒有孩子，可是，我不想完全死掉，我要活。你能画一幅跟活人一样的肖像嗎？’

“我的父亲想：‘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呢？他自己要来做我画中的魔鬼。’他答应了。他們讲定了时間和价錢，于是第二天，我的父亲拿起調色板和画笔就到他家里去了。高大的圍墙、狗、

铁門和門閂、弧形的窗、盖着奇怪的毡子的箱子，最后，还有不动地坐在面前的不可思議的主人——这一切給了他一个奇特的印象。窗戶好像故意用东西擋住，堵塞住了，只让上端漏进一点光綫。‘見鬼，現在他臉上的光綫多么好啊！’他自言自語着，赶快动手画起来，仿佛害怕絕妙的光綫就会消失似的。‘这样的一股力量啊！’他对自个儿重复說，‘照現在的样子，只要画像他一半就能把我过去画的所有的圣者和天使都給打倒；他們都比不上他。怎样一股魔鬼的力量啊！我只要对自然稍微忠实一些，他簡直就会从画布上跳下来呢。多么不可思議的容貌啊！’他不断地重复說，再加了一把劲，后来簡直要把被画者的特点移写到画布上来了。可是，他越画，就越感到一种痛苦的、不安的、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心情。話虽如此，他还是拿定主意要极度精确地把每一个不容易辨认的特征和表情画出来。他首先画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包含着这么多的力量，簡直使人不敢妄想像自然一样精确地描画它們。然而，他仍然要探索这双眼睛的最微細的特征和濃淡色度，掌握它們的秘密……可是，只要画笔一接触到这双眼睛，他的心里就涌出来一种古怪的憎恶，一种不可理解的重压之感，使他不得不暫时扔掉画笔，过一个时候再重新继續下去。終于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他感觉到这双眼睛一直刺透他的灵魂，激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慌乱。第二天，第三天，这种情緒更加强烈起来。他害怕极了。他扔下画笔，斬釘截铁地說，他不給他画下去了。你們应該看到，古怪的高利貸者听了这些話，怎样陡地变了臉色。他扑到他的脚边去，恳求一定給画完这幅肖像，說是这关系他的命运和他的一生；他已經用画笔抓住了他的生动的容貌；只要忠实地画出来，他的生命，由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就会保存在这幅肖像里；因此他就不会完全死掉；他一定得继續

活在这世上。父亲听了这些話，可吓坏了：他觉得这些話非常古怪，可怕，他扔下画笔和調色板，三脚两步奔了出去。

“一想起这件事，他昼夜不得安宁，可是第二天早上，高利貸者派了他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僕把肖像送来，說主人不要画了，也不付給他錢，单叫把这幅画送回来。当天晚上，他就听說高利貸者死了，人們預备按照他的宗教仪式把他安葬。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說不出的古怪。就打这时候起，他的性格起了显著的变化：他感觉到一种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安和煩扰，不久他就干出了一些誰都想不到的事情。这当口，他的一个学生的作品已經开始引起少数內行和爱好家的注意。父亲平日一直认为他很有才能，因此对他总是怀着特别的好感。忽然他对这学生妒忌起来了。人們对这个学生的关怀和談論使他觉得不能忍受。最后，他更加气憤的是，听說有人要請这个学生去給一所新建的教堂画画。这消息可把他气疯了。‘不，我可不能让这吃奶的孩子这样得意！’他說，‘老弟呀，你要把老人們按倒在泥坑里还嫌太早哩！幸亏我还能跟你拚一拚。誰贏得过誰，咱們走着瞧吧。’于是这个直率的、正直的人，就要起先前被他深恶痛絕的一套阴謀和权术来了；終于逼得教堂对这幅画出了悬賞，别的画家也可以用自己的作品去应征。然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間里，发憤地提起画笔来。他仿佛想把全部力量，全部生命，放进这幅画里。果然，結果画成了他的一幅最出色的作品。誰都不怀疑他会夺得优胜。画陈列了出来，其余的画和他的一比，都像黑夜和白昼一样相差。可是忽然，一个在場的人，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一位牧师，作了使人吃惊的評語：‘在这位画家的作品里当然可以看到焕发的才能，’他說，‘可是，人物臉上沒有圣洁的表情；恰巧相反，眼睛里倒有一点儿鬼意，好像一种邪恶的感情在引导画家执笔似

的。'大家細看那幅画，不得不同意了这个評語。父亲冲到自己的画前面去，好像要查对一下这无礼的批評是不是有根据，結果他大吃了一惊，发現他几乎給画中所有的人都装上了一双高利貸者的眼睛。他們鬼气森森地望着，連画家自己都禁不住战栗起来。画落了选。更使他气憤的是，听說悬賞被他的学生得去了。他回到家里时那种疯狂的样子，簡直是无法描摹的。他差点沒有把我的母亲毒打一頓，赶走了孩子，折断了画笔和画架，从墙上把高利貸者的肖像扯下来，拿了一把刀，叫人生了壁炉，准备把它切成碎片，然后付之一炬。当他正要这样做时，他的一个朋友闖进房間里来，这人像他一样，是个画家，又是个乐天知命的人，永远对自己滿足，沒有远志，眼前看到什么就干什么，尤其高兴吃点喝点。

"'你在干什么呀？你打算燒掉什么？'他說，走近了肖像。'这可是你的最好的作品哪。这是那个最近死掉的放印子錢的家伙；画得别提多么像啦。你簡直把他画活了。我还沒有看見过一双活人的眼睛有你画的这副神气。'

"'我倒要瞧瞧把它們扔在火里是怎么一副神气，'父亲說，做了个手势要把肖像扔到壁炉里。

"'住手，看在上帝的份上！'朋友說，阻止了他，'你要瞧它这样不順眼，还不如把它送給我吧。'父亲起先不肯，后来才答应了，于是乐天知命的人非常滿足自己的收获，把肖像带走了。

"他一走，父亲就觉得心里平靜了一些。仿佛压在他心头的重担也跟着肖像一起卸下了。連他自己也对这些恶念、嫉妒和性格的显著变化惊訝起来。回想过去的种种行为，觉得很难受，不无带些內心的忧伤，說：'不，这是上帝来懲罰我；我的画理应受到唾罵。那是我存心要毁灭我的同行才画的。魔鬼般的嫉妒

推动我的画笔，所以魔鬼般的感情也必然会反映在画上。'他立刻出发去寻找他从前的学生，紧紧地拥抱他，請他寬恕，尽可能要向他补偿自己的过失。他的工作又像先前一样平稳地继續下去；可是，他的臉上常常露出沉思的表情。他禱告得更多，更沉默，不再刻薄地批評別人；連他粗魯的脾气也好像变得柔和多了。可是不久，一件事情更加厉害地震动了他。他已經許久沒有見到那个向他要肖像的朋友了。他正要去拜訪他，忽然那人出其不意地自己跑来了。寒暄了几句之后，那人說：'哦，朋友，怪不得你上回想燒掉那幅肖像。見鬼，那幅肖像是有点古怪……我向来不信三姑六婆的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的确鬧了鬼……'

"'到底怎么一回事？'父亲問他。

"'自从我把它带回家去挂在墙上之后，我心里就感觉到一种苦悶……好像想杀掉什么人才痛快似的。我一輩子从来沒有失眠过，可是現在不但失眠，并且还做恶梦……我自己也說不清，这是梦呢，还是什么：好像妖精要掐死我，眼前老是閃动着那个可詛咒的老头儿。总之，我說不出我的心里是一股子什么滋味。我从来沒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一陣，我天天像个疯子似的踱来踱去：感觉到一种恐惧，好像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似的。我觉得我不能对任何一个人說一句愉快的、眞誠的話；仿佛在我的身边坐着一个偵探似的。一直等到我的侄儿向我要这幅肖像，我把它交給了他，我这才觉得肩膀上去掉了一块大石头；这才又觉得痛快起来，像你現在看到的。唔，朋友，你眞的把一个魔鬼画出来啦！'

"他这样讲的时候，父亲一心不二地傾听着，最后才問道：'肖像現在还在你侄儿手里嗎？'

"'怎么会在我侄儿那儿！他也受不了哇。'乐天知命的人說。'高利貸者的魂儿准是钻到画里去了：据說他从画框里跳下来，在房間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我侄儿說的話簡直是不可理解的。要不是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經驗，我会把他当成疯子看待的。他把它卖給了一位收藏家，可是那人也受不了，又把它卖給另外一个什么人了。'

"这一番話給了我父亲一个强烈的印象。他认眞地沉思起来，整天神思恍惚，最后，他完全相信他的画笔做了魔鬼的工具，高利貸者的一部分神气眞的貫注在肖像里，現在惹得人們不安，煽起魔鬼般的欲望，引誘画家离开正路，造成可怕的嫉妒的痛苦，等等，等等。接着发生的三件不幸的事，他的妻子、女儿和小儿子接連不断地暴死，他认为是老天爷对自己的責罰，于是下了决心要离开尘世。我剛剛九岁的时候，他把我安置在美术学校里，算清了债务，就隐遁到一个冷落的修道院里，不久就在那儿削发出家。在修道院里，他的自奉刻苦和严守清規，使大家对他肃然起敬。修道院的住持知道他擅长繪画，就請他給教堂画一幅主要的圣像。可是，这个謙和的出家人斬釘截铁地回答說，他沒有資格作画，他的画笔已經被玷辱了，他必須先用劳苦和大牺牲洗淨自己的灵魂，然后才能从事这件庄严的工作。这样，人家也就不勉强他了。他尽可能地增加修道生活的磨炼。最后，他連这种种磨炼也觉得还不够苦。他得了住持的同意，遁迹到荒山野地去，完全离群索居起来。在那儿，他用树枝給自己搭了一間禪室，只吃树皮草根过日子，来来回回搬运石头，从日出到日落，站在同一个地方，伸手向天，喃喃不停地念着禱詞。总之，他历尽了各种程度的忍耐和只有圣徒傳記中才找得到先例的难以理解的自我牺牲。这样地过了几年，他竭力消耗自己的肉体，同

时用祈禱的力量来补养它。最后，有一天，他回到修道院，坚决地对住持說：‘現在我准备好了。要是上帝乐意的話，我就可以进行我的工作了。’他画的是耶穌降生。他画了整整一年，寸步不出禪室，只吃一点粗糲的食物，喃喃不停地祈禱着。一年后，画成了。这眞是一件奇妙的作品。必須交代一下，修道僧們和住持都不大懂得繪画，可是大家都被人物的異乎寻常的圣洁感动了。俯首瞧着圣子的圣母臉上的謙卑和慈爱；仿佛在远方望見了什么的圣子眼中的深湛的智慧；为神迹所感动而匍匐在圣子脚下的三賢人的庄严的沉默；最后，还有籠罩整幅画面的不可名状的靜寂——这一切都显出这样一种諧和的力量和强大的美，給人带来了魔法般不可思議的印象。修道僧們都跪倒在新画的圣像前面，然后，住持激动地說：‘不，这样的画光靠人力是画不出来的：神圣的崇高的力量引导你的画笔，上帝賜給你的工作以祝福。’

“这时候，我从美术学校里毕业出来，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同时也怀抱着到意大利去旅行一趟的欢乐的希望——这是一个二十岁画家的最好的幻想。我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去跟我的父亲辞别，——我跟他分手已經十二年了。說老实話，我連他的面貌也記不大清了。我偶尔也曾听人談起他过着严格的圣洁的生活，所以一直想像将会遇見一个除了禪室和祈禱不知道世間的一切，由于吃长斋和徹夜不眠而变得衰老枯槁的外表冷酷的隐士。可是，当我看見一个美丽的、神采奕奕的老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多么惊奇啊！他的臉上看不出絲毫困憊的神色；它閃耀着神奇的快乐的光彩。雪白的髫鬚，同样銀光燦然的細长輕柔的头发，如画地飄拂在胸前和黑色法衣的褶子上，一直拖到用来束他单薄粗陋的道袍的腰带上；但最使我惊奇的是，从他嘴里听

到一些关于艺术的言論和意見，老实說，我将长久記在我的心里，并且眞誠地希望我的每一个同行也都这样做。

"'我在等你哩，我的孩子，'当我走近去受他的祝福的时候，他說，'道路展开在你的面前，你今后的生活将沿着这条路走去。你的路是純洁的，你可千万别离开这条路啊。你有才能；才能是上帝賞賜的无价之宝——千万别毁了它。无論看到什么，都得去研究它，探討它，使一切屈服于你的画笔，可是你得能在一切里面找到內在的意义，頂頂要紧的是，得去理解偉大的創造的秘密。懂得这秘密的少数人是幸福的。在他看来，大自然里沒有低微的事物。艺术家創造者即使描写低微的事物，也像描写偉大的事物时一样偉大；在他笔下，卑賤的事物已經不显得卑賤，因为无形中已被創造者的美丽的灵魂所滲透；卑賤的事物获得了崇高的表現，因为流过了他的灵魂的炼獄。对于人来說，神圣的天上乐园的暗示是在艺术里面，所以，光說这一点，艺术就比其他一切东西更为崇高。正像庄严的静穆比尘世的煩囂崇高，創造比破坏崇高，天使的貞洁和明朗的灵魂比撒旦的无穷的力量和傲慢的情欲崇高一样，——偉大的艺术創作也比世上的一切东西不知道崇高多少倍。为艺术牺牲一切，用全部的激情去爱它——不是混揉着世俗欲念的激情，而是宁静的高尙的激情；沒有这种激情，人就不能从地上升起，发出奇妙的撫慰的声音。因为崇高的艺术創作正是为了撫慰与調和一切人而降临到世間来的。它不可能在人的心里煽起仇恨，却永远像响亮的禱告似的奔向上帝。可是，也有一些瞬間，黑暗的瞬間……'

"他的話停住了，我看見他的光輝的脸上忽然阴暗起来，仿佛刹那間掠过一朵烏云似的。

"'我一生中发生过一件事情，'他說，'我到現在还不清楚，

我画的那个古怪的形象到底是个什么家伙。准是个什么魔鬼吧。我知道世人是不相信有鬼的，所以我也就不必多說了。可是我只想說一句：我是怀着憎恶画他的，就是在当时，我对于我的工作也一点感觉不到什么爱情。我想强迫我自己，扑灭一切感情，冷酷地忠于自然。这算不得是艺术作品，因为人們看到它时所产生的感情，是一种騷乱的情緒，惊扰的情緒，却不是艺术家的情緒，因为艺术家即使在惊扰时也会非常宁静的。人家告訴我，这幅肖像在人們手里傳来傳去，散布着苦恼的印象，在画家心里引起嫉妒的情緒，对同行的阴暗的仇恨，折磨并虐待别人的凶恶的渴望。上帝保佑你别有这些情欲！再沒有比这些情欲更可怕的了。情愿自己忍受折磨，也不要給人家任何一点点的折磨。保持你灵魂的純洁吧。賦有才能的人，灵魂应該比一切人更純洁。有許多事情，别人干了还可以原諒，但对他是不会原諒的。穿着漂亮的节日衣装出門的人，只須衣服濺上一点車輪的泥浆，大家就会圍住他，指指点点的議論他的骯髒，而同样的这一群人，却不会注意另外一些穿着便服的人身上有許許多多污点。因为便服上的污点是不大看得出的。'

"他祝福了我，拥抱了我。我一生中从来沒有受过这样强烈的感动。我崇敬地、超过父子感情地貼紧他的胸膛，吻了他的披散的銀色的头发。晶瑩的泪珠在他的眼眶里閃亮着。

"'孩子，你答应給我做一件事吧，'他在分手时对我說，'你可能会在什么地方遇見我对你讲的那一幅肖像。光看那一双異乎寻常的眼睛和非人間的表情就可以把它认出来——无論如何你得毁掉它……'

"你們想想，我能够不发誓答应他完成这个嘱托嗎？在整整十五年当中，我一直沒有遇見和我父亲讲的有絲毫相似的肖像，

忽然現在在拍卖場上……”

画家的話还沒有說完，这时他把眼睛移到墙上，想再对肖像瞧上一眼。一刹时，听众也都做了同样的动作，用眼睛去找寻那幅不可思議的肖像。可是，奇怪的是，它已經不挂在墙上了。人群中間傳出听不分明的談話声和喧声，随后是清清楚楚的几个字："偷掉了"。有一个人趁大家听得出神的时候把它偷走了。所有在場的人許久还是惊訝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他們眞是看到了一双不寻常的眼睛呢，还是因为长久諦視古画，把眼睛看乏了，所以看到了一刹时浮現在他們眼前的幻影。

外　套

在部里……但还是不要説出是哪一部好些。再沒有比各种部，团，办事处，总之一句話，再沒有比各种公务員更容易鬧脾气的了。現在每一个个别的人，都认为侮辱他就是侮辱整个社会。据説，最近有一个县警察局长，不記得是哪一县的了，递了一張呈文，呈文里明明白白写道：国家法紀瀕于危殆，他的神圣的官名随便让人蹧蹋。作为证据，他把厚厚一大卷傳奇裨史添附在呈文后面，每隔十頁就有一个县警察局长出現，有些地方还写他喝得烂醉如泥。因此，为了避免引起不愉快起見，我們不如把这里所要讲到的部叫作某部。这样，在某部里，有某一官員当过差，这官員不能算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矮矮的身材，有几顆麻子，头发有点发紅，甚至眼睛也像有点迷糊，脑門上秃了一小块，两边腮帮子上滿是皺紋，臉色使人疑心他患痔疮……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彼得堡气候的不是。至于説到官銜（因为我們这儿开宗明义就得説明官銜），那么，他是所謂一辈子的九品文官，大家知道，有着欺凌不会咬人的人的值得贊美的习惯的各式各样作家們，对这些人是不惜尽情加以嘲弄和奚落的。这官員姓巴施馬奇金。光瞧这个字，就知道原来是从巴施馬克① 变来的；可

① 即俄文的"鞋"。

是它在哪一年，什么时候，怎么样从巴施馬克变来的，可就无从查考了。父亲，爷爷，甚至妻舅和全体巴施馬奇金家的人，都穿长統靴，每年换两三回底。他的名字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讀者也許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古怪，别出心裁，但我可以保证，决沒有人搜索枯腸把它想出来，而是自然而然演变到这一步，无論如何也不能給他起别的名字。事情的經过是这样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是在三月二十三日深夜降生的。故世的母亲，官員的老婆，一个賢慧的妇人，已經准备妥当給孩子受洗。母亲还躺在門对面的一張床上。右首站着敎父，一个出格的好人，在樞密院当股长的伊凡·伊凡諾維奇·叶罗施金；还有敎母，巡长的老婆，一个具有稀有美德的妇人，亚林娜·謝苗諾芙娜·别洛勃留希科娃。人家給产妇三个名字，任她挑选一个：莫基雅，索西雅，或者用殉敎者霍慈达札特的名字称呼孩子。“不行，”死者想，“全是这样討厌的名字。”为了討她喜欢，人們把日历翻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出現了三个名字：特利菲里，都拉和瓦拉哈西。“眞倒楣，”老太婆說，“全是些什么样的名字，說眞的，我从来沒有听見过这样的名字。要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魯赫，倒也罢了，可偏偏是什么特利菲里，瓦拉哈西。”又翻过一頁——出現了巴甫西卡熙和瓦赫季西。“得，得，我明白了，”老太婆說，“这一定是他命該如此。旣然这样，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父亲叫亚卡基，儿子就也叫亚卡基吧。”这样，就有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①。孩子受了洗；他在这当口哭了，扮了个鬼臉，仿佛預先知道他要当九品文官似的。这便是事情的全部經过。我們这样交代，为的是让讀者可以明白，事情的趨势不得

① 亚卡基是孩子的本名，亚卡基耶維奇是他的父称，意即亚卡基之子。

不如此，給他另外起个名字是决計办不到的。他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进部里当差，什么人举荐的，这一点誰都不記得了。不管换了多少任部长和各种长官，总看見他坐在老地方，采取同样的姿势，干同样的职务，总是一个抄写文书的官儿；因此，后来大家都相信，他准是穿了制服秃了头頂原封原样生到世上来的。部里的人对他一点也不表示敬意。当他走过的时候，看門人不但不站起来，甚至也不对他望一眼，就当是一只普通的蒼蝇飞过接待室一样。长官們对待他冷淡而又横暴。有一个副股长一直把公文塞到他鼻子前面来，也不說一声："請抄一遍，"或者："这儿有一份怪有趣味的案卷，"或者添上一些在教养有素的机关中常說的悅耳动听的話。他一手接过来，眼睛只盯住公文，也不瞧瞧誰递給他，人家有沒有权利这样做。他接过来，就动手抄写。年輕的官員們，尽量施展出他們全部公务員的机智来嘲笑他，挖苦他，当面讲述关于他，关于他的房东太太，七十岁的老太婆的种种捏造出来的故事，說房东太太打他，問他們多喒結婚，又把碎紙片撒在他头上，說是下雪。可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一句話也不回答，好像他面前一个人也沒有似的；这甚至也不影响他的工作：在一陣糾纏中，他沒有抄錯过一个字。除非玩笑开得太厉害，人家碰他的胳膊肘，妨碍他干活儿的时候，他才說："让我安静一下吧，你們干嗎欺負我？"在这几句話和讲这几句話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不可思議的东西。在这声音里面，可以听到这样一种引人怜惘的东西，一个就职不久的年輕人，本来学别人的样，也想取笑他，忽然竟像被刺痛了似的停住了，从此以后，仿佛一切在他面前都变了样，变得跟从前不大相同起来。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他疏远了那些从前被他认做体面的上流人物而来往甚密的同事們。以后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最快乐的时刻，

他会想起那个脑門上秃了一小块的矮小的官員和他的痛彻心脾的話："让我安静一下吧，你們干嗎欺負我？"——并且在这些痛彻心脾的話里面，可以听到另外一句話："我是你的兄弟。"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輕人就用手掩住了脸，后来在他的一生里，当他看到人身上有着多少薄情的东西，在風雅的教养有素的上流士紳中間，天啊！甚至在世人公认为高尙而正直的人們中間，隐藏着多少凶殘的粗野的时候，他有許多次忍不住战栗起来。

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忠于職守的人。說他热心服务，还嫌說得輕了；不，他簡直是怀着爱心服务。他在抄写中看到了一片变化多端和賞心悅目的世界。愉快之情流露在他的脸上；有几个字母是他特别心爱的，一写到它們，他就神魂顚倒起来：又是笑，又是眨巴眼睛，又是牵动嘴唇，因此一看他的脸，仿佛就可以猜出他笔下描出的每一个字母。如果按照他的勤奋行賞的話，連他自己都要吃惊，說不定他会当上五品文官的；可是，正像他的刻薄的同事們說的，他却挣得了两袖清風，一身毛病。然而也不能說，对他从来沒有过絲毫的注意。有一个部长是个好人，想酬謝一下他长年的服务，于是吩咐給他些比普通抄写重要些的事情做；就是要他根据业已办妥的公事草拟一封公函送往另外一个衙門；事情是只須换一换上款，再把几处动詞从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就行了。这害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弄得渾身是汗，他擦着額上的汗珠，終于說："不行，还是让我抄写点什么吧。"从此以后，人家就永远让他干抄写这一行了。除了抄写以外，仿佛什么东西对他都不存在似的。他压根儿沒有注意过自己的衣着：他的制服不是綠的，而是一种紅褐带灰色的。他的領子又窄又矮，因此他的脖頸虽然不长，却从領子里聳出来，显得特別頎长，好像是侨居俄国的外国小販十来个一大堆頂在头上

的摇头晃脑的石膏小猫的頸脖一样。并且，总有些什么东西粘在他的制服上：不是一根稻草就是一个綫头；再加上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領，每次走在街上，总是当人家扔垃圾的时候，他偏偏打窗口經过，因此他的帽子上永远挂着西瓜皮、香瓜皮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一輩子从来沒有一次注意过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他的同事年輕的官員，却总是留心这些的，他們那一双灵活的眼睛的銳敏性发揮到这种程度，甚至可以看出对过人行道上某人褲子下面一根縛鞋掌的皮带①松开了，——这現象常常使他們臉上露出狡猾的一笑。

可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即使瞧什么，他瞧見的也只是他自己的清晰工整的字行，并且只有当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匹馬，把馬头擱在他肩膀上，鼻孔里把一陣風吹到他面頰上的时候，他才省悟过来，知道自己不是在字行的中間，而是在街道的中間。一回到家里，他立刻在桌子边坐下来，大口喝白菜湯，吃掉一块夹葱牛肉，食而不知其味，連着蒼蠅和这时老天爷送到他嘴边的不管什么东西，一古脑儿吞到肚里。觉得肚子塡飽了，就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把墨水瓶拿出来，抄写带回家的公文。如果沒有这样的活儿干，他就为了滿足自己的乐趣，故意給自己抄下个副本，特别是如果公文的妙处不在于文体之美，而是因为写給一位什么新貴的話。

甚至在那样的时刻：当彼得堡灰色的天空完全暗下来，全体官員按照各人所得的官俸和嗜好吃飽了喝足了的时候，——当部里颼颼的笔尖声已經停止，所有的人奔波忙碌，干完了自己和别人的必不可少的事务、不安頓的人本来可以不必攬到身上的

① 旧俄时代人們有一种习慣，在褲子下面拖一根带子，縛住鞋掌，防止走路时褲子卷上去。

一切事务，都去安息了的时候，——当官員們忙着享受剩余的时間的时候：胆大一点的上戏院里去；有的去蹓大街，尽往帽子下面看女人；有的去赴晚会，消磨时間奉承一个姿色不恶的姑娘，小小官場里的明星；最常見的是，还有的干脆去找同事玩，同事住在四层楼或者三层楼上，有两間小房間，外带一間前厅或者厨房，陈設一些有意摆闊的时髦玩意儿，像洋灯或者别的花了省吃省喝牺牲玩乐等等代价换来的东西，——总之，甚至在那样的时刻：当全体官員散布在朋友的小屋子里打惠斯特牌，捧着杯子喝茶，啃着廉价的面包干，从长烟斗里噴出烟来，在发牌时讲着从凡是俄国人就不能不向往的上流社会傳出的流言蜚語，或者要是沒有什么話可說，就重复着那永远說不完的奇聞，据說有人去报告一位司令官，說是法尔康納紀念碑①上的馬尾巴被人砍掉了云云的时候，——总之，甚至当大家都竭力寻找消遣的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也不去寻找任何消遣。誰都說不出，多咱在哪一个晚会上碰見过他。他抄够了，就躺下睡觉，想着明天的日子，先就打心眼儿里乐开了：不知道老天爷明天又要賜給他什么东西抄。一个每年掙四百卢布而能乐天知命的人的平稳无事的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并且也許一直会过到衰老的暮年，如果不仅仅在九品文官，并且在三品、四品、七品以及一切顾問官，甚至那些既不給任何人顾問也不受任何人顾問的顾問官們的生活道路上，不是鋪滿着各式各样的患难的話。

在彼得堡，对于所有每年掙四百卢布官俸或将近这个数目的人，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們北方的严寒，虽然也有人說它对健康是有益的。早晨一过了八点钟，正

① 这是建立在彼得堡的彼得一世紀念碑，法国雕刻家法尔康納（1716—1791）所作。

是滿街泛濫着上部里去的人的时候，它开始不分青紅皂白，对准所有的鼻子狠命地、刺一样地钻起来，簡直叫那些可怜的官員們不知道把鼻子往哪儿擱才好。在这連大人先生都冻得脑門发疼、眼泪汪汪的时候，可怜的九品文官們有时簡直是毫无防御的。唯一解救的办法，就是穿着单薄的外套尽快地越过五六条街，然后在門房里使勁地跺脚，直跺到把所有的在路上冻僵了的执行职务的能力和才干融解开来为止。最近以来，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开始觉得脊梁和肩膀奇冷刺骨，虽然他竭尽全力尽快地赶完那段一定的距离。他終于想到，别是他的外套出了什么毛病吧。回到家里把它仔細查看一遍，他发現果然在两三个地方，正是在脊梁和肩膀上，已經只剩下名副其实的几縷棉紗了，呢子磨得都透光了，里子也开了綻。得交代一下，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的外套也早已成了官員們嘲笑的目标；甚至外套这个高貴的称号也給剝夺了，都管它叫长衫。它的确有一种奇怪的构造：領子一年比一年縮小，因为裁下縫补它的别的部分去了。这也实在显不出裁縫的手艺，补得又臃肿，又寒蠢。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看出别无办法，只得把外套拿去求教彼得罗維奇，一个住在某处从后楼梯出进的四层楼上的裁縫，这人虽然只有一只眼，满脸麻子，可是縫补官員們以及其他人等的褲子和燕尾服倒是挺在行的，自然，是当他沒有喝醉酒，脑子里沒有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关于这位裁縫，当然，不应該說得太多，可是現在已經成了这样的习慣，小說里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非說得清清楚楚不可，所以沒有法子，我們只得在这儿也把彼得罗維奇表述一番。起初人家干脆管他叫格利戈里，他是某一位老爷的农奴；不久他領到了釋奴证，于是每逢节日就狂飲起来，起初还是逢到大节日才喝，后来只要看見日历上画着个十字，就不分大小，在任何一个

教会节日都喝起酒来，从这时候起，人家就称呼他彼得罗維奇了。从这方面說来，他是忠于祖先的习慣的，他和老婆吵起嘴来，就駡她臭娘們和德国娘們。我們既然提到了他的老婆，那么，就也得对她讲上两句；可是遺憾得很，关于她，我們竟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彼得罗維奇有一个老婆，她甚至只戴便帽，不包头巾；可是論到容貌，她似乎是无法夸口的；至少，看到她时，只有一些近卫騎兵才往便帽下面望她一眼，翘翘髭子，发出一声怪叫。

通到彼得罗維奇家的楼梯，得說句公道話，沾滿着水漬和污水，滲透着一种熏人眼睛的酒味儿，大家知道，这股味儿是跟所有彼得堡房屋的后楼梯不可分离地連在一起的，——走上这楼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就盘算着彼得罗維奇会要多大价，并且拿定了主意决不付給他超过两块卢布。門是开着的，因为主妇在烹一条什么魚，厨房里烟雾弥漫，連蟑螂都看不見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穿过厨房时主妇竟会沒有瞧見，他終于走进屋里，看見彼得罗維奇像个土耳其总督似的盘着腿，坐在一張沒有上漆的大木桌上。按照一般坐着干活儿的裁縫的习慣，赤着一双脚。首先映进眼帘的是一只怪眼熟的大拇指，油灰指甲又厚又硬，像烏龟壳一样。彼得罗維奇脖子上挂着一絞絲綫和棉綫，膝盖上鋪着一块破布。他用棉綫穿針眼已經穿了三四分钟，沒有穿上，所以对黑暗生起气来，甚至对棉綫也生了气，低声嘟噥道："不进去，蛮婆子；折騰得我好苦，你这鬼灵精！"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后悔不該正赶上彼得罗維奇生气的时候来找他，他喜欢在彼得罗維奇有点儿醉意醺然，或者像他老婆所說的，"灌飽了黃湯，这独眼龙"的时候，来找他做点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彼得罗維奇总是肯让点价錢，一口应承下来的，甚至还鞠躬道謝。后来，固然，老婆会哭哭啼啼地来說，丈夫喝醉了酒，所以价

錢要得低了；可是，常常只須多給她十戈比，事情也就順当了。这会儿，彼得罗維奇却像是挺清醒的，因此，他的脾气就特別別扭，不容易說話，鬼知道会要出多大的价錢。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明白了这一点，像俗話所說的，就想打退堂鼓，可是已經来不及了。彼得罗維奇把一只独眼眯縫起来，盯住他瞧，于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不由自主地只得說：

"好啊，彼得罗維奇！"

"祝您好，先生，"彼得罗維奇說，把眼睛往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的手上斜瞟过去，瞧瞧对方带来了一件什么样的好买卖。

"我上你这儿来，彼得罗維奇，是那个……"

得交代一下，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說起話来总喜欢用上許多前置詞，副詞，还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小品詞。如果碰到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他甚至有不把話說完的习慣，因此常常用这样的話开場："这，簡直是，那个……"往后就沒有下文，連他自己也忘了个干净，以为話已經說完了。

"什么事呀？"——彼得罗維奇說，同时用独眼把他那件制服仔細打量了一下，从領子一直看到袖子、后身、下襬和扣眼，这一切都是他非常熟悉的，因为全是他亲手做的手艺。裁縫的习慣就是这样；这是他一見面时要做的第一件事。

"我是为了那个，彼得罗維奇……一件外套，呢子……你瞧，別的地方都挺厚实，就是有点灰扑扑的，看起来好像旧了，其实它还是新的，只有一个地方有点那个……脊梁上，还有肩膀上，有一个地方磨破了一点，就是这儿肩膀上有一点——你瞧，就是这么一点。費不了多大事情……"

彼得罗維奇接过长衫，先把它攤平在桌子上，看了許久，直搖头，伸手到窗台上去拿来一只圓圓的鼻烟匣，上面有一个将軍

像，可不知道是哪一位将軍，因为臉的地方被手指戳破了，后来給貼上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小紙片。彼得罗維奇聞了一撮鼻烟，双手把长衫撑开，迎着亮細瞧了一下，又是直摇头。然后把里子翻出来，又摇头，又打开貼着小紙片的匣盖，往鼻子里塞足鼻烟，关上盖，把鼻烟匣藏过一边，終于說：

“不行，不能补了，这衣服簡直不成样啦！”

一听这几句話，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心里扑通一跳。

“为什么不能补，彼得罗維奇？”他几乎用小孩子似的恳求的声音說，“总共只有肩膀上磨破了一点呀，你总有一些零碎料子……”

“零碎料子有倒是有，零碎料子倒是容易找到的，”彼得罗維奇說，“可是縫不上去呀；东西全糟了，針一碰，它就破啦。”

“破就让它破吧，你可以立刻給打上一块补釘。”

“补釘叫我往哪儿打？再縫上几針也不頂事了，破得太厉害了。說是呢子，也不过叫着好听罢了，風一吹，就烂了。”

“給縫上几針吧。这是怎么說的，实在那个……”

“不行，”彼得罗維奇坚决地說，“一点办法也沒有。东西完全不中用了。您还不如等严冬到来的时候，把它改做裹脚布吧，因为袜子不暖和。袜子是德国人发明的，为了要多賺咱們的錢（彼得罗維奇喜欢一有机会就刺德国人几句）；可是外套，看来您只能做一件新的了。”

一听見“新的”这两个字，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頓时两眼发黑，屋里的东西都在他眼前打起轉来。他看得清楚的只有彼得罗維奇鼻烟匣盖上那个臉上貼着紙片的将軍。

“什么做新的？”他說，仍旧好像在做梦似的，“我沒有这一笔錢呀。”

“是的，做新的，”彼得罗維奇带着殘酷的沉静說。

“唔，要是一定做新的，那可怎么那个……”

“您是說，要花多少錢？”

“是呀。”

“您得花上一百五十多块卢布，”彼得罗維奇說，同时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他非常喜欢强烈的效果，喜欢使个什么花招儿，突然把人家难住，然后斜着眼睛去瞧那个被难住的人听了他的話会窘成什么怪模样。

“一百五十卢布做一件外套！”可怜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喊起来，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是第一次大声地喊，因为一向总是以低声說話出名的。

“是娄。”彼得罗維奇說。“还得看是什么样的外套。如果領子上擱貂皮，帽兜用綢里子，那就得花两百卢布了。”

“彼得罗維奇，劳你的駕，”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用恳求的声音說，沒有听見、并且也不想听見彼得罗維奇所說的話以及它的一切效果。“你給想法子补一补，对付再穿一些时候吧。”

“沒有用，結果准是：白費工夫，白蹧蹋錢，”彼得罗維奇說。于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听了这些話，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彼得罗維奇在他走后，还站了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沒有就去干活儿，很滿意旣沒有降低身份，也沒有蹧蹋裁縫的手艺。

走到街上，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恍恍惚惚的仿佛是在梦里。“眞是打哪儿說起，”他对自个儿說，“我眞沒有想到事情会鬧到那个……”后来，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补上了一句：“瞧！到底鬧了这么个結果，我眞是想都沒有想到。”这之后又是长时間的沉默，接着他說：“瞧！这簡直，眞是，出人意外，那个……这是

怎么也……这步田地！"說完这几句話，他沒回家，連自己也沒有觉察，糊里糊塗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一个渾身煤灰的通烟囱的人碰了他一下，蹭了他一肩膀的黑；从一幢正在兴筑的房子頂上又劈头盖脑撒了他一大把石灰。他一点也沒有注意到这些，后来，直等到他碰上一个把戟放在身旁、正从角形烟盒里往滿布老茧的手掌上倒鼻烟的崗警的时候，他才有点清醒过来，并且这也是多亏崗警冲他喊了一声："怎么往人家身上撞，你不能走人行道嗎？"他这才往四下里瞧了瞧，轉身走回家去。回到了家里，他才开始凝神思索，清楚而真切地看出自己所处的境遇，并非語无倫次，而是慎重、坦率地、像对一个可以傾談知心話的明白事理的朋友談天似的自問自答起来。"唔，不行，"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說，"这会儿去跟彼得罗維奇讲，是讲不通的。他这会儿那个……准是让老婆給揍了。我最好还是星期天早晨去找他。他过了星期六这一晚，第二天眼睛一定会斜着，睡过了头，他就会需要喝两杯解解宿醉，可是老婆不給他錢，这时候，我只要那个，把十戈比塞在他手里，他就肯通融了，于是外套就那个……"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这样自言自語着，振作起精神来，一直等到下一个星期天，远远的瞅見彼得罗維奇的老婆出門上什么地方去，就赶紧找他去了。彼得罗維奇在星期六以后，果然眼睛斜得很厉害，脑袋垂倒着，一副睡过了头的样子；可是，話虽如此，他一知道对方的来意，就跟有鬼推了他一把似的。"不行，"他說，"請您定做新的吧。"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立刻塞給他十戈比。"謝謝您，先生，我来喝一杯祝您的健康，"彼得罗維奇說，"可是，外套的事，您不用再操心了，它簡直不成了。新外套我一定好好地給您做，准保您滿意。"

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还是嘮叨着說要修补，可是彼得罗

維奇不等他說完，就打断他："我一定給您做新的，您把事情交托給我好了，我一定尽力。咱們做时兴样的，領鈎用銀的。"

这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看到非做新外套不可，心里凉了半截。真的，这可怎么办呢？指望什么，用什么錢来做新的呢？当然，一部分可以指望将来的节賞，可是这笔錢早就頂了别的窟窿了。得做一条新裤子，付清鞋匠給旧靴子換新靴面的一笔旧賬，还得向女裁縫定做三件衬衫和两件不便形諸笔墨的內衣，总而言之，所有的錢全要花光，即使部长大发慈悲，不是給四十卢布的賞金，而是給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也还是剩下寥寥无几，用来做外套，那真是滄海中的一粟罢了。当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維奇专喜欢漫天討价，常常連他老婆都忍不住喊起来："你疯了，你这傻瓜！有时候一个錢不拿就把活儿留下了，这会儿可又鬼迷心窍，要这么大的价錢，把你人卖了也不值呀。"当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維奇就是八十卢布也肯做了；可是，打哪儿去弄这八十卢布呢？他可以对付上半数：半数是可以張罗到的；甚至还能更多些；可是，另外的半数上哪儿去找呢？……可是，讀者先得知道，第一个半数是打哪儿来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有一个习慣，每花掉一块卢布，就往一只上了鎖、盖上挖一个投錢的窟窿的小箱子里投进一枚半戈比銅币。每过半年，他就查看一次积蓄起来的銅币的总数，把它換成小銀币。他这样继續了許久，因此在几年当中，积蓄起来的錢数已經超过四十卢布。这样，半数总算有了着落；可是，上哪儿去張罗那一半呢？上哪儿去張罗另外的四十卢布呢？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想了又想，于是决定至少在今后一年当中，必須縮减平时的費用：取消晚間的一顿茶，夜里不点蜡烛，如果要赶点什么公事，就到房东太太的屋里去，借她的灯亮；走在街上，要尽可能在石板和扁石子上

举步輕些，小心些，光让脚尖着地，这样鞋底就不致于坏得太快；尽可能少拿內衣給洗衣妇洗，为了免得穿髒，每天一回到家里，就脫下內衣，只穿一件年代悠久而还能保持不坏的棉袍。說老实話，他起初对这种种限制也觉着怪別扭的，可是后来也就漸漸习慣，不觉得什么了；他甚至完全习慣了每晚挨餓；另一方面用精神食粮来补足，那就是老是念念不忘地想那件未来的外套。从此以后，連他的存在都仿佛变得充实起来，仿佛他結了婚，仿佛另外一个人跟他住在一起，仿佛他已經不是一个人，另外一个可爱的終身女伴願意同他过上一輩子，——这女伴不是别人，正是那件塡滿厚棉花、衬着穿不破的結实的里子的外套。他变得活潑了些，甚至性格也变得坚强了些，好像是一个拿定了主意、設定了目标的人一样。怀疑，犹豫，总之，一切动搖而含糊的特征自然而然都从他的臉上和行动上消失了。有时他的眼睛冒出火光，脑子里甚至閃过最果敢而大胆的思想：要不要眞的在領子上加条貂皮？想到这一点，几乎使他变得茫茫然起来。有一回，正在抄公文的时候，他差点都抄錯了，几乎大声地喊起来。"哎呀！"赶快画了个十字。每一个月，他总少不了去找彼得罗維奇一趟，跟他商量商量做外套的事，最好上哪一家去买呢子，什么顏色，什么价錢，虽然不免担点心事，却总是心滿意足地回家去，想着总有一天，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买来，做成一件新外套。事情发展得甚至比他預料的还要快。完全出乎意外，部长賞給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的不是四十或者四十五卢布，而是整整六十卢布。不知道他是不是預感到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需要一件外套呢，还是出于巧合，无論如何，这么一来，他是多出二十卢布来了。这个情况加速了事态的进展。再稍微餓上两三个月，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就眞的能积到将近八十卢布了。他一向

很平静的一顆心，开始跳动起来。当天他就跟彼得罗維奇一起到鋪子里去。买了质地很好的呢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們俩早在半年以前就在筹划这件事，很少有一个月不上鋪子去打听一趟价錢；所以連彼得罗維奇也說，再也沒有比这更好的呢子。里子呢，他們选了一种細棉布，但质地是这样坚固耐穿，照彼得罗維奇的說法，这比綢緞还好，甚至看去也更漂亮些，更光澤些。貂皮沒有买，因为价錢的确貴，可是，却买了鋪子里仅有的一張好猫皮，远远的看上去是可以冒充貂皮的。彼得罗維奇忙了两个星期才把外套做好，因为許多地方都需要行綫，否則早就完工了。彼得罗維奇要了十二卢布的工錢——再少可怎么都不行了：处处滿都是用絲綫縫的，縫成两道細針脚，彼得罗維奇后来还在每道縫上用牙齿咬了一遍，咬出各式各样的花紋。这是在……很难說是在哪一天，但大概总是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一生中最隆重的一天，彼得罗維奇終于把外套送来了。他是一清早在正要上部里去办公的时候把它送来的。在任何别的时候外套来的都不会像这样适当其时，因为严寒已經开始，并且似乎还有更加加剧之势。彼得罗維奇像一个好裁縫应有的那样把外套送了来。他的臉上現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那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从来沒有見过的。他仿佛充分感觉到自己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忽然在那些只做衬衬补补零碎活儿的裁縫和那些专門裁制新衣服的裁縫之間划出了一道分明的界綫。他从一路用来包外套的手帕里把它取出来；手帕是剛从洗衣店拿来的；然后他把手帕叠好，放进口袋里留着使用。取出外套之后，他十分自傲地对它望了一眼，双手提起来，很灵巧地往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的肩膀上一披；然后把它摩挲平整，再把后襟往下扯扯；然后只扣上一两顆鈕子，使它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維

奇身上显得服服貼貼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像个上了年紀的人似的，想試試袖子；彼得罗維奇帮他把胳膊伸进袖子——結果袖子做得也不差。总之，外套似乎是尽善尽美的，剛好合身。彼得罗維奇不忘記趁这个机会表白一番，說他不过是因为不挂招牌，店开在小街上，再加上早就认識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所以价錢才要得这么便宜；要是在涅瓦大街上，这样一件外套，光是手工恐怕就得要七十五卢布。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不想跟彼得罗維奇爭論这件事情，并且他也怕听彼得罗維奇吹得那么聳人听聞的巨大的錢数。他跟他算淸賬目，謝过了他，立刻就穿新外套上部里去。彼得罗維奇跟着他走出来，站在街上，远远的还对着外套出神了好一会儿，然后故意閃在一旁，抄过弯曲的小巷，又跑到大街上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正面，再把自己縫的外套看上一遍。这当口，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怀着过节般的心情向前走去。他一分一秒都感觉到他的肩膀上有一件新外套，有几次甚至由于內心的愉快笑了起来。这实在有两种好处：一来暖和，二来好看。他沒觉着怎么走，就已經来到了部里。他在門房里脫下外套，前前后后把它看了个够，拜托看門的費神特別照看一下。不知怎么一来，部里忽然大家都知道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有了一件新外套，长衫已經不复存在。大家立刻跑到門房里来看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的新外套。大家恭喜他，祝賀他，起先他只是笑，后来甚至害起臊来。当大家拥到他跟前，对他說穿新外套得請大伙儿喝酒，至少也得招待一次晚会的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完全茫无所措了，不知道他該怎么办，回答什么，該怎样推托。过了几分钟，他才脹紅着臉，十分天眞地辯解說这完全不是什么新外套，实在只是一件旧外套罢了。終于有一个官員，并且还是一个什么副股长，大概为了表示他

絕不傲慢，甚至不惜跟下屬交往，就說："这么着吧，我来替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招待一次晚会，請大伙儿今天晚上到舍間去喝茶，今天可巧是我的命名日。"官員們自然立刻祝賀副股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請。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原想推辞不去，可是架不住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說，說这太不礼貌，簡直是不識抬举，于是他怎么也不好再拒絕了。不过，他后来想到，这么着他可以有机会晚上穿了新外套到外边走走，心里倒也着实很高兴。这一整天，对于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眞是一个最大的庄严的节日。他怀着十分幸福的心情回到家里，脫下外套，再把呢子和里子欣賞了个够，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然后特地把从前的那一件脫了綫的长衫找出来，比較一下。他对它望了一眼，連自己也笑了起来：这样大的差别啊！后来过了許久，在吃飯的时候，他只要一想起那件长衫所处的境遇，还一直笑个不停。他高高兴兴吃完了飯，飯后什么公文也不抄了，趁天还沒黑尽，随便躺在床上舒坦了一下。然后，不多耽擱，穿上衣服，把外套披在肩上，就上街去了。請客的官員究竟住在哪儿，遺憾得很，我們可說不上来：記性坏得厉害，彼得堡所有的房屋和街道，在我們的記忆里都混杂、糾纏在一起，很难理出个头緒。可是无論如何，有一点至少是确实的，那位官員住在城里最好的地区，因此离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是很不近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起初得走过几条灯光暗淡的荒凉的街道，可是越走近官員的住宅，街道就变得越热鬧，人烟越稠密，灯光越亮。行人越来越多，衣服华丽的淑女开始出現，男人們也有穿海狸領子外套的了，赶着有木栏杆釘有銅釘的雪橇的寒酸的車夫越来越少，——相反，看到的尽是一些戴紅天鵝絨帽子、赶着漆过的鋪着熊皮毯子的雪橇的漂亮車夫，馭者台装璜一新的轎車在街上疾馳而过，車輪在雪地

上吱吱直响。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瞧着这一切，就仿佛看到什么希奇的东西一样。他已經有好几年晚間不上街了。他好奇地在一家商店灯火輝煌的窗戶前面停下来，眺望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美丽的妇人，她脫掉鞋子，这样就露出了一只挺不难看的光脚；在她背后，一个长着絡腮鬍子、嘴唇下面蓄有一撮美丽短髭的男人从另外一間房間里探出头来。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搖了搖头，笑了一下，然后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笑呢？是不是因为他遇到了虽然完全不熟悉、但每一个人对它仍旧保持着某种敏感的东西呢，还是因为他像其他許多官員那样地想："嗐，这些法国人！有什么話可說呢！他們要是打定主意干点什么，那就眞有点那个……"但也很可能，他連这些也沒有想——原是沒有法子鉆到一个人脑子里去，知道他所想的一切的啊。最后他到了副股长住的地方。副股长住得很闊綽：楼梯上亮着灯，他的住宅在二层楼上。走进前厅，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看見地上放着許多双套鞋。在这些东西中間，在屋子中央，放着一个茶炊，咻咻发响，冒出一团团的热气。墙上挂的尽是些外套啦，斗篷啦，其中几件甚至是有着海狸領子或者天鵝絨翻領的。隔壁傳出喧嘩声和談話声，当房門打开，侍僕端着放有空杯、牛油缸和盛面包干的筐子的托盘走出来的时候，声音就忽然变得清楚响亮起来。显然，官員們早已到齐，喝过了第一杯茶。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自己动手把外套挂好，走进屋子，于是蜡烛、官員、烟斗、牌桌，同时出現在他的面前，四方哄然而起的急促的談話声和移动椅子的声音，震得他的耳朵嗡嗡直响。他很不自在地站在屋子中央，躊躇着，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可是人家已經看見他了，喊着欢迎他，大家立刻都挤进前厅去，又把他的外套看上一遍。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他是一

个老实人，看見大家都夸奖他的外套，也不能不高兴起来。后来，不用說，自然是大家又把他跟外套都撇在一边，照例回到打惠斯特牌的牌桌前面去了。喧嘩声、談話声、一大堆的人，这一切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看来，都是不可思議的。他簡直不知道該干点什么，把手脚跟整个身子往哪儿擱才好；最后，他坐到打牌的人旁边去看打牌，望望这个人的臉，又望望那个人的臉，过了一会儿就打起呵欠来，觉得乏味，尤其是因为早已到他平时上床睡觉的时候了。他想向主人告辞，可是人家不放他走，說是为了祝賀新外套，一定得喝一杯香檳酒。过了一个钟头，晚飯开出来了，有凉拌菜、冷小牛肉、肉餡餅、甜点心和香檳酒。人們逼着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喝了两杯，这之后，他觉得屋子里变得热鬧了些，可是仍旧忘不了已經十二点钟，早就該回家。为了不使主人挽留他，他悄悄地走出屋子，在前厅里找到了他的外套——他怪心疼地看見外套掉在地上——把它抖了抖，去掉每一根絨毛，披在肩上，然后下楼到街上去。街上到处还亮着灯火。几家小鋪子——僕人和各色人等的永久的俱乐部——門还开着，另外几家已經关了門，但門縫里却还漏出一长道光綫，說明里面还有人，大概女僕或是男僕还打算讲完他們的傳聞和閑談，害得主人无从探知他們的下落。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滿怀高兴地走着，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忽然跟在一个女人后面跑了起来，女人像一陣閃电似的走过他的身边，渾身充滿着異常的活勁儿。可是，他立刻停下来，又跟先前一样慢慢地往前走去，連自己也納悶儿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地跑了起来。不久之后，几条荒凉的街道展开在他面前，这些街道就連白天也不怎么热鬧，更不用說夜晚了。現在它們变得更偏僻，更冷清：街灯越来越稀少——显然公家的灯油发得少了；出現了木房子、圍墙；一个人影也沒有；只

有街上的积雪晶晶发光，已經关上板窗的睡熟了的低矮的茅屋凄凉地投出黑影。他走近一块地方，这儿街道被一片可怕的沙漠似的无边无际的广場遮断了，广場对过隐隐約約可以望見几幢房屋。

在远处，天知道什么地方，有一个崗亭閃动着一星微光，这崗亭看来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似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的一股子高兴，一到这儿不知怎么就大大地减少了。他怀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走到广場上，仿佛他的心早已預感到有什么不祥似的。他往后，又往左右瞧了瞧：周圍簡直是一片茫茫大海。“不，最好还是别瞧，”他想道，閉着眼睛一直走去，当他睜开眼睛想知道广場是不是快走完的时候，忽然看見在他面前，几乎就在他鼻子跟前，站着几个滿臉鬍子的家伙，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摸不清。他两眼发花，心里砰砰直跳。“这不是我的外套嗎！”其中一个人抓住他的領子，用打雷似的声音說。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正打算呼救，另外一个家伙把一只有他老人家脑袋那么大的拳头往他下巴頦上一頂，补添上一句：“你敢喊！”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只感觉到有人从他身上把外套剝掉，用膝盖拐了他一下，他就仰面朝天跌倒在雪地上，此外再也不感觉什么了。过了几分钟，他醒过来，站了起来，可是已經一个人也沒有了。他觉得曠野里冷得很，外套也沒有了，就喊叫起来，可是声音似乎很不願意达到广場的尽头。他絕望了，但还是不停地喊叫着，越过广場一直向崗亭奔去，崗亭旁边站着一个崗警，倚着戟，仿佛好奇地在張望着，想知道是个什么家伙叫喊着远远的向他跑过来。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跑到他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說他尽顾睡觉，什么事也不管，也不看見拦路搶劫。崗警回答，他沒有看見什么，只看見两个人在广場中間把他喊住了，他还以为是

他的朋友哩；他叫他不必謾罵，还是明天找巡长去，巡长会找到搶外套的人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狼狽不堪地跑回家里。鬢角和后脑勺上仅有的几根稀疏的头发完全蓬乱了；两胁、胸口、整条褲子都沾滿了雪。房东老太婆听見一陣可怕的敲門声，急忙从床上跳起来，只有一只脚趿了鞋子就跑出来开門，由于羞怯，一只手在胸口按着衬衣；可是，开了門，看見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这副光景，不禁倒退了几步。他把事情始末讲明之后，她急得直甩手，說应該直接去見警察局长；說是巡长說話不算話，答应了人家的事一回头就不管了，最好直接去見警察局长；說是她还跟他相熟，因为一个芬兰女人安娜，从前在她家里当过女厨子的，現在到警察局长家里当保姆去了；說是当他經过她家門口时，她常常看見他本人；又說他每星期到教堂里去，一边禱告，一边快乐地望着大家；因此，从一切迹象上看起来，应該是一个好人。听完这样的意見，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房間里，至于他这一夜是怎样挨过去的，凡是稍微肯替别人設身处地想一想的人就很容易想像得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見警察局长；但人家回复他局长在睡觉；他十点钟去——又說在睡觉；他十一点钟去——說是局长已經出門；吃飯的时候再去——可是，接待室里的书記們說什么也不肯放他进去，一定要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公事，什么要务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生平第一次想发点脾气了，斬釘截铁地說他要亲自見局长本人，說他們不敢不放他进去，他是为了一件公事从部里来的，他只要告他們一状，他們就会知道他的厉害。书記們对这些話一点也不敢反駁，其中一个人就去請警察局长出来。警察局长听取外套被劫这件事的态度很有点古怪。他不注意事情的要点，反而盘問起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来：他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是不是到什么不规矩的地方去了？問得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羞愧无地，也沒有弄清楚外套一案会不会得到适当的处理，就从那儿走了出来。这一整天他都沒有去办公（这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第二天，他滿臉蒼白，穿着那件变得更加凄惨的古旧的长衫出現了。外套被劫的故事毕竟感动了許多人，虽然还有些官員即使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也不肯放过机会嘲笑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大家立刻决定給他募款，可是只募到了很少一点錢，因为官員們即使沒有这件事也已經有很多意外的开支，例如认购部长的肖像，响应科长的建議訂购一本什么书，这位科长就是作者的朋友，——所以数目是微乎其微的。有一个人被怜憫心打动了，决定至少得对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进一番善意的忠告，劝他别去找巡长，因为即使巡长为了博得上司的称贊，可能設法把外套找到，可是他如果提供不出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外套是屬于他的，那么外套总还是留在警察局里；他最好去見某一位要人，只要要人跟有关方面公文来往，交涉一下，事情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沒有办法，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就决定上要人那儿去了。要人究竟担任什么职位，直到現在还尙待查考。得交代一下，某一位要人是最近才成为要人的，在这之前，却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然而，即使是他現在的地位，跟其他更加重要的人比較起来，也算不得重要。可是总有这么一些人，别人看来是不重要的人，在他們看来就已經是重要的了。然而，他却竭力用别的許多方法来加强他的重要性，例如：当他来办公的时候，規定下級官員們得站在楼梯口上迎接他；不准任何人直接見他，一切都得經过极严格的手續：十四品文官报告十二品文官，十二品文官报告九品文官，逐級报告上去，必須这样，事情才能达到他面前。在神圣的俄罗斯，一切都这样傳染上了模

仿的习惯，每个人都喜欢装模作样，扮做上司的样子。甚至据說有一个九品文官，当派他到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当主任的时候，他立刻給自己隔开一个单間，管它叫“主任室”，在門口派了一些穿紅領子綉花边的制服的戏院查票員似的人，他們握着房門的把手，給每一个来訪的人开門，虽然在这間“主任室”里只能勉强放下一張普通的写字桌。要人的态度和气派是显赫而威严的，但却是过份張揚的。他的制度的主要基础就是严厉。“严厉，严厉，第三个还是严厉，”他常常这样說，并且說到最后一句話时，总要意味深长地望一下听他說話的对方的臉。虽然这样做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因为組成办事处整个行政机构的十来个官員，即使沒有这一着也害怕他得要命。老远望見他就已經放下了手里的公事，毕恭毕敬地站着，伺候上司从房里走过。他平时跟下屬談話是声色俱厉的，几乎总不外乎三句話：“您怎么敢？您知道您在跟誰說話嗎？您知道誰站在您的面前嗎？”然而他內心却是一个善良的人，待同事很好，肯帮忙；可是将軍头衔完全把他弄糊塗了。得了将軍头衔之后，他就神魂顚倒起来，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他要是跟职位平等的人在一起，倒还像个人，还像是一个很正派的、在許多方面甚至并不愚蠢的人；可是，只要遇見一个品位只比他低一級的人，那簡直就糟透啦：他就默默无言了。他的处境格外惹得人怜憫，因为連他自己也感觉到可以把时間消磨得有意味得多。从他一双眼睛里有时也可以看到想跟别人和好相处，参加一場有趣的談話的强烈的願望，可是一个念头阻止了他：这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嗎？不是太随便了嗎？这么一来，不会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嗎？这样考虑的結果，他就偶尔只发出几个单音节的字，永远保持着始終不变的沉默，于是給自己赢得了“最枯燥的人”的外号。我們的亚卡基·亚卡

基耶維奇便是来見这样一个要人，并且是在最不利的时候，对于自己很不适合而对于要人却很适合的时候来見他。要人正在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跟一个最近才到的老朋友，一个多年不見的儿时的伙伴談話。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說有个巴施馬奇金要見他。他輕率地問了声："是个什么样的人？"回复道："一个官員。""啊！叫他等一等，現在沒有工夫。"这儿得交代一下，要人扯了个天大的謊：他是有工夫的，他跟朋友早已什么都談到了，已經在談話中間夹杂着长久的沉默，只是輕輕地彼此拍拍大腿，說道："是吧，伊凡·亚勃拉莫維奇！""是呀，斯捷潘·瓦尔拉莫維奇！"可是尽管如此，他却还是让那官員等着，以便向他的朋友，一个賦閑已久，久居在乡間的人证明，官員們得在他的前厅等上多少时候。最后，話談够了，尤其是沉默得厌煩了，坐在設有能折叠过去的靠背的十分舒适的安乐椅里吸完一支雪茄，这才好像忽然記起来似的，对一个拿着报告文件站在門口的秘书說："噢，仿佛还有个官員在那儿等着；告訴他可以进来了。"他一看見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謙卑的样子和他那身旧制服，就突然对他說："您有什么事？"声音輕率而强硬，那是他还沒有得到現在的地位和将軍头銜的一星期之前，特地在自己房間里独自对着鏡子預先学会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早已不寒而栗，有点張皇失措起来，費了很大的力气轉动着他那不灵活的舌头，并且比平时加上了更多的小品詞"那个"，解釋道：有一件嶄新的外套，現在被人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搶去了，他来求見他，是希望他草拟个公文，想法子那个，跟警察总监或者别的什么人交涉一下，好把外套找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将軍觉得这种做法太放肆了。

"您怎么了，先生，"他继續用輕率的口吻說，"您不懂得規矩嗎？您找上什么地方来了？您不知道办事的手續嗎？办这种

事，您得先向办事处递个呈文；呈文送到股长那里，再到科长那里，然后再轉給秘书，秘书才把它交給我……”

“可是，大人，”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竭力鼓起他仅有的一点勇气，同时觉得已經渾身汗湿了，“我敢来麻煩您大人，因为秘书們那个……都是些不可靠的人。”

“什么，什么，什么？”要人說，“您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哪儿来的这些想法？这些年輕人对长官和上司眞是狂妄到了极点！”

要人似乎沒有注意到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已經五十开外了。所以，如果他能称为年輕人，那除非是相对的，就是和七十岁的人比較来說。

“您知道这是跟誰在說話？您明白誰站在您的面前？您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我問您。”

說到这儿，他一頓脚，把嗓門提得这么高，即使不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也会害怕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就这样暈了过去，渾身发抖，搖搖晃晃，再也站立不稳，要不是看門的赶紧过来扶住他，他准会踤倒在地上；他几乎一动不动地被抬了出去。要人很滿意效果甚至还超出意料之外，一想到他的話居然能使人失掉知觉，就更加陶醉起来，他斜眼望了望他的朋友，想知道他对这件事的反应，竟不无高兴地看到他也很不自在，甚至也开始感到了恐惧。

怎样从楼梯上下来，怎样走到街上，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一点也不記得了。他的手脚都麻木了。他这一輩子还从来沒有这样厉害地被一位将軍申斥过，并且还是一个陌生的将軍。他張大嘴，辨不清人行道的高低，在遍街呼嘯着的暴風雪中走去；風，按照彼得堡的慣例，从所有的胡同，四面八方向他吹来。轉

瞬間就吹得他扁桃腺发起炎来，等到他勉强走回家里，已經一句話也說不出了；喉嚨全肿了，倒在床上。一頓好駡有时竟是这样厉害啊！第二天他发了高燒。由于彼得堡气候的慷慨的帮助，病情进展得比預期的更快，当医生赶到的时候，摸了摸脉門，除了开一張敷药的方子以外，一点办法也沒有了，連这也只是为了让病人不致于受不到医术的恩惠罢了；然而立刻又宣布，頂多再过一天半，非完蛋不可。然后他对房东太太說："老太太，您不必白操心了，現在就給他預备一口松木棺材吧，因为橡木的他买不起。"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有沒有听見这些在他是致命的話，如果听見了，这些話有沒有对他发生惊心动魄的影响，他有沒有惋惜他的薄命的一生——这都无从知道，因为他一直在說胡話和发热。一幅更比一幅奇怪的景象不断地浮現在他的眼前：他忽而看見彼得罗維奇，向彼得罗維奇定做了一件置有捉賊的机关的外套，他老觉得賊就躲在他床底下，幷且时时刻刻叫房东太太把賊从他的被窝里拖出来；忽而問人家为什么把旧长衫挂在他面前，說他原是有一件新外套的；忽而觉得他站在将軍的面前，一边謹听严厉的訓斥，一边喏喏連声地說：我錯了，大人；最后，忽而撒野駡起街来，用了一些最难听的字眼，使房东老太婆甚至画了十字，她有生以来从来沒有听見他說过这样的話，尤其这些字眼是直接紧跟在"大人"这个字后面的。再往后，他完全胡言乱語起来，叫人一点也听不明白了；只知道这些杂乱无章的胡話和思想，翻来复去总离不了那件外套。最后，可怜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咽了气。无論是他的房間或者他的物件，都沒有封存起来，因为一来沒有承继人，二来剩下的遺产很少，不过是：一束鵝毛笔，一帖公家的白紙，三双袜子，两三顆褲子上脫落下来的鈕扣和那件讀者已經熟知的长衫。誰得了这一切东西，

只有天知道。老实說，連讲这个故事的人对这也不感觉兴趣。人們把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抬了出去，埋掉了。于是彼得堡就沒有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仿佛彼得堡从来就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似的。一个誰都不保护、不被任何人所宝貴、任何人都不觉得有趣、甚至連不放过把普通的蒼蝇用釘子穿起来放在显微鏡下面仔細察看的自然观察家都不屑加以一顾的生物，消失了，隐沒了；这个生物順从地忍受公务員們的嘲笑，沒有做过任何非凡的事业就进了坟墓，然而无論如何，在他生命快結束之前，一个光輝的訪客曾經借外套的形式閃現了一下，刹那間使他可怜的生命活跃起来，后来災禍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正像降临到帝王和世間的統治者头上一样……他死后过了几天，部里派了一个看門的到他家里来，带着叫他立刻去办公的命令：說是长官要他去；可是，看門的不得不一无所得地回去，报告他不能再来了，对于質問"为什么？"是这样答复的："就因为他已經死了，大前天把他埋掉的。"这样，部里的人才知道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的死訊，第二天在他的座位上已經坐着一个新的官員，个子高得多，写的字母已經不是直体，却偏得多，歪斜得多。

可是誰会想到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的故事到这儿还沒有完結，他注定死后还得轰动几天，好像补償他沒沒无聞的一生似的。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于是我們可怜的故事就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荒誕无稽的結局。忽然謠言傳遍了彼得堡，說是在卡林金桥畔和附近一带地方，一到晚上，就有一个官員模样的死人出現，在寻找一件被劫的外套，并且以外套失窃为借口，不問官职和身份，从一切人的肩上剝掉各种外套，不管是猫皮的、海狸皮的、棉絮的、貉皮的、狐皮的、熊皮的，总而言之，剝掉凡是人們想得出用来遮盖自己的皮肉的各式各样的毛革和柔皮。部里的

一个官員亲眼看見过那个死人，立刻就认出他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可是，这把他吓坏了，他拚命地往前跑，因此沒来得及瞧仔細，只看見那个人远远的用手指威胁他。状子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递上去，說是由于夜晚外套的被剝，尽是九品文官倒也罢了，連一些七品文官的脊梁和肩膀，也都不免有受凉的危險。警察局下了命令，不管死活，无論如何得把死人逮捕归案，严加懲罰，以誡其余，并且差一点連这也几乎办到了。是这样的：某一区的崗警在基留希金胡同，在出事的当場，当死人正待从一个从前吹笛子的退职乐师身上剝掉一件粗毛布外套的时候，已經完全把死人的領子抓住了。他一把抓住死人的領子，大声喊来另外两个同伴，拜托他們抓住他，他自己不过花掉片刻的工夫伸手到靴統里，打算从那儿摸出樺皮鼻烟匣来，使一生中冻坏过六次的鼻子暂时清醒一下；可是，鼻烟一定是連死人都受不住的一种。崗警用手指塞住右鼻孔，左鼻孔还沒有来得及吸完半手掌鼻烟，死人就一噴嚏打得这么凶，濺了他們三人滿眼都是髒水。当他們举起拳头擦眼的时候，死人連影儿也沒有了，甚至他們都不知道剛才死人是不是真的被他們抓在手里。从此以后，崗警們对死人这样害怕，甚至連活人也怕捉了，只是站得老远地喊："喂，快走你的路吧！"于是死官員甚至在卡林金桥的那一边也出現了，給胆小的人带来不少的惊慌。可是，我們完全把某一位要人忘怀了，他才可以說真正是这本来完全真实的故事获得荒誕无稽的趋势的原因。首先得說句公道話，自从被痛罵了一頓的可怜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走后不久，某一位要人感到了一种类乎怜惘的东西。他不是絕对沒有同情心的；他的心也会发生許多善良的冲动，虽然官級常常阻碍它們表露出来。来客剛走出他的办公室，他甚至思念起可怜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

来了。从此以后，受不住职务上的斥責的臉色蒼白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就差不多每天都浮現在他的眼前。一想到这人，就使他陷于极度的不安，过了一星期，他甚至决定派一个官員去探听一下他的情况，能不能眞的对他有所帮助；当他得到报告說，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患热病暴死了的时候，他甚至吃了一惊，受着良心的責备，整天心緒不宁。他想散散心，忘掉不愉快的印象，这天晚上就到一个朋友家里去，这朋友家里聚着一大群正派的人，尤其称心的是，几乎大家都是一样的官級，因此他可以完全不受任何拘束。这对他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惊人的作用。他松动起来，眉飞色舞地聊着天，态度和藹可亲，总之，这一晚过得非常愉快。晚飯时，他喝了两杯香檳酒——大家知道，这是一种不坏的助兴的东西。香檳酒使他涌上来一股子豪兴，想做各种奇特的事情，那就是：他决定还不回家，却去找一位熟識的太太卡罗林娜·伊凡諾芙娜，这位太太似乎是德国血統，他跟她交情很深。得交代一下，要人已經不年輕了，是个好丈夫，可尊敬的一家之主。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已經在衙門里当差，还有一个討人喜欢的十六岁的女儿，生有一个微微弯曲、但很好看的鼻子，他們每天走来吻他的手，說道：bonjour, papa①。他的老婆，一个还很有風韵、甚至一点也不难看的女人，先把自己的手給他吻，然后翻过手来，再吻他的手。可是，要人虽然滿足于家庭的溫暖，却认为在城里别处另外交个女朋友倒也无伤大雅。这女朋友一点也不比他的老婆好看些，年輕些；可是，这样的难題世間是常有的，評判这一类难題可不是我們的事。这样，要人走下楼梯，坐上雪橇，对車夫說："到卡罗林娜·伊凡諾芙娜家里

① 法語：日安，爸爸。

去，"而他自己，雍容华貴地裹着一件暖和的外套，落进了一种被俄国人认为无可再好的愉快心境，就是說，自己一点事也不想，可是思想却自会钻到脑子里，一个更比一个愉快，甚至不用你費劲地去追逐，搜寻。他感到心滿意足，輕快地想起刚才过掉的这一晚上所有快乐的事情，所有惹得一小堆人哄堂大笑的机智的警句；有許多話，他甚至低声地重复了一遍，觉得依旧像剛才一样可笑，所以无怪乎他要打心坎里笑出来。然而，不时有一陣一陣的暴風来打扰他，这風，天知道是打哪儿，也不明白由于什么原因，突然就刮起来，刀子似的割他的脸，成块的雪往他身上撒，把外套的領子吹得風帆似的鼓起来，或是驀地来了一股子非常的力量，吹得領子蒙住他的头，这样就使他老是忙着要把头钻出来。要人忽然觉得有人紧紧地把他的領子抓住了。他轉过脸来，看見一个身材不高、穿着破旧的文官制服的人，并且不无恐惧地认出这人就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維奇。官員的脸色蒼白如雪，完全像个死人。可是，当要人看見死人咧开嘴，阴森森地向他嘘出坟墓似的气息，說出下面几句話的时候，他的恐惧就更无法控制了："啊！这下子可找到你了！我总算那个，把你的領子抓住了！我正需要你的外套呢！你沒有給我的外套想办法，并且还罵了我——現在把你的給我！"可怜的要人差点沒有吓死过去。不管在办事处，一般的在下屬面前，他的脾气有多么大，也不管每个人一見到他堂堂的仪表和魁梧的身軀，就要說："吓，多神气！"可是他在这时候，像許多有英武外表的人一样，害怕到了这步田地，竟并非毫无根据地担心自己要发病了。他甚至赶快自己从肩上把外套脫下来，用不自然的嗓音对車夫喊道："赶快回家！"車夫听見平时只在紧急关头才喊出的声音，还伴随着一种更加有效得多的动作，就把脑袋縮在肩膀中間以防不測，鞭子

一揮，箭似的飞去了。大約六七分钟，要人已經回到自己的家門口。他面无人色，飽受惊吓，沒有了外套，卡罗林娜·伊凡諾芙娜那儿也沒有去成，却回到了家里，好容易摸到自己的臥室，嘀嘀咕咕地熬过了这一夜，所以第二天早晨喝茶的时候，女儿徑直对他說："爸爸，你今天臉色难看极了。"可是，爸爸一声不响，他发生了些什么事，到哪儿去过，打算上哪儿，他对誰都一字不提。这件事情給了他一个强烈的印象。他甚至不大对下屬們說："您怎么敢？您知道誰站在您的面前嗎？"即使說了，也总在先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以后。可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死官員从此完全絕迹了：显然，将軍的外套披在他的肩上是完全合适的；至少，再也不听說有从誰身上剝掉外套的事情发生。然而，許多好事而喜欢多操心的人們还是怎么也不肯安靜下来，說在城市的僻远地区，死官員还是照旧出現。的确，一个柯洛姆納区的崗警亲眼看見过幽灵从一幢屋子后面走出来；可是，他生来有点虛弱，有一回，一只普通的长成了的小猪从一家私宅里奔出来，把他撞了个狗吃屎，惹得站在周圍的車夫們放声大笑，为了这場侮辱，他还逼他們每人出一文錢买过鼻烟聞哩，——他是这样虛弱，所以不敢把幽灵拦住，却在黑暗里一直跟他往前走，直到最后，幽灵忽然回头一看，停下来問道："你要干什么？"并且举起了在活人中間也从来沒有見过的大拳头。崗警說了声"沒有什么，"立刻就往回走。然而，幽灵的身材可变得高得多，长着一把大鬍子，彷佛举步往奥布霍夫桥那边走去，完全被夜的黑暗吞沒了。

欽　差　大　臣

（五幕喜剧）

脸歪莫怪镜子。

——俗 諺

人　物

安东·安东諾維奇·斯克伏慈尼克—德穆汉諾夫斯基——市长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其妻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其女
鲁卡·鲁基奇·赫洛波夫——督学
督学妻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略普金—賈普金——法官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賽姆略尼卡——慈善医院主任
伊凡·庫慈米奇·施彼金——邮政局长
彼得·伊凡諾維奇·陀布欽斯基——本城的乡紳
彼得·伊凡諾維奇·鮑布欽斯基——本城的乡紳
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赫列斯塔科夫——彼得堡来的官員
奥西普——其僕
赫利斯季阳·伊凡諾維奇·吉勃涅尔——县医官
菲約陀尔·安德烈耶維奇·留留科夫——退职官員，本城的名士
伊凡·拉查烈維奇·拉斯塔科夫斯基——退职官員，本城的名士
斯捷潘·伊凡諾維奇·柯罗布金——退职官員，本城的名士
斯捷潘·伊里奇·烏霍維尔托夫——警察分局长
斯維斯土諾夫——警察
普果維會——警察
杰席莫尔达——警察
阿布杜林——商人

费芙罗尼雅·彼得罗芙娜·波希略普金娜——銅匠妻

下士妻

米希卡——市长家的僕人

旅館的僕役

男女宾客、商人、小市民及告状人多人

性格和服装

（供演員諸君参考的意見）

市长——长年宦海浮沉以后，已經变得蒼老，就他本身說，还是一个很不愚蠢的人。虽然納賄，但举止很庄重；相当认真；甚至有点喜欢发議論；声音不高，也不低，說話不多，也不少。他的每一句話都是富有含意的。他的面貌粗暴而严厉，像每一个担任繁重职务，从低微的官职慢慢爬起来的人一样。像一个怀有粗俗嗜好的人那样，恐惧轉为欢乐，卑躬屈节轉为妄自尊大，在他是很迅速的。他照例穿一件附有襟章的制服和一双带馬刺的长統靴。花白头发剪短。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其妻，一个外省風流女人，年紀不很老，教养一半得自閱讀小說和紀念册，一半得自在儲藏室和女僕室里奔走張罗家务。好奇心很重，一有机会就显露出虛荣心来。有时压制丈夫一下，只是因为丈夫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話才好。但这种压制仅仅限于瑣碎事务，結果只是責备和嘲笑一下而已。她在剧本进行期間更換四次衣服。

赫列斯塔科夫——二十三岁左右的年輕人，細細的，瘦瘦的；有点傻，所謂是沒有头脑的。他是衙門里被称作頂頂空虛淺薄的一类人里的一个。說話和行动絲毫不加思慮。他不能連續不断地集中注意在某个念头上面。他的言辞是零零落落断断續續的，話脫口而出，完全出人意外。扮演这个角色的人越是显示出坦率和朴素，就越能演得好。衣著时髦。

奥西普——像普通稍稍上了几岁年紀的僕人那样的一个僕

人。說話认眞；眼神略向下斜，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喜欢自言自語，嘟嘟囔囔地教訓东家。他的声音永远几乎是平稳的，跟东家說話的时候，显出严酷、急躁、甚至略带几分粗暴的表情。他比东家聪明些，因此察觉得快些，但他不爱多說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滑头。他的服装是一件灰色或藍色的穿旧的大礼服。

鮑布欽斯基和陀布欽斯基——两人都是矮矮的，短短的，好奇心很重，相貌非常相似。两人都有稍稍突出的肚子。两人說話都很急，时常指手画脚，打手势，来弥补不足。陀布欽斯基比鮑布欽斯基稍高些，稍严肃些，但鮑布欽斯基比陀布欽斯基随便些，活潑些。

略普金—賈普金——法官，讀过五六本书，因此稍微有点自由思想。极喜欢东猜西测，因此他給自己的每一句話加上分量。扮演他的人应該永远在臉上保持一种意味深长的神气。他用拉得細长的嘶哑的低音說話，还带着哼哧哼哧的鼻音，正像一只旧式时钟，先发出咇咇的声音，然后敲打起来。

賽姆略尼卡——慈善医院主任，是一个身体非常胖、行动迟緩、笨手笨脚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滑头、騙子手。很会献殷勤，老是瞎忙。

邮政局长——一个天眞得幼稚的人。

其余的角色毋需特別加以說明。他們的原型几乎永远出現在眼前。

演員諸君特別应該注意最后的一場戏。最后說出的一句台詞应該突然一下子給所有的人带来触电一般的震动。整个一群人应該在一刹那間改变姿势。惊奇的声音应該从所有女人的胸膛里，像从一个胸膛里似的，一下子迸发出来。如果不遵循以上的意見，全部效果就会丧失殆尽。

第　一　幕

市长家的一間房間。

第　一　場

市长、慈善医院主任、督学、法官、警察分局长、医官、警察两名。

市长　諸位，我把你們請到这儿来，是要告訴你們一个很不愉快的消息。欽差大臣要上咱們这儿来了。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什么，欽差大臣？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什么，欽差大臣？

市长　从彼得堡来的欽差大臣，微服察訪。并且还带着密令。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这可怎么好！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本来沒有煩心的事，这下子可糟了。

魯卡·魯基奇　老天爷，还带着密令。

市长　我好像有預感似的：昨晚上一宵沒睡好，老梦見两只非常奇怪的耗子。眞是的，我还从来沒有看見过这种耗子：烏黑的，大得出奇！出来啦，鬧了一陣，又跑回去啦。現在，我給你們念一封信，这封信是安德烈·伊凡諾維奇·奇梅霍夫写給我的。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这个人您也认得。他

在信上这么写着："仁兄、亲家、恩师尊鉴"（低声嘟嚷，眼睛迅速地掠过紙上）……"有事奉告。"啊！在这儿啦："兹有一事奉告：近有大員奉諭来省視察，对我县情况尤为注意。（意味深长地把手指向上举起）虽彼自称仅为普通人，但弟已从可靠方面探悉其詳。弟知兄染有一般人之通病，偶犯小过失，在所难免，盖兄聪穎过人，过手之物，当不願輕易放过……"（停住）唔，这儿沒有外人……"故敢奉劝吾兄早作戒备，該大員纵令此刻倘未到达，或隐姓埋名匿居于某处，但随时皆可抵达也。弟昨日……"这下面談的是家事："舍妹安娜·基利洛芙娜偕其夫来舍間略事盘桓；伊凡·基利洛維奇日見发胖，好弄提琴……"等等，等等。情况就是这样。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是呀，情况眞有点糟，眞不是鬧着玩的。这里面一定有道理。

魯卡·魯基奇　安东·安东諾維奇，这是怎么回事？欽差大臣为什么要上咱們这儿来？

市长　为什么！大概是命該如此！（叹口气）感謝上帝，以前总是躲在别的城里。这回可輪到咱們头上啦。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照我看，安东·安东諾維奇，这里面有一种微妙的、多半是政治的原因。这就是說：俄国……呃……俄国想打仗，所以部里就派一位官員下来，調查一下哪儿发生了什么叛乱沒有。

市长　您扯到哪儿去啦。还算是一个聪明人呢！小县城怎么会发生叛乱！这县城是紧靠着国境的嗎？你就是从这儿坐馬車跑上三年也到不了外国呀。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不，我跟您說，您可实在是……不大那个……咱們上司高瞻远矚，别瞧他离开咱們远，許多事情他

可早已在心里琢磨透了。

市长　不管什么琢磨透，琢磨不透，諸位先生，反正我已經通知你們了。——小心点！我这方面已經作了安排，我劝你們也得准备准备。特别是您，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毫无疑問，上我們这儿来的官員一定先要視察您經管的那些慈善医院——所以您应該把一切整頓整頓好：帽子得洗干净，别叫病人穿得随随便便的，活像是一群打铁匠。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这不要紧，可以叫他們戴上干净的帽子。

市长　是呀，还得在每張床上用拉丁文或者别的文字注明……这可是您分內的事了，赫利斯季阳·伊凡諾維奇，——各种病的名称：什么时候起病，何月何日……您那儿的病人尽抽些凶辣的烟，人一走进去，忍不住要打噴嚏，这不大好。頂好少收留病人，要不然，人家会怪你們管理不善或者大夫医道不高明。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噢！医疗这一层，我跟赫利斯季阳·伊凡諾維奇采用了独特的办法：我們主張万事要順乎自然；貴重药品我們一概不用。人这东西很簡单：要死，总免不了一死；病要好起来，那就总会好起来。再說，赫利斯季阳·伊凡諾維奇要給病人交談是非常困难的，他連一句俄国話也不会說。

赫利斯季阳·伊凡諾維奇发出一种声音，有点像字母 и，但又有点像字母 е。

市长　我也要劝您，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注意一下法庭方面的秩序。在貴衙門的候审室里，經常有許多当事人在那儿出出进进，可是看門的在那儿养了几只鵝，外带一群小鵝，

尽在人脚底下乱串。当然，搞点副业生产是值得奖励的，看門的为什么不能养养鹅呢？不过，您知道，在这种地方养鹅可不挺合适……这一点我早就想提醒您注意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老是忘了告訴您。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我今天就叫人把鹅都赶到厨房里去。您要是高兴的話，請过来便飯吧。

市长　此外，法庭上晾了許多各种各样的破烂，放文件的柜子上挂着一根打猎用的鞭子，这太不成話啦。我知道您爱打猎，可是頂好把鞭子暫时收起来，等欽差大臣走了再挂上，也还不迟。还有您那位陪审官……他当然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是他身上有一股气味，就像是剛从酿酒厂里出来一样——这也不大好。这一点我早就想跟您說，可是不記得被什么事一打岔，給忘掉了。要是眞像他說的，生来就有这股气味，那么这是有方法可以治的。不妨劝他吃些葱，蒜，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这方面，赫利斯季阳·伊凡諾維奇可以給用上各种药品，包管药到病除。

赫利斯季阳·伊凡諾維奇发出同样的声音。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不行，他那股气味沒法治啦：他說小时候叫奶媽把他摔了一交，从此以后，身上就老是带着一点点燒酒的味儿。

市长　我不过是提醒你們注意罢了。至于讲到咱們內部的情况，以及安德烈·伊凡諾維奇那封信上提到的小过失，那么，我沒有什么話可說。說来可也奇怪：不犯点小过失的人是沒有的。老天爷早就这么注定了，伏尔泰派①的人拚命反对这

① 信奉伏尔泰学說的自由思想者。

一点也是白费事。

亚莫斯·菲納陀罗維奇　安东諾維奇，您认为什么是小过失？有种种不同的过失。我可以公开地对大家說，我受贿，可是我受的是什么贿啊？不过是几条小猎狗。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市长　不管是小狗还是别的什么，反正受贿总是受贿。

亚莫斯·菲納陀罗維奇　不对，安东·安东諾維奇。譬方說吧，要是有人收下一件价值五百卢布的皮大衣，还給他太太弄到一条披巾……

市长　您只收小猎狗作为賄賂，那又怎么样呢？架不住您不信上帝呀；您从来不去教堂做礼拜；我可至少是篤信宗教的，每星期都上教堂。可是您……噢，我知道您：要是让您来讲一讲世界是怎么創造的，准会讲得叫人汗毛都竪起来。

亚莫斯·菲納陀罗維奇　那可是我凭着我的智慧，自然而然領会到的。

市长　有时候，智慧多，反而比完全沒有智慧还要坏。我不过是順便提到一下县法院罢了；說实在的，恐怕不見得有人会上那儿去查看：那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方，上帝自会暗中保佑。至于您，魯卡·魯基奇，您是一位督学，就特别需要留心教員。他們当然都是些有学問的人，在各种专門学校里受过教育，可是他們的举动非常古怪，自然跟他們学者的身分是分不开的。譬方說，有一个胖胖臉蛋的家伙……我不記得他姓什么了，他一上讲台，不扮一下鬼臉总不肯罢休，像这样（扮鬼臉），然后一只手在領結下面捋鬍子。当然，他要是对学生扮扮鬼臉，那还不算什么：也許，倒是必要的也說不定，这一点我可无法判断；可是，您自己想吧，他要是

当着参观的客人这样做，那就糟啦：欽差大臣或是别的什么人会以为这是做給他們看的。誰知道会惹出什么乱子来。

鲁卡·鲁基奇　眞是的，叫我拿他有什么办法？我已經跟他說过好几遍了：前不久，我領咱們县里一位貴族代表去参观，一走进教室，他就对人家扮了个鬼臉，那份丑呀，我还从来沒有見过。他扮鬼臉是出于好心，我可挨了駡，怪我不应該把自由思想灌輸給青年。

市长　我还得跟您讲讲那个历史教員。他是个有学問的人——这很显然，而且具有淵博的知識，可是讲起課来太热心，簡直有点举止失常。我听他讲过一次課，讲到亚述人和巴比倫人的时候，还沒有什么，可是一讲到馬其頓的亚历山大①，我簡直无法告訴您他是怎么的了。說眞的，我还以为是着了火呢！他从讲台上跑下来，抓起一把椅子，使勁往地上扔。当然，馬其頓的亚历山大是一位英雄，可是为什么要蹧坏椅子呢？这只会使国庫受到損失。

鲁卡·鲁基奇　是呀，他是个烈性子的人，我已經劝过他好几回了……他說："随便您怎么說，反正我为了学問牺牲性命都不在乎。"

市长　是呀，命运的神秘莫测的法則就是这样：聪明人要不是酒鬼，就爱扮那样难看的鬼臉，叫人要拿圣像出来压邪。

鲁卡·鲁基奇　老天爷保佑往后别再叫我在学界服务了，見誰都害怕。随便什么人都要来管閑事，随便什么人都要表示他也是一个聪明人。

市长　这还不要紧。頂糟糕的是倒霉的微服察訪！忽然抽冷子

① 亚历山大(紀元前 356—323)，古代的統帅和政治家，馬其頓王。

跑了来："啊，朋友們，你們都在这儿哪！"他說，"誰是这儿的法官？""略普金—賈普金。""把略普金—賈普金叫来！誰是慈善医院主任？""賽姆略尼卡。""把賽姆略尼卡叫来！"那才糟哪。

第 二 場

前場人物和郵政局长。

郵政局长　諸位，請告訴我，怎么啦，什么官員要上我們这儿来啦？

市长　难道您还沒有听說嗎？

郵政局长　我听彼得·伊凡諾維奇·鮑布欽斯基說来着。他刚上我郵政局里去过。

市长　怎么样？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郵政局长　我怎么看？我看要跟土耳其人打仗。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眞对！我也是这么想。

市长　你們俩都看錯啦！

郵政局长　眞是要跟土耳其人打仗。事情全是法国人策动的。

市长　跟土耳其人打什么仗！就要遭殃的是咱們，可不是什么土耳其人。这是明摆着的事：我这儿有一封信。

郵政局长　您既然这么說，那么，就算不会跟土耳其人打仗。

市长　您打算怎么办，伊凡·庫慈米奇？

郵政局长　我怕什么？您怎么办，安东·安东諾維奇？

市长　我要什么紧？我不害怕，可就是有点……那些商人和市民让我有点担心。人家說，我把他們害苦了，可是我，說眞

的，就算拿了人家点什么东西，我对他們可沒有存什么歹意。我甚至想，（拉住他的手，引到一边去）我想，会不会有人冷不防递張状子把我告下来。要不然，欽差大臣到底上咱們这儿来干什么呢？我說，伊凡·庫慈米奇，为了咱們共同的利益起見，您能不能把每一封經过您邮政局的来往信件都給拆开来看一下，看看里面有沒有檢举我的，或者不过是普通信件。要是沒有什么要紧的話，就可以把信重新封好；不过，甚至也可以不封口就这么发出去。

邮政局长　我知道，我知道……这您用不着教我，我早就这么做了，这么做倒也并非为的是謹小慎微，主要是出于好奇：我眞想知道世上許多新奇的事情。我跟您說，这眞是有趣的讀物！有些信讀起来叫人觉得通体舒暢：里面記載着各种各样古怪的事情……还有有益的教訓……比讀《莫斯科时报》有趣多啦！

市长　那么，您沒有讀到一位彼得堡来的官員的消息嗎？

邮政局长　不，彼得堡的事情一点也沒有提，柯斯特罗馬和薩拉托夫方面的事情倒談了不少。您不讀这些信，眞可惜。很有些精彩的妙文。前些日子有一个中尉写信給朋友，用輕松活潑的……笔調描写了舞会的情况。写得眞好，好极了。“亲爱的朋友，”他說，“我的生活过得快活极了，犹如置身仙境一般，仕女如云，乐声悠揚，軍旗招展……”写得非常热情，非常热情。我特地把这封信留下了。要不要念給您听听？

市长　誰还有心思听这个！那么費您的心，伊凡·庫慈米奇：要是遇到有控訴或者檢举我的信，您用不着考慮，干脆扣下来就是了。

邮政局长　一定照办。

亚莫斯·菲納陀罗維奇　您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倒楣。

邮政局长　那可怎么好？

市长　不碍事，不碍事。事情要是張揚了出去，那又当别論，这种事咱們私底下干，可不能叫外人知道。

亚莫斯·菲納陀罗維奇　眞是不怕惹麻煩！安东·安东諾維奇，說实在的，我上您这儿来，是想奉贈您一条小狗。就是您知道的那条雄狗的亲姊妹。您一定听說車普托維奇跟瓦尔霍文斯基在打官司，这下子可美死我了：我在他們两家的領地上都可以打兎子啦。

市长　这会儿我沒有心思听你的什么兎子不兎子。我滿脑子里光是想到那个微服察訪的官員。我們在这儿干耗着，忽然門一打开，他就闖了进来……

第　三　場

前場人物，陀布欽斯基和鮑布欽斯基两人气喘吁吁地进来。

鮑布欽斯基　出了事情啦！

陀布欽斯基　报告你們一个意外的消息！

众人　什么？怎么回事？

陀布欽斯基　眞是想不到的：我們走到旅館里……

鮑布欽斯基　（搶着說）我跟彼得·伊凡諾維奇走到旅館里……

陀布欽斯基　（搶着說）对不起，彼得·伊凡諾維奇，让我来讲。

鮑布欽斯基　不，让我……让，让我……您說話沒有条理……

陀布欽斯基　您說話才顚三倒四哪。顾了东就忘了西，不会記得全部經过。

鮑布欽斯基　我会記得的，我会記得的。别攪我，让我来讲，别攪我！諸位，劳駕叫彼得·伊凡諾維奇别攪我。

市长　看上帝的份上，您倒是說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有点心神不定。坐吧，諸位！端把椅子过来坐下来談！彼得·伊凡諾維奇，这把椅子給您！（大家圍着两个彼得·伊凡諾維奇坐下）說吧，怎么回事？

鮑布欽斯基　别忙，别忙，听我从头說。您接到了信正在发愁的时候，我一出您公館的大門，就跑起来啦……别插嘴，彼得·伊凡諾維奇。我全都，全都，全都知道。我先是跑到柯罗布金家里。柯罗布金不在家，我就弯到拉斯塔科夫斯基家里，又沒遇見拉斯塔科夫斯基，就弯到伊凡·庫慈米奇那儿去，把您得到的消息告訴了他，从他那儿出来，就遇見了彼得·伊凡諾維奇……

陀布欽斯基　（搶着說）在卖餡餅的攤子旁边。

鮑布欽斯基　在卖餡餅的攤子旁边。我遇見陀布欽斯基，就問他說："安东·安东諾維奇从一封可靠的信里得到一个消息，您听說了沒有？"可是彼得·伊凡諾維奇已經从您的女管家婀芙陀季雅那儿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不知道打发婀芙陀季雅上菲里普·安东諾維奇·波切楚耶夫家里去办一件什么事。

陀布欽斯基　（搶着說）去取一只盛法国酒的酒桶。

鮑布欽斯基　（推开他的手）去取一只盛法国酒的酒桶。我跟彼得·伊凡諾維奇一块到波切楚耶夫家里去……請您，彼得·伊凡諾維奇……請您……别插嘴，千万别插嘴！……我們到波切楚耶夫家里去，路上彼得·伊凡諾維奇說："我們到飯店里去。我肚子……从早上到現在，我还沒有吃过一点东

西，肚子可真是餓坏啦……”說的是呢！ 彼得·伊凡諾維奇的肚子……“飯店里，”他說，“今天有剛上市的新鮮鮭魚，咱們就在这儿吃一頓吧。”我們剛走进旅館，忽然有一个年輕人……

陀布欽斯基 （搶着說）外表不难看，穿一身便服……

鮑布欽斯基 外表不难看，穿一身便服，在房間里这么踱来踱去，臉上有一副沉思焦慮的神气，那相貌……那举动，还有这儿（手在前額旁边轉了一下）有許多，許多玩意儿。我仿佛是預感到了，就对彼得·伊凡諾維奇說：“情况不簡单。”是嘛。彼得·伊凡諾維奇一招手，把老板叫了过来，老板名字叫符拉斯，他老婆三个星期前給他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可机灵啦，长大了跟他的父亲一样，也要开旅館的。彼得·伊凡諾維奇把符拉斯叫过来，輕輕問他：“这年輕人是誰呀？”符拉斯回答說：“这是……”哎呀——請您别插嘴，彼得·伊凡諾維奇，千万别插嘴；您讲不好，您真是不会讲的，您舌头不利落，我知道您一只牙齿漏風。符拉斯就說啦，“这个年輕人是一位官員，从彼得堡来的，名字叫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赫列斯塔科夫，要上薩拉托夫省去，他的行动实在有点透着奇怪：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星期，一步也不出大門，买什么东西都是賒賬，一个子儿也不付。”他跟我这么一說，就像是老天爷使我开了窍。“哎呀！”我对彼得·伊凡諾維奇說……

陀布欽斯基 不对，彼得·伊凡諾維奇，我說了声：“哎呀！”

鮑布欽斯基 最初是您說的，后来我可也說了。“哎呀！”我跟彼得·伊凡諾維奇一起說，“既然要到薩拉托夫省去，他干嗎在这儿住下来呢？”——对啦！他准是那位官員。

市长 誰？什么官員？

鮑布欽斯基　就是有人向您报告过的那位官員，欽差大臣。

市长　（惊惧）天哪！您說什么！这不会是他。

陀布欽斯基　是他！不付錢，也不动身，不是他是誰？驛馬使用证上写明是上薩拉托夫去的。

鮑布欽斯基　是他，是他，一定是他……他眞是个細心的人，不住地东張西望。他看見我跟彼得·伊凡諾維奇在吃鮭魚——彼得·伊凡諾維奇肚子餓，我們才去吃的……好啦，他連我們吃魚的盘子都仔細地瞧了又瞧。眞把我吓坏了。

市长　上帝可怜可怜我們罪人吧！他在那边住在什么地方？

陀布欽斯基　住在五号房間，楼梯底下。

鮑布欽斯基　就是去年几个过路的軍官打架的那間屋子。

市长　他早就来了嗎？

陀布欽斯基　来了两个星期左右了。是埃及圣徒华西里紀念日那一天到的。

市长　两个星期啦！（旁白）老天爷，发发慈悲，拉我一把吧！在这两个星期里，下士的老婆挨了打！克扣了囚粮！街上又髒又乱！丢人！現眼！（抱住头。）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怎么样，安东·安东諾維奇？咱們是不是得排着队上旅館去？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不，不。得让市长、神父、商人走在前面，《共济会員約翰行傳》① 里說过……

市长　不，不，让我自己去走一趟吧。我一生碰到过不少困难，結果总是逢凶化吉，也許这回上帝也会保佑我平安无事地渡过。（对鮑布欽斯基）您說，他是个年輕人？

---

① 这是一本英国共济会的书，在十八世紀譯成俄文。

鮑布欽斯基　年輕人，頂多不过二十三、四岁。

市长　那就好办啦：年輕人心里想什么，很容易看出来。要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那就更糟，可是年輕人什么事都摆在臉上。諸位，你們分头去料理料理自己該办的事情吧，我一个人去走一趟，要不，让彼得·伊凡諾維奇陪着我，我們就算是随便出去蹓躂一下，顺便看看过路客商有沒有不称心的地方。喂，斯維斯土諾夫！

斯維斯土諾夫　什么事？

市长　立刻給我去把警察分局长請来；不吧，我要你留在这儿給我办点事。你去跟外边什么人說一声，叫他們赶快去請警察分局长上这儿来一趟，你交代完了赶快回来。

警察匆忙跑下。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走吧，走吧，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眞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禍事来。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您害怕什么？把干淨帽子往病人头上一戴，就什么事也沒有了。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帽子頂得了什么事！照規定应該給病人吃燕麦羹，可是我那儿走廊上滿是一股白菜的味儿，臭得叫你要把鼻子捂起来。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說到这一层，我倒是挺放心。眞是的，誰会跑来参观县法院呢？他要是一看案卷，准就得垂头丧气，再不会有人生的乐趣啦。我当了整整十五年法官，要說是叫我看报告——啊！那我才不耐煩看哪！連所罗門也沒法判断誰是誰非。

法官、慈善医院主任、督学和邮政局长下，在門口和回来的警察打了个照面。

第 四 場

市长、鮑布欽斯基、陀布欽斯基和警察。

市长 怎么样，馬車在外面等着嗎？

警察 在外面伺候着。

市长 你到街上去……不，先別忙！你去給我拿……別的人都在哪儿？难道只有你一个？我吩咐过叫普罗霍罗夫也上这儿来的。普罗霍罗夫在哪儿？

警察 普罗霍罗夫在家里待着，可是要他給您当差是办不到啦。

市长 怎么啦？

警察 是这么回事：他醉得像个死人似的，人家清早剛把他从外面抬回来。給他澆过两桶水了，至今还昏迷不醒呢。

市长 （抱住头）唉，我的天，我的天！赶快到街上去，不，你还是先跑到我屋里去，听見了沒有！把宝劍和一頂新帽子給我拿来。好啦，彼得·伊凡諾維奇，咱們走吧。

鮑布欽斯基 我也要，我也要……让我也跟您一块去，安东·安东諾維奇。

市长 不行，不行，彼得·伊凡諾維奇，您不能去，不能去！不合适，再說人多了，馬車也坐不下。

鮑布欽斯基 不要紧，不要紧，我就这么走着去，跟在馬車后面可以赶得上。我只要往門縫里望一下，看看他是怎么一副神气……

市长 （接过宝劍，对警察）你快去召集民警，让他們每人手里拿着……嘿，宝劍磨得滿处都是伤痕啦！阿布杜林这个沒良

心的商人——看見市长的宝劍旧了，也不打一把新的送来。眞是些奸詐小人！我想，他們这群无賴沒准儿暗地里已經把告我的状子准备好了。让他們每人手里拿一条街，——眞他媽的見鬼，我是說一把扫帚，——每人手里拿一把扫帚，把通往旅館去的整条街打扫得干干淨淨。听見了沒有！可要小心哪：你！你！我知道你的！你跟人家攀亲戚，瞎蒙事，抽冷子偸了把銀匙往靴筒里放，——你可要小心，我的耳朵尖得很！……你把商人車尔尼雅耶夫怎么禍害了，啊？他給你两俄尺呢子做制服，可是你拿走了他整整一匹。小心点！不按照品級拿錢是不行的！去吧！

第五場

前場人物和警察分局长。

市长　啊，斯捷潘·伊里奇，看上帝的份上，您說您是躲到哪儿去了？这还成什么样子？

警察分局长　我剛才在大門外面伺候着。

市长　听我說，斯捷潘·伊里奇！彼得堡方面的官員来到了。您那边安排得怎么样了？

警察分局长　您吩咐的都办好了。我派了警察普果維曾跟几个民警一块打扫人行道。

市长　杰席莫尔达在哪儿？

警察分局长　杰席莫尔达坐了救火車出去了。

市长　普罗霍罗夫喝醉了？

警察分局长　喝醉了。

市长　您怎么能让他这样放肆？

警察分局长　天知道这家伙是怎么搞的。昨天城外有人打架，闹出事来了，——他上那儿去維持秩序，回来就喝醉了。

市长　听我說，您这么安排一下：警察普果維曾个头高大，叫他站在桥上，以壮市容。赶快把皮靴店旁边的旧围墙拆掉，放上个草扎的界标，作出好像在計划市政建設的样子。拆毁的地方越多，就越能說明市长有办法。哎呀，我的天，我差点忘了，围墙旁边还堆着有四十車的垃圾呢。咱們这个城市眞不像話：只要什么地方修起来一块紀念碑，或是筑上一道围墙，鬼知道从什么地方就会弄来一大堆垃圾。（叹气）要是过路的官員問起职务的情况，滿意不滿意，——就回答他："一切都滿意，大人"，誰要是不滿意，那我以后就要給他一个不痛快……嗅，哎喲，呵，呵！我有罪，罪孽深重啊。（想拿帽子，錯拿了帽盒）只要上帝保佑我赶快渡过难关，我上供就要多点蜡烛，誰都沒有我点得这么多：我要叫每一个无賴商人捐三普特蜡。嗅，我的天，我的天！走吧，彼得·伊凡諾維奇！（把帽盒錯当作帽子，想戴在头上。）

警察分局长　安东·安东諾維奇，这是盒子，不是帽子。

市长　（扔掉帽盒）盒子就盒子吧！滚他媽的！要是問起五年前撥款建造慈善医院附屬的教堂，怎么还沒有造好，那么，别忘了回答說：本来已經开始在造，可是一場大火燒掉了。这件事我打报告声明过的。要不然，万一有人忘了，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根本沒有造，那就糟啦。还要对杰席莫尔达說，叫他别动不动就揮拳头；他为了維持秩序，把人家打得鼻青眼肿，也不問人家对还是錯。走吧，走吧，彼得·伊凡諾維奇！（下，又回来）不許那些兵士赤身露体地滿街乱跑：这群倒

霧的守备兵只在衬衫外面穿一件制服，下身什么都不穿。

众人下。

第六場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瑪丽亚·安东諾芙娜跑到台上。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在哪儿，他們都在哪儿？唉，我的天……（开門）他爹！安托莎①！安东！（很快地說）这都怪你，都是为了你。你忙着乱找东西："我要别針，我要圍巾。"（走到窗口，喊）安东，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什么，人已經来了？欽差大臣？有鬍子的！什么样的鬍子？

市长的声音　以后再說，以后再說。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以后再說？多新鮮哪，以后再說！我不要什么以后再說……我只問你一句：他是个什么官，上校嗎？啊？（露出輕蔑的神气）走了！你記着点吧！都怪你这个丫头老是跟我嘀咕："媽媽，媽媽，等一等，让我在后面把圍巾别住；我这就好。"現在你再去好你的去吧！現在你什么都不会知道啦。都因为你死要漂亮：听說邮政局长在这儿，你就在鏡子前面扭扭捏捏起来啦：这边照照，又往那边照照。你心想他在追求你，其实呀，你轉过身子去的时候，他对你扮鬼臉。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有什么办法，媽媽？反正再过两个钟头，我們总会知道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再过两个钟头！說得倒好！你怎么不說

① 安东的爱称。

再过一个月就会更知道得清楚些。(探身窗外)喂，婀芙陀季雅！啊？什么，婀芙陀季雅，你听說有人来了沒有？……沒有听說？这女人眞傻！他直摆手？管他摆手不摆手，你倒是問他呀！打听不出来？滿脑門子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顾着想你那个未婚夫去啦。啊？他們很快就走了！你跟着馬車赶上去呀。去，这就去！听見沒有，快跑，問他們上哪儿；好好問問清楚，新来的那位是誰？他是什么长相？听見沒有？扒在門縫上往里面一瞧，就什么都知道啦，眼睛是什么样的：黑眼睛，是不是？你立刻就回来，听見沒有？快，快，快，快！(一直喊到幕落。幕就这样把站在窗口的她們两人遮住了。)

第 二 幕

旅館里的一間小房間。床、桌、手提箱、空酒瓶、皮靴、刷衣服的刷子及其他零星什物。

第 一 場

奥西普躺在主人的床上。

奥西普 眞他媽的，这样想吃啊，肚子咕咕直叫，好像有一团兵在里面吹喇叭似的。这回大概連家都回不去了。这可怎么办？离开彼得堡已經有两个来月了。这宝貝在路上把錢花光了，現在乖乖坐着，夹起了尾巴，再也不能作威作福，发他的少爷脾气了。本来剩下的錢雇馬車也很够用啦；可是不行，他每到一个城市，都要摆摆闊气。(学他的口吻)“喂，奥西普，进去挑一个房間，要頂好的，再去叫頂好的菜，坏的飯菜我可吃不来，我要頂好的飯菜。”眞要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那还可以，可他不过是个十二品文官！你瞧他那个气派，跟过路客商交上朋友，拉开桌子一打上牌——非得輸光了才罢手！唉，这种日子可眞过够了！那倒眞还是乡下好些：乡下虽說是不热鬧，可也省得操这份心；娶上个老婆，一輩子躺在热

炕上，尽管吃你的餡餅就是了。当然，話又說回来，住在彼得堡眞还比什么地方都好，这是沒有話說的。只要有錢，就能过輕松愉快的生活：上戏院听个戏，小狗跳舞給你看，要什么有什么。說起話来都是那么斯斯文文的，簡直跟貴族差不多；你一走进舒金劝业場，商人們就冲着你喊："老爷您来啦！"你在渡船上跟官員平起平坐；想交朋友，到杂貨鋪里去就成：你在那儿准能找到一个騎兵讲給你听打仗的故事，还会告訴你天上每一顆星星暗示我們什么意思，那样，你对随便什么事情就都能了如指掌啦。一会儿，一位老軍官太太来了；一会儿又有个女佣人来了……嘿，嘿，嘿！（笑，摇头）談吐才叫文雅呢，眞他媽的！粗野的話你就是要听也听不到，每个人都对你称呼"您"。懶得走路，你就雇一辆馬車，像老爷似的坐在上面，要是不願意付錢，不給也成，每家人家都有个前后走得通的大門，你只要往大門里一溜，管保魔鬼都找不着你。就是一样不好：有时候吃得很痛快，有时候簡直把你餓得半死，就像現在这样。这全是他的錯。你說拿他可有什么办法？父亲寄了錢来，省着点用也就勉强可以对付了——可是哪儿成呀！……拿到了錢就出去乱花一陣子：坐馬車兜風，每天买戏票，过了一星期，你猜怎么着——就叫我把新做的燕尾服拿到市場上去变卖。有时連最后一件衬衫都輸掉了，身上只剩了一件大礼服和一件外套，——眞的，这是实話！呢料是上等英国貨！光一件燕尾服就值一百五十卢布，可是在市場上只卖了人家二十卢布；褲子就更不必提——一个子儿也不值。到底这都是为的什么？就因为他不干正經事：不上衙門，成天在街上閑蹓躂，玩紙牌。唉，要是让老太爷知道了，那才糟呢！他可不管你是个官，揭起衬衫就給你

一頓揍，叫你接連好几天疼得哇哇直叫。派了你个差使，就該好好干嘛。現在旅館老板說啦，前賬沒有付清就不开飯；可我們要是付不出錢呢？（叹口气）唉，我的天，哪怕有点菜湯喝喝也好呀。我現在恨不得要把整个世界都吞下肚子里去。有人打門，准是他回来了。（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

第二場

奥西普和赫列斯塔科夫。

赫列斯塔科夫　哪，把这接过去。（递給他帽子和手杖）啊，又躺在我床上啦。

奥西普　我干嗎要躺在您的床上？难道我沒有見过床嗎？

赫列斯塔科夫　撒謊，你躺过啦；被单都給弄皺啦。

奥西普　我要床有什么用？难道我不知道床是什么东西嗎？我有腿，我会站着。我要您的床有什么用？

赫列斯塔科夫　（在房間里踱着）你看看烟袋里烟絲沒了吧？

奥西普　哪儿还有烟絲！三天前您早用完了。

赫列斯塔科夫　（一边走，一边把嘴唇咬成种种样子。最后，用响亮坚决的声音說）我說，奥西普！

奥西普　什么事？

赫列斯塔科夫　（用响亮、但不很坚决的声音說）你給我上那儿去一趟。

奥西普　哪儿呀？

赫列斯塔科夫　（用完全不坚决、也不响亮、近于恳求的声音說）楼下，飯厅里……叫他們……給我开飯。

奥西普　不，我不願意去。

赫列斯塔科夫　你怎么敢，混蛋！

奥西普　那不能怨我；反正去了也是白跑一趟，不会有什么結果。老板說过，再也不給开飯啦。

赫列斯塔科夫　他怎么敢不給开飯？岂有此理！

奥西普　他說："我还要去見市长；你东家有三个星期沒有付錢。"他說："你跟你东家都是騙子，你东家是个无賴。"他說："这些招摇撞騙的騙子，坏蛋，我們可見得多啦。"

赫列斯塔科夫　你这畜生，你把这些話讲給我听，还說得滿带劲呢！

奥西普　他說："要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吃着住着不給錢，攆又攆不走，那还成？我可不是說着玩的，我干脆就去告他，把他送进衙門，叫他去坐牢。"

赫列斯塔科夫　得啦，得啦，混蛋，够啦。你去，你去跟他說去。眞是个蛮不讲理的混賬东西。

奥西普　我还是叫老板来当面跟您說吧。

赫列斯塔科夫　叫老板来干什么？你去說去。

奥西普　可是，說实在的，少爷……

赫列斯塔科夫　好，去吧，給我快滾！去叫老板来。

奥西普下。

第三場

赫列斯塔科夫独自一人。

赫列斯塔科夫　眞想吃点什么。我心想，出去走一走，会把这陣餓劲挺过去——誰知道不行，見鬼，还是挺不过去。是呀，

我要是沒有在边查把錢胡花一气，回家的盘纒总会够的。步兵上尉这家伙眞把我害苦了，他打得一手好牌。只坐了一刻钟，就被他贏了个精光。可是，尽管輸了錢，还眞想跟他再見一見高下，可惜沒有机会啦。这个小城眞彆扭！蔬菜店不肯賒賬，哪怕买一点东西也得付錢。簡直卑劣透了。（吹口哨，起初吹《罗伯特》①里的一段，接着吹《你别給我縫，媽媽》，最后吹的是不知道什么曲子）下回誰都不願意再上这儿来。

第四場

赫列斯塔科夫、奧西普和旅館僕役。

僕役　老板打发我来，問您有什么事。

赫列斯塔科夫　老弟，你好！怎么样，身体不坏吧？

僕役　托老天爷的福。

赫列斯塔科夫　你們旅館里怎么样？一切順当嗎？

僕役　托老天爷的福，一切都好。

赫列斯塔科夫　客人多嗎？

僕役　是，很不少。

赫列斯塔科夫　听我說，亲爱的朋友，直到現在还沒有給我开飯，請你去催催，快点給我开飯——吃完了飯我还有事情要办。

僕役　可是老板說不再給开飯了。他今天一定要到市长那儿去控告。

---

① 即《魔鬼罗伯特》，德国作曲家梅耶貝尔（1791—1864）作的歌剧。

赫列斯塔科夫　控告什么？你自己想，亲爱的朋友，这是打哪儿說起？我总得吃东西。这样下去，我会餓瘦的。我眞想吃，我說这話可不是鬧着玩的。

僕役　是的。他說："前賬未淸，不給开飯。"这就是他的回答。

赫列斯塔科夫　你去劝劝，叫他通融通融。

僕役　对他說什么呀？

赫列斯塔科夫　你去給他认眞把話讲明白了：我得吃东西。錢嘛，自然是……他以为，他这种乡下人一天不吃东西不要紧，别人就也跟他一样。这眞是笑話！

僕役　好，我去說。

第五場

赫列斯塔科夫独自一人。

赫列斯塔科夫　他要是一点也不給东西吃，那就糟啦。从来还沒有这样想吃过。要不，拿一件衣服出去弄点錢来？把褲子卖掉，好不好？不，还是挨一点餓，总得穿着彼得堡的衣服回去才成。可惜約熙姆[1]不肯把馬車租給我，他媽的，要不然坐着馬車回家多威風呀，馬車拉到隔壁地主家的台阶跟前，还点着灯，奥西普穿着号衣站在后面。我想大伙儿該吓昏了头："誰？怎么回事？"僕人走进去：（挺直身子，扮作僕役的模样）"彼得堡来的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赫列斯塔科

① 当时彼得堡的馬車制造匠。

夫，要不要接見？"他們这些粗人还懂得什么叫做"接見"！要是有个傻里傻气的地主到他們家里去，就像狗熊似的，一直往客厅里闖进去就是了。还可以走到漂亮的女儿面前，說："小姐，我是多么……"（搓搓手，把脚碰一碰响）呸！（啐唾沫）我餓得眞想吐。

第六場

赫列斯塔科夫、奧西普，后来僕役上。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样？

奧西普　飯端来了。

赫列斯塔科夫　（拍手，坐在椅子上微微跳动一下）端来了！端来了！端来了！

僕役　（拿来盘子和餐巾）老板說这是最后一次給您开飯。

赫列斯塔科夫　哼，老板，老板……我对你的老板啐唾沫！什么菜呀？

僕役　湯和烤肉。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只有两个菜？

僕役　只有两个菜。

赫列斯塔科夫　眞是胡鬧！这种飯我不能吃。你去对他說：这算是什么！……菜太少了。

僕役　不，老板說这还嫌多呢。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沒有汁子？

僕役　沒有汁子。

赫列斯塔科夫　为什么沒有？我走过厨房，亲眼看見熬了許多

汁子。今天早晨我还在飯厅里看見两个矮个子在吃鮭魚，还吃許多别的东西。

僕役　有是有，可也許是沒有。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沒有。

僕役　是沒有啊。

赫列斯塔科夫　那么，鮭魚呢？魚块呢？肉餅呢？

僕役　那是給高尙的客人預备的。

赫列斯塔科夫　你混蛋！

僕役　是。

赫列斯塔科夫　你这畜生……他們吃，为什么我不能吃？見鬼，为什么单单我就不能吃？难道他們不是和我一样的客人嗎？

僕役　大家知道：不是一样的。

赫列斯塔科夫　那他們是些什么客人？

僕役　普通的客人！大家知道：他們付錢。

赫列斯塔科夫　我不想跟你这混蛋多廢話。（盛了湯，吃起来）这算是什么湯？你干脆是把白水倒在碗里：一点味道也沒有，光有一股臭味。我不能喝这种湯，給我去換个湯来。

僕役　我拿回去。老板說：不吃就算了。

赫列斯塔科夫　（用手护着食物）好，好，好……留下吧，混蛋！你用这种态度对付别人慣了：老弟，我可不是那种人！我劝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吃）我的天，这是什么湯！（继續吃）我想，世界上还从来沒有人吃过这样的湯。漂在面上的不是油，倒像是什么毛。（切鸡）唉，唉，唉，这是什么鸡！把烤肉拿来！湯还剩着一点，奥西普，你拿去喝了吧。（切烤肉）这也叫烤肉？这不是烤肉。

僕役　那是什么？

赫列斯塔科夫　鬼知道是什么，反正不是烤肉。这烤的不是牛肉，是烤斧头。（吃）騙子，无賴，他們拿什么东西給人家吃！吃这么一块，牙床骨都要咬痛了。（用手指挖牙齿縫）下賤东西！簡直像树皮一样，拔都拔不出来，吃这么一頓飯，牙齿会变得烏黑的。騙子手！（用餐巾擦嘴）沒有别的了嗎？

僕役　沒有了。

赫列斯塔科夫　无賴！下賤东西！只要給一点汁子或是餡餅也好呀。流氓！就是会敲客人的竹杠。

僕役把东西收拾好，拿了盘子和奥西普同下。

第七場

赫列斯塔科夫，后来奥西普上。

赫列斯塔科夫　这頓飯簡直跟沒吃一样；肚子反倒更餓了。要是有零錢，我就打发他到市場上去买个面包回来。

奥西普　（上）市长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赶来啦，直在外边打听您哪。

赫列斯塔科夫　（吃了一惊）哎呀，这可糟啦！旅館老板这个畜生眞是把我告下了！眞要是把我抓去坐牢可怎么好？要是客客气气叫我走，那还算是給我面子……不，不，我不去！街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些軍官和老百姓，我在他們面前装模作样地摆过架子，还跟一个商人的女儿飞眼来着……不，我不能去。再說，他算老几？就凭他，怎么敢这样对待我？难道他把我看成商人或是手艺匠了嗎？（振作精神，挺直了身体）我

要直截了当地对他說："您怎么敢，您怎么？……"（門的把手轉了一下；赫列斯塔科夫臉色发白，身体蜷縮起來。）

第 八 場

赫列斯塔科夫、市长和陀布欽斯基。市长走进来，站住。两人都惊惧地瞪出眼睛，互相对望了一会儿。

市长 （稍稍恢复常态，双手垂直）問候您好。

赫列斯塔科夫 （施礼）您好……

市长 原諒我来打攪您。

赫列斯塔科夫 不要紧。

市长 身为本城的市长，我的責任是留心不使过路客商和所有高尚的人們受到一点委屈……

赫列斯塔科夫 （起初有点結巴，但后来，声音轉洪亮）叫我有什么办法？……这不能怪我……賬总要还的……乡下会把錢寄給我。

鮑布欽斯基往門縫里張望。

都是他不好：給我吃的牛肉硬得像木头；湯呢，鬼知道他倒了些什么东西进去，我眞应該把它潑到窗外边去。他叫我挨了好几天餓……茶水眞奇怪，有一股子魚腥味儿，連半点茶的味道也沒有。我为什么要受这份罪……眞是笑話。

市长 （害怕）对不起，这眞不能怪我。我这儿市場上卖的都是上等牛肉。霍尔莫果尔斯克的商人运来的，他們都是些規矩的、行为端正的人。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去弄来了这样的牛肉。假使有什么不称心……我斗胆奉劝尊駕搬到另外一个

地方去住。

赫列斯塔科夫　不，我不要！我知道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让我去坐牢。可是您有什么权利？您怎么敢？……我是……我是在彼得堡做官的。（振作精神）我，我，我……

市长　（旁白）噢，老天爷，他生这么大的气！他全都知道了，这些可恶的商人都告訴他啦！

赫列斯塔科夫　（勇气陡增）您就是把您的队伍都开到这儿来，我也不去！我直接找总长去！（用拳头擂桌子）您这是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

市长　（挺直身体，渾身发抖）您开开恩，饒了我吧！我还有老婆，几个年幼的孩子……别断了我的活路。

赫列斯塔科夫　不，我不要！你又跟我来这套啦！有我的什么事？因为您有老婆和孩子，我就得去坐牢，这可眞妙透了！

鮑布欽斯基探头往門里一望，吓得躲了起来。

不，謝謝您，我不要。

市长　（发抖）我办事沒有經驗，我实在是办事沒有經驗。錢不够用。請您替我想一想，我挣的官俸还不够买茶叶跟糖的。就說拿过点賄賂，那也是极微小的：收人家点吃的东西，做一套衣服。至于讲到下士的寡妇老婆，那个做小买卖的，說我打过她，那是造謠，实在是造謠。这都是一批对我怀恨在心的人捏造出来的！他們还想謀害我的性命呢。

赫列斯塔科夫　那又怎么样呢？我跟他們沒有关系。（沉思）可我还是不懂您为什么要跟我提那些怀恨在心的人，或是什么下士的寡妇老婆……下士的老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您就不敢打。您还差得远哪……眞胡鬧！原来你倒是

这样的人！……賬要还的，賬要还的，可是我这会儿沒有錢。我住在这儿，就因为身边一个子儿也沒有。

市长　(旁白)眞是老奸巨猾！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撒下迷魂陣，把人都弄胡塗了！誰要是有本事，就来解解这个疑团吧。会鬧得你暈头轉向的。好啦，沒法子，只得試一試再說！該怎么样就怎么样，碰碰运气吧。(出声)您要眞是需要錢用，或是需要别的什么，我願意立刻就給您办到。我的責任就是帮助过路客商。

赫列斯塔科夫　借給我錢，借給我錢，我这就去还清旅館老板的賬。我只要两百卢布，少一点也行。

市长　(遞上鈔票)正好是两百卢布，您連点都不用点了。

赫列斯塔科夫　(收錢)謝謝；我立刻从乡下把錢給您寄来，这一回我可眞沒有想到……我看出来您是一个高尙的人。往后，咱們就好說話了。

市长　(旁白)謝天謝地！把錢收下啦。現在事情好像有門了。我塞給他不是两百，是四百。

赫列斯塔科夫　喂，奥西普！

奥西普上。

叫旅館的僕人上这儿来一趟！(走向市长和陀布欽斯基)你們怎么站着？請坐。(向陀布欽斯基)請坐，請坐。

市长　不要紧，我們站一会儿。

赫列斯塔科夫　請坐，請坐。現在我才完全看出来您这个人性格直爽，待人又是殷勤体貼，老实說，剛才我还以为您上这儿来是要把我……(向陀布欽斯基)請坐。

市长和陀布欽斯基坐下。鮑布欽斯基往門縫里張望，偸听。

市长　(旁白)胆子大些。他要人家觉得他是来微服察訪的。好，咱

們就也跟他来个装胡塗；假装好像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似的。(出声)我是为了职务上的需要，跟本地乡紳彼得·伊凡諾維奇·陀布欽斯基一块出来巡察的，我們特地到旅館里来看看，招待过路客商是不是周到，因为我不像別处的市长，他們什么事都不管；我，我是除了职务之外，还本着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衷心願望每一个人都能受到很好的款待，現在好像报答我这一番誠意似的，让我有机会荣幸地拜識了您。

赫列斯塔科夫　我也非常高兴。老实說，沒有您帮忙，我就还得在这儿住上好些日子；我真不知道用什么来还清欠賬呢。

市长　(旁白)哼，你尽管去說吧！不知道用什么来还清欠賬！(出声)我斗胆請問一声：您是上哪儿，上什么地方去？

赫列斯塔科夫　我要上薩拉托夫省自己的村子里去。

市长　(旁白，臉上露出譏諷的神气)上薩拉托夫省去！啊？他倒一点也不臉紅！噢，对付这家伙可得小心提防着点。(出声)您做得真对！說起旅行来呀，有人这么說：虽然在驛站上等换驛馬叫人很不痛快，可是另一方面，倒也不失为消遣散心的一个好方法。您大概也是为了給自己解解悶气才出来旅行的吧？

赫列斯塔科夫　不，家父要我回去；我在彼得堡一直到現在还沒有升过官，老头子气坏了。他以为一到彼得堡就能得到弗拉基米尔勛章的。真該叫他自己到衙門里去坐几天尝尝滋味。

市长　(旁白)你看他真会吹！連老父亲都扯上啦。(出声)您回去要住上許多日子吧？

赫列斯塔科夫　我真是說不上来。家父脾气頑固，蠢得像根木头，这老帮子。我要对他直截了当地說：隨便您怎么說，反

正离开彼得堡我就不能生活。真是的，我为什么要跟乡下人混在一块，埋没一輩子呢？現在，时代的需要不同；我的灵魂渴望着文明。

市长 （旁白）編得真像有那么回事！睜着眼睛瞎吹，可是一点也不露出馬脚来！这么个貌不惊人的矮个子！仿佛用手指甲都能把他掐死似的。别忙，我会叫你說出实話来。我要叫你給我多說上几句。（出声）您說得对极了：老待在偏僻的小地方，能干出个什么名堂来呢？就拿这儿来說吧：夜晚不睡觉，为国辛劳，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可是还不知道多嗜才能够得到奖賞呢。（对房間里瞧了一眼）好像这間屋子有点发潮？

赫列斯塔科夫 这房間糟透啦，我在别处还从来沒有見过这么多的臭虫：咬起人来，像野狗一样。

市长 真是的！这么一位教养高超的客人在受誰的罪啊？叫臭虫給咬了，这些有害无益的臭虫根本就不应該生到世上来。仿佛这間房間还有点暗！

赫列斯塔科夫 是的，太暗了。老板有一种习惯，总不願意給人拿蜡烛来。有时候想做点什么事，看看书，或是灵机一动，想写点什么：那就不行——暗呀，太暗了。

市长 斗胆請問您一声……可是不，我不配。

赫列斯塔科夫 什么事？

市长 不，不，我不配，我不配。

赫列斯塔科夫 到底怎么回事？

市长 那我就老着臉皮說吧……我家里有一間对您頂合适的房間，又敞亮，又安靜……可是不成，我自己觉得，这份荣耀对我是太过分啦……您千万别生气。真的，我提出这个办法是出于一片至誠。

赫列斯塔科夫　哪儿的話，我倒是眞願意搬过去住呢。住在私人宅子里，可比耽擱在小旅館里强的多。

市长　那我眞是太高兴了。內人也会喜欢的。我有一种脾气，从小就好客，尤其是如果遇到一位敎养高超的客人的話。您别以为我說这些話是要恭維您。不，我沒有这个毛病，我說的句句是眞心話。

赫列斯塔科夫　謝謝。我也一样，我也是不喜欢口是心非的人。我很喜欢您的直爽勁儿和待人体貼入微的这份热情，老实說，我不要求别的，只要人家对我表示忠誠和尊敬，尊敬和忠誠。

第九場

前場人物和旅館的僕役，后者由奥西普随伴着同上。鮑布欽斯基往門縫里張望。

僕役　您叫我？

赫列斯塔科夫　是的，把賬单拿来。

僕役　我剛才又送来过一份賬单。

赫列斯塔科夫　誰还記得你这些莫名其妙的賬单。你說吧：多少錢？

僕役　您头一天叫了一份客飯，第二天只吃了一份鮭魚，以后全是賒賬。

赫列斯塔科夫　混蛋，你还要一項一項的报賬！一共多少錢？

市长　您不用費心了，賬让他回头再算。（向僕役）滾出去，錢会給你的。

赫列斯塔科夫　对，您說的对！（把錢藏起来。）

僕役下。鲍布欽斯基往門縫里張望。

第十場

市长、赫列斯塔科夫、陀布欽斯基。

市长　您現在要不要去参观一下我們城里的一些机关，——譬方說，慈善医院和别的地方？

赫列斯塔科夫　那儿都有些什么可看的？

市长　您去看看我們事情办得怎么样……秩序好不好……

赫列斯塔科夫　好呀，我願意去。

鲍布欽斯基把头伸进門来。

市长　您要是願意，从那儿可以弯到县立学校去，看看教課的情况。

赫列斯塔科夫　好，好。

市长　然后，您要是願意参观拘留所和监獄——您可以看看我們是怎样对待犯人的。

赫列斯塔科夫　看监獄干什么？我們还是去参观慈善医院好些。

市长　随您的便。您打算怎么样？坐您自己的馬車，还是跟我坐一辆馬車？

赫列斯塔科夫　最好我跟您坐一辆馬車。

市长　（向陀布欽斯基）彼得·伊凡諾維奇，現在沒有您的座位了。

陀布欽斯基　不要紧，我总有办法。

市长　（对陀布欽斯基輕声說）听我說：您赶快給我去跑一趟吧，拚命

快点跑，給我送两張便条，一張交給慈善医院的賽姆略尼卡，另外一張交給我內人。（对赫列斯塔科夫）斗胆請您允許我在您面前写几个字給我內人，让她好准备准备接待貴宾。

赫列斯塔科夫　何必費心呢？……这儿有墨水，不过信紙，我不知道……写在这張賬单上怎么样？

市长　就写在这上面吧。（一边写，一边自言自語）等他吃飽了喝足了，我們再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吧！我家里有省城运来的紅葡萄酒，样子不好看，可是会把大象都給醉倒的。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害怕他应該害怕到什么程度。（写完了信，把信交給陀布欽斯基，陀布欽斯基向門口走去，可是这时候突然門落了下来，偸听談話的鮑布欽斯基随着門一起滚到舞台上。大家一齐惊呼。鮑布欽斯基站起来。）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样，跸着了哪儿沒有？

鮑布欽斯基　不要紧，不要紧，一点也沒有什么妨碍，只是鼻子尖擦破了一点。我这就上赫利斯季阳·伊凡諾維奇那儿去，——他有一种药膏，敷上就会好的。

市长　（对鮑布欽斯基露出責备的神气，然后对赫列斯塔科夫）这不要紧。好，請吧！我来对您的跟班說，叫他把箱子搬过去。（对奧西普）朋友，你把行李搬到我家里去，市长的公館——你只要問一声，誰都会指点給你看的。請吧！（让赫列斯塔科夫先走，自己跟在后面走出去，回过身来，又含有責备意味地对鮑布欽斯基說）你这个人呀！怎么偏偏在这个地方跸一跤！还跸了个元宝翻身，这成什么体統！（下；鮑布欽斯基跟下。）

幕落。

第 三 幕

第一幕的房間。

第 一 場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瑪丽亚·安东諾芙娜仍旧采取同样的姿势站在窗前。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已經等了整整一个钟头了，可你还是一个勁儿扭扭捏捏地打扮；衣服总算都穿好了吧，可是不成！还要东找找西摸摸……你說的話我再也不要听啦。眞急死人！好像故意搗蛋似的，一个人影也不見！好像都死絕了。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眞的，媽媽，再过两分钟，一切都可以明白了。婀芙陀季雅这会儿就該来了。（望窗外，喊起来）啊，媽媽，媽媽！有人来了，在街的那一头。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在哪儿？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唔，是的，是有人走过来。来的人是誰呢？身材不高……穿一件燕尾服……这是誰呢？啊？眞彆悶死人啦！这会是誰？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是陀布欽斯基，媽媽。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什么陀布欽斯基？不知道你想到哪儿去

了！完全不是陀布欽斯基。(揮手帕)喂，您上这儿来一趟！快点！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媽媽，眞是陀布欽斯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看你是成心跟我抬杠。对你說：不是陀布欽斯基。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怎么样？怎么样，媽媽？您瞧：是陀布欽斯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眞是陀布欽斯基，現在我看見了！你总要跟我抬杠！(往窗外喊)快点，快点！您走得眞慢。怎么样？他們在哪儿？啊？您就在外面讲好了，一样的。什么，人挺厉害嗎？啊？我丈夫，我丈夫呢？(从窗前稍往后退，憤憤地)这人眞蠢透了：不进屋，他就死不开腔！

第二場

前場人物和陀布欽斯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倒說說看：您好意思嗎？我只信賴您一个人，把您看作正派人，可是大伙儿往外头一走，您也跟着溜了！我一直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問个底細。您不觉得害臊嗎！我給您的两个孩子凡尼奇卡和李桑卡施过洗礼，到头来，您倒这样待我！

陀布欽斯基　干亲家，我特地来給您請安，跑得連气都喘不过来了。問候您好，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您好，彼得·伊凡諾維奇！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快告訴我，那边情况怎么样？

陀布欽斯基　安东·安东諾維奇送給您一張字条。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将軍嗎？

陀布欽斯基　不，不是将軍，可也不比将軍差。教养高超，举止傲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啊！那么，这就是人家写信向我丈夫提起的那个人。

陀布欽斯基　准是他沒錯儿。是我跟彼得·伊凡諾維奇一起首先发現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快把事情一五一十地都告訴我，那边怎么样啦？

陀布欽斯基　謝天謝地，一切总算还順利。起初他对待安东·安东諾維奇有点严厉：很生气，說旅館里样样都不好，又說不願意上他公館里来，不願意为他去坐牢；可是后来，看出安东·安东諾維奇沒有恶意，他們倆越談越对勁，立刻就改变了主意，謝天謝地，一切也就都順当了。他們这会儿去参观慈善医院去啦……老实說，本来安东·安东諾維奇还以为有人去檢举过；連我都有点害怕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怕什么？您又沒有做官。

陀布欽斯基　是这样的，您知道，大官說起話来，总叫人感到有点害怕。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瞧您說的……不过，这全都是廢話；您倒說說，他是什么样的长相？年紀老？还是年紀輕？

陀布欽斯基　是一个很年輕、很年輕的人：二十三岁左右；可是說話完全像个老头子。"好吧，"他說，"我先上那儿去，然后再上那儿去……"(揮手)說話可威風啦。他說："我喜欢写写文章，看看书，可是眞討厌，屋子里暗了一点。"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相貌怎么样？是深褐色的头发，还是金头发？

陀布欽斯基　宁可說是栗色的头发，眼睛像野兽似的滴溜溜地直轉，叫人看了心里发毛。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字条上写的是什么？(念)“亲爱的，我急于要通知你，我的处境十分糟糕，但老天爷保佑，腌黃瓜两条，魚子半碟，共計一卢布二十五戈比……”(停住) 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儿要写上腌黃瓜和魚子？

陀布欽斯基　啊，安东·安东諾維奇百忙中随便抓到一張用过的紙，就把要說的話写在上面了：这是一張賬单。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唔，这就对了。(继續念下去)“但老天爷保佑，似可渡过难关。望速即为貴宾收拾房間，就是貼黃色花紙的那一間；不必添菜，因为我們将在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的慈善医院里吃飯。但酒須多預备一点。叫商人阿布杜林送最好的酒来；否則，我要把他的全部酒窖搗个稀烂。亲爱的，吻你的小手。安东·斯克伏慈尼克—德穆汉諾夫斯基……”哎喲，我的天！这可得赶紧办才好！喂，有人嗎？米希卡！

陀布欽斯基　(跑过去，向門外喊)米希卡！米希卡！米希卡！

米希卡上。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听我說：快給我跑到商人阿布杜林那儿去一趟……等一等，我給你一張字条。(坐到桌子边，边写，边說)你把这張字条交給馬夫西陀尔，叫他快去送給商人阿布杜林，把酒带回来。你現在就去把房間好好給客人拾掇拾掇。把床、洗臉盆等等东西放好。

陀布欽斯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現在要赶快跑去看看他

視察得怎么样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去吧，去吧，我不留您。

第 三 場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瑪宪卡[1]，我們現在得好好打扮打扮。他是京城来的人，可千万别让他見笑才好。你最好穿上你那件打小褶子的天藍色的衣裳。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哼，媽媽，天藍色的！我才不爱穿呢。略普金一賈普金太太也穿天藍色的，賽姆略尼卡的女儿也穿天藍色的。不，我最好还是穿带花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带花的！……你就爱跟我鬧彆扭。你最好穿天藍色的，因为我想穿那件淡黄色的。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哎呀，媽媽，您穿淡黄色的可不合适！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穿淡黄色的不合适？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不合适，我敢随便打什么賭，一定是不合适。要穿这种顏色的衣裳，眼睛得完全是黑的才配得上。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好哇！我的眼睛不是黑的嗎？頂頂黑的。你尽胡說！我平时总是用草头皇后算命[2]的，眼睛怎么会不是黑的呢？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哎呀，媽媽！您还是应該用紅心皇后算命才对。

---

① 瑪丽亚的爱称。

② 俄俗作紙牌游戏，可以用紙牌来算命。黑眼黑发女郎照例用草头皇后算命。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胡說，簡直是胡說！我决不能用紅心皇后！（和瑪丽亚·安东諾芙娜一起急下，在台后說話）亏你想得出！紅心皇后！天知道你說的什么！

她們走后，門开了，米希卡把垃圾扫出来。奥西普头上頂着箱子，从另一門进来。

第　四　場

米希卡和奥西普。

奥西普　放在哪儿？

米希卡　这边，叔叔，这边。

奥西普　等一等，先让我歇一会儿。唉，眞是过的倒霉的日子！空着肚子，随便搬什么东西都会觉得重的。

米希卡　叔叔，将軍快来了嗎？

奥西普　什么将軍？

米希卡　就是您那位东家。

奥西普　我們东家？他是什么将軍？

米希卡　那么难道他不是将軍？

奥西普　将軍，那要看你怎么看了。

米希卡　这是怎么說？比眞正的将軍大呢，还是小？

奥西普　大。

米希卡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儿宅里头忙得这样乱糟糟的呢。

奥西普　听我說，小伙子：我看你是一个机灵能干的人，你去給我弄点东西来吃吧。

米希卡　吃的东西还沒有給您預备好，叔叔。現成的菜您是不

会要吃的，回头你們东家坐下来吃飯的时候，自然您也会有同样的一份。

奥西普　唔，你們有什么現成的菜呢？

米希卡　白菜湯，粥，餡餅。

奥西普　就拿这个来吧，白菜湯、粥跟餡餅！沒关系，我什么都吃。好啦，咱們把箱子抬进去吧！怎么，那儿有另外一扇門嗎？

米希卡　有。

两人把箱子抬入邻室。

第　五　場

警察們大开正門。赫列斯塔科夫上；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市长，随后是慈善医院主任、督学、陀布欽斯基和鼻子上貼着膏药的鮑布欽斯基。市长对警察指指地上的一張紙条——他們跑过去，互相爭先恐后地推挤着，把它拾起来。

赫列斯塔科夫　这些慈善医院办得很好。你們能够領过路的客人到城里各处参观，这一点我很滿意。別的城里可哪儿也沒有領我去看过。

市长　我斗胆回您的話，別处的市长和一般的官吏只是想到自己的那点利益。可是我这儿呢，可以这么說，除了整頓秩序，勤奋办事，报答上司的盛意之外，是別无其他企图的。

赫列斯塔科夫　剛才那頓飯吃得很不坏，我眞是吃得太飽了。你們每天都吃这样的伙食嗎？

市长　这是特地为貴宾預备的。

赫列斯塔科夫　我喜欢吃。活着就为的是享受嘛。我們吃的那

个魚叫什么？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趋前几步)是咸鱈魚，您哪。

赫列斯塔科夫　味道很好。我們在哪儿吃的飯？是在医院里嗎？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是，您哪，在慈善医院里。

赫列斯塔科夫　我記得，我記得，还有几只病床。病人都恢复健康了嗎？那儿病人好像并不多。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剩下的只有十来个人，再不会多；其余的都恢复健康了。事情就是这样，这已經成了慣例了。自从我就任以来——說起来您大概不会相信，——所有的病人就像一群蒼蝇似的，一下子都好了。病人还沒有来得及进医院，病已經全好了，这与其說是医药的功效，还不如說是一片誠意和秩序起的作用更大些。

市长　我斗胆回您的話，市长的职务可眞是伤脑筋！单說清洁、修理、改善，就得費多少事！……总而言之，就是最聪明的人也会感到无能为力的，可是我这儿呢，托老天爷的福，一切都很順利。当然，别的市长一心一意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可是，您信不信，我呢，我甚至在躺下睡觉的时候，也总是想："老天爷啊，怎么才能够做到让上司知道我在勤奋办事，让他老人家感觉满意呢？……"上司奖賞不奖賞我，那自然要看他老人家的意思，至少我会感到于心无愧。只要做到城里秩序井然，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囚犯受到很好的处理，醉汉减少……那我还要求什么呢？眞的，我也不貪图什么名利。当然，名利是誘人的，可是跟美德比起来，这一切都輕如尘芥，于我如浮云。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旁白)嘿，这无賴，說得眞是天花乱墜！天生成他有这样大的本領！

赫列斯塔科夫　那敢情是呀。老实說，我有时候也喜欢发点議論：有时候来一篇散文，詩兴勃发起来就写一首詩。

鮑布欽斯基　（对陀布欽斯基）对，說的可眞对，彼得・伊凡諾維奇。这些意見眞是精辟极了……看得出他是一位有学問的人。

赫列斯塔科夫　請您告訴我：你們这儿有什么消遣沒有，譬方說，有沒有可以打打牌的地方？

市长　（旁白）嘁，伙計，我知道你問这話安的是什么心眼！（出声）这可絕对沒有！我們这儿沒听說过有这种地方。我从来都沒有摸过牌！連牌是怎样打法也不知道。我一看見牌就发急：要是看見一張紅方块的老开或是别的什么牌，心里就說不出的不痛快，簡直要啐唾沫。有一回，逗孩子們玩，用紙牌搭了一間小房子，后来做了整整一夜乱梦，尽梦見这些討厌的紙牌。去它們的吧！怎么能把宝貴的时間浪費在这种事情上面呢？

魯卡・魯基奇　（旁白）可是，这坏蛋昨天还贏了我一百卢布。

市长　我还不如利用这时間去为国家多办点事。

赫列斯塔科夫　不过，您这話也不一定……一切都得看你是怎么去看这些問題。譬方說，如果在应該加賭注的时候，你倒退縮不前……那当然是……不，話可不能那么說，有时候耍两把玩玩也是挺有趣的。

第　六　場

前場人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市长　让我来介紹介紹敝眷：賤內和小女。

赫列斯塔科夫　(施礼)太太，我有机会見到您，眞是荣幸。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們能够見到您这样的貴宾，更是觉得愉快。

赫列斯塔科夫　(装模作样)太太，完全相反：我更是觉得愉快。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那怎么能够呢！您是因为客气才这么說的。請坐。

赫列斯塔科夫　在您身边站一会儿就已經是莫大的幸福；不过，您要是一定叫我坐，我就坐。我終于能够挨着您的身边坐下，我是多么幸福啊！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說这些話我是不敢当的……我想您在京城里住慣了，出門旅行会觉得很不愉快的。

赫列斯塔科夫　非常不愉快。过慣了社交界的生活，comprenez vous①，忽然出門旅行：住的是骯髒的小旅館，遇見的全是些愚昧无知的人……老实說，假使沒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端詳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她面前装模作样)使我的一切煩恼得到报偿的話……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眞是的，您該会感到多么不愉快！

赫列斯塔科夫　不过，太太，我这会儿感到非常愉快。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那怎么能够呢！您太客气了。我不敢当。

赫列斯塔科夫　有什么不敢当？太太，您当之无愧。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們住在乡下……

赫列斯塔科夫　是呀，不过，乡下也有山有水，别有風趣……当然，怎么能够拿乡下跟彼得堡比！提起彼得堡来呀！那眞是什么样的生活！你們也許当我只是給人家誊写誊写的；

---

① 法文：您明白不明白。

才不呢！处长跟我的交情可深啦。他总是这样拍拍我的肩膀，說："老弟，你来吃飯呀！"我到部里去，只去两分钟，把事情交代一下：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另外有个文牘員，像只耗子似的，只是拿起笔来，嗖，嗖……地写。本来就要把我实授八品文官，可是我心想，这又何必呢。那个看門人拿着刷子在楼梯上追我，对我說："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我来給您刷靴子。"（对市长）諸位，你們为什么站着？請坐呀！

市长　官卑职小，站着伺候大人。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同时）我們站一会儿。
魯卡·魯基奇　（同时）請您别費心吧。

赫列斯塔科夫　不要論官职。請坐。

市长和众人都坐下。

我不喜欢讲究礼节。恰恰相反，我甚至是竭力、竭力要做到不让人家注意我。可是怎么也躲不过，簡直是不成呀！我一走到哪儿，大家就說："瞧，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来啦！"有一回，人家甚至把我当成了总司令：士兵們从卫兵室里跳出来，向我举枪敬礼。事后一个跟我很熟的軍官对我說："老弟呀，我們眞把你当成总司令啦。"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說得多有意思！

赫列斯塔科夫　我认識許多漂亮的女演員。我还編写过許多通俗笑剧……我跟文学家們常常見面。普希金跟我很有交情，我常常对他說："怎么样，普希金老兄？"——"沒有什么，老弟，"他回答我，"仍旧是老样子……"眞是个大怪物。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还写文章嗎？当个作家該是多么有意思呀！您大概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吧？

赫列斯塔科夫　是的，我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过，我的作品

可多啦：《費加罗的婚姻》①，《魔鬼罗伯特》②，《規范》③。还有些什么，我連題目都記不得了。并且，这些东西都是偶然写成的：我不想写，可是戏院經理說："老弟呀，随便給写点什么吧。"我心想："好，写就写一个吧！"于是一揮而就，只花了一夜工夫就写成了，叫大家吃了一惊。我的文思来得特别快。所有用布朗貝烏斯男爵④笔名写的东西，《希望的帆船》⑤和《莫斯科电訊报》⑥……全是我写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那么，您敢情就是布朗貝烏斯嗎？

赫列斯塔科夫　那还用說！我給他們所有的人修改文章。斯米尔津⑦为这个給我四万卢布。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那么，《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一定也是您的大作。

赫列斯塔科夫　是呀，是我的作品。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立刻就猜着了。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哎呀，媽媽，书上写着是札果斯金先生的作品。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又来啦！我准知道你又要跟我抬杠。

赫列斯塔科夫　唉，对呀，說的对，那的确是札果斯金写的！可是还有另外一本《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那本是我写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讀的一定是您写的那本。写得眞是太

---

① 法国剧作家博馬舍(1732—1799)所写的喜剧。

② 見第295頁注。

③ 意大利作曲家貝利尼(1801—1835)作的歌剧。

④ 布朗貝烏斯男爵是《讀书文庫》主編森科夫斯基的笔名。

⑤ 瑪尔林斯基写的一篇中篇小說。

⑥ 波列伏依主編的一种杂志。

⑦ 当时彼得堡著名的书商，《讀书文庫》杂志就是他出資办的。

好了！

赫列斯塔科夫　老实說，我是靠文学写作为生的。我的房子在彼得堡是数一数二的。一提起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的公館，誰都知道。（面向众人）諸位，几时到彼得堡去，請到舍間来玩玩。我家里也举行舞会。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想，那边举行的舞会該是多么高雅而且富丽堂皇啊。

赫列斯塔科夫　那就不用說啦。譬方說，桌上放着一只西瓜——那西瓜就值七百卢布。湯是装在鍋子里一直打巴黎用輪船运来的；一揭开盖，那股蒸气呀，你在自然界里簡直是无法看到的。我每天都参加舞会。我們几个人还打惠斯特牌：有外交总长，法国公使，英国公使，德国公使和我。一打牌，总是打得精疲力尽，累得不成話。順楼梯跑到四层楼我的房間里去，只要对女厨子說一声："喂，瑪符魯希卡，把外套拿去"……我胡扯些什么，我忘了，我是住在二层楼上①。我家里光說楼梯就值……早晨我还沒醒，你看一看我家里的接待室，那可眞有意思：伯爵啦，公爵啦，挤来挤去，像蜜蜂似的嗡嗡地叫，你只听得：嗡，嗡，嗡……有时候还有总长……

市长和其余的人們胆怯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甚至在送給我的公函上写着："大人閣下"。有一回，我甚至还当上了局长。这件事說起来也很奇怪：前任局长走掉了，走到哪儿去了呢，誰都不知道。自然大伙儿就紛紛議論起来：怎么办？誰来接替他的位置？許多将軍都想謀这个缺，接过来干了几天，不成，干不了。看来容易做来难啊！后来

---

① 旧俗：闊人都住在二层楼上，不住四层楼。

实在沒有办法，就来求教于我。那时候街上全是些信使，信使，信使……你們想一想：光是信使，就有三万五千人！这局面多大呀，我請問你們？“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請您当局长吧！”老实說，我有点为难，穿着睡衣走出来；本来打算謝絕不干的，可是再一想，事情鬧得皇上知道了可不大好；再說，履历单上有这条也好看些……“好吧，諸位，我答应接受这个职位，”我說，“就这么办，我答应啦。不过，我遇到違法乱紀的事情是絕不容情的！……我的耳朵尖得很！我可要……”眞的，我走过办公厅，就跟地震一样，大伙儿吓得像树叶似的直打哆嗦。

市长和其余的人吓得瑟縮发抖。赫列斯塔科夫越說越带劲。

噢！我可不喜欢打哈哈。我給了他們所有的人严厉的警告。連內閣会議都怕我。这是为什么？就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对誰都不留情面……我对大家說：“我要怎么办就能怎么办。”我到处都吃得开。我每天进宫。說不定明天就会把我提升做元帅……（一滑，差点摔倒在地上，但被官員們恭而敬之地搀扶了起来。）

市长　（走近前去，渾身打战，使出吃奶的劲要說話）大，大，大……

赫列斯塔科夫　（用迅速急遽的声音說）什么事？

市长　大，大，大……

赫列斯塔科夫　（用同样的声音說）一点也听不懂，眞胡鬧。

市长　大，大，大……大人，您是不是要休息一下？……那边有一間房間，一切都給您預备好了。

赫列斯塔科夫　胡說，休息什么。好吧，休息一下也好。諸位，你們請我吃的这頓飯很好……我滿意，我滿意。（用吟誦的調子）咸鱈魚！咸鱈魚！（走进側室，市长跟下。）

第 七 場

前場人物，除开赫列斯塔科夫和市长。

鮑布鈫斯基 （对陀布鈫斯基）彼得·伊凡諾維奇，这才是場面上的人。大人物就是指这种人說的。一輩子从来沒有見过这样重要的人物，差点把我吓昏了。彼得·伊凡諾維奇，論起官銜来，您以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陀布鈫斯基 我想恐怕是一位将軍。

鮑布鈫斯基 我觉得将軍做他的鞋底都不配！要是将軍的話，起碼也是个大元帅。听見了沒有：他还給內閣会議过不去呢。走吧，咱們快去讲給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和柯罗布金听。再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陀布鈫斯基 再見，干亲家。

二人下。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对魯卡·魯基奇）眞可怕。怕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衣冠不整，連制服都沒有穿。睡醒了就該上彼得堡去檢举了吧？（带着沉思的神气和督学一起走出去，边走边說）再見，太太。

第 八 場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哎呀，多么可爱的人！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哎呀！眞討人喜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举止多么文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京城里的人。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切的一切……哎呀，多么好！我眞爱这样的年輕人！我簡直着了魔啦。不过，他也很喜欢我：我看見他老是拿眼睛瞟我。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哎呀，媽媽，他直瞟我。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别胡扯了！你說这些話眞沒有道理。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不，媽媽，眞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又来了！不准你跟我頂嘴！不准就是不准！他哪儿看过你呢？再說，他为什么要看你？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眞的，媽媽，他一直是在看我。談論文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后来讲到跟公使們打惠斯特牌，又看了我一眼。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也許看了你一两眼，那也不过是随便看看。他心里想："啊，我好歹得看她一眼！"

第 九 場

前場人物和市长。

市长　(踮起脚尖走进来)噓……噓……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怎么啦？

市长　我后悔眞不应該灌他的酒。他說的話只要一半是眞的，可怎么得了？(深思)他这个話还能假嗎？人喝醉了，心事就会和盘托出。心里有什么，嘴上就会說什么。当然，多少得撒点謊。可是，不撒謊，就什么話都說不成啦。他陪总

长們打牌，还时常进宫去……眞是越想心里就越是……头脑昏昏沉沉的，就像是站在钟楼上，或是有人要絞死你一样。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倒一点也不觉得胆怯，我只看出他是个敎养高超、溫文尔雅的上流社会的人，他的官銜跟我不相干。

市长 你們究竟是——女人！只要說这两个字就够了！你們女人把一切事情都看成无所謂！随时都会說出一两句不知輕重的話来。人家頂多給你們个釘子碰也就完啦，可是丈夫就有苦头吃啦。宝貝，你对待他就像对待陀布欽斯基一样随便。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这一层你尽管放心。我們总有办法的……（目視女儿。）

市长 （自言自語）跟你們有什么話可說！……眞是无妄之災啊！我吓得到現在还沒有能淸醒过来。（开門，向門外說話）米希卡，叫警察斯維斯土諾夫和杰席莫尔达进来。他們就在門外不远的地方。（沉默片刻后）現在世上尽出些怪事：要是相貌魁偉，倒也还罢了，可他是又干、又瘦——怎么能够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呢？軍人还能看得出来，可是一穿上燕尾服，那就像剪去了翅膀的蒼蝇一样。剛才还在旅館里装模作样跟我磨菇了半天呢。尽說些隐語和不着边际的話，叫人一輩子也甭想琢磨得透他是什么意思。后来到底认輸了。可还是說了許多莫名其妙的話。一看就知道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輕人。

第十場

前場人物和奥西普。大家伸手招呼，跑过去迎接他。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这儿来！

市长　嘘……怎么？怎么？睡着了嗎？

奥西普　还沒有睡，伸了几下懶腰。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叫什么名字？

奥西普　奥西普，太太。

市长　(对妻子和女儿)你們算了，算了！(对奥西普)怎么样，朋友，飯吃得还好嗎？

奥西普　吃过了，謝謝；吃得很好。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想，一定有許多伯爵和公爵去拜望你們东家吧？

奥西普　(旁白)我还能說什么！現在給我吃得好，以后还会給我吃得更好。(出声)是呀，伯爵們常来。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好奥西普，你們东家多漂亮啊！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說說，奥西普，你們东家是怎么的……

市长　別說了吧！尽說些空話，跟我搗乱。怎么样，朋友？……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們东家是什么官銜？

奥西普　普通的官銜。

市长　哎呀，我的老天爷，你們尽問一些蠢話！簡直不让我說一句正經的話。喂，朋友，你們东家怎么样？……很厉害嗎？喜欢不喜欢罵人？

奥西普　是呀，他喜欢奉公守法。在他手下办事，一切都得清清

楚楚……

市长　我倒是挺喜欢你这張臉！朋友，你准是个好人。唔，怎么样……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間你，奥西普，你們东家在那边是怎么样的，穿制服嗎？……

市长　算了吧，你們这两个碎嘴子！这儿有要紧的事情。关涉到一个人的死活……（对奥西普）唔，朋友，我实在是喜欢你。出門在外，不妨多喝几杯茶；天气現在有点冷啦。这两块卢布你留着喝茶吧。

奥西普　（接錢）謝謝您。老天爷保佑您长命百岁！您眞是太給穷人帮忙了。

市长　好，好，我也挺高兴。怎么样，朋友……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問你，奥西普，你們东家頂喜欢什么样的眼睛？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好奥西普！你們东家有一个多么可爱的鼻子！

市长　等一等，让我再間他一件事！……（对奥西普）怎么样，朋友，你說說：你們东家最注意什么，也就是說，他一路上最喜欢的是什么？

奥西普　他喜欢什么，那得看情况来說。他最喜欢的是受到人家殷勤的接待，吃頓好飯。

市长　吃頓好飯？

奥西普　是的，吃頓好飯。——就說我吧，我算什么，不过是人家一个使喚的下人，可是他也处处照顾我，要我日子过得舒服。确实的！我們随便走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問我："怎么样，奥西普，給你吃得好嗎？"——"不好，大人！"——"嗕，"

他說，“这个主人不好。回到家里，你提醒我一声。”——“啊，”我心想，（把手一揮）“跟人家算这个賬干什么呢！我是一个普通人。”

市长　好，好，你說得有理。我剛才給你茶錢，現在再拿点去，买面包吃。

奥西普　干嗎又賞錢，大人？（把錢藏起来）那么，让我喝一杯祝您的健康吧。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奥西普，你上我这儿来，我也有賞。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好奥西普，你去吻一下你們东家！

邻室傳出赫列斯塔科夫輕微的咳嗽声。

市长　嘘！（踮起脚。台上大家用低声說話）别吵啊！回屋里去吧！你們吵得够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走吧，瑪宪卡！我来告訴你，我发現了客人身上一点什么，这是只有咱們倆私下才能够說的。

市长　噢，她們凑到一块，又該扯不完了！你要是去听她們說些什么，准会煩得你把耳朵塞起来的。（轉向奥西普）那个，朋友……

第十一場

前場人物、杰席莫尔达和斯維斯土諾夫。

市长　嘘！你們这两个笨手笨脚的狗熊，干嗎把皮靴踩得嘎噔嘎噔响！横冲直闖的，就像从貨車上卸下来四十普特重的东西似的！你們躲到哪儿去了？

杰席莫尔达　按着您的吩咐……

市长　嘘！（捂住他的嘴）呱呱的像烏鴉叫！（学他的口气）按着您的吩咐！像只破桶似的吼什么！（对奥西普）你去吧，朋友，去給你們东家預备預备他需要的东西。家里有的东西，你尽管要就是了。

奥西普下。

你們——站到台阶上去，一动也别动！閑人不許放进来，特别是那些商人！只要放进一个，那你們就……看見有来递状子的，或者即使沒有带着状子，但看样子是要来告我的，你們就掐住脖子把他推出去！像这样！把他重重的！（用脚示意）懂了沒有？嘘……嘘……（踮起脚随警察們下。）

第　四　幕

市长家的同一間房間。

第　一　場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邮政局长、魯卡·魯基奇、陀布欽斯基和鮑布欽斯基穿着整齐的制服，謹慎小心地踮着脚尖上。整場戏都用低声說話。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把大家排成半圓形）看在上帝的份上，諸位，赶快排成圓圈，还得整齐点！眞是个了不起的人哪：时常进宮，还把內閣会議申斥了一通！照軍队式排好，一定得照軍队式！彼得·伊凡諾維奇，您从这边跑过去，彼得·伊凡諾維奇，您站在这儿。

两个彼得·伊凡諾維奇踮起脚尖跑。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不管您怎么說，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咱們总得想个办法才好。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什么办法？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办法。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塞錢？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是啊，总得塞点錢。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那可有点危險！他是一位政府大員，他会大惊小怪地嚷嚷起来的。倒不如用貴族团的名义送給他一笔錢，修个什么紀念碑。

邮政局长　或者就說是："有人把一笔款子寄到邮政局，沒有收款人的地点。"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留神，别让他打个邮包把您寄到什么遙远的地方去吧。你們知道，文明国家是不兴这么办事的。我們耗在这儿干嗎？应該一个个单独去参見，面对面談一談……該怎么办就怎么办，——可千万别让旁人听見。在文明社会里，就是这么办事的。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您头一个先去吧。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还是您先去：貴宾在您的医院里吃过飯。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魯卡·魯基奇是青年的导师，还是您先去。

魯卡·魯基奇　不行，不行，諸位。說实話，我养成了这样一种脾气：只要跟官职比我高一級的人談話，我就吓得灵魂出窍，舌头像粘住了烂泥似的不能动彈。諸位，饒了我吧，真的饒了我吧！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是的，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这件事非您不可。您随便讲一件什么事，总是口若悬河，好比西塞罗① 再生一样。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开什么玩笑！您說什么：西塞罗！亏

① 西塞罗(紀元前106—43)，罗馬政治家，演說家。

您想得出！我有时候說話是有点兴奋，那是当我讲到看家狗或是猎狗的时候……

众人 (纏住他)不，您不但会讲狗，还会讲巴比倫摩天塔① 的故事呢……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您别一甩手把我們扔下不管。您是我們的救星！……您答应呀，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别纏我，諸位！

这时候，赫列斯塔科夫的房間里傳来了脚步声和咳嗽声。大家爭先恐后地往門那边跑去，推推挤挤，搶先要出去，結果不免挤着了什么人。有人发出低微的叫喚声。

鮑布欽斯基的声音 噢，彼得·伊凡諾維奇，彼得·伊凡諾維奇！踩了我的脚了！

賽姆略尼卡的声音 让开，諸位，别挤我，眞挤死人了！

发出了几声"喔唷！喔唷！"的叫喚声，終于大家挤了出去，房間里闃无一人。

第二場

赫列斯塔科夫独自一人睡眼惺忪地上。

赫列斯塔科夫 我好像是睡了一大觉。他們打哪儿弄来这么多的褥子和鴨絨被？我甚至都出汗了。昨天那頓飯他們一定灌我喝了点什么，直到現在脑袋还发脹哩。我看，在这地方待下去，日子倒可以过得挺舒服。我喜欢殷勤的款待，說实

① 典出于《圣經》：有人想筑一塔，高达于天，后因筑塔人互相言語不通，終于沒有筑成。

話，人家請我吃飯，假使不是图利，而是出于一片至誠，那我就更高兴。市长的女儿长得不坏，母亲也还可以……不，我不知道，可是我眞是喜欢这种生活。

第 三 場

赫列斯塔科夫和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走进来，站住，自言自語）天哪，天哪！保佑我万事順利吧！我的磕膝盖直打哆嗦。（身体挺直，按劍，出声）当地县法院法官，八品文官略普金一賈普金进見。

赫列斯塔科夫 請坐。您是当地的法官？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从一八一六年起，經貴族团推荐，本来任期是三年，但一直任职到現在。

赫列斯塔科夫 当法官很有出息吧？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九年担任此职，蒙上峰嘉奖，頒賜我四等弗拉基米尔勛章。（旁白）錢捏在手里，像捏着一团火。

赫列斯塔科夫 我喜欢弗拉基米尔勛章。三等安娜勛章就不怎么样。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把捏紧的拳头稍向前伸出。旁白）老天爷，我不知道是坐在哪儿。就像是坐在炭盆上一样。

赫列斯塔科夫 您手里拿的什么？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張皇失措，鈔票落在地上）沒什么。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沒什么？我看見錢掉在地上了。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渾身打战）决沒有的事。（旁白）天哪，我要去吃官司了！囚車已經开过来抓我了。

赫列斯塔科夫　(拾錢)是的，是錢。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旁白)这下子可真糟糕：完了！完了！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样，把这笔錢借給我吧……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急忙說)当然……我非常高兴。(旁白)勇敢些，勇敢些！圣母，帮帮忙！

赫列斯塔科夫　您知道，我在路上东花西花把錢花光了……不过，我一到乡下准就給您寄来。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您說哪儿的話！这一点算什么！您肯收下，就是我无上的光荣……当然，我是竭尽微力，凭着热忱和勤奋，要給上司……效劳……(从椅子上站起来，身体挺直，双手垂直)我不敢再惊吵您。您有什么命令嗎？

赫列斯塔科夫　什么命令？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我的意思是說，您对当地的县法院有什么命令沒有？

赫列斯塔科夫　那是为什么？我現在用不着它；不，沒有什么。謝謝。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鞠躬而退，旁白)好了，这小城算是咱們的天下了！

赫列斯塔科夫　(在他走后)法官是一个好人。

第　四　場

赫列斯塔科夫和邮政局长，后者穿制服上，身体挺直，按劍。

邮政局长　邮政局长，七品文官施彼金进見。

赫列斯塔科夫　啊，請进来。我很喜欢交有趣的朋友。請坐。

您一直都在这儿住嗎？

邮政局长　是。

赫列斯塔科夫　我很喜欢你們这个城市。当然，人口不多——那有什么关系？这儿不是京城。您說对不对，这儿不是京城？

邮政局长　对极了。

赫列斯塔科夫　你只有在京城里才能够看到优雅的風度，那儿沒有乡下人。您的意見怎么样，对不对？

邮政局长　对。(旁白)人倒是挺和气，一点架子也沒有；什么事情都要問长問短地問。

赫列斯塔科夫　我想您也該承认，在小城里日子也能过得挺舒服？

邮政局长　一点也不錯。

赫列斯塔科夫　照我看，什么是最必要的呢？最必要的就是得让人家尊敬你，眞心誠意地爱你——不对嗎？

邮政局长　对，对极了。

赫列斯塔科夫　說实話，我很高兴您跟我意見一样。当然，有人把我叫做怪人，可是我天生就是这样的脾气。(直望着他，自言自語)让我来問这个邮政局长借点錢！(出声)您說这个事情有多么意外：我在路上把錢都花光了。您能不能借給我三百卢布？

邮政局长　当然可以！我认为这是我莫大的幸福。請收下吧。我打心坎里願意为您效劳。

赫列斯塔科夫　謝謝。老实說，我頂不喜欢旅行的时候省吃儉用，刻苦自己——那又何必呢？对不对？

邮政局长　对。(站起来，身体挺直，按劍)我不敢再惊吵您……您对邮政局有什么指示沒有？

赫列斯塔科夫　沒有，沒有什么。

邮政局长鞠躬，下。

赫列斯塔科夫　（抽雪茄）我觉得邮政局长也是一个很好的人。至少，他很亲切；我喜欢那样的人。

第五場

赫列斯塔科夫和魯卡·魯基奇，后者几乎是被人从門外推进来的。在他背后，可以听見清晰可聞的声音："为什么这么胆小？"

魯卡·魯基奇　（微带战栗地把身体挺直，按劍）督学，九品文官赫洛波夫进見。

赫列斯塔科夫　請进来。請坐，請坐。要不要抽一枝雪茄？（递給他雪茄。）

魯卡·魯基奇　（迟疑不决地自言自語）这可怎么办？眞是怎么也料不到的。拿呢，还是不拿？

赫列斯塔科夫　拿吧，拿吧；这雪茄还不坏。当然，跟彼得堡的不能比。我在那边抽二十五卢布一百枝的雪茄，抽了一口，你就恨不得要吻自己的手。这儿有火，您抽吧。（递給他蜡烛。）

魯卡·魯基奇試抽一口，渾身打战。

不是抽那头！

魯卡·魯基奇　（吃了一惊，失手掉下雪茄，啐唾沫，揮手，自言自語）听天由命吧！可恶的胆怯把我毁了！

赫列斯塔科夫　我看您是不爱抽雪茄。可是我承认：我有这种嗜好。还有，一讲到女性，我总不能不动心。您怎么样？您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深褐色头发的，还是金头发的？

鲁卡·鲁基奇瞠目不知所答。

不，您坦白地說：深褐色头发的，还是金头发的？

鲁卡·鲁基奇　卑职实在不知道。

赫列斯塔科夫　不成，不成，您别用話来搪塞！我一定要知道您的口味。

鲁卡·鲁基奇　斗胆回您的話……（旁白）我眞不知道說什么才好。

赫列斯塔科夫　啊！啊！您不願意說。一定有一个深褐色头发的女人給您一个小小的釘子碰了。說实話，对不对？

鲁卡·鲁基奇不語。

啊！啊！臉紅了！您看，您看！您为什么不說話？

鲁卡·鲁基奇　我胆怯，大……大……大人……（旁白）可恶的舌头怎么啦？不听使喚！

赫列斯塔科夫　胆怯？我的眼睛眞是有一股叫人胆怯的力量。至少，我知道沒有一个女人受得了我的这双眼睛；对不对？

鲁卡·鲁基奇　对。

赫列斯塔科夫　我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在路上把錢都花光了。您能不能借給我三百卢布？

鲁卡·鲁基奇　（摸口袋）要是沒带錢，那就糟啦！有，有。（摸出鈔票，直哆嗦，递过去。）

赫列斯塔科夫　謝謝。

鲁卡·鲁基奇　（挺直身体，按劍）我不敢再惊吵您。

赫列斯塔科夫　再見。

鲁卡·鲁基奇　（三脚两步跑出去，旁白）好啦，謝天謝地！恐怕不会来参观教室了。

第六場

赫列斯塔科夫和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后者挺直身体，按劍。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慈善医院主任，七品文官賽姆略尼卡进見。

赫列斯塔科夫　您好，請坐。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卑职感到非常荣幸，曾經陪您参观过卑职經管的那些慈善医院，亲自招待过您。

赫列斯塔科夫　啊，对啦！我記得的。您請我吃的那頓飯很不坏。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非常高兴为祖国效劳。

赫列斯塔科夫　老实說，我有一种嗜好，喜欢吃好菜。——您說，您昨天是不是好像比今天个子矮些？对不对？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那也很可能。（沉默了一会儿）我可以說，我是忠誠报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把椅子挪近些，低声說）当地的邮政局长吃飯不管事，公事办得一团糟，邮件积压着不发出去……您可以亲自去調查一下。剛才比我先进来的那位法官，也是一块廢料，尽知道猎打兎子，还在法庭里养狗，至于他的行为，如果要我在您面前說实話，——当然为了国家的利益，不管他是我的亲戚和朋友，我也应該这样做，——他的行为簡直是不堪之极。这儿有一位乡紳陀布欽斯基，这人您已經見过，只要这个陀布欽斯基一离开家，有事上什么地方去，他就进去找他的老婆，这話我敢对天发誓……您不妨去看看那几个孩子，沒有一个長得像陀布欽斯基的，

所有的孩子，連那个小女孩子也在內，都跟法官长得一模一样。

赫列斯塔科夫　原来是这样呀！这我可实在想不到。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还有那个督学……我眞不明白上級怎么能够把这样重要的职务派給他。他比雅各宾党人① 还坏，灌輸給青年的尽是一些危險的思想，那眞是无法形容的。要不要我把这一切都給您写在紙上？

赫列斯塔科夫　写在紙上也好。我会觉得很有趣的。您知道，我喜欢在煩悶的时候讀一点逗趣的东西……您貴姓？我老要忘。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賽姆略尼卡。

赫列斯塔科夫　啊，对啦！賽姆略尼卡。怎么样，您有孩子嗎？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有啊。有五个；两个已經长大了。

赫列斯塔科夫　好福气，两个已經长大了！他們怎么样……他們是不是那个……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您是不是問他們叫什么名字？

赫列斯塔科夫　是呀，他們叫什么名字？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尼古拉，伊凡，伊丽莎薇塔，瑪丽亚，彼烈土雅。

赫列斯塔科夫　这太好啦。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我不敢再惊吵您，耽誤您执行神圣职务的时間……（鞠躬，想退下。）

赫列斯塔科夫　（送他出去）不，不要紧。您說的話很有意思。改天再請过来……我很爱听。（走回来，随即又打开門，在他后面喊）喂，

① 雅各宾党人即指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时期中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員。

您等一等！您怎么称呼？我老要忘記您的名字和父名。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赫列斯塔科夫　帮个忙，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我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在路上把錢都花光了。您有沒有錢借給我——四百卢布？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有，有。

赫列斯塔科夫　眞巧极啦。謝謝。

第七場

赫列斯塔科夫、鮑布欽斯基和陀布欽斯基。

鮑布欽斯基　本城居民彼得·伊凡諾維奇·鮑布欽斯基进見。

陀布欽斯基　乡紳彼得·伊凡諾維奇·陀布欽斯基。

赫列斯塔科夫　啊，咱們見过面了。您好像是那天摔了一交？您鼻子怎么样？

鮑布欽斯基　托老天爷的福！謝謝您挂念，疤結好了，現在疤已經完全結好了。

赫列斯塔科夫　結了疤，那就好了。我很高兴……（忽然急遽地問）你們有錢沒有？

鮑布欽斯基　錢？什么錢？

赫列斯塔科夫　問你們借一千卢布。

鮑布欽斯基　这个数目实在沒有。您有沒有，彼得·伊凡諾維奇？

陀布欽斯基　我沒有带，因为我的錢都存到济貧院里去了。

赫列斯塔科夫　沒有一千卢布，一百卢布也行。

鲍布欽斯基　(摸口袋)彼得·伊凡諾維奇,您沒有一百卢布嗎?我身上一共带的鈔票只有四十卢布。

陀布欽斯基　(看皮夹)一共只有二十五卢布。

鲍布欽斯基　您再好好地找一找，彼得·伊凡諾維奇！我知道您右边口袋里有一条裂縫,准是不小心掉到裂縫里去了。

陀布欽斯基　眞的,裂縫里也沒有。

赫列斯塔科夫　那就算了。我不过是随便問一下。就是六十五卢布吧。一样的。(收錢。)

陀布欽斯基　我斗胆有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求您帮忙。

赫列斯塔科夫　什么事?

陀布欽斯基　事情是很微妙的。您知道，我那大孩子是我結婚以前生的。

赫列斯塔科夫　是嗎?

陀布欽斯基　說是这么說,其实也是我的亲骨肉,跟結婚以后生的是一样,以后补行了合法的結婚手續,一切都按照規矩办妥了。我現在要叫他完全变成我的合法的儿子,跟我一样,也姓陀布欽斯基。

赫列斯塔科夫　好,就让他姓这个姓！可以的。

陀布欽斯基　我本来不敢麻煩您,可是觉得埋沒了孩子的才能,怪可惜的。这么点大的孩子……前途大有希望:他能背誦各种各样的詩,顺手拿到一把小刀,就能做成一辆小馬車,手艺功夫巧得像变戏法的一样。彼得·伊凡諾維奇也知道的。

鲍布欽斯基　是的,孩子很有才能。

赫列斯塔科夫　好,好,这件事我一定尽力,我去說說……我希望一切都能办到,是的,是的。(轉向鲍布欽斯基)您有沒有什么話要跟我說?

鮑布欽斯基　我有一件小事求您。

赫列斯塔科夫　什么事？

鮑布欽斯基　我懇求您，您回到彼得堡去，別忘了跟京城里所有的大官、樞密官和海軍上將說：某某大人哪，在某某县城里，住着一个人，名字叫彼得·伊凡諾維奇·鮑布欽斯基。您就說：住着一个人，名字叫彼得·伊凡諾維奇·鮑布欽斯基。

赫列斯塔科夫　好吧。

鮑布欽斯基　您要是有机会見着皇上，也請您对皇上提一声：陛下，在某某县城里，住着一个人，名字叫彼得·伊凡諾維奇·鮑布欽斯基。

赫列斯塔科夫　好。

陀布欽斯基　对不起，太打攪您啦。

鮑布欽斯基　对不起，太打攪您啦。

赫列斯塔科夫　沒关系，沒关系。我很愉快。（送他們出去。）

第 八 場

赫列斯塔科夫独自一人。

赫列斯塔科夫　这儿官可眞不少。我觉得他們把我当成一个政府大員看待啦。对啦，我昨天吹了几句牛，把他們吓唬住啦。这群笨蛋！我要把这一切写信到彼得堡去告訴特略皮奇金。他时常写些文章。让他把这些人好好地嘲笑一通。喂，奥西普，把紙和墨水給我拿来！

奥西普从門外探头进来，說：“就来了。”

說起特略皮奇金这个家伙，誰要是碰在他手里，就得留神：

为了出語惊人，他連亲生父亲都不饒，他也是喜欢錢的。不过，这些官員倒是一些好人：他們借錢給我，在他們这方面說来，也是一种优点。我来数数一共多少錢。这是法官的三百；这是邮政局长的三百，六百，七百，八百，——这張票子真够髒的！——八百，九百……哦呀！超过一千了。这一回，上尉，你敢再来跟我拚一場！我們看看誰輸誰贏！

第九場

赫列斯塔科夫和奥西普，后者手里拿着墨水和紙。

赫列斯塔科夫　你說，傻瓜，我在这儿多吃香，人家招待得我多么周到？（开始写。）

奥西普　唉，謝天謝地！不过，您听我說呀，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

赫列斯塔科夫　什么？

奥西普　快离开这儿吧。真是的，該走了。

赫列斯塔科夫　（写）胡扯！为什么？

奥西普　不为什么。这些人不是好惹的！在这儿玩了两天，也就够了。老跟他們混下去有什么好处？您对他們啐唾沫吧！运气不好，說不定另外会有人上这儿来。真是的，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这儿有的是好馬，跑得可快啦！……

赫列斯塔科夫　（写）不，我还想在这儿住一陣。明天再說吧！

奥西普　为什么要等明天！真是的，走吧，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虽然住在这儿，人家給我們很大的面子，可是您知道，到底还是走的好：人家准是把您当做另外一个人啦……再

說，在外边耽擱这么久，老太爷会生气的……現在可以体体面面地走！还会給我們預备好馬。

赫列斯塔科夫　（写）好吧。不过，先把这封信給送去，順便把驛馬使用証带回来。你得关照他們，要他們給好馬！你对馬夫們說，我賞他們每人一块卢布，要他們像送专差似的載着我往前飞奔！一边还唱着歌！……（继續写）我想，特略皮奇金这回一定笑得要死……

奥西普　信我打发这儿的听差去送，我还是去拾掇拾掇行李，免得耽誤时間。

赫列斯塔科夫　好吧。你去把蜡烛拿来。

奥西普　（下，在幕后說）喂，老弟！你把信送到邮政局去，对邮政局长說，叫他免費給寄一寄，还叫他立刻派一辆頂好的三套馬車来，我們东家等着用；可是車錢，你跟他說，我們东家是不付的；你說，車錢算在公家賬上。你叫他快点办，要不然，我們东家要生气的。等一等，信还沒有写好呢。

赫列斯塔科夫　我还說不清他現在住在邮政局街，还是豌豆街？他也喜欢三天两天搬家，欠人家的房租不付錢。碰碰运气，就写到邮政局街去。（折叠信紙，写信封。）

奥西普拿蜡烛进来，赫列斯塔科夫封好信封。这时候听見杰席莫尔达的声音："往哪儿走，大鬍子？对你說，什么人都不准进去。"

（把信交給奥西普）喏，拿去。

商人的声音　让我进去吧，老爷子！您不能不让我进去。我有事情。

杰席莫尔达的声音　走，走！不見客，睡着呢。

喧嘩声越来越大。

赫列斯塔科夫　外面什么事，奥西普？你看看吵什么哪？

奥西普　（望窗外）有几个商人想进来，可是警察拦住不放他們进来。他們手里揮着紙卷；一定是想見您。

赫列斯塔科夫　（走近窗前）你們有什么事，朋友們？

商人的声音　我們有事求見您，請您吩咐准我們呈遞狀子。

赫列斯塔科夫　让他們进来，让他們进来！让他們来好了。奥西普，你对他們說：可以叫他們进来。

奥西普下。

（从窗口把呈文接过来，展开其中的一件，念）“商人阿布杜林謹呈財政官先生大人閣下……”鬼知道这写的是什么；从来沒有这种官銜！

第十場

赫列斯塔科夫和商人們，他們带着一籃子酒和糖塔等物。

赫列斯塔科夫　你們有什么事，朋友們？

商人們　求您发发慈悲，給我們作主。

赫列斯塔科夫　你們要什么？

商人們　您开恩吧，大人！我們平白无故地受着冤屈。

赫列斯塔科夫　誰給你們冤屈受？

一个商人　都怪本地的市长不好。大人，这种市长眞是从来沒有見过的。他給我們受的那份罪，眞叫人沒法形容。苛捐杂稅害得我們好苦，还不如去上吊倒干脆。他做事不按規矩。一把抓住鬍子，說：“哎，你这个韃靼人！”眞是的！我們要是不孝敬他，那倒还情有可說；可是，我們把他当个老祖宗似的，能办的事全給他办到：孝敬他錢，給他太太和女儿

买衣料，这我們沒有二話。可是不成，他觉得这还不过瘾。真是的！他一上店里来啊，碰到什么就拿什么。看見一匹呢子，就說："掌柜的，这呢料倒还不坏，給我送到家里去吧。"只好給他送去，这块料子足足就有五十俄尺长。

赫列斯塔科夫　真的嗎？哎呀，真是个大坏蛋。

商人們　实在話呀！这样的市长，誰都沒有見过。只要一看見他来，就得把店里的东西全都藏起来。精致的东西不必說，就連頂不值錢的东西他都要拿：有一种黑棗，已經放在桶里七年啦，連我店里的伙計都不要吃，可是他一抓就是一大把。他的命名日在圣安东日，每逢这个节日，总得給他送去一大堆东西，什么他都用不着自己添置了。可是这还不行：他說奥奴弗里日也是他的命名日。有什么法子？每逢奥奴弗里日，还是得孝敬他。

赫列斯塔科夫　这簡直成了强盜了。

商人們　实在話呀！你要是敢跟他說半个不字，他就把整团人开到你家里住下，叫你供給他們吃住。你还敢跟他頂嘴，他就封你的門。他說："我不使用体罰，也不上苦刑——这是法律禁止的，可是朋友，我要慢慢收拾你！"

赫列斯塔科夫　哎呀，真是个坏蛋！光冲这一点，就該把他充軍到西伯利亚去。

商人們　随便您把他送到那儿去都行，只要离开我們越远越好。青天大人，这点薄礼您別見笑，不过是表表心意罢了。一点糖和一籃子酒，請您收下。

赫列斯塔科夫　这办不到，你們別打錯主意：我不收任何賄賂。譬方說，你們要是能借給我三百卢布，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借款我可以收。

商人們　遵命！青天大人！(摸出錢来)三百卢布經不起用！不如拿五百去吧，只要您帮忙。

赫列斯塔科夫　好，借款我沒有什么說的，我可以收。

商人們　(把錢放在銀盘上，遞上去)請連盘子也一块收下吧。

赫列斯塔科夫　盘子也可以收下。

商人們　(鞠躬)連这点糖也全都收下吧。

赫列斯塔科夫　那不行，我不收任何賄賂……

奧西普　大人閣下！您为什么不收下？收下吧！路上什么都用得着。糖和口袋交給我！所有的东西都交給我！随便什么东西都有用处。那是什么？绳子嗎？绳子也給我！绳子在路上也用得着。馬車坏了，或是出了什么别的事，可以用绳子来捆。

商人們　請您費心吧，大人！您要是不帮忙，不准我們的状子，我們眞不知道該怎么办，只好去上吊了。

赫列斯塔科夫　一定，一定。我給你們想办法就是了。

商人們下。傳来女人的声音：“你敢不放我进去！我要到大人面前告你。你推得我好痛啊。”

外面是誰？(走近窗前)你有什么事，大娘？

两个女人的声音　青天大人，有事求見您！有冤枉哪。

赫列斯塔科夫　(向窗外)让她进来。

第十一場

赫列斯塔科夫、銅匠妻和下士妻。

銅匠妻　(跪下)求您开恩……

下士妻　求您开恩……

赫列斯塔科夫　你們是做什么的？

下士妻　下士的老婆伊凡諾娃。

銅匠妻　銅匠的老婆，本地的小市民費芙罗尼雅·彼得罗芙娜·波希略普金娜，我的青天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　别忙，先让一个人說。你有什么事？

銅匠妻　求您开恩，我是来告市长的。願上帝降給他各种各样的災难！不管是他的子女，坏蛋他本人，他的姑姑，嬸嬸，叔叔，伯伯，都叫他們沒有一天好日子过！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回事？

銅匠妻　他把我丈夫抓去当兵，其实还輪不到我們，这坏蛋！孩子的爹是个有家眷的人，按法律，是不应該当兵的。

赫列斯塔科夫　他怎么敢这么胡来？

銅匠妻　这坏蛋就是敢这样无法无天，——願上帝罰他今生来世永远受苦！要是他有嬸子，叫他的嬸子受人家的欺負，要是他的父亲还活着，叫老混蛋倒在地上死掉，或者吃东西噎死！按說，应該抽裁縫的儿子，裁縫的儿子是个酒鬼，他的父母送了份厚礼去，他就改派了女商人潘捷列耶娃的儿子，潘捷列耶娃也送了三匹麻布給市长太太，这样他就找到我們头上来了。他說："你要丈夫有什么用？他对于你已經沒有用了。"有沒有用，我自己知道，这是我的事。这坏蛋！他說："你丈夫是賊；就算現在沒有偸，到底还是要偸，明年也还是要把他抓去当兵。"可是，我沒有丈夫，怎么行哪，这坏蛋！欺侮我是个妇道，你个死不要臉的！让你的全家大小都見不到天日！你要是有丈母娘，叫你的丈母娘也……

赫列斯塔科夫　好啦，好啦。那么你呢？（打发老太婆出去。）

銅匠妻　（走出去）您别忘了啊，青天大人！求您开恩！

下士妻　我来告市长……

赫列斯塔科夫　告他什么？简单点說。

下士妻　我挨了他的打，青天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回事？

下士妻　他打錯人啦，青天大人。菜市上有几个女人打架，警察来迟了，把我抓了去。他們把我打得滿身都是伤，害我两天不敢坐椅子。

赫列斯塔科夫　現在你說該怎么办？

下士妻　当然，沒有办法。可是他錯打好人，应該叫他罰款。应該得到的好处，我不能輕易放过，再說，我現在也很需要錢用。

赫列斯塔科夫　好啦，好啦。你去吧，你去吧！这件事我来处理。

好几只拿着呈文的手从窗外伸进来。

外面还有些什么人？（走近窗前）不行，不行！不見，不見！（离开）媽的，眞膩煩死人了！别再放他們进来，奥西普！

奥西普　（向窗外喊）走，走！时間过了，明天再来！

門开了，一个沒有剃鬍子、嘴唇浮肿、頰纏绷带、身穿粗絨布外套的人，在門外一閃；这人背后还可以看見好几个人的影子。

走，走！进来干什么？（两只手頂住首先进来的那个人的肚子，把他推出門外去，自己也跟着一起挤到外边的待客室里，随手把門关上。）

第十二場

赫列斯塔科夫和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啊呀！

赫列斯塔科夫　您为什么这样害怕，小姐？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不，我沒有害怕。

赫列斯塔科夫　（裝模作样）小姐，我覺得非常愉快，您把我当成了那样的一个人……請問：您打算上哪儿去来着？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說眞的，我哪儿都沒有去。

赫列斯塔科夫　为什么您哪儿都沒有去？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我心想，媽媽会不会在这儿……

赫列斯塔科夫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哪儿都沒有去。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我打攪您啦。您有要紧的公事要办。

赫列斯塔科夫　（裝模作样）可是您的眼睛比要紧的公事更好……說什么打攪不打攪的話；您怎么也不会打攪我的；相反，您会給我带来快乐。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你們京城里的人眞会說話。

赫列斯塔科夫　因为跟您这样的美人儿在一块說話呀！我斗胆要是能端把椅子給您坐，那我眞是幸福极了，不知道您肯不肯賞臉？可是不，您坐的不是椅子，是皇后的宝座。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眞是的，我不知道……我眞該走啦。（坐。）

赫列斯塔科夫　您的圍巾有多么漂亮啊！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您眞会挖苦人，专爱拿我們乡下人开心。

赫列斯塔科夫　小姐，我眞願意变成您的圍巾，好圍住您百合花一样的頸脖。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我完全不明白您在說什么：什么一条圍巾……今天的天气可眞怪！

赫列斯塔科夫　小姐，您的嘴唇比随便什么天气都好。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您老是說些这样的話……我想請您最好給我在紀念册上題几句詩留作紀念。您知道的詩一定不少。

赫列斯塔科夫　小姐，为了您，我什么事情都願意做。請您吩咐

好了，您要什么样的詩？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要这样的——好的詩，新式的詩。

赫列斯塔科夫　詩算什么！我知道的可多啦。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您說，您給我写一首什么样的？

赫列斯塔科夫　何必說呢？我当然知道啦。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我非常喜欢詩……

赫列斯塔科夫　是呀，我有許多各种各样的詩。我給您写这一首怎么样？“人啊，你悲哀时为什么徒然埋怨上帝！……”①还有别的詩……現在一时記不起来了；不过，这沒有关系。最好还是别写詩了，我把我的爱情奉献給您，我一看到您的秋波……（把椅子移近。）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爱情！我不懂爱情……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把椅子往后挪开。）

赫列斯塔科夫　您为什么把椅子挪开？咱俩最好还是挨近点坐。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挪开）为什么要近？离开远点也一样。

赫列斯塔科夫　（移近）为什么要远？坐近点也一样。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挪开）为什么要这样？

赫列斯塔科夫　（移近）不过是您觉得近罢了，可是您可以就当是我們离得很远。小姐，我要是能把您摟在怀里，該有多么幸福啊。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望窗外）好像有什么鳥飞过去了，那是什么鳥？喜鵲，还是什么别的鳥？

赫列斯塔科夫　（吻她的肩，望窗外）喜鵲。

---

① 这是罗蒙諾索夫所作《約百选詩》中的头一行。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憤然站起）太过份了……不要臉！……

赫列斯塔科夫　（留住她）对不起，小姐：我这样做，是出于爱情，眞正是出于爱情。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您把我当成这样一个乡下女人……（竭力要走。）

赫列斯塔科夫　（继續留住她）出于爱情，眞正是出于爱情。我不过是跟您开一下玩笑。瑪丽亚·安东諾芙娜，您别生气！我願意跪在您面前請求您的寬恕。（跪下）請原諒我，請原諒我。您看我給您跪下了。

第十三場

前場人物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看見赫列斯塔科夫跪着）哎呀，这可眞想不到！

赫列斯塔科夫　（站起）啊，見鬼！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对女儿）这是什么意思，姑娘？你这算是什么行为！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我，媽媽……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快給我滾！听見沒有，滾开，滾开！我再也不要看見你。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流泪下。

对不起，眞叫我吓了一跳……

赫列斯塔科夫　（旁白）这个女人倒也有点味道，長得也还不坏。（跪下）太太，您看，我为了爱情，渾身发燒。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怎么跪在地上？哎呀，快起来，快起来！这儿地板太不干净。

赫列斯塔科夫　不，我要跪着，一定要跪着！我要知道命运注定叫我怎么样：活呢，还是死？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可是对不起，我还沒有完全弄清楚您話里的意思。我要是沒有弄錯的話，您是想向我的女儿表白爱情。

赫列斯塔科夫　不，我是爱上您了。我的生命系于一发。您要是不成全我的永恒的爱情，我就再也沒有必要活在这世上。我怀着滿腔的烈火向您求婚。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可是您知道：我很有点不方便……我是有夫之妇。

赫列斯塔科夫　这不要紧！爱情沒有这些区別，卡拉姆辛說过："纵令法律不容亦不在乎"①。我們躲到溪边树蔭底下去。我向您求婚，向您求婚。

第十四場

前場人物，瑪丽亚·安东諾芙娜突然闖进来。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媽媽，爸爸說叫您……（看見赫列斯塔科夫跪着，叫起来）哎呀，这可眞想不到！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怎么啦？什么事？干什么来啦？你瞧你样子多么輕浮！活像一只疯疯癲癲的猫，一溜就溜进来

① 这句話引自卡拉姆辛的中篇小說《彭果尔姆島》。

了。你觉得这儿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在打什么主意？眞像个三岁的孩子！說你已經十八岁，誰会相信！我不知道多喒你才能够学得懂事些，像人家受过高尚教育的姑娘那样，循規蹈矩，懂得点閨教，行为庄重些！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含泪地）媽媽，我眞是不知道……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老是疯疯癲癲的，脑子里連一点正經主意都沒有。你尽学略普金—賈普金的几个女儿的样。你为什么学她們的样？用不着跟她們学。你另外有的是榜样：你媽媽就在你跟前。这就是你应該学的好榜样。

赫列斯塔科夫　（抓住女儿的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請您不要反对我們幸福的結合，請您祝福永恒的爱情吧！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惊訝）那么您是对她……

赫列斯塔科夫　請您决定吧：活还是死？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看呀，傻子，你看呀：为了你这个烂貨，人家客人跪在地上啦；可是你呢，像个疯子似的，一直就闖了进来。这門亲事我眞应該謝絕人家才是：你不配消受这份幸福。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我不敢啦，媽媽，我下回再也不敢啦。

第十五場

前場人物，市长匆忙上。

市长　大人！您开恩吧！您开恩吧！

赫列斯塔科夫　您怎么啦？

市长　剛才那些商人在大人面前把我告下了。我敢拿名誉担

保，他們說的話沒有一半是眞話。他們自己才是偷工减料，騙顾客的錢呢。下士的老婆在您面前謊告，說我打她；她这是血口噴人，眞的，血口噴人！她自己把自己打了。

赫列斯塔科夫　滾他媽的下士老婆。下士老婆我管不着。

市长　您別相信他們，別相信他們！他們全是些爱撒謊的人……小孩子都不会相信他們。他們爱撒謊，城里的人全知道。至于讲到詐騙，我敢回您的話：他們可以称得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头号騙子手。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知道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給了我們多大的荣耀？他向我們的女儿求婚了。

市长　哪儿！哪儿！說哪儿去啦！……你疯啦！大人您別生气：我內人天生有点胡塗，跟她的媽一个样儿。

赫列斯塔科夫　是的，我眞求过婚。我爱上了她。

市长　我不相信，大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人家当面跟你讲，你还不相信？

赫列斯塔科夫　我不是跟您开玩笑……我爱得神魂顚倒了，說不定会发疯。

市长　我不敢相信，咱們高攀不上。

赫列斯塔科夫　是的，您要是不答应把瑪丽亚·安东諾芙娜許給我，那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市长　我不能相信。大人您是在跟我开玩笑。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哎呀，眞是个笨蛋！人家再三跟你讲，你还是死心眼儿不相信呀？

市长　我不能相信。

赫列斯塔科夫　許給我，許給我——我是一个走到絕路上的人，我什么都豁出去啦：我要是开枪自杀，您就得去吃官司。

市长　哎呀，我的天！我实实在在一点錯也沒有。您干嗎生这么大的气！我照您的意思办吧！說实在的，我現在脑子里……我簡直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还从来沒有这样胡塗过。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那么，祝福吧！

赫列斯塔科夫和瑪丽亚·安东諾芙娜一同走近去。

市长　願上帝祝福你們，我可沒有錯。

赫列斯塔科夫跟瑪丽亚·安东諾芙娜接吻。市长望着他們。

市长　見鬼！这是真的！（擦眼睛）他們在接吻！哎呀，天哪，接吻！确实是个新郎官的样子！（高兴得不禁手舞足蹈，叫起来）嘿，安东！嘿，安东！嘿，市长！这下子可抖起来啦！

第十六場

前場人物和奧西普。

奧西普　馬車套好了。

赫列斯塔科夫　啊，好的……我这就来。

市长　怎么？您要动身？

赫列斯塔科夫　是的，就要动身。

市长　那么什么时候，就是說……您剛才不是好像提到要办喜事嗎？

赫列斯塔科夫　这个……我去一会儿……花一天工夫去看看我的伯父——一位很有錢的老人，明天就回来。

市长　不敢留您，盼望您平平安安早点回来。

赫列斯塔科夫　当然，当然，我立刻就回来。再見，我的爱……

唉，我說不出心里是多么难受！再見，宝貝！（吻她的手。）

市长 您路上需不需要点什么东西；您好像是短錢用？

赫列斯塔科夫 噢，不，为什么要錢呢？（想了一下）不过，拿一点也好。

市长 您要多少？

赫列斯塔科夫 上回您給了我两百，不是两百，是四百；我不願意将錯就錯，多拿您的錢——那么，現在能不能請您再給我这个数目，凑足八百？

市长 这就拿給您！（从皮夹里摸出錢来）碰巧还都是新鈔票。

赫列斯塔科夫 啊，是嘛！（收錢，察看鈔票）很好。人家說，用新鈔票，洪运高照，对不对？

市长 的确是这样。

赫列斯塔科夫 再見，安东·安东諾維奇！謝謝您的殷勤招待！我打心坎里說句老实話，我在别处任何地方都沒有受到过这样好的招待。再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再見，我的宝貝，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众人下。

在台后：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再見，我的灵魂的天使，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市长的声音 您这是怎么回事？您出門一直就是坐这种邮政馬車嗎？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是的，我坐慣了。坐了彈簧馬車反而会头痛。

馬夫的声音 特魯，特魯……

市长的声音 至少也得鋪点什么；就是鋪一块毯子也好。要不

要我叫人拿毯子来？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不要，何必呢？用不着；啊，不过，拿一块毯子来也好。

市长的声音　喂，婀芙陀季雅！你到儲藏室里去，把那块頂好的波斯毯子拿来，淡藍底子的，快点！

馬夫的声音　特魯，特魯……

市长的声音　什么时候回来？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奥西普的声音　啊，毯子嗎？拿到这儿来，这样鋪！現在，这边再放上一点干草。

馬夫的声音　特魯，特魯……

奥西普的声音　这边！这儿再放一点！好。現在好极了！（用手拍毯子）現在坐下吧，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再見，安东·安东諾維奇！

市长的声音　再見，大人！

女人們的声音　再見，伊凡·亚历山德罗維奇！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再見，媽媽！

馬夫的声音　嘚，嘚，快走，好样的！

馬鈴鐺响。幕落。

第五幕

同一間房間。

第一場

市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市长　怎么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啊？你想到过今天这份荣耀嗎？这一回收获可眞不小，他媽的！你老实說，你做梦也沒有想到吧：区区一个市长夫人，忽然一下子，媽的，跟个魔鬼攀上了亲戚！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沒有的話！这我早就知道了。倒是你觉得受寵若惊，因为你是个普通人，沒有見过世面，从来沒有見过正派人。

市长　我自己就是个正派人。不过，說实在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你想想：你我現在多么走运！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媽的，眞是飞黃騰达，鹏程万里！等一等，現在我要給所有这些喜欢递状子告发我的人点厉害尝尝。喂，外边有人嗎？

警察上。

啊，是你，伊凡·卡尔波維奇；你去把商人們叫到这儿来。我

要叫他們认識认識我，这帮无賴！告得我好！你們这些該死的犹太人！别忙，朋友！从前我对你們还算是客气，往后可要叫你們吃不了兜着走。把所有告发我的人的名字都給記下来，首先要記下来的是这些半瓶子醋的文人，帮他們写状子的文人。你再去曉諭大家知道：上帝賜給市长极大的光荣，他的女儿不是許配給一个普通人，而是許配給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世上少有的偉大人物，他神通广大，一切都能办得到，一切，一切，一切！你去曉諭大家知道。你扯开嗓門对大家喊，媽的，把钟撞得当当响！要热鬧，就好好的热鬧热鬧。

警察下。

这下子你瞧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啊？咱們現在怎么办？住在哪儿好？住在这儿，还是住在彼得堡？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自然是住在彼得堡。怎么还能在这儿住下去呢！

市长　彼得堡就彼得堡吧；可是住在这儿也不坏。到了那时候呀，我想，市长这份苦差使趁早去他媽的吧！对不对，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自然，市长算得了什么！

市长　你看怎么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回总可以活动个大点的差使了吧。他跟各部的总长都是好朋友，又时常进宫，只要他肯把我往上托一托，我升起来就快啦，以后还会当上将軍呢。你看我怎么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能当上将軍嗎？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那还用說！当然能当。

市长　当上个将軍可眞威風呀！肩上斜挂一根綬带。哪一种綬

带好些，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紅色的还是天藍色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当然是天藍色的好。

市长　哼？你的胃口倒眞不小！能得到紅色的綬带也就很不錯啦。为什么想当将軍？因为你要是有事出門，一些傳令兵和副官就会跑在前面喊："快預备馬呀！"在驛站上，誰都換不到馬，别人都耐心等着，所有这些九品文官們，上尉們和市长們，可是这么点小事你不用擱在心上。你到省长家里去吃飯，市长就站在一旁伺候着！哈，哈，哈！（捧腹大笑，喘不过气来）他媽的太好啦，想起来叫人心里怪痒痒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总喜欢說些粗話。你該記得，生活得完全变个样儿，往后别再交那些酒肉朋友，你跟他一块出去打过兎子的那个爱养狗的法官，或是賽姆略尼卡；相反，你的朋友应該是一些举止文雅的人，伯爵和所有上流社会的……不过，我眞有点替你担心，你有时說話总爱带些髒字，那是上流社会里从来不說的。

市长　什么？說話不会惹事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当市长的时候，东拉西扯的随便說說不要紧。可是搬到了那边去，咱們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

市长　是嘛；听說那边有两种魚：白魚和胡瓜魚。滋味可眞鮮，还沒吃到嘴里，口水就流出来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只要有魚吃他就万事滿足了！我可想的是：要我們的房子是首都第一流的，屋子里芳香扑鼻，你一进門，就得这样把眼睛眯起来。（眯眼睛，嗅香味）哎呀！多么好啊！

第二場

前場人物和商人們。

市长　啊！好，諸位！

商人們　（鞠躬）您好，老爷子！

市长　怎么样，好朋友，你們过得好嗎？买卖怎么样？哼，卖茶炊的，臭卖布的，你們把我告了？你們这帮无賴，地痞，騙子手！把我告了？好哇？得了許多好处！心里想可以把他抓去坐牢啦！……你們这些死沒良心的，我要把你媽的祖宗十八代……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哎呀，老天爷，你怎么說出这种話来，安托莎！

市长　（不高兴）現在哪儿来这些臭讲究！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在他面前告我的那个长官，要跟我的女儿結婚了？怎么样？啊？現在你們还有什么話說？我現在要叫你們知道我的……喲！……你們尽知道騙人……承包官府的一笔生意，把烂呢子卖出去，一轉手就賺了十万卢布，然后再捐出二十俄尺来，还想得賞呢！这事情要是让人家知道了，那你就活該……你还挺出个肚子，說你是商人；人家不敢动你一根毫毛；你說："我們連貴族也不放在心上。"可是人家貴族……你个死不要臉的！貴族肚子里有学問：虽然他在学校里挨点揍，可这是应該的，为的是叫他知道将来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可是你怎么样呢？一开头就干騙人的勾当，老板打你，就为的是你不会騙人。当你还是个孩子，还不会

念祈禱文的时候，你就已經学会偸工減料，耍花样欺騙顾客，等到你肚子一大，口袋里塞滿了錢，你就拿起架子来了！你倒是眞不錯啊！你以为一天能喝光十六茶炊水，就可以神气活現了嗎？我对你的脑袋啐唾沫，对你的臭架子啐唾沫！

商人們　（鞠躬）我們罪該万死，安东·安东諾維奇！

市长　告我？上回你修造桥梁，木材报了两万卢布賬，事实上連一百卢布都不値，那是誰給你帮忙，把事情隐瞞过去的？是我帮了你的忙，你这山羊鬍子！这件事你忘了嗎？我要是給你揭一揭底，就能把你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你还有什么說的？啊？

某商人　罪該万死，安东·安东諾維奇！被鬼迷了。往后再也不敢啦。随便您要什么，准給您办到，只求您老人家别生气！

市长　别生气！你現在跪在我的脚底下。为什么？为的是我得胜了，可是只要你那边稍微占一点上風，你看吧，你就会把我踩在泥里，踩几脚还不够，上面还得压上一块大木头。

商人們　（跪拜）您开恩吧，安东·安东諾維奇！

市长　“开恩吧！”現在你說：“开恩吧！”可先前是怎么样？我要把你們……（一揮手）上帝饒恕你們！算了吧！我是不記仇的；不过以后可得小心，心里放明白着点！我的女儿嫁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貴族。賀礼这一层……明白嗎？可不能拿点干魚或是糖塔来，就算了事。好，去吧。

商人們下。

第 三 場

前場人物、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然后是拉斯塔科夫斯基。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站在門口）我听到的消息不假吧？說是有一件天大的喜事降临到您府上了？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府上有喜事，特来給您道喜。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打心眼里高兴。（走近去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近去吻瑪丽亚·安东諾芙娜的手）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拉斯塔科夫斯基 （走进来）恭喜您，安东·安东諾維奇，願上帝保佑您万寿无疆，新夫妇百年好合，府上人丁兴旺，子孙滿堂！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近去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手）瑪丽亚·安东諾芙娜！（走近去吻瑪丽亚·安东諾芙娜的手。）

第 四 場

前場人物、柯罗布金夫妇、留留科夫。

柯罗布金 特来給安东·安东諾維奇道喜！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近去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手）瑪丽亚·安东諾芙娜！（走近去吻她的手。）

柯罗布金妻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恭喜您的小姐大喜啦。

留留科夫 恭喜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近去吻她的手，然后轉向观众，大胆地咂响舌头）瑪丽亚·安东諾芙娜！恭喜您。（走近去

吻她的手，轉向观众，做同样的大胆动作。)

第五場

許多穿常礼服和燕尾服的客人，起初走近去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手，一边說："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然后走近去吻瑪丽亚·安东諾芙娜的手，一边說："瑪丽亚·安东諾芙娜！"鮑布欽斯基和陀布欽斯基穿过人丛挤进来。

鮑布欽斯基　恭喜，恭喜！

陀布欽斯基　安东·安东諾維奇！恭喜您。

鮑布欽斯基　祝府上吉祥如意！

陀布欽斯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鮑布欽斯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两人同时走近去，脑袋碰了一下。

陀布欽斯基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走近去吻她的手)恭喜您，您眞是好福气，一嫁过門去，就要穿上金光閃亮的衣服，吃各种各样好吃的湯，舒舒服服地过好日子。

鮑布欽斯基　(插嘴)瑪丽亚·安东諾芙娜，恭喜您！願上帝賜給您財富，金币，明年您添个胖娃娃，这么大的！(用手比划)可以托在手掌心上；孩子老是嚷着：烏哇！烏哇！烏哇！……

第六場

又来了几个客人，走近来吻手，魯卡·魯基奇夫妇上。

魯卡·魯基奇　特地前来……

魯卡·魯基奇妻　（趋前几步）給您道喜，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抱吻。

我眞高兴极了；人家告訴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要給她的小姐办喜事啦。""哎呀！我的天！"我心里就想，高兴得不得了，就对我的丈夫說："你說說，魯康契克①！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多么好的福气呀！""这下子可好啦！"我心里想。我就对他說："我高兴得沉不住气，立刻就要亲自去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道喜……""哎呀，我的天！"我心里想："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直想給姑娘找一个好姑爷，这下子可称了心啦。"我那份高兴啊，簡直高兴得說不出話来。我哭呀，哭呀，后来簡直就放声大哭起来。魯卡·魯基奇說："娜斯簡卡，你为什么哭呀？"我說："魯康契克，我自己也不知道，眼泪就像开了閘似的流出来。"

市长　諸位，請坐！喂，米希卡，你再去搬几把椅子来。

客人們坐下。

第七場

前場人物，警察分局长和警察們。

警察分局长　恭喜您，大人，多福多寿。

市长　謝謝，謝謝！諸位，請坐！

客人們坐下。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您倒是給咱們說說，安东·安东諾維

---

① 魯卡的爱称。

奇，事情是打哪儿說起的？就是說，請您讲一讲原原本本的經过。

市长　这經过眞是出人意外：他亲自求婚来着。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态度是那样恭敬，斯斯文文的。說起話来动听极了，他說："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只是为了尊敬您的人品。"他眞是一个又漂亮、又有教养、又懂得礼貌的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相信不相信，我的生命一文錢也不値；我活着，只是为了尊敬您的稀有的品德。"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唉，媽媽！他这可是对我說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住嘴，你什么也不懂，不应該管的事你就甭插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魂不附体了……"他还說了不知多少恭維的話……我想对他說："我們可不敢高攀，"他忽然跪下了，用一种高貴的气派說："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别让我做一个不幸的人吧！請您接受我的滿腔热情，否則，我就不要活啦。"

瑪丽亚·安东諾芙娜　媽媽，眞的，他这說的是我。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是呀，当然……对你也說过，我一点也不否认。

市长　他甚至还这样吓唬我們：他說要开枪自杀。他說："我要自杀，我要自杀！"

許多客人　眞有这样的事！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想不到他来这一手！

魯卡·魯基奇　千里姻緣一綫牵，命运早就給你安排定了。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哪儿是什么命运，命运是不可靠的；这全靠平时积德。（旁白）傻瓜偏有傻福！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您上回跟我提起的那条狗，我卖給您吧？

市长　我現在哪儿还顾得上买狗呀。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您要是不喜欢这一条，挑另外一条也成。

柯罗布金妻　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为您的幸福感到多么高兴！您是想像不到的。

柯罗布金　現在貴宾在哪儿？我听說他有事出門了。

市长　是呀，他有非常重要的公事，預定去一天。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到他伯父那儿去，請求祝福。

市长　請求祝福！可是明天就……（打噴嚏）

祝賀的話混成一片喧声。

謝謝諸位！他明天就回来……（打噴嚏。）

杂然并作的一片祝賀声。可以听見下面几句話压倒了其他的声音：

警察分局长　祝您健康，大人！

鮑布欽斯基　百年长寿，金玉滿堂！

陀布欽斯基　上帝保佑您万寿无疆！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倒你的楣！

柯罗布金妻　見你媽的鬼！

市长　多謝，多謝！祝你們也步步交好运。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們現在打算搬到彼得堡去住了。老实說，这儿的环境……太土里土气了……說实在的，可真叫人不痛快……再說我的丈夫，他会在那边得到将軍的官职。

市长　不瞞諸位說，我真他媽的想弄个将軍当当。

魯卡·魯基奇　上帝会成全您。

拉斯塔科夫斯基　人办不到的事，上帝都能办得到。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大材必有大用。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有多大功績，就有多大名誉。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旁白）眞要是让他当上了将軍，那才有趣哪！这样的人也配当将軍，那眞是馬鞍套在牛脖子上了！不，这話还远着呢！有比你脚路大的，至今也还沒有当上将軍呢。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旁白）嘿，他媽的想当将軍啦。可也沒准儿能当上将軍。看他那副神气，魔鬼都要惧怕他三分。（轉向他）到了那时候，安东·安东諾維奇，可别忘了我們。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要是出了什么事，譬方說，公事上有什么需要，您得多关照！

柯罗布金　明年我要把小儿送到京城去为国家效劳，請您行行好，提拔提拔他，就像照顾一个沒爹沒娘的孤儿一样。

市长　我一定尽力。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安托沙，你总是喜欢随便乱答应别人。第一，你不会有閑工夫考虑这些事情。再說，你何必自找麻煩，把許多事情攬在自己头上呢？凭什么？

市长　为什么不行，我的宝貝？有时候答应給人家办点事，也可以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当然可以，不过不能随便什么小事情都管……

柯罗布金妻　她对待我們是什么态度，你們都听見了吧？

某女客　是呀，她永远是这样的；我知道她的脾气：你要是抬举她一下，她就搭起臭架子来啦……

第 八 場

前場人物，邮政局长手持一封拆开的信，匆忙上。

邮政局长　諸位，出了一件怪事！我們当他是欽差大臣的那个官員，原来并不是欽差大臣。

众人　怎么不是欽差大臣？

邮政局长　完全不是什么欽差大臣，我从信上知道的……

市长　您說什么？您說什么？什么信？

邮政局长　他的亲笔信。有封信送到邮政局里来。我一看收信的地址："寄邮政局街。"我就楞住了。"糟啦，"我心想，"准是发現邮政局出了什么岔子，才写信去报告上司的。"我拿起信来，把它拆开了。

市长　您怎么敢？……

邮政局长　我自己也不知道，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推动着我。我本来已經預备打发信差十万火急地把信送出去，——可是一种从来沒有感觉过的好奇心制服了我。我憋不住啦，再也憋不住啦，有一股力量把我拉过去，一直拉过去。我一只耳朵里听見一个声音喊："喂，别拆！拆了你要倒楣。"可是另外一只耳朵里又有一个魔鬼在叫唤："拆，拆！拆呀！"剝掉火漆的时候，血管里像火燒一样，把信一拆开，渾身直发毛，两只手直打哆嗦，眼前一陣黑，迷迷胡胡的全看不見啦。

市长　您怎么敢拆看这样一位欽差大員的信？

邮政局长　問題就在这儿：他不是欽差，也不是大員。

市长　那么您以为他是什么人？

邮政局长　說不上他是什么人；鬼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

市长　（翻了臉）什么說不上他是什么人？您怎么敢說說不上他是什么人，还說鬼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我要逮捕您……

邮政局长　誰？您嗎？

市长　就是我！

邮政局长　办不到。

市长　您知道不知道，他要娶我的女儿，我也快升一品官了，我能把您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邮政局长　唉，安东·安东諾維奇！您說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远着哪。倒不如让我把信念給您听听吧。諸位！我念念这封信好嗎？

众人　念吧，念吧！

邮政局长　（讀信）"特略皮奇金好友鉴，兹特快函奉告，我遇上了一件千載难逢的奇事。我在路上跟一个步兵上尉賭牌，錢都被他赢去，旅館老板差点要送我去坐牢，忽然由于我的彼得堡式的容貌和服装，全城的人把我当作了总督。我現在住在市长家里，拚命寻欢作乐，肆无忌憚地追求他的老婆和女儿；不过，我还沒有决定先从哪一个下手；我想还是先从母亲下手，因为她似乎立刻乐于从命。你記得不記得，咱們哥俩从前怎样挨穷受苦，吃白食，有一次我因为吃了几个餡餅沒給錢，被点心鋪老板抓住領子把我轰出来？現在眞是时来运轉了。大家死乞白賴都要借錢給我，要多少有多少。他們眞是些怪物。你会笑死的。我知道你經常写些文章；可以把他們写到文章里去。首先，市长蠢得像一匹灰色的閹馬……"

市长　不会的！信上不会有这句話。

邮政局长　(把信給他看)您自己念吧。

市长　(讀信)“像一匹灰色的閹馬”。不会的！这一句是您自己写上去的。

邮政局长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念呀！

魯卡·魯基奇　念呀！

邮政局长　(继續讀信)“市长蠢得像一匹灰色的閹馬……”

市长　媽的！还要重复念，仿佛沒有这一句，信就不値得念似的。

邮政局长　(继續讀信)嗯……嗯……嗯……“灰色的閹馬。邮政局长也是一个好家伙……”(不念下去)下面他对我也說了些不中听的話。

市长　往下念呀！

邮政局长　何必呢？……

市长　媽的，旣然念了，就应該念下去！一字不漏都念出来！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让我来念。(戴上眼鏡，讀信)“邮政局长长得跟部里看門的米赫耶夫一模一样，大概也是个坏蛋，好酒貪杯的酒鬼。”

邮政局长　(向观众)这小子該有多么討厌，应該結結实实挨一頓揍，再沒有別的！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继續讀信)“慈善医院主……主……主……”(結結巴巴說不出話来。)

柯罗布金　您怎么停住不往下念？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字写得不清楚……不过，总可以看出这小子是个坏蛋。

柯罗布金　把信給我！我想我的眼力好些。(取信。)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不肯給信）不，这一段可以跳过去不念，下面就清楚了。

柯罗布金 給我，我知道的。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念呢，还是我来念，下面都是清清楚楚的了。

邮政局长 都念出来！前面怎么一字不漏都念出来了呢？

众人 給他吧，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把信給他！（对柯罗布金）念吧！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就給您。（交信）好啦，您念……（用手指遮住）从这儿念起。

大家走过来圍住他。

邮政局长 念吧！念吧！别听他的，都念出来！

柯罗布金 （讀信）"慈善医院主任十足像个戴便帽的猪。"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向观众）写得并不俏皮！戴便帽的猪！誰見过猪戴便帽的？

柯罗布金 （継續讀信）"督学滿身是葱臭。①"

魯卡·魯基奇 （向观众）說实在的，我从来沒有吃过葱。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旁白）謝天謝地，总算沒有讲到我。

柯罗布金 （讀信）"法官……"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这可糟啦！（出声）諸位，我看这封信太长了。再說，信上的話乱七八糟，沒什么意思，不用念啦。

魯卡·魯基奇 不行！

邮政局长 不行，念下去！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不行，快念下去！

---

① 督学的名字"魯卡"和俄文"葱"字音近，此处譏笑他滿身葱臭，同时是个双关諧語，含有打趣的意思。

柯罗布金 （继續讀信）“法官略普金—賈普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莫凡东①……”（停住）这大概是个法国字。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鬼知道是什么意思！假使是騙子的意思，那还算好，說不定还要糟。

柯罗布金 （继續讀信）“然而，全是些好客而且善良的人。再見吧，特略皮奇金好友。我也想学你的样，从事文学写作。这样活着，实在无聊，終于也渴望有些精神食粮。我現在觉得非从事高尙的工作不可。来信請惠寄薩拉托夫省，轉波德卡季洛夫卡村。（把信封翻过来，讀收信人的通訊址）圣彼得堡，邮政局街九十七号，里院，三層楼，右首，伊凡·华西里耶維奇·特略皮奇金先生收。”

某淑女 眞是沒想到的禍事！

市长 这回眞把我坑苦啦！完了，完了，什么都完了！我什么都看不見。我在我面前看見的不是人臉，是猪臉，猪臉，再沒有別的……追回来，把他追回来！（揮手。）

邮政局长 哪儿还追得回来！我特地叫驛站长給他預备頂好的三套馬車，魔鬼迷了我的脑袋，我还吩咐他們一站一站都照这样办呢。

柯罗布金妻 这場乱子眞是鬧大发啦！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眞倒霉，諸位！他問我借去了三百卢布。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也問我借了三百。

邮政局长 （叹口气）唉！也問我借了三百。

鮑布欽斯基 向我跟彼得·伊凡諾維奇借去了六十五卢布現鈔。

---

① 法文 mauvais ton 的譯音，意即：无教养的人。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困惑地扠开两手）这是怎么啦，諸位？說眞的，我們大伙儿怎么这么傻呀？

市长　（敲打自己的前額）我怎么暈了头？瞎了眼？我这个老糊塗！老得发了昏，我这个大笨蛋！……我做了三十年官；沒有一个商人，沒有一个包工头，騙得了我，連最狡猾的騙子也都被我騙过；就連那些一手瞞过天下的老狐狸，老滑头，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吃过我的亏，上过我的圈套；我騙过三个省长！……省长算什么！（揮手）省长用不着說……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安托沙：他跟瑪宪卡訂了婚……

市长　（发怒）訂婚！訂婚是扯淡！提起訂婚我就一肚子气，你还尽跟我提他媽的訂婚！……（狂怒）你們看呀，看呀，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来看呀，市长是怎么样受了人家的騙呀，他是个傻瓜，这老家伙是个傻瓜！（用拳头威胁自己）你这个塌鼻子，把个皮包骨又干又瘦的人，比破抹布还不如的家伙，当成了大人物看待！他現在让馬脖子上的鈴叮呤叮呤地响着，在大道上一直往前飞奔！他要去把这件事情傳遍全世界。不但要成为人家的笑柄，还会有个臭文士，搖笔杆的，把你写进喜剧里去，那才丢臉呢！不管你是什么官銜和爵位，大伙儿都要呲着牙齿，拍着巴掌，笑你。你們笑什么？笑你們自己！……你們这些人呀！……（狠狠地跺脚）我眞恨透了所有这些搖笔杆的！嘁，这帮臭文士，該死的自由派！魔鬼的种子！我要把你們捆在一起，磨成粉，給魔鬼做里子！塞到魔鬼的帽子里去做里子……（揮动拳头，用后跟跺地板。沉默片刻后）我到現在还平不下这口气。一点不假，上帝要懲罰一个人，必先夺去他的理智。这个輕浮的小流氓到底有

哪一点像欽差大臣？一点也不像！連个手指尖那么点的地方也不像！可是忽然大家都說：欽差大臣！欽差大臣！誰先說他是欽差大臣的？回答我！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扠开两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說不清楚。好像是叫雾遮住了眼睛，鬼迷了心窍。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您問是誰先說的！就是这两个騙子！

（指陀布欽斯基和鮑布欽斯基。）

鮑布欽斯基 这可眞的沒有我的什么事！我想都沒有想到……

陀布欽斯基 我沒有說什么，一点也沒有說什么……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当然是你們。

魯卡·魯基奇 还用說！像疯子似的从旅館里跑回来，說："那个人来啦，来啦，买东西不付錢……"算是被你們发現了重要的大人物啦！

市长 不是你們俩还有誰！这城里就数你們最爱造謠生事，挑撥是非！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滾你媽的欽差大臣，你造的好謠言！

市长 你們就知道滿处东奔西跑，攪得人家鸡犬不宁！你們尽散布謠言，短尾巴的喜鵲！

亚莫斯·菲約陀罗維奇 活宝貝！

魯卡·魯基奇 笨蛋！

亚尔捷米·菲里波維奇 大肚子的蘑菇！

大家圍住他們。

鮑布欽斯基 眞的，这跟我不相干，这是彼得·伊凡諾維奇說的。

陀布欽斯基 唊，不对，彼得·伊凡諾維奇，是您先那个……

鮑布欽斯基 不对；是您先說。

最后的一場

前場人物和宪兵。

宪兵　奉圣旨从彼得堡来到的长官要你們立刻去参見。行轅就設在旅館里。

这几句話像悶雷似的震动了所有的人。淑女們嘴里一致发出惊訝的声音；整个人群忽然改变了姿势，呆若木鸡地站在台上。

啞　場

市长扠开两手，头向后仰，像柱子似的站在台中央。站在右首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身体向前突出，仿佛要奔向他那边去；她們的后面是邮政局长，化成一个疑問号，面向观众；再过去是魯卡·魯基奇，显出天眞无邪的样子，茫然失神；再过去，在舞台尽靠边的地方，是三个女客，她們臉上露出針对市长一家人而发的譏諷的表情，互相凭靠着。站在市长左首的是賽姆略尼卡，头稍向一边歪斜，好像在仔細傾听什么似的；他的后面是法官，扠开两手，差不多蹲在地上，嘴唇做出一种样子，好像要吹哨，或者說："这可糟啦！"过去是柯罗布金，面向观众，眯縫一只眼，对市长露出辛辣諷刺的神气；再过去，在尽靠边的地方，是陀布欽斯基和鮑布欽斯基，面对面伸出手来，張大嘴，互相瞪視。其余的客人簡直像柱子似的站着。差不多有一分半钟呆若木鸡的一群人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幕落。